

七星剑

岁序更迭，数不尽花开花落，一年容易，又是冬尽春来。姑苏城外，虎丘道上，游人如织，得春在踏青去，偷得浮生半日闲，固人生一大乐事也。

在赏心悦目的游人群中，有两匹健驴，驮载着两位年轻人，蹄声得得，状至飘逸，正向虎邱轻驰而去。

从阊门到虎丘，去路非遥，扬鞭轻驰，不消片刻，两人来到虎丘山脚下，离蹬下驴。前面那人稍一整衣衫，便回头对后面那位书童打扮的人说道：“祁福！你就在这山脚下等候，待我游遍虎丘，即行返回旅店。”

那名叫祁福的书童，垂手应道：“相公要早去早回，免得祁福焦心等待。”

那位年轻相公微微一笑，说道：“这次我要游遍天下名山大川，每到一处，必要兴尽观赏，你这样叮咛再三，岂不是叫人扫兴么？”

祁福连忙说道：“相公斯文人，从未出过远门，在这种山野之地，是不宜久留的，祁福受老主人之命，只好提醒相公要早去早回。”

那位年轻相公微微不再言语，迈步登上山道，飘然向虎丘而去。

沿途凭吊过试剑石，观赏过虎丘剑池，就古迹凭吊，虎丘尚不乏可看之处；可是，若是欣赏风景，令人有“名过其实”之感，虎丘没有狮子林亭园之胜，没有沧浪亭触人幽思，没有拙政园花木扶疏之美，那位相公略带着一丝失望的心情，信步走到剑池之上一座古塔近前。

周围断壁残垣，附近野草丛生，骄阳当顶，一塔孤零，倒引起这位年轻相公一点诗意，顿时心里想道：“登临古塔而小虎丘，下瞰无余，倒是一件乐事。”

当他想到此处，再留神眼前，这府古塔实在是太破败了，蛛网尘封，野草封蔽，纵目其间，虽然是日正当中，也令人有一种阴气沉沉之感。

如此古塔，难保没有爬虫毒物之类，隐身其间。一个身具武功的人，登其上，也要不寒自粟，何况这位相公还是斯文一脉，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

可是，这位斯文相公，却有一身阻量，而且豪爽有江湖侠士之风，心里一经决定的事，就豪无畏缩之意，迈步入内，拾级而上。

如此登到第五层的时候，已经是气喘不已，俯瞰下面，行人如蚁，顿生头晕目眩之感。

这位年轻相公闭上眼睛，心里暗自呼唤着自己的名字说道：“祁灵！如此区区一座古塔，尚不能尽登其顶，狂论游遍天下名山大川，岂不自欺太甚？”

想着，立即拽衣挽袖，再登六层，直到第七层合级不到五、六步，抬头但见有一方木板，掩着入口处。

祁灵当时毫不犹疑，举起双手，原来拼着自己一点力气，要托开这块木板，好让自己更上一层楼，以穷千里目，谁知道这块木板竟已腐配得经不起一触，竟在祁灵伸手轻轻一托之下，应手而起。

就在祁灵移开木，正准备拾级而上，登顶层的时候，从脚下露出一洞来，祁灵好生奇怪，并弯腰朝洞中一看，不由大惊，连连后退几步，原来他所见到的是两俱干枯的骷髅，祁灵壮大着胆子朝两俱骷髅看去，忽然发现身边的木板上刻有：有缘见我二人者，自是天意，欲意争霸武林，可推翻骷髅，破其身便得武功秘笈”祁灵看完便抬头向两具骷髅看去，心里不自觉地起了一阵踌躇，自语说道：“推翻遗体，枯骨零散，死者何辜？”

一点仁心顿起意念之间，祁灵摇摇头，再向衣襟上接着看下去。

“……来人如不愿推翻遗体，害及枯骨，则速返下古塔顶层，唯愿保留死者安静，请掀动靠近梯口处一块木板，掩梯口，我二人虽身在九泉，亦深感谢意。”

祁灵看完这块衣襟上的记述，再对两具骷髅看之再三，茫然地摇摇头，长叹一声说道：“若无其他隐衷，也就算了。古人说得好：横朔赋诗，泪洒临江，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我祁灵无意争霸武林，何至于拆人尸骨至支离破碎而取得秘芨？”

祁灵长叹而罢，对两具骷髅深留一瞥之后，便自拽衣，按衣襟上的所示，拂开梯口灰尘，果然有一块板平铺在地上。

祁灵立在梯口，掀起木板，赫然在木板之反面，又有几行大字：“能入此塔，是谓有缘，能觅得藏书，是谓有智，通令不伤及遗体，是谓有仁。有人如此，正是我二人所盼求之良才，秘芨藏于檐外第五个风铃正对瓦楞之下，伸手可得。得到秘芨之后，对我二人生平所为，自然了若指掌。”

下面另有一行小字：

“二人体下，已藏有暗器，不可移动，以免误伤。”

看完这块木板上的叙述，祁灵不卹地打了一个寒噤，他不禁深深觉得这两位武林前人用心良苦，惟恐所传非人，更深深体会到，为人常存一点仁心，是安身保命之道。

就是在这一念之间，为尔后祁灵行道江湖，为铁杖僧和千手剑洗刷冤屈之际，少流多少血，少伤多少生灵，此系后话，按下不表。祁灵顿生一股警惕之意，再起一片虔诚之心，恭恭敬敬地对着两具骷髅再拜，暗自祝道：“弟子祁灵，今日偶上古塔，幸得两位前辈武学秘芨，日后若有才进，当深慎今日教训，洁身自勉，断不敢为非作歹，有负两位前辈之用心。”拜罢起身，便向窗口走去，默数着第五个风铃，伸手揭开瓦楞，果然应手而得一个黄布包袱。

布包几层，都极其紧密，外面虽然稍被风化所损，里面却是完好如初，祁灵一层一层打开包袱，里面露两本布簿，显然是书写这两本秘芨的时候，为时急迫，衣为纸，刺血为墨，记下一滴一点的武功口诀。

第一本布簿，封面上书：“剑、杖、拳、掌、内、外武功秘芨”，拿开第一本布簿，第二本布簿上，触目惊心大书：“铁杖僧千手剑秘芨。”其下还有两个小包；约莫是丸药之类的东西。

祁灵放下第一本秘芨，撒下两小包丸药，先自取过那本秘芨，就倚在窗口，仔细地翻阅起来。

虽然蘸血书衣，每一个字却都是写得笔画不敬，清晰异常，足见书写这本秘芨的当时，他们仍然是保持着平静的心情，在叙述内心的隐痛。

后来祁灵索性靠着墙壁坐下来，在那里三次重阅，脸色沉重，神色庄严肃穆，掩卷闭目良久。霍然，翻身而起，走到两具骷髅当中，抱说道：“两位老前辈慨然以稀世灵药留赠，不世武功相传，而不求师徒名份，祁灵自是不敢有违两位遗命，祁灵愿以良心血性在此面对两位老前辈遗体留下誓言，如能习得一身武功，仗义武林，行道江湖，愿以有生之年，为两位洗刷不白之冤。”

祁灵躬身拱手道罢心声，禁不住自语说道：“祁福忠心，回程定令老父生忧。孩儿不孝，但待三年之后，再返故里，侍奉晨昏。”

说着话，便按照第二本布簿上所记载的方式，端然趺坐，静心凝神，然后取出那两个小布袋，倾出其中一粒大如龙眼、色作腥红的丸药，顿时清香扑鼻，精神为之一振。纳于口中，津液自生，余香满齿，化作一股暖流，缓流入腹内。

不稍片刻，祁灵坐在那边遍身汗出如淋，只觉得浑身筋骨发胀，毛孔为之扩张。

祁灵知道丸药有灵，药性发作，越发不敢稍有动掣，紧记着书中所记的要诀，舌尖上顶，紧咬牙床，双手覆于小腹之上，提气上升，凝神一志，心无旁惊。

这样坐着顿饭光景，浑身热流愈来愈盛，渐渐地祁灵已经深感到头晕目眩，浑身筋脉欲裂，奇疼难忍，昏倒地上。

不知道经过多少时间，祁灵又自悠悠醒来，睁开眼睛一看，阳光耀眼，满塔金黄，想来已是一夜过去。

祁灵翻身起来，但觉得神清气爽，步履轻盈，浑身筋骨舒展，有着无比的轻快之感。

俯视塔下，只是为时尚早，依旧无人，祁灵拍去身上灰尘，小心翼翼地揣起两本布簿，藏好剩下来的一颗丸药，再度拱手躬身，默祝道：“祁灵此去一切按照两位老前辈遗书所示而行，如能习得武功，定然不食所言。”

默祝已毕，迈步下塔，用木板盖好顶层进口之处，走出这一座古塔，迎面朝阳，光芒万丈，古塔沐浴在朝阳里，也散发着老劲苍挺之势，塔顶琉璃，也闪出从未有的耀眼光彩，与虎丘剑池，相得益彰矣！

离开姑苏虎丘，北上出阳澄湖，越扬子江，取道鲁境，直达东岳泰山。这是一段悠长的旅程，也是一段艰险的跋涉，尤其入鲁境之后，从临沂入山，穿过白马关，前往泰山这一段行程，山道崎岖，途中行人稀少，以祁灵这样一个斯文一脉的书生，从未出过远门，如今单身独闯，而且身上还携带着盖世绝技抄本秘笈，确是一次危险重重的旅行。

幸而事之利弊相连，也就因为祁灵是斯文书生，不识江湖风险，而且沿途风霜，已稍掩祁灵那种英挺俊秀的面容，落魄斯文，不易惹人眼生，如此一路之上，减少无限的麻烦。

历经风尘，饱尝跋涉之苦，历时匝月，在祁灵身上盘缠即将花完之时，泰山已经在望了。

到达泰山之日，祁灵卖掉坐骑，准备好了干粮饮水，养精蓄锐，翌晨入山。

祁灵生长在江南，何到过这种崇山峻岭？在入山之初，倚着一块青石，仰望着云深不知处的山峰，顿时有种不知何去何从茫然之感。

俄而，默念第二本秘笈中，铁杖僧曾记述入山之道：“清晨入山，面阳而上，登临五、七里处，有飞瀑流泉，击石如雷，从飞泉处折而右拐，山行七、八里，有罗汉松匍匐来迎，越过此一巨松，青石高耸三叠，登临其上，便可俯瞰不远前面茅舍傍泉而筑……”

祁灵不仅有过人之毅力与胆气，更有逾人之天赋资质，心里稍一回忆，铁杖僧书中的记载，便历历在目，情景了然。”

此时正是朝阳迎面，雾气渐散之际，祁灵便面对东起的晨曦，向上攀登。

这是一条似有如无的山径，大胆的樵子，矫健的猎人，走来尚感登山道难，如今换在祁灵眼里，更有难于登天之慨。怪石狼崖，险境处处，虽然只

是攀登不高，已令人有一失足便会饮恨千古之感。

不过世间事，难易只有一念之间，立志必行虽难亦易；存心畏怯，虽易亦难，祁灵在姑苏虎丘，一步一蹬，甚至不惜手足并用，向上攀登。不过使祁灵心里暗暗奇怪的是，跋涉千里，紧接着攀登东岳，虽然面容稍露憔悴，却没有疲劳之意。换之当初，登虎丘七级浮屠即气喘不能自己，相差不可以道理计。其实他哪里知道在古塔顶，那一颗“七阳丸”已经饱含了十年面壁苦修的内力根基。

腊尽冬残节令，泰山之阳，滴水可以成冰，朔风刺骨，寒气砭人，祁灵身穿一件轻裘，不但不冷，在一阵攀登之余，汗流浹背，热气腾腾。仰望前面，果然有一股挂泉，从数十丈悬崖倾泻而下，击石成雷，飞泉碎玉，好个奇观。祁灵一时忘却艰险，眺望良久，心为之移，神为之夺，即此一景，已深觉泰山之行不虚。此时祁灵真想即景吟诗，以助雅兴，忽然一声沉如闷雷的佛号：“阿弥陀佛！”响自祁灵身后。这样遽然一惊，祁灵心神为之一震，脚下一不稳，身形一斜，滑脚直掼下去。祁灵所站的地方，身侧是下凹两丈的乱石，如此摔下去，虽不致丧命，至少也得伤残。

仓促间，祁灵刚自暗叫一声“不好”，忽然眼前一黑，一阵风过，落下的身形，突然被人一把抓住，耳边就听得人说道：“小施主如此心神不定，登临泰山，岂非生命为儿戏么？”

祁灵站稳脚步，再凝神望去，当面八尺的地方，站着一位灰衣僧人。

那僧人一双眼神在祁灵身上打量一番以后，略有诧异之色，合掌当胸，说道：“举手之劳，何必当谢，贫僧敢问小施主尊姓大名，贵乡何处？来到这泰山之阳，系专为瞻仰泰山景色而来，抑或别有所事？”

祁灵心里暗暗惊奇，暗自忖道：“这位僧人不但谈吐不俗，而且英气逼人，莫不是与铁杖僧人有关么？”

祁灵如此沉吟一想之际，僧人一见他半晌不答，便微有不悦之意，说道：“贫僧请问小施主之事，都不屑回答么？”

祁灵一震，连忙说道：“大和尚休要见怪，小生一时分神，未能及时作答，小生祁灵，江都人氏，此刻虽是游山玩水而来，实则受人

之托，前来寻访一位世外高人，大和尚法号如何称呼，可否见告？”

僧人“啊”了一声，两眼神光迸射，呵呵笑了一阵，说道：“贫僧了净，结茅泰山清修，以贫僧看来，小施主虽然光华内敛，内力深厚，却是不识武功之人。今能千里迢迢，来访又是何人，能使小施主尽心如是？”

祁灵此时不但觉得这位了净和尚眼光厉害，更觉得他心机厉害，他如此紧跟着问来，不知是否应该回答？祁灵江湖经验欠缺，心地磊落，无法想象得到，人心险诈，而且觉得方才人家有施救之情，更何况铁杖僧在书中并未坚要守口如瓶，所以略一思忖之下，便说道：“小生系受铁杖僧所托，前来泰山之阳冷泉岩，拜见闲云大师老前辈。”

祁灵此语刚一出口，了净和尚浑身一震，不自觉的退后一步，两眼圆睁，神情突然可怖，半晌才慢慢地缓下脸色，右手单掌立胸，高喧一佛号，说道：“祁小施主！你来得正巧，贫僧正是铁杖大师门下，师祖住在冷泉岩前，你我就前往见过师祖如何？”

祁灵大喜脱口说道：“小生正愁着一时无法寻到闲云老前辈，泰山险峻，要是寻访不着，小生此来习艺之行，岂不落空？天幸遇见大和尚。”

祁灵言犹未了，了净和尚双目光芒又起，接声问道：“祁小施主，原来

此行是寻访家师祖，习学武林绝艺的么？”

人在欣喜之际，警觉每易松弛，何况祁灵心地坦直，又认为了净和尚是铁杖僧门人，便毫不思索地应道：“照本临摹，如果有人指点，无疑要事半功倍的，只要一年半载，小生便能不负铁杖大师之托了！”

了净和尚又“呵”了一声，两眼一转，立即说道：“如此说来祁小施主身旁有手抄秘本武功秘笈了，如此说来话长，小施主请随贫僧前往冷泉岩前，见过师祖再做定夺如何？”

祁灵连声应好，了净和尚刚转身之际，忽又回头说道：“此去冷泉岩，尚有一段艰险路程，小施主步履艰难，前行费时，待贫僧携你一程。”

说着话，大袖一指，平身一跃，远落两三丈开外，沿途一路蜻蜓点水，疾如脱弩之矢，飞腾而去。

祁灵被挟在肋下，顿生腾云驾雾之感，心里却暗自欣喜。忽然身形一顿，停了下来，祁灵站住身形一看，这一路奔腾之间，已经停身一个高耸丈的青石之上，向前下瞰，正有茅舍数间，在岩前不远，傍泉而筑，一如铁杖僧书中所言。

祁灵正要问了净和尚为何不带自己到茅舍拜见闲云大师，而要停身在这青岩之上。忽然了净和尚冷冰冰地说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老和尚藏而不见，不肯以本门绝艺相传，想不到有人送上门来。姓祁的！乖乖地将秘笈送上来，我和尚念在你千里寻来不易，饶你一命，否则你此刻早就没有命了。”

祁灵本来因为了净和尚自称是铁杖僧的门人，正在思忖是不是借阅秘笈，尚在可否之间，一听了净和尚如此一说，恍然大悟，顿时大怒，骂道：“和尚！亏你还是佛门弟子，竟然如此卑劣无耻，冒名顶替前来骗取秘笈，真不知人间正义为何物。”

了净和尚冷峻地说道：“姓祁的！你要再不识相，休怪我和尚手辣，我谋之泰山老和尚之前，时达三年，今日岂能失之交臂，快些将秘笈拿来，否则立即叫你横尸眼前。”

换过别的读书相公，明知道了净和尚一身功力非凡，在如此深山之中，举手之间，真要魂归地府，还不早就吓得不知所以，偏偏祁灵自有一股正气凛然，昂然说道：“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三军可以易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和尚！你要秘笈，今生休想。”

了净和尚嘿嘿地冷笑道：“咬文嚼字不知死活的娃娃，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拿来！看你向那里跑。”

在了净和尚的心里，以为像祁灵这样斯文的书生，只要神色一严，还不是将秘笈献出。所以当时不准备动手抢夺，以免秘笈遭受残缺损坏，没有想到祁灵竟是如此倔强个性，才知道自己计算错误，这才动手。

人的求生，是属于生俱来，虽然祁灵丝毫不识武功，但是一见了净和尚伸手抓来，他仓促间脚下一闪，向后退去。

这一块高耸数丈的三叠青石，上面方圆也不及丈，祁灵如此仓皇一闪之间，双脚一落空，“啊呀”一声，顿时悬空落下。

青岩下面，正是细泉流水，潺潺流过狼牙乱石之间，祁灵如此落下，自是必死无疑。

了净和尚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一见祁灵失足，赶紧伸手向前一步抓去，已自无及，方自跺脚懊悔，忽又想道：“摔死了干净，我落到岩下，取走秘

苾，岂不是正好。”

于是，他几乎与祁灵下落的身形同时飘身，从另一个方向，闪落青石岩下。

了净和尚落到岩下，刚转到祁灵落身之处，不觉大吃一惊，那里还有祁灵的踪迹？顿时把一个武功精湛、机诈面出的了净和尚惊愣住了。

他顿时想到，祁灵是身具绝顶武功的人，锋芒不露，趁机逸去；旋又察觉不对，祁灵是否有武功，逃不过自己的眼睛，而且他分明言道要到泰山来习艺，而且谈吐之间，充分流露是一个不识世事的娃娃，绝无虚假情事。然而如此一瞬之间，人到何处去了？

了净和尚怔然良久，心有未甘，站在那里留神一打量，只见青石岩下，有一个高达两三尺的石洞，立即心里一动，朗声喝道：“姓祁的娃娃！想不到你还真人不露相，还藏着一手。但是你自问逃得脱否？你再不出来，我就发掌击碎悬崖，压死你这娃娃！”

停了半晌，依然是静寂无声。

了净和尚大怒道：“压死你这娃娃，我再翻开碎石寻找秘苾。”

话声一落，立即双掌内圈，遽地向外一翻，疾推而出。掌风刚起，就感到情形不对，似乎有一般极其绵韧的力量，阻止着掌力。

了净和尚大吃一惊，他已经知道遇到什么人了，正待收掌逃去，就听得洞里有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了净！你也是佛门弟子，老僧不为已甚，泰山冷泉与你无缘，你纠缠再三，老僧只好躲避于你，谁知你执迷不恒，竟要在泉岩行凶，老僧却不能视之无睹。”

了净和尚此时发出的掌力，不敢收回，唯恐那股力量趁势而来，自己便要震伤内腑，只急得满头大汗，闭口无言。

忽然，那一股绵韧之力顿撤而回，了净和尚压力一消，才收回双掌，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又听得洞里那苍老的声音说道：“去吧！不要再来纠缠老僧。”了净和尚那里还敢多留，匆匆对冷接洽岩前的茅舍留下深深的一瞥，转身拂袖飘身，直向泰山脚下奔去。

稍停片刻，石洞中出来一位白发如雪、脸如渥丹、身長不及五尺的老和尚，睁开一双细眼，朝着了净和尚奔去的方向，看了半晌，长叹一口气。

祁灵在三叠青石之上，失足摔下，自忖必死无疑。人在空中，只觉得一顿，便昏厥过去。

不知经过多久，一阵寒风指面，冷咻咻地打了一个寒噤，一下醒来，睁眼看时，原来是睡在一间茅舍里。

房里一榻一几，孤灯挂壁，灯影摇晃，除此之外，别无它物，祁灵伸手一摸胸前，两本布薄安然无恙，连那一颗丸药，也藏在胸前没有遗失，顿时心里安了许多。

但是，祁灵记得上山与了净和尚相遇时，正是朝阳乍起，晨雾方开，此时房内点灯，室外昏暗，分明已是夜里，这一整天时间，都是昏睡不醒么？是谁救了自己呢？

祁灵狐疑不定，忍不住落身下地，正要拉门出去，柴扉适时呀然而开，灯光下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和尚，慈祥满面的站在那里，低喧一声佛号，缓缓地说道：“祁施主！醒来精神可好？”

祁灵是何等聪明的人，当时灵机一动，立即断定自己是何人所救，眼前站的这位老和尚是何人了，当时上前去拜于地上说道：“晚辈祁灵叩谢老前

辈救命之恩，老前辈法讳可是上闲下云？晚辈千里迢迢，前来拜见。”

老和尚吟了一声“阿弥陀佛”，伸手扶起祁灵，说道：“请到隔壁坐下来再谈吧！”

祁灵随着闲云老和尚走到隔壁，但见室内仅有蒲团两个，茶几一张，当中油灯一盏，四壁周围，俱是叠放着经文。竹篱茅舍，书香满室，令人顿生超脱的感觉。

闲云老和尚让祁灵在蒲团坐定之后，说道：“老僧离开此间舍，已达数旬，无茶待客，祁施主见谅！”

祁灵连称不敢，当时欠身拱手说道：“晚辈系在姑苏虎丘奉铁杖大师……”

未等祁灵说完，闲云老和尚即长叹一声说道：“孽徒为恶武林，老僧受累不浅。”

祁灵当时接着说道：“老前辈知否铁杖大师已经圆寂多时。”

闲云老和尚长长地“啊”了一声，神色顿时黯然，垂眉合掌低喧佛号，缓缓地說道：“咎由自取，因果循环。”

祁灵一见老和尚神情黯淡，依然流露师徒之情，便忍不住说道：“晚辈千里迢迢，日夜兼程前来拜谒老前辈，有一事说明，兼有一事相求。”

说着便从身上取出铁杖僧和千手剑合写的第二本秘笈，拿在手里恳声说道：“十年前铁杖大师在嵩山之麓……”

闲云老和尚点点头，看着祁灵说道：“十数年前铁杖徒儿在嵩山之麓，为救一位妇道人家，以一步之差，凶手逃逸，留下现场，使铁杖僧蒙上先奸后杀之罪名，这是武林冤屈。”

祁灵大惊瞠目，半晌问道：“老前辈既然知道这是一件冤屈，那为何……”

闲云老和尚缓缓地說道：“祁施主之意，老僧即明知冤屈，为何又要将铁杖逐出门墙？老僧心有苦衷，本不足为外人道。祁施主！你道老僧原系何人？”

说着站起身来，从经文书架中，取了一个布包，从布包内取出一柄长约一尺，紫色玉如意，捧在手里，说道：“祁施主是斯文一脉，对这武林中的事，自然知道不详，武林中有一句歌诀，说是：“银丝拂尘紫如意，威镇两岳二奇珍”，银丝拂尘是西岳华山剑镇山之宝，这紫玉如意却是中岳嵩山少室峰下少林本院历代相传之宝，为历代掌门人所保管。”

祁灵闻言肃然起敬，起身拱立，说道：“原来老前辈是少林掌门大师，晚辈虽然不识武艺，不在武林，但是对于武林泰斗少林派，久仰盛名。”

闲云老和尚摇头说道：“泰山北斗四个字，贻害少林寺不浅，不谈也罢。这铁杖僧是老僧嫡传弟子，天赋极高，武功可喻为当代少林僧人之冠，才高遭忌，自古皆然。铁杖僧一旦被入认为犯了杀色二戒，佛祖难容，从此逐出门墙，老僧引咎自责，拜离佛祖，愿到这东岳冷泉岩，面壁苦修。”

祁灵大不以为然，慨然说道：“老前辈既知是冤屈，为何不为之洗刷清白？”

闲云老和尚摩抚着紫如意，叹道：“事实俱在，岂容置辩？但是，知徒莫过师，铁杖徒儿失之刚愎则有之，色戒断无相犯之理，老僧原意逐出门墙使其寻访线索，自白于武林。没有料到……唉！”

老和尚叹了一口气，便闭口不言，无限怅惘地收起紫玉如意黯然坐下。

祁灵忽然肃容说道：“铁杖大师虽死冤屈未伸，晚辈有缘，能受托遗命

于古塔，自是有责任使之真相大白，此行前来……”

闲云老和尚说道：“祁施主此行用意，老僧已经了然于心。置身千里，忠于一诺，其行感人，七阳丸已经为施主奠下基石，老僧少不得要为施主一尽绵薄之力。只是老僧隐居深山多年，不能再来传授武功，何况少林绝技一向不传外人，铁杖徒儿与施主未立师徒名份，意即在此。”

祁灵大急，连忙说道：“老前辈之意……”

闲云老和尚摆手止住祁灵的话，说道：“祁施主一番好心，老僧岂能辜负，明日老僧自有妥当安排，今日且待老僧助施主一掌之功，助长七阳丸功力，扎稳根基，当为首务。”

祁灵知道闲云老和尚乃世外高僧，言行必果，当时拱手称谢，并说道：“晚辈另有一颗丸药，秘笈中曾说明，若能一并使用，当能更有功效。”

说着便取出另一颗千手剑少则奇留赠的灵药，托放掌中，闲云老和尚一看之下，便低喧一声佛号，说道：“此是华山派独门内服圣品百灵丹，不仅能助长内力，更解百毒，疗病生肌。施主缘份不浅，老僧若不尽全力相助一掌，于心不安。”

说着便叫祁灵将外衣脱下，仅留小衣，横躺在地席之上。深夜泰山，残冬风紧，虽然祁灵服过七阳丸，依然感到寒风刺骨，战慄不已。

闲云老和尚趺坐在祁灵身旁，伸出右手，舒掌平抬，隔离祁灵身体约两寸三寸的地方，虚空作势，并不按实，首先停在“气海”穴，约莫过了一盏茶的光景，开始慢慢游动，遍走周身各大穴道。

闲云老和尚的手掌每到一处，宛如滚烫的烙铁，但见一股水气，随掌而起嘶嘶有声。祁灵躺在那里，只觉得周身发胀，一如在姑苏古塔之顶，服用七阳丸后的情形一般，只是此时情形，尤较过之。而且，最使祁灵感到难以忍受的，便是骨节吱吱直响，象是全身俱要散开一样。

就这样铁熨烫之下，足足过了好几个时辰，祁灵便感受到热量减低几分，直到最后几次的时候，祁灵不但不感觉痛苦，更感到熨烫得异常舒适。

闲云老和尚长长地喘了一口气，举手擦去额上的汗珠，缓缓地说道：“七阳丸服用逾月，已经深入骨髓中，一时不易催动，费时久，但是只此一项已平白为施主增添十余年吐纳导气之功。”

祁灵闻言霍然翻身而起。只觉得精神特别充足，立即一躬到地道：“老前辈之恩，晚辈不敢言，但能够感五内，此生不忘。”

闲云老和尚微微露出一丝笑容，点头说道：“方才施主能忍受痛苦，闭口不出声，较之老僧点晕昏穴行功，效力更大，施主资质较之当年铁杖僧徒儿，更为良佳，明日如有机缘，日后当能为武林增放光彩。

说着便站起身来，指着隔壁说道：“施主此刻且回到榻上休息，睡前服下华山圣药百灵丹，明日再作而后定夺。”

祁灵辞谢过老和尚，依言服下百灵丹，静心安歇，原来以为心情兴奋，思潮涌起，恐怕一时难以入睡，没有料到一觉睡得极香，酣在直到天明。

祁灵一觉醒来，但见阳光满室，已是日高三丈的时分，慌忙起床，闲云老和尚已在外面说道：“祁施主自行到外面漱洗，老僧有话相告。”

祁灵应声而出，一夜大雨，遍山如洗，白云舒卷，松涛盈耳，冬阳温暖，微风不寒，泰山之阳，竟是如此令人心旷神怡。

仰望身后，峰高则不可仰止，俯瞰眼前，但觉山下迷蒙隐约，一时祁灵不禁凡心尽绝，尘气尽消。匆匆舀水漱洗后，转回到茅舍里，但见茶几上摆

着一碗白水，一盘米饭，一碟蔬菜。闲云老和尚含笑说道：“此山有此一饭一菜，已是来之不易，祁施主勿以简单相待介意。”

祁灵一日未食，一见米饭，已经是饥肠辘辘，当然一点不客气，饱餐已毕，闲云老和尚从身上取了一个小竹洞，交给祁灵说道：“这竹洞之内，是三颗丸药，是老僧采集泰山地龙之涎，合药而成，专治风湿之症，药虽三粒，却是制来不易。”

祁灵瞠然不知闲云老和尚突然送给自己三粒治风湿的丸药是何用意，伸手接过，眼睁睁地望着老和尚。

闲云老和尚说道：“少林绝技并非藏珍不授，一则碍于戒律，我这个受面壁的掌门人，更不能轻自授艺；再则，老僧昨天得知华山门人千手剑沙则奇，与铁杖僧同现一处，蒙冤武林，临终托你洗雪，关系更大，即使老僧破例传授武功，恐怕未能竟全功，因此，老僧想起另一位高人。”

祁灵知道铁杖僧和沙则奇的功力，已经是闯荡江湖，鲜有敌手，闲云老和尚既是铁杖僧的师父，又是当代少林泰斗少林寺的掌门，这身功力，更是要以想象。如今老和尚竟自谦功力不足言传授，推介另一位高人，难道还有比少林寺掌门功力更高的人么？

难怪乎祁灵一听之下，说不出话来。

闲云老和尚说道：“这位高人脾气极怪，如今身患风湿，住在泰山日观峰下。施主进药，固然是入门之途么，主要还要看施主的机缘如何，如能习得此人一身武功之半，独步当前，庸毋置疑之事。”

祁灵听在心里，顿生一丝疑意，闲云老和尚看见祁灵脸上稍有疑惑之色，便点头说道：“施主但请放心前去，纵使不能得到这位高人传授武功，也必有所获。老僧如今自解禁制，即日直回嵩山本院，了净和尚竟敢私自纠缠老僧，若律发弛可见，日后如有机缘，自有与施主相见之日。”

说着便指点祁灵前往观日峰的方向和途径，随手又提来一袋米粮，交给祁灵说道：“以七阳丸与百灵丹之功，施主目前虽然不识武功，但已身轻足健，区区山道，不足为忧，只是在山中心需过相当时日，这些干粮节省使用，维持半月足够有余。”

祁灵一听闲云老和尚要离开泰山，不由心生离情，临别依依，竟说不上话来。

闲云老和尚看在眼里，低喧一声佛号，低声说道：“施主好自为之，日后自有相见之时，铁杖僧所抄之少林秘笈，老僧带走，华山绝技，日后施主还给华山派，毋使流传，恐生枝节。”

祁灵依言将第一本布簿，撕下上半部，交给闲云老和尚，老和尚接到手忽然严道：“施主此去日观峰，行祈记住要以‘忍’字当先，施主饱读诗书，当记得张子房与黄石公在桥拾履的故事，不能坚忍焉成大事？老僧言尽于此，施主自行斟酌。”

闲云老和尚说罢话，逞自在茅舍周围，流连往返，十数年于斯，一旦离去，虽世外高人如闲云老和尚，也未免有依恋之感，戚戚然于心焉。

良久，老和尚霍然高喧佛号，合掌道声：“祁施主多珍重！”

言犹未了，身形悠然而起，失去人影，只剩下祁灵一个人站在那里，感慨万端，眺望天空的白云，是那么的变幻无常，悠然自得。

闲云老和尚待自己有天高地厚之恩，如此遽然而别，令祁灵心有难安之处。

旋又想到，只有日后自己习成绝艺，行道武林，以不负老和尚的一片苦心。

想罢，回到茅舍之内，陈设依旧，而住此十数年的主人，却从此离去，乃至不复回来了。再看到满室经立，遗留此间，更是可惜，让它与山间清风明月为伍，日久而化，殊大不该。

想到这里，祁灵将柴扉扣紧，搬几块石头将门抵挡稳当，巡视一周之后，自语道：“我祁灵日后能洗雪铁杖僧和千手剑之冤屈，在江湖仗义行道数年之后，定居此间，笑傲风月，归隐山林。”

当时将三颗风湿丸药藏好，再将干粮打成一个小包裹，背在身上，照着闲云老和尚所指点的方向和路线，便向日观峰走去。

祁灵离开冷泉岩，向右横断而行，超越一个狭隘陡峭的山谷，俯首谷内，湿气阴暗，水雾迷蒙，着足石滑，真有雨步难行之叹！

祁灵正自皱起眉头，踌躇如何深入谷底，越过深谷，到达对面断岩，忽然心神一分，脚下不稳，滑地一下，直向谷底坠去。

如此蹙然一惊，祁灵匆忙时挺身一跃，一种自然的反应，躲让开石壁上狼牙错列。就在如此挺身一跃之际，祁灵身似飞燕，“嗖”地一声，平空飞数丈，祁灵慌忙伸手一把抱住横生石外的一棵苍松，才把前行的身形止住。可是，余力未衰，把一棵苍松摆动得像狂风顿起，悠荡许久，才停止下来。

祁灵索性一个翻身，骑到松枝上，瞠目回视着身后，半晌不知所以。

从这棵苍松到方才立足的峭壁之前，至少也在两丈开外，如今竟在一跃之间，越过两丈，如何不使祁灵恍然疑身是在梦中。

良久，祁灵才回神过来，暗自点头忖道：“想不到一粒七阳丸和一粒百灵丹，竟有这样大的效力，一夜之间，使自己判若两人，怪不得闲云老和尚说我身轻足健，足够越过这些艰难险道，到达日观峰。”

想到此处，一股欣喜由心底泛起，益发坚定了他前往日观峰之行，只许成功，不可失败的心意。

人逢喜事精神爽，低头下看，谷深不过数丈，便松手翻身，直落谷底，连奔带跳，便越过了这一个阴暗潮湿的山谷，登上断岩。回首左侧，贴身一拔地而起擎天一柱的尖峰，想来就是日观峰。但是，要寻得那位高人，将在何处？眼前峭尉悬岩，猿猴发愁的险境，果然有人会长年生活此间，而且还患有风湿恶症在身的人，难道他是餐风饮月不成？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但是，此刻的祁灵已经断然相信宇内之大，有无数的事物，不是自己所读书本所能了解于万一。虎丘古塔的奇迹，冷泉岩的遭遇，已经再次说明，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当今吟哦书本之中，何曾想到果有挺身一跃远达数丈的事？的以，尽管面对着日观峰下悬岩天生、峭壁自成的险境，他相信那位瘫痪了双腿患风湿病的高人，定然择居其间。

祁灵仗着身上有足够半月干粮，山中泉水处处，急它怎地？且自坐下来，打量眼前的地形，也想着，有人住的地方，即使不是竹篱茅舍而是盘石穴居，也会看出痕迹的。

正是祁灵刚一坐下，四下打量的时候，忽然隐隐约约有人吟哦，说他是隐隐约约，却又所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是声音细微，却是字字入耳。

那是一首诗，是当年诸葛亮隐居卧龙岗，春睡草堂，醒时随口吟哦的一首五言绝句。不过其中稍改了数字：

“大梦谁先觉，

平生我自知。
穴居冬睡足，
洞外日迟迟。”

须祁灵一听，心里一动，日观峰前，除了闲云老和尚所说的那位高人隐居此间之外，断无他人，这首诗自然是他吟哦的了。而且诗中自称“穴居”，一定是住一个石壑山洞之中，可惜祁灵当时只凝神倾听这诗的内容，没有留神这吟诗的声音是来自何处。

祁灵哪里敢坐下来休憩？好在仗着自己够得上“身轻足健”四个字，便足踏石缝，手掀叶草，像一个游墙而行的壁虎，蠕蠕移动于峭壁之上。

此时祁灵心无旁惊，一心只在寻找一个足可容人的石台，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一往直前，毫无畏缩，其实他要是俯首下看，真令人有“不堪回首”之慨。

常言道是心信其可行，则虽移山倒海之难，亦如反掌折枝之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是祁灵此时之写照。

祁灵原意移动越过这一段峭壁断岩，再向那边寻找，正是他移动到峭壁之半，忽然又听到咏哦之声：

“因病得闲殊不恶，
此生但留日观峰。”

这两句七言诗，祁灵听得真切，那正是来自头顶不远的地方。

祁灵此时大喜，仰起头来留神一望，果然，相距头顶不远五尺的地方，峭壁当中，有一个横宽不到一尺的洞口。

祁灵再也不去思索在这样光秃秃的悬崖之上，人如何进去的？又如何生活的问题，脱口朗声仰头叫道：“上禀洞中老前辈，弟子祁灵……”

正说到祁灵两个字，突然，“哗”地一声，从洞里泼下一盆冷水。这盆冷水其寒如冰，时为残冬脂尽之际，泰山日观峰，已到滴水成冰的天气，这一盆冷水，迎头浇下，而且劲道奇大，像是千斤压顶，别说祁灵是站在峭壁隙缝之上，就是站在平地，也要应水而颓然倒地。

当时这一盆冷水泼到祁灵身上，祁灵只觉得头一嗡，神智顿时昏迷，脚下一滑，手中一松，身形就像陨星落石，急速下坠。

可是，就在祁灵身形失足下坠的时候，从石洞中“唰”地一声，飞了一根细绳，绳子头上，系着一个挠钩，比祁灵下落的身形还要快，只在空中一闪，不知怎地一曲一抖，竟把祁灵拦腰一把拴住，“绷”地一下，本是陨星下落的祁灵，此刻却像荡秋千一样的，吊在峭壁的半空中。

祁灵被冷水迎头一击，本是昏迷过去，此刻绳索一顿之际，人又清醒过来，水淋在身上，已经结成冰片，而且还有一股酸臭的气味，闻之欲呕。再加上悬空吊在那里，不停地摆动，时而碰上石壁，撞得浑身疼痛，吊住自己的那根绳子往来在岩石上磨擦，吱吱作响，看来随时都有磨断的趋势。

此情此景，换过任何人，都要魂飞魄散，祁灵却是福至心灵，顿时想起闲云老和尚临去之时，再三叮咛自己要记住一个“忍”字。这根绳子，这盆冷水都来得太巧了，一定是洞中的高人，有意相试自己。

想到这里，祁灵惧意立消，昂首叫道：“弟子祁灵，虔诚前来求见，请老前辈高抬贵手，救弟子上来，有下情相禀。”

祁灵如此一连叫了三遍，洞中的人，毫无声息，只有祁灵叫喊的回声，在深山里飘荡。而且，每叫一次，祁灵便觉得腰间的绳索，捆得愈来愈紧。

祁灵虽然一连叫了三遍，却已经感到力竭声嘶，浑身乏力，疲倦已极，这是祁灵自服七阳丸以来，首次感到疲倦。可是，仰首望山顶洞中，仍旧寂寂无闻，仿佛没有人在。

如此又晃动了一会，绳子在石上磨擦的声音，也愈来愈响。而且，暮色渐深，看来夜幕将垂。此时，祁灵忽有一丝悔恨之意，渐起心头。

心里不由地想着：“烦恼皆因强出头，我这不是自寻晦气么？当初和祁福双骑遨游天下，何等悠然自得？为何要拦住别人的是非，累得自己万水千山，吃尽千辛万苦，前来泰山，如今只落得背井离乡，魂断深山，身喂野兽？”

想到这里，不由地两颗泪珠，涌出眼角，无限气短，不尽悔伤。

转面一念：“不对！受人之托，便要忠人之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当初在古塔之内，既然内心承诺，就应该千金不移，何况闲云老和尚再三嘱咐，要千万忍耐，这分明是洞中高人相试，否则，只怕我早已身附岩下了，我如何竟愚不可及到这种地步。”

心意一转，精神又为之一震，抬头估计，悬身之处，到上面石洞，也不过一丈多，虽然绳索拴住了腰，两双手却是空在外面，揉绳攀登，有何不可？

祁灵松下双手，此时心里既不悔，也不恨，倒是豪气逐生，朗声叫道：“弟子祁灵，远从姑苏兼程来到东岳，只为受人之托，忠于人事，来相求老前辈。老前辈既不肯仗义人间，弟子自是只有抱憾而回，奈何如此相戏？”

祁灵如此朗声振振有词的声声喝叫，倒是顿时生效，只听到石洞里传来一阵苍老的声音，冷冰冰地说道：“是什么人在我老人家所居之地，哇哇乱叫？”

祁灵一听洞中已经答话，尽管他是明知故问，依然止不住一阵兴奋，连忙又说道：“弟子祁灵特来求见老前辈。”

洞中人依然是那种寒冷如冰的声音说道：“这你娃娃来到泰山日观峰，找我老人家何事？干脆的说，不要咬文嚼字，罗罗嗦嗦。”

祁灵当初听闲云老和尚说道洞中这人，个性怪僻到什么样子，如今一听说，果然是怪僻得少见，当下祁灵应声干脆说道：“请老前辈传授武功。”

洞中人冷哼了一声，说道：“你能找到日观峰来，总算你来到不容易，好吧！我老人家答应你。”

祁灵大喜，连忙叫道：“多谢老前辈，请老前辈拉弟子上去好拜师大礼。”

洞中人没等完话，便“呸”地一声啐一口浓痰骂道：“别往自己脸上贴金，谁是你的师父？”

祁灵此时抱定主意，是一忍到底，他知道此时只要稍一疏忽，便前功尽弃，所以尽管啐得满脸浓痰，依然平和着语气说道：“方才不是你老人家亲口答应传授弟子的武功么？”

洞中人神情莫测地忽又冷嘿嘿地笑起来，说道：“我老人家答应传授你武功，并不是收你作徒弟，况且我老人家从不平白传授武功，你有什么与我老人家交换？”

祁灵一听，这才大急起来，连忙说道：“弟子孑然一身，别无它物，那里有什么与老前辈交换？尚望老前辈念弟子立志为别人洗刷冤屈，同时要仗义江湖行道武林，老前辈能够破例一次。”

洞中人冷漠地说道：“告诉你，我老人家从不例外，你有交换的东西就换，没有东西，我老人家没有工夫和你娃娃闲谈。”

祁灵吊在那里，真是又急又气，又不敢多作顶撞，这种情境，实在无以

言喻。

忽然祁灵心里一动，自己骂着自己说道：“该死！我如何忘记这件东西？”

这时候洞中人又说道：“实在没有东西交换，我老人家可要睡觉了。”

祁灵赶紧大叫道：“有！有！有很贵重的东西，可以与老前辈交换。”

洞中人仿佛也露出一丝高兴，说道：“有贵重的东西何不早说？我老人家还有一项规定，东西愈贵重，传授的武功愈高深。不过，我老人家索性告诉你娃娃，这贵重东西可有分别，在我老人家眼里是黄金如烘土，珍珠如废物，你娃娃得酌量酌量！”

祁灵此时心神大定，他想到闲云老和尚早已经算准了这招，自己早知道如此，就在这日观峰前高声喊叫，还怕他不来逝世我么？

当时祁灵也朗声应道：“弟子何敢以俗物来以视老前辈？这件东西可以说是千金难买的稀世奇珍。”

洞中人忽然也呵呵大笑说道：“好啊！竟然还有和我老人家同一脾味的人，你娃娃身悬半空，命在危急，竟还有心肠找我老人家寻味。难得！难得！”

其实此时祁灵的心里，一则他认定已经了解这位怪人的个性；再则他相信闲云老和尚交给他那三颗地龙唾涎所合成的丸药，确系这位洞中老人所需。所以豪气大生，先朗朗地笑了一阵，说道：“弟子虽是一介书生，却也知道，大丈夫生而何求，死又何惧？此时纵然死在老前辈洞前，只不过是迟早而已，何至于就胆战心惊？”

洞中人极其深沉地“嗯”了一声，半晌说道：“好！好！你娃娃把你的东西说来听听，既使不如你所说如此贵重，我老人家也要破例地不使你空手而回。”

祁灵越发的心有成竹，便一字一句地说道：“弟子身上现有三颗地龙唾液合制而成的圣口丸药。”

洞中人闻言，显然是一震，接着呵呵笑道：“好厉害的娃娃！原来你是计算好而来的！地龙唾液合制的丸药，专治风湿之症。娃娃！谅你一个读书的后生，不会知道这些，你说，是谁教唆你前来的？”

祁灵朗声说道：“老前辈但以物换取武功，至于何人相告，弟子不便相告。”

洞中人怒叱道：“你娃娃若不说时，你自忖能活着走下日观峰么？”

祁灵此时对这位洞中怪人顿生反态，先前只不过觉得他怪僻，如今更觉得他怪而鄙，当时便冷然说道：“人无信不立，老前辈既然不能以信待人，弟子不学武功横尸峰前，又待如何？”

祁灵如此一顶，洞中人反而颇为赞赏的“嗯”了一声，说道：“如此说来，倒是我老人家的不对了。也罢！娃娃！你将丸药拿来，我老人家依言传授你全身武功也就是了。”

祁灵只觉得这位洞中怪人，喜怒莫测，令人不可捉摸，万一丸药拿去，竟食前言，如何是好？转而念，则事到如今，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不拿出丸药，也是束手无策。

便伸手到怀中摸那小竹筒子，仰头说道：“老前辈此时可以拉我上去了么？”

洞中人连忙说道：“慢着！我老人家先要看看这三颗丸药的真假，你先丢上来看看。”

祁灵再三忍下一口气，只淡淡地说道：“你小心接着。”

由“老前辈”一变而为“你”，这祁灵的内心气愤难忍的情形，当不难想象。

祁灵当时甩动右手，尽力把小竹筒丢上去，甩到半空中，只见一声风响，小竹筒迳自飞到石洞中去，像是遇到吸力一样。

此时祁灵心里已经感到心灰意懒，他在想道：“武功再高，却是这样一个不通人情，不分义利的人，又有何用？此次如果能学得武功，为铁杖僧千手剑洗刷冤屈，便退出武林，如果不能习得武功，只要能下得日观峰，立即转回故里，这武林之中，无意再求深入。”

又过了半晌，祁灵忽然想起洞中人为何没有声息，难道不幸竟为自己猜中，竟是卑鄙到如此地步么？想到此处，禁不住高声叫道：“刃药到手，究竟传授武功与否，为何没有声息？”

言犹未了，就听到洞中人呵呵大笑说道：“这药是假的，还给你。”

祁灵一听他说“药是假的”，顿时大怒，随即心里又是闪念一动，觉得这两句话的声音听来耳熟，与方才那种冷冰冰地截然不同。

心里正是疑窦业生之际，一点黑影，迎面飞来，而且好像有东西牵着一样，轻飘飘地飞到祁灵手边。

祁灵一把抓住，只听得洞中人又说了一句：“不信你自己打开看看。”

这一句话，使祁灵越发听来耳熟，可是无暇使他多想，便打开竹筒一看，里面那是什么药丸，一张白纸叠得好好地放在当中。

祁灵此时仿佛已经忘记自己是吊在半空中，迫不急待地打开白纸一看，暮色苍茫，依然明白看出上面笔走龙蛇地写了几行字：

“君天下之奇人，能坚忍，较之子房为过，能信义，为一诺千金而视死如归，能忠诚，不屈于威胁利诱，如此天生奇才者，他年必为武林正义大放光彩，谨此先贺。”

下项落了款。

祁灵一见下面的落款，不禁大声呼叫道：“老前辈……”

绳索已经慢慢上升，慢慢地将祁灵拉进石洞里去。

东岳泰山日观峰，擎天一柱千仞削壁悬岩之间。祁灵以坚忍不拔之毅力，视步下艰险如无物，攀登其间，被石洞中的隐世高人，以神奇绝妙的手法，一抖悬丝，将祁灵的失足下落的身形，凌空缠住，进而将祁灵三颗治疗风湿的丸药要去，半晌没有回音。忍耐至此，已经是至于至极，祁灵觉得洞中这人除了不通人情之外，更是品德不高的怪人，要不是自己性命系在他一根悬丝之上，此时祁灵真要拂袖而去，离开日观峰。

正在这时候，洞中那人笑声震荡，从洞中掷出祁灵得自闲云老和尚那三颗专治风湿的灵药，还给祁灵。

祁灵有着无限诧异惊奇，依照洞中人的传知，拆开药包一看，哪里是什么专治风湿的灵药，原来是叠得端方四正的一帆小书笺。祁灵读完这封书笺，看见信末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闲云”。

在恍然大悟中，祁灵止不住欣喜无限，脱口朗声大叫道：“闲云老前辈！”

祁灵言犹未了，系在身上那根悬丝，便自冉冉上升。此时，日观峰阵雨忽来，云潮汹涌，脚下千寻削壁万太幽壑都成云海一片，祁灵确有飘飘欲仙乘风而去的感觉。虽然阵雨势急，宛若倾盆，祁灵一身寸缕不干，寒意凛冽，但是却抵不住由衷而发如获至宝的欣喜，忘却了胃肌所随的苦痛。

祁灵的身形，逐渐接近洞口之际，忽然上升之势顿停，依然空荡荡地系挂在那里。

洞中此时传出闲云老和尚那熟悉的声音，说道：“祁施主！请原谅老僧不近人情，有三点相约，要在施主跨进这个石洞之前，互取谅解与协定。”

祁灵一听，止不住心里暗自忖道：“这老和尚也真是古怪人物，日观峰前如此相试，要换过任何一位耐性稍差的人，早就掉头拂袖而去。事到如今，真相即已说明，又何必还要把我系吊在半空里互谈协定，这不是有点胁迫而从的意思么？”

祁灵这略一思忖之间，闲云老和尚又从洞中缓缓地说道：“老僧决非有意胁迫祁施主之言行，如果祁施主不愿接纳老僧三事之约，虽然未便请施主入洞，但是，老僧敬重施主为人，决以万全之策，携施主脱离日观峰削壁悬之险。祁施主不信，请低头向下面看。”

祁灵果真依言向脚下看去，阵雨已停，云壑峰依旧，两尺之外，已难看出任何事物，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祁灵正怀疑闲云老和尚要自己低头下去看什么？忽然一股劲风擦身而下，这股劲风力道大得惊人，刚一擦身而过，脚下云封的千寻悬岩，顿时宛如翻江搅海，石破天惊，无边云海，却在祁灵脚下，击成一个方圆逾丈的云洞，下瞰可达七、八丈深。

就在这云开未合之际，祁灵看得清楚，在身下五、六丈远的地方，有一个大鸟巢似的藤萝，盘结在一棵苍劲的松树枝上。

从祁灵悬身处起，到藤萝鸟巢那里为止，正是一段寸草不生神仙都难以立足的削壁。但是，若从祁灵那里跃身而下，落到藤萝鸟巢里，准可确保无伤。而且连接着那棵苍劲松树盘根错节的地方，正是一条似有如无的石径，一直通到那边的飞瀑悬岩之下。

掌风击开支壑，顷刻封闭依然，就听得石洞中闲云老和尚说道：“祁施主如果不能接受老僧三事相约，老僧只好挥剑智力投资断悬丝，施主落身鸟

巢，安然下山。前途老僧另有所赠，以答谢施主千里迢迢，远涉关山来到东岳之劳累。”

祁灵此时浑身寒湿，尤其这根悬丝捆得浑身边道全失，越发感到疲惫不堪，老和尚如此一再催促，便也忍耐不住朗声说道：“不知有何三事相约，尚请老前辈明言相告。晚辈三思之下，能应诺则应诺，否则，晚辈只有抱憾离山。”

闲云老和尚喧了一声佛号，说道：“第一：老僧虽是远离嵩山，久别少林，祖师遗命，不敢有违。老僧今日传赠施主少林绝技，不能有师徒名份，即使日后，施主也不能轻易道出武技师称。”

祁灵应声说道：“弟子愚鲁，何能何德敢望身列少林门墙？能得老前辈慈悲，传授一二绝技，使他日能为铁杖大师一雪生前之辱，愿已足矣。”

闲云老和尚闻言，顿时和言之，佛号连声，稍过一会才说道：“第二：少林绝技誉于武林，数十年如日中天。祁施主一旦习得少林绝技，日后出道江湖，举手之间，不仅少林门人会惊诧施主一身绝技由来，即使江湖黑白两道即将误认施主为少林门人。因误成仇，老僧内疚终生，故请祁施主习成少林绝技之后，必须运其智慧，改头换面，使识者不识，不识者更是茫然，祁施主有此自信否？”

闲云老和尚说完话，祁灵沉吟良久，未作答复。

老和尚又接着详道：“施主今日一诺，便要奉行终生，不能变化少林技击之形，东岳泰山便是终老之地。”

老和尚这几句话，说得突然，冷峻无比，暗蕴威严。

祁灵忽然昂起头来，向着石洞朗声说道：“铁杖大师闯荡江湖许久，无人知其为少林嫡传出家弟子。”

闲云老和尚又缓转过语气，说道：“铁杖僧若无特殊之天赋，老僧何至独宠一身。”

祁灵慨然应道：“弟子祁灵不敢越前人之长，亦不甘落前人之后。”

闲云老和尚略略提高了声音，紧跟着问道：“如此说来，祁施主自信能遵守这条相约？”

祁灵毫不迟疑地应道：“否则甘愿终老泰山，朝伴云雾，夜宿星辰，了此一生。”

闲云老和尚低喧了一声佛号，连称：“善哉！善哉！”

祁灵与闲云老和尚如此一对一和人之间，忘却浑身寒冷，反而引起豪气大发，紧接着朗声说道：“老前辈！弟子愿闻这第三条。”

闲云老和尚在石洞里高喧一声“阿弥陀佛”，说道：“祁施主自制自信应允前两项相约，这第三条易事耳。”

说着话，系住祁灵的那根丝绳，忽又缓缓地下附数尺，本来祁灵已经相距洞口不远，如此遽然一附，又与洞口相距丈余开外。

闲云老和尚轻轻咳了一声，沉着语气说道：“老僧斗胆请祁施主暂忍十天悬吊之苦，暂时吊在洞口之外，十天之后，老僧再请施主人洞。”

祁灵一听惊诧之情，莫可言喻。自己被闲云老和尚作弄失足，复又以丝绳悬吊，此刻浑身盘骨俱散，四肢软弱如绵，眼冒金星，头出冷汗。期望闲云老和尚说完三事之约，便收绳入洞。没料到老和尚最后一项相约，竟是要悬吊自己十天，半日已是难熬，十天如何渡过？闲云老和尚既然要传武功，何故要作弄自己？

祁灵正待脱口叫出，请闲云老和尚还是斩断悬丝，让他远离泰山，放马江都故里。闲云老和尚却先他一瞬说道：“祁灵施主能以一诺之真，备受千山万山坎坷崎岖之劳苦，这十日之悬，当然是易事耳。何况，十日悬空，变为习得精绝武功之乍入门径，以小苦而获大得，祁施主智慧天生，不同于常人，定能了解。”

祁灵这才大悟，原来十日之悬，是习武之门径，如此说来，再吊十日，便当忍受。他想到，要应当初虎丘塔上所对铁杖僧千手剑之一诺，没有超凡出众的武功，不以为功，要习得出众的武功，岂是幸然而得？

祁灵立即平心静气地应道：“弟子幼读圣贤书，深知水霜历雪，才能培植栋梁之材。这十日悬吊之苦，弟子便当甘之如饴。”

闲云老和尚口称“善哉！”，顷刻说道：“施主能以十日之忍，收之丰，当为施主所未能预料。”

老和尚说着话，忽然现身洞口，灰衣飘指，宝相庄严。合掌当胸，远远向祁灵打着问讯，说道：“祁施主如今三事承诺，千金不移，老僧与施主暂作小别，十日之后，当在洞中相迎。”

话一说毕，但见他身形突然悠悠离开洞口，直向岩下云雾中飘然而落。

祁灵吊在那里目送闲云老和尚如此飘然而去，一时倒是忘记自身悬吊之苦，禁不住羡慕遽生，暗自忖道：“我若能练成闲云老和尚这样炉火纯青的技艺，仗义江湖，除尽邪恶，这才真是不负男儿七尺之躯。”

正在遐想神驰之际，忽然脚下风动云开，一袭灰衣飘动，闲云老和尚忽又疾如冲天之矢，嗖然上升，停在石洞之口，向祁灵留神看了一眼，两眼神光一扫，停在祁灵身上。

祁灵突然兴起一丝不悦之意，慨然说道：“老前辈去而复返，是另有叮咛，或是不放心弟子甘心悬吊十日之诚意？”

闲云老和尚一听祁灵如此侃侃问来，不觉露出一丝慈祥微笑，左手单掌立胸，右手遥指东方说道：“祁施主此时身不畏寒，元真固守，已经深入内修门径。若能于每日天将明之时，月影已避，一光未通，东方混沌一气，忽有白云一楼，扶摇而升，渐而朱霞炫晃。此时正是阳气乍露，日之初升。祁施主如能转而面向东方，引发丹田之气，舌抵上，清心凝神，吐气，纳清气，三后斯行，裨益匪浅。”

祁灵一听闲云老和尚去而复回，是在指点自己吐纳门径，那里还敢有一丝怠慢之意。立即收敛起方才那一丝不悦的心情，两眼凝视，敬谨恭聆。

闲云老和尚接着说道：“祁施主方才登临日观峰之时，身轻已逾常人，如今凌空悬吊，虽然未能得一枝之攀，跃登石洞，但是，藉悬丝摇晃之势，闪躲腾挪，变为可行之易事耳……”

老和尚似乎言犹未尽，却自在袖一展，宛如灰鹤亮翅，挥舞起两袖轻风，飘然隐入云中，下落不知其底。

祁灵目送闲云老和尚二次离去，此刻心情，已是安定而宁静。虽然一索悬空，悠悠荡荡不着边际，却没有方才那种仇怒难抑的情绪。

同时，心里也在回忆着闲云老和尚方才所说的两段话。本来泰山之巅，寒风凉冽，虽在三伏炎暑，依然热不胜寒，何况祁灵登临泰山之时还是冬末春未来的季节？可是，祁灵一身薄裘，一袭青衫，而且又遭受过阵雨淋漓，若按常理，早就应当寒僵肢体，冷冻内腑。而此时，祁灵虽然也略有寒意，却无冻僵之苦，倘非奇迹。便即老和尚所言，已经深入内修门径。

思想及此，祁灵衷心大慰，心城暗自忖道：“若按老和尚教导的吐纳之法，按日行动，十日之后，又不知精进几许。”

然而，祁灵又止不住心急，想到自己悬吊上经处，为时十日，饮食无着，十日不饮不食，岂非饿煞？还有老和尚临行之时，声言悬吊此间，尚能闪躲腾挪，言有未尽，用意不明。

祁灵回首四周，但见月光、匍松、山石、流泉，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如此的悬挂半空，不自觉地失笑出声，真是旷世奇闻，只生难见。

祁灵独自思忖一回，不如趁势安眠，蓄精养锐，等待着明日清晨的东方日出。意念一次，便自阖上眼睛，收敛心神，随着这悠悠忽忽的摆动，静心入睡。

就在祁灵刚闭上眼晴的瞬间，忽然一声鹤唳，高吭入云，声如金钟玉振。在松涛如潮，阵阵不歇的声浪中，破空而起，引得日观峰下，群山回应，历久不绝。

这一声鹤唳，把刚刚闭眼入睡的祁灵惊醒。

深夜空山，突生的一株劲松，盘曲伸张，宛如昂首欲飞的苍龙。就在这株劲松的横枝上，长腿独立，引颈高吭的正是一双白鹤。

这双白鹤独立昂首，姿态昂藏，正对着祁灵凝视不动。祁灵自从目睹闲云老和尚飘然有若御风而行的离去，便深信宇内之事，断非自己十年饱读诗书所能臆测于万一。这只突如其来的白鹤，说不定正是闲云老和尚所豢养，此刻奉命前来陪伴自己，以免自己独吊深山，备尝枯寂。

祁灵想着，便含笑向白鹤打着招呼说道：“鹤兄！你是否奉闲云老前辈之命，前来陪伴于我的么？”

白鹤竟然似懂人言，引伸着长颈，低鸣一声。

祁灵见状大喜，连忙又说道：“鹤兄！夜色已深，我欲入睡，明日如有空暇，再说你飞恶化半我可好？”

祁灵这两句话刚一说出口，突然白鹤昂首伸颈，高鸣一声，就在鸣声未了之际，双翅一展，大如车轮，“蓬”地一声，振翅而起，来势疾如闪电，直朝祁灵迎面扑来。

祁灵大为诧异，惊呼之声尚未脱口，已自感到白鹤双翅扑来的劲风，凌厉如削，呼吸以为之闭塞。慌忙中，祁灵也顾不得呼叫，自然一缩小腹，躬腰一挣，双腿平起直蹬，居然荡开数尺，恰好躲开白鹤这一扑之势。

祁灵翘底惊魂，心神未定，没料到内鹤又是一震双翅，二次扑来。祁灵但愿求生，竭尽全力双手一撑，拧腰反转，藉着丝绳悠荡之势，又险煞人的避开一扑。

在这接连两扑之间，祁灵忽然若有所思，闲云老和尚复返之时，曾经说到：丝绳悬空，仍可闪躲腾挪。看来老和尚未尽之意，分明是说日观峰上自有飞禽走兽来袭，要自己利用已得的内修功力，藉这悬丝在空之势，来闪躲腾挪。

祁灵如此想罢，心中惊意顿减，反而双目凝神，注视着连扑两着未曾得手而此刻正在飞翔的白鹤。立意要看准来势，再行躲闪。

那只白鹤在空中飞舞半晌，忽又低鸣一声，双翅一敛，又回到方才停足的那棵劲松之上，昂然而立，凝眸注目，看着祁灵。

祁灵不由地向着白鹤叫道：“鹤兄！你看方才应我说话，分明性已通灵，当能明了我的话音。你明明欺我太甚。岂是你这灵物所应为。”

祁灵如此自言自语，说了一阵，白鹤听得凝神不动，而且低鸣两声，似在应诺。正如祁灵所言，这只白鹤是性已通灵不凡之物。

祁灵一见白鹤状至友善，好像是听得懂自己所说的话，便欣喜地说道：“鹤兄！我祁灵能在泰山之阳日观峰之上，获识于你，实是有缘，你我交个朋友如何？如果鹤兄有意，他日祁灵下山行道江湖之间，结个游伴如何？”

白鹤引颈凝神听到此处，低鸣一声，似有不耐之意。将头掷伏到翅膀里，竟站在劲松枝杆上，休憩起来。

祁灵一个人独自无聊，看来白鹤已无敌意，而自己又是倦意又生，便也禁不住阖上眼睛，养神休息。

谁知道就在祁灵闭上眼睛不到一会，又只听到“呼”的一声，劲风袭来，凌厉如前。祁灵连眼睛也没有来得及睁开，知道又是白鹤来袭，仓皇应战，如法炮制，缩腹躬腰，撑手蹬腿，荡开老远。

可是，这次又不同于前番，祁灵刚一荡开，眼睛还没有睁开，顿时又觉得脚下有一股劲风撞来。此时祁灵正是全力荡开，余势未衰，已经来不及藉势回荡。人在急时，急智遽生，何况是在性命交关之时？祁灵来不及荡回，倒是立即一伸双手，抓住丝绳，一提丹田之气，猛力向上一窜，高达两丈，把下面袭来的那股劲道，卸避无遗。

祁灵一口气将身形飘然下坠。他适时睁开眼睛一看，方才他那一跃之间，竟然超过了闲云老和尚居住的洞口。如果不是祁灵是荡开数丈，只怕此刻正是从洞口擦身而下。这一情景，使祁灵惊喜过度。

若按祁灵在闲云老和尚居住的茅舍之中，掌力引导药力发散，顿增功力和情形看来，这丝绳悬吊一丈高的距离，也只要一跃之间，便可毫不费事地跃登石洞之内。可是，自从被悬丝吊住之后，祁灵便浑身劲道俱失，那里还能凭空纵跃？没有想到被这白鹤扑击数次，为了躲闪腾挪，竟然又恢复了劲道，而且还能凌空一跃两丈，如何叫祁灵不为之惊喜不已？

祁灵顿时想道：“我何不趁丝绳不再摆动之时，纵身一跃，停身洞内，免得要受十日悬吊之苦？”

转而一念：“那只白鹤三番两次扑击，使得自己尽在闪躲腾挪，丝绳摇摆不定，无法正对洞口，只有等等白鹤去后，作如此打算。”

正在盘算之际，祁灵忽然又察到白鹤方才从下面扑来一击之后，许久未作第二次扑击，难道已经飞去了么？低头留神一看，那里还有白鹤飞舞的踪迹，果然已经离去。祁灵再看悬吊着自己的那根丝绳，此时也正好停止不动。心中想道：“这倒天从人愿，此时不上去，还待何时？”

想罢，默念着方才慌忙里攀绳上升的方式，满提丹田之气，双手揉绳，正待一跃而起的时候，忽然又有一个念头袭上心来：“闲云老和尚与我相约三事，其中一项就是要我忍受十日悬吊之，我也亲口承诺，如今忽又擅自上攀，岂非自毁诺言么？终身不渝，我与老和尚相约之事，言犹在耳，便自毁约，‘信’之一字，尚在何处？”

想到此处，祁灵不禁愧作顿生，汗流浹背，上攀的双手，不觉自然垂下，所提丹田之气，也为之一滞无余。

祁灵就在如此又饥又渴、又乏又倦的交迫之下，几次想自己尚有余力的时候，攀登石洞。他相信石洞之内，寅有食物疗饥，免除目前这样凌空悬吊，备尝饥渴的痛苦。

此时月已正中，夜已及半。祁灵也逐渐由饥饿而感到寒冷。山风吹来，

酷寒刺骨，不如未入夜以前那种不畏寒意了。祁灵心里明白，原先不畏严寒，是由于药力助长内功，元气未失之故。而此刻寒冷，正是由于腹内饥渴已极，连带生寒。祁灵更明白，如此悬吊下去，即使不至于饿死，也要冻僵在这日观峰之上。

但是，祁灵此刻心里清明似镜，不着尘埃，对于此地生死，似乎已经置之度外。

正是祁灵忍受不了寒冷与饥饿，神智将昏之际，忽然一张飞泉，从空而下，直落于祁灵的口中。其温如汤，其醇如酿，使祁灵顿时有如醍醐灌顶，甘露浇心，一时也顾不得睁开眼睛来看，尽自张着嘴在承接着这一线突如其来的飞泉。

虽然是一泉如线，祁灵张嘴承接许久，也未能饮下，但是，一滴入腹，暖气顿生，从丹田蓬发而起，向四肢发散。而且从内腑到四肢，不仅倦意俱无，有一股劲道勃勃欲起，浑身百脉，都在发胀。

祁灵一面张嘴承受这股飞泉，一面暗自感谢闲云老和尚，果然是用心良苦，立意至深，虽然把自己悬吊在此，却是随时留神观察，处处细心照拂。

正是闭眼想到此处，忽然感觉到那股又温又醇的飞泉，点滴俱无。而且，浑身经脉发胀，几欲破裂之势。祁灵这才睁开眼睛抬头向上看去，并且极其感到的叫道：“老前辈！……”

这一声“老前辈”刚一出口，人正抬头一望，吓得祁灵浑身一颤，冷汗交流，下面的话全都吓得进不出半个字来。原来的祁灵的头顶之上，那里有什么飞泉，竟是一条粗若茶碗、长约两三丈的大蟒蛇，从洞口直悬下来，颈项之间，仿佛有鲜血淋漓的模样。不消说，方才祁灵闭眼仰头所饮下的，正是这条蟒蛇所流出来的血，毋怪竟是如此入口犹湿，过喉而腻。

祁灵始而惧怕，继而呕心，忍不住心里一阵翻腾，五脏六腑都为之抖动。可是偏偏又是悬吊在半空中，要呕吐不出。

若以一般出知武林人士而言，茶粉细，数丈长短的蟒蛇，尚不足以为惧。但是，祁灵虽然生性胆大，豪气天生，毕竟还是一位不识武功的书生，仓促之间，乍见一条大蛇悬在头顶，任他如何胆色十足，也吓得魂飞魄散，何况又饱饮一顿蛇血呢？想起来更是心胆俱落，肠胃翻腾。

祁灵毕竟不是庸俗之辈，一惊失魄，片刻就定下心来，暗自忖道：“这条大蛇要是下口于我，恐怕早就尸体支离破碎，为何这半晌没有动静？”

惊意未敛，诧意又主，反正自己悬吊在洞口，要逃也难出蛇口，而且此刻浑身血脉暴胀不已，四肢百骸，都极思伸展，因而也减低了乍见时的惧怕之心。

祁灵昂头再看时，这次看得仔细，不像上次那样一瞥惊魂便不敢仰视。这次凝神一看，祁灵不禁脱口民道：“原来不是蟒蛇，是条大黄鳝！”

这样粗大的黄鳝，也是值得惊人的，但是，祁灵却惊意全消，口中喃喃说道：“千年鳝精，一点真血，增长气力数十，博物志上记载得清清楚楚。啊呀！我今天炮饮了这许多千年鳝精的血，岂非要胀破血脉，干裂而死么？”

祁灵虽是书生，却是所知极为渊博的书生，他能认出千年鳝精，自然就为自己饱饮鳝血而担心。

尤其此时浑身发胀有增无已，越发令祁灵为之倍增焦急。

正是焦灼不已之际，忽又听到呼地一声，一阵劲风硬如板门样地煽至。祁灵正在神驰心急之下，如此一阵急袭而来的劲道，那里还能躲得过？刚叫

得一声：“又是白鹤……”

“啪”地一下，右腿上，已经着着实实地挨了白鹤煽来的一翅。这一煽之力，少说也有一、二百斤，不禁把祁灵煽开多远，而且整个的右腿都煽得麻木了。

祁灵远没有来得及转神应付，只见白鹤引颈一鸣，双翅一掠，照准祁灵左胯扑来。其扑来之势，疾如闪电，断非前两次那种飞舞周旋的神情可比。慢说祁灵方才挨了一翅，煽开老远，无法躲避，就是能够躲避，也无法闪躲得开。当时但觉得左胯上的有如沉重地一击，整个下肢都为之震麻了。

祁灵此时真让这千年鳝精和巨大的白鹤闹得机智全失，莫知所以。这两件事来得都是如此突然，又都是来得令人不可思议。慢道祁灵只不过是大胆书生，换过一个老练江湖的武林人物，也会为之张惶失措。

但是，有一点使祁灵由亲身感受，而体验到奇怪非常。那就是这只的巨大的白鹤连扑两次，都是沉重的一击，换过平时，只怕这左右两知胯腿，早就血肉模糊，甚至于血肉横飞。可是，如今的两条大腿不但没有伤折，反而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松散。

祁灵人在诧异不止，那只白鹤却飞舞在周围，矫若惊鸿，疾如闪电，或用双翅，或用全身，或用扑，或用啄啄……种种方式，不一而足，就在祁灵如此一分神之间，分别扑向祁灵的全身。

每扑一处，经脉活络，盘骨松散，劲道倍增。如此接连扑中十数下，祁灵不仅浑身没有一丝痛意，更感到舒适异常。

情形如此，即使祁灵如何迷失灵智，也会联想起，无端流来千年鳝精血，无端扑来助人为乐的白鹤，这两件事情来得不无原因。

正好白鹤单翅独抡，煽过祁灵“命门”最后一煽之后，祁灵再也忍耐不住，震荡着丝绳，凭空一跃，大叫道：“老前辈！闲云老师父！你待弟子祁灵恩重如山，弟子肝脑涂地，也不足以言报。”

这样一跃凌空，要不是丝绳拉住，也不知道要蹦起多高。这样一喝出声，深夜高山，隆如巨石下坠，空洞震荡，声音远播如雷。

三千机缘集一身，从祁灵在虎丘古塔上服下那颗丸药开始，历遇机缘，此时不过才真刀小试，便能志震如雷，上跃数丈。所欠的就是拳脚刀剑的招式，否则，诸当前武林，祁灵可以挤身一流好手，应无愧色。

祁灵朗声叫罢，空山寂寂，回声杳杳，轮月已斜，蓝空依旧。此时山风稍息松涛无声，日观峰沉浸在银样天地里，也沉浸在无声的天地里。祁灵一呼未应，便索性闭目养神，等待西坠玉兔，再迎东起金乌。

正如闲云老和尚所谕的，在月影已避，而曙光未露的时候，从日观峰俯瞰下方，只觉得是混沌一片。忽而从山谷深处，吐出白云一缕，依次扶摇上升，不一会便弥漫整个山峰。这时候东方黑深暗色当中，红色的彩霞开始耀人眼目，只仅仅如此一耀之际，便又隐而不现。后来便有毫光再出，继而又幻成万象不同奇妙色彩，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到这时候，才有一线鲜红如血的霞光，喷洒而出，一轮红赤如火的太阳，一涌而起。

祁灵闭目时是三鼓又半，醒时已经是明月西沉无踪。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祁灵的精神愈觉焕发，山寒袭人，也毫无所感。只是一心一意，凝神注视着黑暗沉沉的东边天际。

日出景色，能使看的人疑身置于天上，慨叹为神奇妙绝四言置评。祁灵虽然年仅弱冠，生平未曾一见日出奇景，可是此时却全心全力遵照闲云老和

尚所教导的吐纳之法，引气吐纳，吐浊纳清。日出之于祁灵，不是一幅人生难得一见的奇景，而是无限引力，万般精华，在引导着他行功吐纳。

回想天下事，本无难易二字，端看人心之专一与持久与否。祁灵以超人的秉赋，百折不回的坚忍，与其专心一致的精神，天下在他，便没有不成之事，这武林之道，变复如此。

从白云一缕扶摇上升，到红赤如火，圆大如盘的太阳涌出云层，祁灵目不暇瞬，心无旁骛，这一阵吐纳引导功夫做毕，祁灵只觉得眼对着逐渐强烈的阳光，毫无刺疼之感，丹田容量觉得增大，身轻如燕。

祁灵沉默许久，目送日起三竿，才轻轻闭上眼睛，调匀了气息，低低地叹道：“如此看来，慢说悬吊此处十天，就是悬吊二十天一个月，我也甘之如饴，求之不得。”

祁灵如此自言自语，轻声感叹之余，却听到闲云老和尚仿佛是在耳边低喧了一声佛号，慈祥无限地说道：“祁施主秉赋果然不同于常人，苦乐感受自与人异，数十年来，为老僧所仅识者。不过，祁施主要想吊上半月二十天，却真的求之不可得了。”

祁灵睁开眼睛一看，闲云老和尚，脸上带着一丝温人肺腑的微笑，眼睛透着罕见的慈祥光辉，飘飘地站在石洞洞口。

祁灵吊在那里，微一提气，抬手抱拳，深深颌首，再三拱手说道：“老前辈世外神仙，处处明察秋毫，时时洞察肺腑，弟子此生此世，能得谒识老前辈，记深觉此生不虚。”

闲云老和尚双手合十，含笑低喧佛号，连声说道：“善哉！罪过！罪过！老僧搅得一身红尘孽债，若称之为神仙，实为大慢神道之道，不敬之至。”

祁灵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接着说道：“弟子承诺老前辈三事之约束，甘愿在此悬吊十天，老前辈为何第二天便要解去这项约定？难道老前辈察知弟子存心不坚，用心不专，有负老前辈的盛望么？”

闲云老和尚忽然又神色肃穆，宝相庄严地说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老僧佛门弟子，奉信因果循环。种因得果，毫分不爽。老僧原以为以施主之秉赋能在十天之内，悟得妙用，必有所获。不料施主心坚如金石，不动不摇，剩余九日已属多余，又何必悬吊？”

祁灵这才真正明白，这一天一夜之间，自己的一言一行，及至心中的一思一念，都逃不过老和尚的明察秋毫之末，设若自己有一念之差，只怕这趟泰山之行，是白费力气了。

想到情切处，吓出一身冷汗，对于闲云老和尚所说的因果之论，更是聆听谨记。

这时候，闲云老和尚忽然大袖一吐，袖尖搭住悬丝，一拂而起，祁灵的身形，仿佛就像被一件东西托住一送，遽然从一丈多余的悬岩下面，直升而起，落身到石洞洞口。

洞口方圆不过数尺，可是洞内却是一明两暗，天然三间房舍，其后曲折旋回，尚不知后进深入多少。洞口接此天光，洞内自燃松脂，洞顶石乳琳琅，间或有水露滴落项下，凉彻骨髓。

闲云老和尚含笑举手，把祁灵让到当中，指着右侧石室说道：“山居何日为上，尚不可预期。室内自有山泉，木下存有食粮，独自为炊，三、五月尚不虞匮乏。”

祁灵点点头，心里暗自忖道：“三、五月后，如若仍是一无所成，也只

有终老此间。”

闲云老和尚回手指着中间石室里的蒲团，相对坐下之后老和尚才严颜说道：“祁施主还记得昨日悬吊在石洞之外，被一只巨鹤扑击数次的情形否？”

祁灵闻言应声说道：“晚辈已经料到这只仙鹤是老和尚所驯服豢养者。”

闲云老和尚摇头说道：“老僧只是请问施主能否记得当时的情形？”

邻灵奇怪老和尚为何如此一味追问“当时的情形”，只好稍一思忖，便将那只大白鹤三番扑击，都被自己躲闪过去的情形，概略地说了一遍。

闲云老和尚听完祁灵的叙述，神情略有一些失望之意，当时缓缓地接着问道：“祁施主记忆所及，仅止于此乎？能否再进一层说明？”

祁灵不知道老和尚为什么要如此一再追问那只白鹤扑击的经过，时隔未久自然能够记得当时的一举一动。于是便将那只白鹤如何乘人无备，鼓动双翅，挟着劲风，疾电迎面扑来，自己在仓惶间如何缩腹躬腰，蹬腿闪让，第二次扑来太快，只招得双掌猛撑，拧腰外旋，因势利导，藉荡动之势，旋转闪开。……

闲云盖眼凝神，仔细倾听，听来容颜齐开，暗自颌首。最后说道：“少林历代掌门，对于本派七十二种秘技，必能精通数种以上。但是，还必须有一种独树一帜的绝技，而这一项绝技，必须不在本派七十二种绝技之列，系由本人精心独创。”

闲云老和尚微微盖闭着双目，似在沉思与回想，却又缓缓地说道：“这种绝技除了上代掌门，别无第二人知晓，等天意到来，再传给亲传弟子。所以，少林寺领导武林，奇才辈出，外人只知道这是七十二种秘传绝技，独步武林，又有谁知道这是各代历届掌门人，都有精心潜修之创见，才能在日月交替之中，维持名声不坠。”

祁灵听在心里，引起极大兴趣，他铭记了方才老和尚如此接二连三地追问大白鹤扑击的情形，倒是兴致勃勃地问道：“弟子冒昧敢问老前辈，你精心苦练潜修的绝技，可否能为弟子见识见识？”

闲云老和尚突然一睁双眼，两道光芒倏地一闪，顿使人觉得他豪气大增，英气蓬勃。接着高声朗喧一声佛号，吟了两句：“乘槎过海浪潮急，舞袖凌空风送平。”

祁灵本是诗、词、歌、赋件件精通，可是对于老和尚朗吟这两句似诗非诗、似赋非赋的词句，倒是无法领悟，莫知所云。

闲云老和尚没有注意祁灵纳闷的情形，只是用低沉的语气，略有伤逝过去的情绪，缓缓地说道：“老僧生性不求攻人但求避攻，在躲闪一着上，费尽心机。老僧从习得的少林绝技攻招当中，独创四招凌空躲闪的功夫。此种功夫攻人无术而躲闪却变化万千，出人意料。”

祁灵一时触动心机，轻轻若有所悟地“啊”了一声。复又轻轻地说道：“老前辈太以这四招神奇妙绝的凌空闪避招术，获中掌门之选。”

闲云老和尚低喧佛号，盖眼无言。

祁灵紧接着又问道：“弟子斗胆揣测，老前辈方才朗吟的两句诗，是含有这四招凌空闪让的神韵么？”

闲云老和尚突然从蒲团上站起身来，随意吟道：“乘槎过海浪潮急，舞袖凌空风送平。”

刚一吟罢，猛一见他脚站稳、腰不拧、户不晃，就在洞中平起数尺。悠悠忽忽突然一收腹，向前一躬腰，双脚起处人像泛舟一叶，操桨水面，飘然

闪开。祁灵看在眼里，惊叫出声。闲云老和尚这样一展身形，分明是和祁灵叙述躲闪白鹤扑击的那一招式，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老和尚的身形是那样悠然飘忽，却又奇快绝伦，显不出一丝匆忙，但带一丝火气。

而且，在蹬腿之后，快如电闪的身形，却是起伏不停，倒是真像扁舟在海，风狂浪争的情形。

还等不到祁灵惊叫出声，闲云老和尚忽又双掌一出，双袖齐拂，腰间一拧，闪电般一个反旋，本是疾速后闪的身形，就在如此一撑一旋的瞬间，身形顿稳，凌空扯平，像是挂起一幅大旗，在那里飘动。

从老和尚朗声拔空而直，到挥袖凌空扯平，而飘然下落坐落在蒲团之上为止，也不过是一错神之间的事。在这一错神之间，老和尚在方圆两丈有余的石室里，凌空游动一匝，而且，变化多端，起伏不定的极尽闪之能事。

祁灵看在眼里，既惊异老和尚的举动，又仿佛想透了老和尚的用意。如这两种意念不同，反而使得祁灵呆坐在一旁，怔怔地说不上话来。

闲云老和尚神色不变，气息如常地坐在那里，望着祁灵说道：“祁施主！你看老僧方才的身形，是否与你仓惶之间躲闪白鹤袭击的形式，略有相同之处？”

祁灵连忙应声说道：“若论身形，如同一辙。只是老前辈动静之间，动如脱兔而静又如泰山，动静难以捉摸，不带一丝看来是勉强之意。”

闲云老和尚微微一笑说道：“变化不同，速度不同，那是属于功夫，功到自然成；举手抬足，拧腰缩腹，那是属于架式，架式系来自智慧与经验。祁施主！方才老僧一演四式，就是：乘槎过海浪潮急，舞袖凌空风送平。”

祁灵在心里一直有着一种若有所悟的意念，一时却又无法顺理成章地说出。如今老和尚如此一说，正是解开了祁灵心中这似解未解的结。当时不觉脱口说道：“老前辈浸隐十年，精心创见，得以获致掌门之位，就是方才那四式么？”

闲云老和尚轻轻哼了一声，忽又抬起头来，望着祁灵说道：“老僧有两点用心，关系施主今后，至深且巨，才不异露出这四招独自创三而成的招式。老僧这点用心，祁施主盼能以慎重严误之忧，细心揣摩。”

本来祁灵心里确有一些奇怪甚至是好笑的感觉，虽然他没有丝毫一点轻视嘲笑的心里，总是觉得少林掌门的绝技，不应该如此见面不如闻名。如今一听老和尚如此一说，正触及祁灵那种心理，顿时脸上一红，在蒲团上肃然正襟而坐，说道：“弟子敬聆老前辈高论。”

闲云老和尚严颜而坐，线毫不敬地说道：“大凡天下事，惟有在平凡不足道中，才能创出神奇；惟有在简易中才能求得繁复无边的变化，武功亦然。这是习武之人，入门先应有的认识。舍此，徒好高骛远，不从平凡简易中下死工夫，绝无大成就可言，祁施主自幼饱读诗书，必能深刻体察这种道理。”

祁灵顿时满心惶恐，愧意遽生，慌忙说道：“图难于易，为大于微，古训亦然。”

闲云老和尚点头说道：“论事理之功，儒释道难易与尔同工，只是各家修炼的意境各有选择不同而已。这正是儒家所说的‘图难’的道理与‘为大’的真谛。”

祁灵此时已经不仅折服于老和尚的精绝武功，更折服于他渊博无涯的学识，夫复何言，只有凝神倾听而已。

闲云老和尚接着说道：“任何一种精绝珍奇的功力，必创自于最简单的

形式，而且这些形式，必然出之于人求生保命的自然中。至于以后功力的高低深浅的不同，那是日后用功多少的问题，与创立这项武功形式无关。

祁灵心悦诚服于老和尚这一段话，当即应道：“弟子谨记于心，敢言终生不忘。”

闲云老和尚继而说道：“吊你汪石洞之前，一则考察你的耐力，再则助你自饮千年蟾精之血。更为重要的是让你了解任何一种奇妙无比，精巧绝伦的功力，都脱于人的求生保命的最原始的动作。你在仓惶中吸腹躬腰，蹬腿撑臂，那种慌张失措的行为，正是老僧十年苦修的结果。

祁灵感极而泣，叫道：“老前辈处处为晚辈用心良苦，弟子此生……”

闲云老和尚挥手止住祁灵说下去，他却接着说道：“我还没有说完，少林绝技不容外露，老僧这四招‘乘槎过海浪潮急，舞袖凌空风送平’，却是例外。祁施主既铭记在心，方才又遁到老僧实地身形，只要稍加揣摩与练习，以你的秉赋与内力，定有所成。”

祁灵真没有想到闲云老和尚居然肯将他自己精心苦修十年岁月所得的四扫凌空闪躲招式，断然传给自己。意外之极，反而不知言谢。

闲云老和尚微微一笑说道：“祁施主能以死者一字相留之托，以一个文人秀士，置身奔走江湖，立意不回。忠人之事，信守之义，誉之武林，无可多。老僧这一点相赠，只能略表慕才爱才之意，不能与祁施主所为相提并论，施主不必为之惶然。”

祁灵此时才肃然说道：“长者赐，不敢辞。老前辈慨然将绝技相传，弟子感之无有已时。”

闲云老和尚眼光扫及外面，看了一下天色，说道：“祁施主主处处举一反三，则铁杖僧所留的黄绢秘笈，当能尽得所学，且能变化，因而大放光彩。”

祁灵说道：“老前辈之意……”

闲云老和尚点头说道：“口授亲传，不如自行心领神会。能熟识铁杖僧亲手秘笈，每日至泰山之巅玉皇顶，施展一回，进益自是不可以常情所衡量。不需数月，老僧当以另一种眼色，与祁施主相会。”说着话，便将绢着秘笈，放在祁灵面前，道：“老僧自在日观峰下相候，不过……”

老和尚说到此时，忽然一顿而停，望着祁灵，半晌才说道：“祁施主是儒家子弟，当能了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道理。常言道：‘不遭人忌是庸才’，玉皇顶练功之日，难免要遇险事，尽力而为，天必佑你。”

祁灵知道留不下老和尚，无法让他亲传自己，便应声说道：“泰山为天下名岳，人踪自是常有，我不犯人，人纵要犯我，当以善言相待。”

闲云老和尚也道：“如果不能善言相待所解决，又何妨动手过招，偷学于人，取长补短，变为自己所有，更是有利之事。”

祁灵觉得老和尚说得太过轻松，果真有人寻事，还有中以让自己偷学的？只怕躲不过别人一招。

闲云老和尚从蒲团上站起来，缓缓地走到洞口，忽又回头对祁灵说道：“人有自知之明，才能衡量做事。如今三丈之壑，千斤之石，当无能于施主，洞中所需若有未足之时，日观峰任君遨游，松子山精，山藤粉葛，取之无禁，用之不绝。施主尚有何需，趁老僧未离开之前，尽情言之当面，老僧当尽绵薄，为施主分忧。”

祁灵起身一躬，恳声应道：“老前辈待弟子仁尽义至。”

闲云老和尚低低吟子一声“阿弥陀佛”，转身出洞，飘身而落。祁灵站

在洞口，目送老和尚飘落的身形，顷刻踪影杳然。只剩下山林依旧，白云缕缕。

祁灵在那里，回首洞中，石乳琳琅，松烟袅袅；展望洞外，晴朗如画，万峰勿朝，身置其间，真有黄粱一梦的感觉。

神驰一回，转身回到洞里，冷静了一下纷乱的思潮，立即先沉敛心神，端坐蒲团之上，翻开铁杖僧和千手剑合着的秘笈。

翻开第二部，打开第一页，上面就写着：“拳是少林拳，杖是少林杖，不用少林名，头尾有变化。”

这四句卷首语，祁灵看得暗自点首，正如闲云老和尚所言，铁杖僧为少林寺驱爱门墙之僧人，惟恐羞辱少林声誉，自起变化。一身武功，暗藏少林绝技多种，却掩尽天下武林同道耳目。自己身为外人，如果举手抬脚，都是少林派中规矩之武功，不仅少林寺无法放过，就武林中也要为之大哗。闲云老和尚以变化形式为束内容，就毋怪其然了。

翻开第二页，大书“双煞杖”。下注着“双煞杖实为少林僧人当家之武功一百零八招降魔杖法变化而来。”

祁灵此时已是全神吸引默诵，心领神会，一页一页慢慢地翻下去，一气未停竟将一百零八招双煞杖法，大略地看了一遍。

铁杖僧著此秘笈之时，虽然心神交瘁，内腑受伤，却是一丝不苟地将杖法中的精华所在，细细刻绘。而且特别注明：双煞杖法与降魔杖法若说有不同之处，便是铁杖僧前卅六招，改为单手抡杖，左手辅以大力指法，称之为天罡杖法；从七十二招起仍为双手抡杖，脚下辅以醉罗汉腿法，称之为地煞杖法。

一百零八招降魔杖法原是少林寺僧众必习之，少林僧人神杖之不可轻侮，正由于此。如今经过铁杖僧如此一变，尤其辅之以大力指法和醉罗汉腿法，威力大增，形态大变，所以铁杖僧以铁杖闻名于世，而又无人识得他是少林杖法。

祁灵一气看完了一百零八招双煞杖法，掩卷回思，他是不愧为天资绝顶聪明，秉赋深厚的人物，只此一遍，已经把一百另八招杖法，记了一个大概。

正是由于祁灵已经概略记熟了双煞杖法，使他顿时想起虎丘古塔上那把沉甸甸的铁禅杖，以及坐在塔顶已在成白骨磷磷的铁杖僧和千手剑，立即一股沉重的感觉，重重地压在心头。

祁灵慨然长叹一声，站起身来，怀抱着秘笈，自语说道：“一日未能习得惊人绝艺，一日未能心安。千层阶梯从地起，我先从一百另八招双煞杖法开始，何日自认已入门径，再改第二项。”

自己说罢顺手将秘笈塞在胸中，一刻也不容停留，找出那条悬吊自己的丝绳，抽身而下，找着一条岩石脊背，步步攀登，无畏危险，找到了玉皇顶。

祁灵登临玉皇顶之后，不觉一丝失望情，充塞胸怀。未到玉皇顶之先，祁灵以为泰山之顶，东岳之巅，必然较之日观峰上更为宁静。可是，没有料到玉皇顶建在庙宇，奉玉皇，更有一条小径，直达顶上。像这等城方，祁灵如何能来每天练武？即使游人香客不多，庙中香火道人，亦为妨碍。

祁灵站在玉皇庙前，暗自奇怪闲云老和尚为何要他到这个玉皇顶上来练武，难道他不知道顶上有庙，而庙中有人么？

祁灵一阵纳闷，转过身慢慢向玉皇左侧走下去，山行不到十数步，迎面一道断壑，宽达丈余，深有千仞，探首其间，令人头目晕眩，天晕地转。最

令人奇怪的，断壑之间有一石，状如一笔朝天，矗立于断壑之间，正成为两边举足而过的踏脚石。

这块石头高与壤齐，宽仅容足，人过壑时，站立在上，自然不寒而栗，心跳如潮。因为，壑旁岩上大书“试心石”。若论祁灵当前的功力，闲云老和尚已经说得明白，三丈之壑，已经不足为奇。这丈余宽的断壑，提气纵身一跃，当毫不为意地飘然而过。

但是，祁灵当时倒一兴奇念，要迈步到试心石站立一会，究竟试试是什么一种滋味。

正是祁灵一迈脚要上的瞬间，忽听到身后有人笑一声说道：“你是否因为衣食不全，难保温饱，要在这玉皇顶试心石上求得解脱么？”

祁灵一听，这人分明是和我说话，但是，这人为何如此说话，没有一些礼貌。而且使祁灵吃惊的是这人说话的声，还是一位清脆如黄鹏出谷，响亮如银铃震耳的姑娘。泰山之巅出现妇道家，而且竟然大马金刀地找人说话，这些都是使祁灵为之惊奇不已的。

栖来立即想转过身去应话，旋而一想：“听他口气，分明是像与一个叫化子说话，难道我是会错了意么？”

祁灵如此一踌躇，就听到身旁那位姑娘又“咦”了一声，说道：“姑娘看你居然到泰山玉皇顶上来求死，临死倒还有一些雅意，这才问你一声，你连回答都不回答，想来求死的人，胆气要比掌人大些了。”

祁灵一听这位姑娘说话愈来愈难听，几乎是蛮不讲理，不由稍有气愤，收脚回身，朗声说道：“姑娘是与小生说话么？”

祁灵如此回身一问，那位姑娘哼了一声，不屑地说道：“在这玉皇顶试心石的前面，除了你还有谁？”

说到这里忽又“扑哧”一笑，绽开笑容，爽朗地笑了起来，掩口对祁灵说道：“什么？你自称小生，天下有你这样的读书人么？”

祁灵在一转身之际，觉得眼前这位姑娘有一份动人心弦的美丽。秀眉、凤眼、削肩、蜂腰，那秀丽动人的面容，配着一付婀娜多姿的身材。

可是在这位姑娘掩口一笑之际，祁灵又觉得她稚气未除，外型的成熟，比不上内含的灵智。

接着一听她说话，更禁不住觉得这姑娘是个入世未深、天真未消的人。同时自己也低头一看，自己一袭轻裘，一件青衫，早在洞外悬吊一夜，攀登山峰，磨得又脏又破，毋怪乎这位姑娘将他当作则化子讨饭之流。

当时也消除了原先那一丝不快之决心，笑着说道：“读书人应该，姑娘能告诉我么？”

那位姑娘本是脸上含着有笑容，一听祁灵如此含笑一反问，当时脸上一红，眼光在祁灵身上扫了一眼，说道：“像你这样，总不像是个读书人。”

祁灵哑然一笑，觉得这位姑娘不认输的狠劲，真了不起。正待说话，那位姑娘又不屑地说道：“算你是个人，又有什么对不起？我问你，你到这泰山顶上究竟为了何事？”

祁灵此时忽然觉得这位姑娘奇怪得少见，但是，他不能再有嬉笑的态度，而让自己失之轻浮。当时便回答着说道：“小生是暂住在此间。”

那位姑娘一听祁灵说是住在山上，遽然一惊，立即问道：“你是住在玉皇庙内么？玉皇庙里几位老道士让你借住么？”

祁灵一来没有武林江湖经验，尤其他又不擅于讲谎话，所以便随口从实

答道：“小生不是住在玉皇顶，而是住在日观峰。”

祁灵言犹未了，姑娘突然电射而前，站在祁灵面前五尺不到的地方，两只凤眼，射着动人心魄的光芒。厉声问道：“日观峰上无房屋，你是住在石洞里？你是谁？快说！”

姑娘如此突然一变，祁灵为之震惊一颤，几乎倒退一步踉跄跌到断壑中去。他这才大悟，方才姑娘电射面前，分明是位武林会家，而且这时候才看到姑娘左边腰际，露了长不到两尺的一支短剑，湖水皱的一袭长衣，轻飘飘的看来没有一丝寒意。祁灵心里这才想道：“怪不得说话如此爽朗豪迈，原来是一位武林巾帼。”

心计如此一转，嘴里却不敢稍作耽搁地应道：“小生祁灵，正是住在石洞里，姑娘何人？如此追问小生，有何高见指教？”

那位姑娘轻轻地盖上那一双睫毛覆盖的凤眼，嘴里轻轻不断地吟着：“祁灵？祁灵？”

忽然又摇摇头，猛地双眼一明，祁灵就觉得像是两道冷光，在身上一扫，接着厉声问道：“你与闲云那老贼秃有何关系？是否住在一起？”

祁灵这时候真的为这姑娘一声“老贼秃”骂糊涂了。祁灵知道闲云老和尚道德武功，都足以衡诸当前无出其右的，为何竟有人如此骂他？而且看样子这位姑娘与闲云老和尚还有一段冤仇过节。

那位姑娘微微皱起眉头，上前一步，说道：“你为何不说明，你是没有听懂我的话，还是有难言之隐？”

祁灵按捺不住，明知道自己如此一说，定会引来这位姑娘怒火。看她眼神逼人，腰悬宝剑，一旦真的动手，自己能招架得了么？

但是，祁灵实在不愿意听人任意侮辱闲云老和尚，当时一股气顿生。拱手说道：“小生虽然与闲云老前辈毫无关连，亦非居住一起，但是却深深了解老前辈的为人，道德武功，都足为武林尊为泰山北斗而无愧。姑娘难道与闲云大师老前辈有何过节不成？否则如此气势汹汹寻找他老前辈何事？姑娘能告之小生一闻否？”

那位姑娘一听祁灵慷慨激昂的为闲云老和尚说话，始而一愕。因为自她能够记事以来，就知道“闲云老贼秃”是个极其刁滑阴险的人，今天第一次听有人如此赞美他。这一分神微愕，只是一瞬间的事。顷刻她便冷笑一声说道：“你虽然与闲云那老贼秃没有关连，却是对他知之甚深，如此有劳尊驾引我前去会他一会如何？”

祁灵摇摇头，严颜厉色，对那位姑娘说道：“闲云大师老前辈身为少林寺当代掌门，论武林辈份，姑娘亦不应如此轻言侮蔑。慢说小生不能引导姑娘前去，纵使能引姑娘，小生亦不愿做这种引见之人。小生尚有他事，不能奉陪，请了！”

祁灵道一声“请”，一拱手，便从姑娘身旁穿身过去，他当时心里感到奇怪这位姑娘长得秀丽为人，为何如此言行之间，有一股煞气？

人正在想着，突然身后一声娇叱：“你往哪里走？”

随着语音而至的一股劲风，顿时朝祁灵右肩一把抓住，随着向后再一拉。

这一抓一拉，少说些，也有数百斤力气，突然间来了这样一股强大的吸力，向后面拉去，身形顿时就像败絮随风，连人都被抓得凌空了。

就在这一瞬间，祁灵自然蓦地想起闲云老和尚亲自传授了四式凌空腾挪闪让招式。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祁灵被抓凌空后拉的一刹，祁灵忽地双手猛撑，挺腰一拧，身形螺旋闪电一转，只听得“斯啦”一下响，祁灵后背轻裘与青衫，就在这拧身一转之际，撕下了一大块。

就在这“斯啦”一声响的同时，祁灵如法泡制，继续而来的一击“凌空风送平”，他两脚一蹬，呼地一声，像是一叶落帆，飘然落到一丈开外。

这一招的运用，引起来一大连串，可是在当时都只是间不容发，转眼一事。等到祁灵急忙时施展那一招“舞袖凌空风送平”飘然落地，多少有些惊喜而又意外地站在那里的時候，对面那姑娘，也是怔怔地在那呆望，手抓着祁灵的半幅衣衫。似乎对于祁灵那样莫名其妙的一拧一带一蹬，感到神奇已极。

如此二人相对许久，半晌，祁灵才拱手说道：“恕我冒昧，可否请姑娘将寻闲云大师的用意，概略告知小生，间或容有误解之处，小生日后见闲云能为云大师时，定愿代为说明。”

那姑娘又抬起眼睛，没有回答。

祁灵接着道：“姑娘如能体察‘冤家宜解不宜结’的真意……”

那姑娘突然一声冷笑，锐如针，就脱手出一柄利剑直窜高空，冷酷无比。接着一字一句，厉声说道：“你装模作样，掩不了你两眼未曾全部蕴藏的光。好朋友！后会有期！”

就在这位姑娘微拧柳腰，点脚离去的瞬间，祁灵清清楚楚看出，在她左臂上印，分明是方才那招“舞袖凌空风送平”所留下的痕迹。

为了这位来去突然，而又不晓姓氏的姑娘如此一搅，使祁灵对武林的种种恩怨，感到万千慨叹！一念之间，大有：“从此离开是非，恩怨，还是从头发十年寒窗，求个封妻荫子……”

眼望脚下，云潮渐涌，飞云扯絮，在脚下飞舞翻腾，祁灵更是见而感慨：“如果不下泰山，真如脚下的白云，变幻无常，随风消逝，负此一生。”

意念突然一生，顿时迈开大步，穿过玉皇庙前，寻到一条石径，充满慨然感喟，走下山去。

祁灵刚一迈上石阶，忽又转念想到：“一人一诺，终生不渝。我不能为这一点感慨，便转移诺言，竟让铁杖僧与千手剑空自怨恨九泉，我祁灵岂不是空读诗书么？”此念又起，祁灵踌躇在石阶，举足不前。

就在这时，忽然脚下云雾翻腾，一个人影，破云排雾而上，身形刚一落定玉皇顶上，叫道：“姓祁的！姑娘有一事问你。”

祁灵一震回身，竟是先前掠身而去的姑娘，去而复回，如今又是盛气凌人地站在玉皇庙前。

那位姑娘傲然地说道：“你来到泰山日观峰为时多久？何时曾经见过闲云老贼秃？”

祁灵应道：“请问姑娘。姑娘对闲云老和尚有何恩怨，而致如此愤恨于这位方丈高僧？”

那位姑娘厉声叫道：“我与这老贼秃有不共戴天之仇，恨不能寝其皮，刮其肉，你道我叫他一声老贼秃是过份么？”

祁灵闻言大惊，连忙说道：“闲云大师主持少林寺数十年，极少在外走动，而且为人宽恕忠厚仁慈无限如何会与姑娘有如此深仇大恨？”

那位姑娘说道：“老和尚束下不严，宽纵门人伤风败德，奸女害命。门人逃逸无踪，这笔帐我不算在老贼秃头上，我去找谁来？”

祁灵听在耳里，宛如焦雷过顶，“嗡”的一声，神情顿时紧张，差点就要头晕目眩，不能自己。

那位姑娘又说道：“天意，使我能获得雪恨报仇的能力，从少林寺追踪至泰山……”

姑娘说到此时，祁灵忽然大叫道：“姑娘！你不要说了！”

那位姑娘当里为之一怔，不禁说道：“你与闲云老和尚彼此熟悉，忘年之交，我才把事情的始末由来，概略说与你听，是非曲直谁是谁非，怎么你又不听了呢？”

祁灵松了一口气，问道：“请问姑娘尊府，是否在嵩山附近？”

那位姑娘忽然有一人以制住的情感，遽上居梢，突然变得委婉伤心地点头说道：“祖上定居嵩上之麓，如今是家破人亡……”

祁灵叹道：“姑娘！这不仅是关系姑娘一家血仇，也是一个武林大派兴衰更替的一宗冤案。”

那位姑娘忽又遽睨带泪的凤眼，说道：“怎么？你说是件冤屈的案件么？”

祁灵正想将铁杖僧蒙冤的情形，详细说出来。忽然身后一阵风响，祁灵被其一涌，几乎站立不住，忽然又听到“蓬”的一声，震得砂石四飞，劲风四溢。几乎与这一声震荡的同时，又听得那位姑娘娇呼道：“师父！你老人家怎么也来了？”

祁灵急忙回过身来，留神一打量，不知何时，在玉皇庙前站着两个人。

靠自己身边吵远站的是一位道衣百结，垢面蓬头，赤着两只脚的道人，此刻正露出一嘴白牙，笑嘻嘻地望着他相对而立。

站在邈邈道人对面的，是一位举止滞洒，容貌英俊的中年秀士，一袭宝蓝色的长衫，看不出是何质料，轻盈飘逸，飘飘欲仙之状，那位姑娘此刻挨近这位中年秀士，非常亲近地站在一起。

邈邈道人笑嘻嘻地向那位中年秀士说道：“老人妖！这把年纪还是那么不讲道理，对一个后生小子，竟然会暗下毒手，亏你好意思。”

中年秀士尴尬地笑了一笑，轻抚着那位姑娘的柔发，向邈邈道人说道：“邈邈鬼！你还没有死么？怎么又跑到这玉皇顶上来混饭吃！”

邈邈道人呵呵地笑道：“人妖！你安分了这么多年，居然也收徒授艺，应该是痛改前非了？没想到你又跑到玉皇顶来找老和尚麻烦，我要是不在此地，岂不是赶不上这场热闹么？”

中年秀士皱了一皱那两道剑眉，勉强地笑了一声说道：“小徒有一笔旧帐，要与闲云老和尚结算一次，师徒连心，我放心不下这才来到泰山……”

邈邈道人没有等到他说完，便说道：“算了！别尽往自己脸上贴金，你老人妖的为人，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丐道。还不是恶人先告状，抢个先筹。”

中年秀士也抢着说道：“邈邈鬼！这回你可错了，老和尚纵容门人……”

邈邈道人霍然一阵大笑，拦住了中年秀士的话头。点头说道：“方才这位娃娃和须姑娘谈得不少，我道人听得虽不仔细，却能猜想一二。老和尚的为人，我不猜疑，须姑娘的遭遇，我更不猜疑，我猜疑的倒是你这位老人妖，怎么突然慈悲为怀，救人授艺。”

中年秀士顷刻涨得满脸通红，怒声骂道：“邈邈鬼！你胆敢信口伤人，天下好事只允许你们做？你如此欺人，今天饶你不得。”

邈邈道人忽然变得一脸严肃，极其认真地点头说道：“多年不见，你这

位老人妖想必又是有了新花样，我道人要见识见识。如果不幸被我道人猜中，这娃娃将来还要找你算帐，此时不领教你，日后更是难防。”

祁灵站在邋遢道人旁边，眼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争持，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地站在一旁发怔。

如今这位邋遢道人竟指着祁灵说他将来要与那位中年秀士结算老帐，更使得祁灵糊涂。

中年秀士两道刘光似箭的眼光，停落到祁灵身上，一线杀机又起。

中年秀士站在那里左臂一松，将姑娘轻轻推开一边，一抖大袖，飘然上前两步，寒着脸色说道：“丐道！我北岳秀士尊你游对江湖，不失为是一位高人。你如此一再含沙射影，移花接木，来混淆人听。只怕今日我们要了一多年未了的心愿了。”

邋遢道人笑嘻嘻地说道：“任我含沙射影，你用不着暗自心惊，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这件事暂时搁着不谈，正如你所说的，你知道我丐道，我也认识你秀士，可是双方从未正式交过一次手，今日来了这项心愿，也是难得的机会。我道人这点玩意你全知道，你说，我们要如何了这项心意？”

北岳秀士姚雪峰脸色凝重，举止沉缓，一扫方才那种滞洒英俊的风度，两只眼睛深沉地望着丐道，半晌才说道：“丐道腰中七星紫虹桃花剑，武林之中号称天下无双，我要在你这柄无双的宝剑之下，先行讨教。”说着话，转过头去，向须少蓝姑娘说道：“蓝儿，取剑来。”

须少蓝娇应一声，探手腰间一拔，铮然一声龙吟悦耳，一支一尺七、八寸长的短剑，泛着蓝汪汪的光芒，应声而出，到北岳秀士手里。然后昂然举步，缓缓地走到丐道面前不到五尺的地方站住。

丐道原先一听秀士开头便指出要比宝剑，神情稍稍为之一震。复又见须少蓝姑娘拔出那柄短剑，便转身对祁灵说道：“娃娃！你要看这场热闹么？”

祁灵眩于眼前这一场武林高手的拼杀，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的真实打斗，哪里还肯放这种机会？当即应声说道：“老道长如能容许晚辈一开眼界，晚辈幸运大焉！”

丐道在喉咙里打了一个哈哈，说道：“这场热闹你还是不看的好！好罢！你且站到我道人身后来，让我多少挡着你一点。”

丐道人对祁灵招招手，祁灵顿时感觉到有一股吸力，在牵引着自己，不由自主地站到丐道人的身后。

丐道人点头向北岳秀士说道：“七星紫虹桃花剑，算不得天下无双，倒是你老人妖手中那把再炼青虹，二次回炉，粹愈精，号为北岳镇山之宝，一点也不为过。老人妖既然肯将这柄再炼青虹剑出来，我道人少不得也要将这柄久不见人的七星紫虹桃花剑拿出未透风了。”

邋遢道人边说着话，边解开那个黑糊糊亮光光的布包。随手一抖，“唰”地一声，一支三尺八寸黝黑无光的长剑，笔直地斜指在空中。

丐道人掂掂手中的黑剑，说道：“老人妖！我们是文比，还是武比？”

北岳秀士沉吟半晌，说道：“文比！”

丐道人应道：“老人妖！你先出题。”

北岳秀士听到要他出题，微笑说道：“三剑为限，第一剑，以一块岩石作为度剑之物；第二剑以虬松为试剑之物，第三剑嘛……”

丐道人接口说道：“第三剑看来是要你我拿人当试剑之物，互相对劈一

剑。”

北岳秀士微笑哼了一声，说道：“无论劈石、壁树、甚至于彼此对劈，相距各五尺开外，不能移动身形。”

丐道人一听便叫道：“妙啊！这样不但斯文，而且既试了宝剑的锋利，又试着使剑人的内力深浅，还能制人于死地。老人妖！你这点鬼机灵仍旧是不减当年。好！就照着你的意思办。”

北岳秀士也不言语，右手提着那柄短剑，缓缓地来回走动了几步，忽然站在一块耸立的岩石之前，相距五尺余，停身不动。

祁灵原先以为两人比武，一定是打得天昏地暗，鬼泣神惊，剑影翻飞，人影不见。自己可以一饱眼福。后来一听北岳秀士一说三种比武的方式，不禁大失所望，心里暗自忖道：“这样一剑一剑的劈，有什么精彩之处可看？”

后来一听丐道人如此一提个中奥妙，又引起他的兴趣、不自觉地从小道人身后，上前两步。

只见北岳秀士站在那里单剑一挥，猛地一击，只见右手短剑起处，蓝光如射，显现数尺青芒，一掠即收。

随着这一闪青芒掠过，只听得“哗啦”一声，面前那块高达七、八尺，粗逾水桶的石块，顿时拦腰留下一道整齐痕迹。

丐道人站在后面大赞一声说道：“虚空挥剑，劲贯剑身，青芒均匀达数尺，剑是神物，人是高手。剑芒过处，石块拦腰齐断，留痕一道，完整如初，老人妖！相别许多年，你的功力精进得惊人呐！”

北岳秀士微微一笑说道：“过奖！过奖！”

“祁灵这时候更是一扫起先那种不感兴趣的心理，同时，心里更有一种暗自担心与灼急。他在思忖着：“如果须少蓝姑娘就是当年的遗孤，假如北岳秀士就是当年的主犯，这笔帐不仅不易结算，而且相当棘手。再炼青虹宝剑，居然能够隔空劈石，剑芒达掠丈途，这已经是剑仙之流。单凭自己苦练技击之道，也难以抵挡这种利物神兵，隔空一劈！”

祁灵正自一知半解地在耽着心事，忽然又听到北岳秀士笑着说道：“姚雪峰已经献丑了，丐道还不屑出手，一开我们的眼界么？”

祁灵这时候才惊觉到，自从北岳秀士挥剑虚空劈断石笋之后，丐道人一直没有出手，心里禁不住又想道：“这老道人手中的宝剑既然号称天下无双，还比不过北岳秀士那把短剑么？”

祁灵正在呆呆地想着心事，忽然丐道人转身向祁灵说道：“对面的石块，被老人妖一剑劈断，只留一道细缝，原形丝毫不变，连石屑都没有一点飞舞。娃娃！你相信是真的么？”

祁灵没有想到丐道人突然向他提出这样问题，一时红着脸说道：“晚辈功力浅薄，看不出真伪。”

丐道人呵呵笑道：“娃娃！你看不真切，待我道人玩一手‘穿针引线’的把戏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是真是假。”

笑声未了，突然一伸右臂，手中那柄黑黝长剑，身着石笋上半截虚空一指。但见道人身子微微一震，仿佛有一丝尖锐的风，破空作响。就在这一瞬间，上半截石块中间，留下一点黄豆大小的白印迹。

突然，丐道人一解腰间那条已经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烂丝带，提在左手。振臂一抖之间，那条长达一丈余的系腰丝带，突然就像一条乘风飞舞的铁线灵蛇，从空中画起一道黑弧，直向石块上半截撞去。

祁灵眼尖，立即看出这根丝带，正是穿向原先那点黄豆大小的白印迹。更妙的，这根丝带就宛如钢针穿豆腐，摧枯拉朽，一直穿进石块之中。

看得北岳秀士脸上微微变色，站在一旁的须少蓝姑娘和祁灵，都不禁脱口惊呼起来。

他们两个人的呼声未了，丐道人忽然咳了一声，身形顿时而起，带起一阵油腻之风，人像落叶随风，电射而去。掠过石笋之顶，匆忙中，只见他伸手一拉，拉起两头露出的丝带。就如此凌空一转身之间，一个半截石块，像提玩物一样，轻飘飘地提到一边，忽又突然松手，轰隆一声，碰得四分五裂，碎石齐飞。

这半截石笋，少说也是一两千斤，丐道人抖丝带穿针引线，凌空提起，甩到一边，使得祁灵都看呆了。

正是大家震惊不已的时候，丐道人一个哈哈大笑，没有事样的，飘然落回到原来的地方，呵呵的笑道：“娃娃！这回你看清楚了，老人妖方才虚空挥剑断石，是没有一点虚假。剑好、功夫更纯！我道人不行，只好免了。”

丐道人一说完话，北岳秀士姚雪峰脸色异常难看地慢慢转过脸来，向丐道人说道：“指剑穿石，丝带引线提石，这场功夫论剑论人我们彼此都落个平手，第二场你丐道人先出手。”

丐道人摇头说道：“第一场说平手，我道人只好厚颜承受。这第二场还是由你老人妖先出手，我道人万一不行，也好有个学步的机会，请啊！”

北岳秀士眼神周围一转，从左的和前边一棵虬松，看到站在右手后面的祁灵。半晌，点点头说道：“丐道人不愿意先了手，我姚雪峰少不得还要献丑在先。”

说到此地，回身对须少蓝姑娘说道：“蓝儿！再炼青虹光芒太利，为师力度有未逮之时，只怕失手误伤了你，你退到玉皇顶下去，少时等待三场比罢，我们再下泰山。”

蓝姑娘低头应了一声“是！”，双手微拽湖色长裳，微微拧动柳腰，飘然啞祁灵身旁掠过，直落山下。

丐道人忽然若有所思，正待与祁灵说些什么，只听得北岳秀士朗声叫道：“丐道人！请看这第二剑！”

呼声未落剑光已起，只见一团蓝如湖水的剑光，不见北岳秀士的人影。

祁灵在眼里，心里越发地佩服忖道：“听说人言，善于击剑者，剑势动时，水泼不进，大概就是这种情势。”

祁灵越看越出神，不自觉地走上前两步，看看这位北岳秀士，如何去以虬松来试剑芒的功力。

祁灵刚一起动两步，就听到北岳秀士朗喝一声：“着！”

一声乍起，但见一团剑芒，突然从北岳秀士身旁，电闪而出，直落到他左手前面那一棵虬松上去，一阵“嘶嘶”之声以后，光芒顿敛，丐道人高赞了一声：“好！”

原来北岳秀士那一阵光芒掠过之后，眼前虬松，枝干无恙，树皮无伤，只有满树的松针，被剑锋削落得一根不剩，全落尘埃。剑锋、内力、身形、技巧，无一不是至于化境，怪不得丐道人要脱口叫好。

可是，就在丐道人高声叫好之后，突然冷风如电，一团蓝色光芒，在北岳秀士转身一挥之下，直扑祁灵而来。

丐道人大惊，一挺手中长剑，攻出一招“狂风骤雨”，向那一团蓝色光

芒硬迎上去，只听得一阵龙吟清越，火星四溅，丐道人冷哼一声，勉力才把身形定住。

北岳秀士姚雪峰和丐道人相约互比三剑，当他第二剑挥动蓝色剑芒，罩向对面虬松，霎时间一棵虬松枝干丝毫未伤，而满树松针，遍落一地，树上半节未存。

无论就宝剑的威力，以及北岳秀士的内力而言，都堪称武林罕见。使得站在一旁的丐道人，脱口高声叫好。

就在这一声“好”字余音未绝之际，北岳秀士姚雪峰倏地一掉身，右手几乎是全力一挥，力满一招“山崩石裂”，再炼青虹挟着风一阵，蓝芒无数，直向祁灵迎头罩去。

这一招太出乎祁灵之意外，他断没有想到北岳秀士会突然对他遽下毒手。就在这一瞬间，祁灵已经确定这位风流潇洒、外貌英俊，望去不过三十岁左右的北岳秀士，就是陷铁杖僧十数年蒙冤未雪、含恨而逝的人，所以，才杀自己以灭口。

说时迟，那时快，身旁丐道人惊怒而叫，持着三尺八寸长的七星紫虹桃花剑，横穿而入，力拒青虹短剑，硬迎这临头一招。

当时金铁交鸣，清越悠长宛如龙吟。随着一声长啸，北岳秀士姚雪峰借着这互相一震之力，回时收剑旋身，一身宝蓝色长衫，荡开一阵肇风，带动那些悠悠白云，从五、六丈高的半空，一掠而过，飘然落向下山的迷蒙云雾中，不知去向。

半晌，丐道人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慢慢地收回七星紫虹桃花剑，忽然回过头来，翘着鼻子眯着眼睛，看了祁灵一眼。

祁灵本已瞎目待毙，没料到生死边缘，安然无恙。竟把方才那一丝禁不住而生的惧意，早就忘却干净。此时一见丐道人回头看他，立即恭谨落地一躬，垂手说道：“老道爷救命之因，晚辈永世不忘。”

丐道人冷冷地问道：“娃娃！你在剑锋之下，死里逃生，难道就没有一点惧意？”

祁灵躬身说道：“晚辈虽有惧意，顾念生死自有定数，况有老道爷持剑站在一旁，虽有天崩地裂，晚辈又有何惧？”

丐道人向着玉皇庙后说道：“差一点被你这老和尚惹出祸来了，你倒是落个袖手旁观。现在人也走了，事也搞明白了，你老和尚还躲着不露面，还打算干什么？”

丐道人如此自言自语地说了一阵，就听到玉皇庙后面传来声“阿弥陀佛”低沉的佛号。随着佛号而落，一条灰衣人影，翩然而起从玉皇庙后，凌空展袖，落到丐道人和祁灵之间。

祁灵一见惊喜不置，脱口叫道：“老前辈！原来你并未离泰山。”

闲云老和尚合掌先向丐道人打过问讯，且自回过身来向祁灵说道：“祁施主！当代武林绝世高人当面，你还不赶快拜师行礼么？”

祁灵人本聪明绝顶，此时又是福至心灵，顿时了解闲云老和尚的用意，不等老和尚示意立即抢上前去，对丐道人当面拜跪于地，口称：“弟子祁灵拜见恩师。”

丐道人却自一跺脚向闲云老和尚说道：“老和尚！你这是耍的什么圈套？”

闲云老和尚微笑合掌，说道：“这一块未曾琢磨的玉，资质禀赋，确是

百年难得一遇。道友数十年前就要物色门人，承继衣钵，毋使绝技埋没名山，空余嗟叹之念，为何今日又故作矫情？”

丐道人摇头笑道：“事本是你的，人也是你的，如今一起揽到我道人头上来，老和尚你能否多送一点么？少林绝技不传外人，算是送给我道人，谅来无伤。”

闲云老和尚低头合掌，轻轻地喧了一声佛号。

丐道人忽然一沉脸色，说道：“北岳那位老人妖，胆敢令他那位精涂徒儿来泰山踩察你的踪迹，可恃之心，不言而喻。再看方才那老人妖轻试三剑的情形看来，我道人就是倾带相授，只怕也到不了北岳峰一步，老和尚！你道我道人不应当为这娃娃设想么？”

闲云老和尚轻喧佛号，说道：“道友无须太谦，‘神州一丐道，字内二书生’就是北岳秀士名列字内二书生，尚在神州丐道之后。方才老僧说是一冒两败俱伤之危，系指前者有心而后者无意，若真正各较绝技，就道友内翕玄天罡气，其坚精钢，其柔若无物，神州无敌……”

丐道人摇头笑道：“老和尚休要瞎乱捧人，但闻少林神技神州无敌，我这邈邈道人几曾为人听闻？罢！罢！你若是吝啬如是，我道人这个徒弟，只好不收。”

闲云老和尚且不去理会丐道人，伸手挽起祁灵，说道：“祁施主！能得神州丐道说一声徒弟，你这一生受用无穷。老僧无以为敬，送个小物件，聊表我心。”

说着便从身上取出铜钱大小的金钹，一共六枚，交到祁灵手中说道：“以前四招凌空躲闪的身式，是酬谢施主为铁杖僧之一诺，涉关山之劳苦；这卅六枚金星飞钱，算是道贺施主能够身列神州丐道门墙。”

转而又向丐道人说道：“金星飞钹是老僧未蒙选任掌门之前，私自练来解闷之物，出手花飞舞，左右上下难防。出家人自不应携暗器，赠与令徒，当不嫌礼轻。”

丐道此时倒是一正颜色，对祁灵说道：“金星飞钹为暗器之绝，等闲难得一见，娃娃你还不谢过老和尚的赏赐么？”

祁灵果然上前拜谢，闲云老和尚忽然大袖一指，祁灵但觉全身一麻，一个翻身倒地。

丐道人望着老和尚微微一笑，说道：“老和尚有何要言，要和我道人单独相谈。”

闲云老和尚愁声说道：“此子禀赋优异，先后服过七阳丸、百灵丹，加上千年鳝精之血，老僧能尽力之处，莫不竭尽所能。目前已以遽增三、五十年潜修之内力，虽则当诸目前武林，足堪跻身第一等高手，但是，欲习得道友绝艺，能与北岳书生一争长短，尚不是近日可以为功。”

丐道人闻言，说道：“服七阳丸、百灵丹，喝千年鳝血，老和尚你确是尽了心力。你要我道人以本身真力相济，激发药力，冲破生死玄关，但是谁能保得彼此无伤？”

闲云老和尚正颜说道：“传闻武林之中，有‘开顶授艺’之功与‘易精换血’之洪，老僧愧无此能，所以相托于道友。以道友言下之意实有此能，只是惟恐行之不当，有害无益。果然如此，老僧尚可相助一臂之力。”

说着话，从身上取了一个布包，抖出紫色玉如意，捧在手里说道：“只要道友畅行神功，老僧愿以如意精气，或疏或密，中保道友与令徒无伤。”

丐道人眼睛又为之一亮说道：“老和尚肯动用少林镇山之宝，我道人甘愿冒此险举。开面大法，我道人虽识其道，但是生平未曾一试，今日能得老和尚以少林掌门之尊，为我道人护法，尚有何言？不过……”

丐道人说到此处，忽又摇摇头说道：“老和尚何故如此性急，令人不解。如果循序渐进，此子随我道人在玉皇顶上磨练三年，北岳老妖尚不足一惧。”

闲云老和尚叹道：“北岳秀士如果不在此时突然现身东岳，如果不露神奇三剑，老僧又何至如此？铁杖僧蒙冤数十载孽由自取，姑不轩论。但是，少林寺清誉如果损在一旦，老僧死不能赎其罪矣。”

丐道人点头说道：“以北岳秀士这老人妖一身了得之武功，与他数十年驰骋武林赫赫之声，再挟持蒙然无知的须少蓝姑娘，不仅少林寺的清誉玷污不小，只怕连你老和尚这个掌门人的位置也难保啊。”

闲云老和尚叹道：“四大皆空，对掌门职位有何恋栈。只是少林本院良莠不齐，趁此而起，少林寺危矣。这位祁灵施主的禀赋、悟力、耐性、品德，确是百年难遇……”

丐道人摇手笑道：“经和尚看中我道人，我也不敢置身事外。何况我道人已动民徒之念，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道人邈邈一生，有一位干净徒弟，此生无憾。”

说到此处，把七星紫虹桃花剑这天下无双宝剑，掖进腰间，右手一扬，将祁灵托起，转面向闲云老和尚说道：“玉皇顶之上，有一方青石。”

闲云老和尚合掌谢道：“泰山绝顶，传授心法，神州丐道收徒之日，他年佳话传育武林。”

丐道人忽然收起脸上的笑容，正颜说道：“冷泉岩前，日观峰上，老和尚处处没有禁制，十年面壁尚脱不了徒众纠缠。我道人一人定行功，试行开顶授艺之法，少不得有人趁隙而来。……”

闲云老和尚朗朗说道：“老僧一柄紫如意为道友师徒内护心神，外防魔侵，力之所及，绝不藏私。”

丐道人高赞了一声说道：“一代掌门，如此听人驱使，我道人当谨记于心，日后我道人当……”

下面的还没有说出口，但见他右手托着祁灵，转眼十丈，停身在玉皇庙后之绝顶，缓缓地放下祁灵。

闲云老和尚斜捧紫如意，单掌立胸，盖目垂眉，低声说道：“南无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丐道人此时忽然仰天长吐了一口气，微微抬起双臂，略略地挥动两下，便环抱胸前，慢慢曲腿蹲身，跌坐在青石正中，气息调匀，微不可闻。忽然，左掌一掀，扶起在地上的祁灵，左手迎面一指，祁灵打了一个冷颤，突然醒转过来，两眼刚睁开，丐道人便轻轻说道：“端正身形，五心趋天跌坐。收心神，澄清杂念，眼内视，舌尖舐抵上，轻施四肢，调匀气息。”

丐道人如此一字一句轻轻道来，对祁灵似乎一种至高无上的制力，祁灵连自己如何忽而昏玄，忽而清醒，都没有来得及想到，便依照祁灵所说的话，按句逐步，如法炮制。

心中杂念刚除，心神入定，立即有一股热流，从顶门缓缓地涌进腹内，祁灵顿时便有当牧在日观峰下悬岩吊索，仰饮鳊血的情形，略有相似之意，浑身经脉微微感到热气充塞，遍体生津。

不到一杯热茶光景，祁灵慢慢陷入错迷状态，耳边里听到人声细微，但

又异常在说道：“清心杂念，无我无物。”

闲云老和尚背向丐道人师徒而立，盖目垂眉，宛如一尊佛像，停立不动。

这种几立入定的功力，静观万物，远近俱都了然，老和尚不愧是少林当代掌门人，这一个“定”字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臻于化境。

从夕阳西坠，天幕低垂，到朝曦下落，骄阳当顶。日起月落，坠兔升，如此更番替换，泰山玉皇顶上，已经两易明晦，不觉又是暮霭苍茫，雾气飘然。

忽然，从雾气深处，玉皇顶下，传来一声尖锐破空的啸声，由远而近直奔玉皇顶而来。

闲云老和尚突然一睁双眼，右手微抬紫如意在手中，微伸忽缩，倏地一划弧形，出手无风无处，顿时一股无形之力，绵绵挥出，将这一声破空而来的啸声，硬扳了回去。

霎时间，啸声顿杳，忽然脚下排云破雾，衣袂翻腾，一条人影疾如流星闪电，直冲而上，扑向玉皇顶上而来，闲云老和尚回身一瞥，紫如意右旋一挥，单演一式“独拒千里”，相隔两丈，向来人推去。

来人身形太快，老和尚如此旋身一推，他已经扑到青石边缘，就在这一瞬间，身形一沾又起，双袖交挥，狂飞一阵，但见蓝影如潮，倏地腾空三、四丈，人在空中哈哈笑了一声随飘然下落之势，传来声音，说道：“老和尚！你束下不严，在此逃避耳目，岂能了事？只怕从此你要被逐出少林，遗羞空门。我不为难你，让你生受你们少林寺的规律制裁，到时候，我会前来观礼。哈哈！”

这人飘然下落之势，极其缓慢，冉冉下落，有若御风，长袖飞舞之间，谈笑自若，态度从容。当他和闲云老和尚轻描淡写地冷热嘲讽一顿，说到结尾一声，也不过才落身到十丈远近。

这种飘然下落，悠悠荡荡，显然是轻功中的上乘功夫，老和尚不禁为之震惊。像这种缓慢地下落，分明是提了一口真气，如果开口出声发话，分神混气身形自然下沉，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功夫呢？

老和尚就在这一分神之际，岩下人影杳然，云雾翻腾余波未已，忽然一点寒星微带着啸声，破空而上。闲云老和尚心有警觉，哪里还敢大意？右手紫如意微屈一收，左手大袖吐势一扫，那一点寒星，落在手中。

伸开手掌一瞧，一张白纸，叠成端方四正，上书：“书付神州丐道，北岳秀士姚雪峰谨邀。”

闲云老和尚拿着这封书，缓缓转过身去，只见丐道人圆睁两眼，但是神光萎缩，神情疲惫，头上汗珠流流，如泉水遍流。

在丐道人掌下的祁灵，却是变成伏身地上，仿佛气息俱无，四肢瘫痪。

闲云老和尚这一惊非同小可，抢上前一步，紫如意疾点一招，指着祁灵“命门”，随着自己脚踩子午，挫腰沉，敛气凝神，两双眼睛盯着祁灵，一动不动。

不到一会功夫，紫如意指下的祁灵，先自“命门”之处起，一股热气，冉冉上升。但见紫如意上润泽明晦不一，随着伏在石上的祁灵的脸色，变化不定。

忽然，一股潜力从旁边直涌而来，只听得丐道人在身后笑道：“没有十成把握，冒然从事，何异于草菅人命，要不是老和尚及时挥下紫如意，娃娃命定垂危，我道人要落个心火内焦，烧断半身经脉。”

闲云老和尚趁势收了紫如意，转过身来，一正颜色说道：“丐道友神功无敌，内力无双，开顶授艺即使三日无成，也不致走火入魔，引火自焚，难道心有所分，神不凝，气不聚，所招致的结果么？”

丐道人脸上微微一红，打了一个哈哈说道：“惭愧！惭愧！”

老和尚接着说道：“老僧灵台未净，忿念未除，言出不当，丐道友当能不在意。”

丐道人赧然收起笑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两昼夜，我道人动用了师门补气之功，补朝阳夜露，日月光华，培养内蕴，估计三震娃娃百汇，立可完成开顶神功，而内输功力，再从命门迎击一掌，两仪二极，往返术击，破生死玄关，通督任二脉，则大功却可告成。”

闲云老和尚惊问道：“依老僧看来，祁施主生死玄关只需一成真力，即可……”

丐道人摇手说道：“若以我道人自付而育，两魔术破生死玄关，也余力充溢，何至临到紧要关头，真力不仅不继，心火入经，差一点前功尽弃？”

闲云老和尚低喧一声佛号，说道：“丐道友天地之灵气，百年修为之内力，得其注饰，自然充自疑；但是，心火入经，非突然惊诧不致如此，老僧斗胆冒昧而陈。以丐道友精深之内力，一旦行功，何能受外力所惊动，老僧从使力薄无能……”

神州丐道人忽又一扫脸上阴色呵呵笑道：“老和尚无相禅功已经臻于化境，护法之功，岂可抹煞？但是，北岳秀士这个老人妖太过于厉害，此人心计与功力，较之以前，也不知道精进多少倍。”

闲云老和尚一听，不由地脸上一阵发烧，合掌说道：“老僧愧无能力，没拦住北岳秀士相扰道友，致使道友凝神行功，受到惊动。”

丐道人摇手说道：“老和尚休要引咎自责，少林无相禅功，我道人也只耳闻恩师提及，老和尚为了维护我师徒安全，施展出少林秘技，惠莫大焉。”

闲云老和尚倏地一震，抢着问道：“道友凝神行功，何以能认出老僧施展无相禅功？难道在老僧防犯之先，北岳秀士已经趁虚而入，做过手脚了么？”

丐道人说道：“这个老人妖诡计多端，不是老和尚忠厚心地能预料。他以啸声在先，引发老和尚我相禅功，人却从另一方出，偷袭一掌阴险的掌力，若不是我道人能挨得住这一掌，心脉早命归黄泉。”

闲云老和尚闻言变色，跺脚而叹。

丐道人笑着说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人妖这一掌偷袭，使我道空进一步了解北岳秀士的功力术诸来日，我这一掌挨得值得，如今祁娃娃玄关已通，二脉皆通，老和尚泰山行藏已露，难得再有清静，不如就此归去，以防有变。”

闲云老和尚知道方才北岳秀士所说的话，丐道人都已经听见，长叹一声道：“老僧对这掌门人位子，已是久无恋战之意。”

丐道人接着说道：“祁娃娃随我远走天涯，早则十天半月，迟则一月以后，我道人自会遣他前往嵩山少林本院。”

闲云老和尚默默地递过北岳秀士临去所留的字签，收起紫如意，低声说道：“冷泉岩前面壁数十年，躲避了数十年，仍须亲见同室操戈，老僧无德无能，愧对宜师爷恩典。”

丐道人站在身后忽然大笑说道：“出家人本是四大皆空，但是，一旦涉

身武林，就是灵台生尘，恩怨与俱，谁能理得了这个事？老和尚！你不能脱身红尘，就要暂收菩萨心肠，而行金刚手段，才能重振少林室盛。老和尚！你休怪我道人直言犯忌，一面吟经礼佛，一面伏剑舞刀，本是各行两端，岂能兼顾？”

闲云老和尚也不分辩，默默听完丐道人这一番直言无隐的说话之后，只慢慢向山下走去。

丐道人站在身后说道：“少林寺的安危，已与我道人身受一掌之仇，结为一体，我道人决不置身事外，定不畏缩不前，今日一别，来日再见。”

这一声“再见”说罢，闲云老和尚回转身时，只见丐道人已经携起祁灵，赳另一个方向，冒着千悬岩、万灵峭壁，飘然而去，转瞬杳然。

老和尚默念方才道人那一番话，倒是感慨万千，武功之要义，本是防身，益寿延年，出家人习得武技在身也是无可厚非之事。但是，一经顶立江湖，传成派别，则与一般江湖道在形式上已无差异，如果不能免去争斗，进而争权夺势。

闲云老和尚如此一转念之间，断然下定决心，既然自己不能遁隐深山与世无争，潜修性命，就应当继起少林寺历代相传，使其在正道之上，光大无疆。

意念决定，老和尚忽然展开身形，电射奔腾，流星赶月，从玉皇顶上，直落而下，沿途起落，片刻之间，停在冷泉岩前。

数十年潜隐此间，要挥手而去，一丝惜别之情，遽然而生。老和尚忽运动金刚大力掌法，发开岩石，错列其间，掉首回头，便朝山下而去。

从东岳泰山，到中岳嵩山，横断中原数省，相去何止数千里！老和尚在预料之中，此次回到少林，定要掀起一个新的风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武林各大门派，亦复如此，纵使武林盛强少林寺者，也依然有一段秘笈，说来难言。

此系闲言，按下不表。且说闲云老和尚远远在山门外，望着阔别数十年的少林寺，依旧望之俨然，内心禁不住感慨不已，站在那里，合掌垂眉，低低喧了一声佛号。

此时，已近黄昏，夕阳西照，满寺金黄，气象益发显得万千，寺前松林，归鸟阵阵，满寺树影，无限凉爽。

闲云老和尚佛号喧罢，刚一抬起头，忽然听到“当”地一声，钟声落地，悠远飘摇，余音袅袅，紧接着“当、当、当”一连敲了一十九下。

老和尚一听，不觉自语说道：“寺中警觉如旧，清规仍存，如果能够清除一二个佛门败孽，少林寺不仅依然享誉武林，更要清静佛祖，不许再惹红尘，闲云也就能在佛祖面前告慰武林了。”

少林寺内一十九下金钟响罢，忽又玉磬悠扬，隐约三响，少室峰下属山回应，袅袅余音，添这黄昏晚景凄凉。

闲云老和尚知道这十九下聚集金钟，是召集寺众，出门迎接掌门人的信号，老和尚也顿时收敛起心神，端正步伐，缓缓地向山门走去。

此时，已经关闭的山门，突然大开，身披袈裟，手执法器的僧众，鱼贯而出，顺序排列，站在山门两边，低头拱立，寂静无声。

最后，走出八个沙弥，分列山门当口两旁，随着来了身着黄袈裟的老和尚站在当中，合掌朗喧：“戒特院，达摩院首座弟子，恭迎掌门人佛驾。”

喧声一了，僧众齐诵人佛号，和南之声，不绝于耳，少林寺前一片禅和。

闲云老和尚缓缓走到近前，合掌低声说道：“老僧带罪面壁，今日转回本院，不敢劳各代弟子大礼相迎。”

戒特院首座本空闪身一旁，低声说道：“代理掌门师伯，以掌门人当初有令在身，未能出寺相迎，命弟子先向掌门人谢罪。”

闲云老和尚只轻轻地吟了一声：“阿弥陀佛！”没有说话。山门两旁侍立的八位小沙弥，立即拿上大红袈裟，披在闲云老和尚身上。老和尚缓缓地走进山门。

闲云老和尚刚一走到第三座大雄宝殿，迎面站着一个壮年僧人，昂然毫不为礼，拦住众人去路。

闲云老和尚一眼就看出这位壮年僧人，正是了净和尚。闲云老和尚当时心里一动，顿时停下脚步，还没有说话，忽然就听到身后有人说道：“三代弟子了净，不听钟声聚结，不出山门迎驾，欺师灭祖已犯，戒特院派人拿下听候发落。”

喝声未了，立即身后衣袂风声，两位灰衣僧人从两旁电闪而前，各取了净和尚左右手脉门。

闲云老和尚低低喧了一声佛号，缓声说道：“自开山祖以来，欺师犯上，尚属空前。了净何敢如此？其中定有原因。”

老和尚原是低声和戒特院本空大师说着，言犹未了，就听得大雄宝殿上了净高声叫道：“自开山门人去位，再依法论处，以肫人心，以谢佛祖……”

戒特院本代大喝：“孽障大胆！”

闲云老和尚喧了一声佛号，朗声说道：“清规戒律，上自掌门，下至末代弟子，俱应遵守，老僧自愧当年失察，引咎深山面壁十余年，如今虽则铁杖僧死于江湖，老僧理应无颜再回本院……”

戒特院本空大师合掌上前，躬身说道：“了净犯眩，清规难容，掌门人请息怒忿之气、弟子按律拿人，以正清规。”

本空大师的意思，想阻止闲云老和尚不要以掌门人之尊，与了净作当众之辩，而有伤尊严。

闲云老和尚却不以为意，说道：“了净只此一举，少林寺百余清规戒律，已危骸摇摇；而堂堂大雄宝殿，竟为外人所趁，为了净助势。姑不论立意如何，只此一举，少林寺百余年来盛誉，亦已摇摇欲坠，老僧若不趁此时说明此事因果，并系老僧个人去留事小，关系本院存亡之事大。”

当闲云老和尚说到“为外人所趁”大家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同时随着老和尚向大雄宝殿上看去，这一看之下，数百僧众，顿时惊神失色，目瞪口呆，暗自咋舌不已。

原来在大雄宝殿当中正梁之间，飘飘荡荡地贴着一张小纸条。

少林寺本建筑雄传，傲视天下武林，大雄宝殿当中的佛像，高达两三丈，殿里正中的大梁，离地何止七、八丈高？在这样空荡荡的大殿里，居然能到七、八丈高的正梁上帖张纸条，这份轻功，已足够压倒少林寺的几代弟子，此人能深入少林寺，在大雄宝殿里贴上这张纸条，一旦传出武林，少林寺百余年的盛誉，便荡然无存，难怪掌门人痛述利害，不顾本身得失了。这贴在大雄宝殿正梁之上的纸条，不知是何人所为，所为何事？

本空大师估计上拔七、八丈高，在坐的僧众，尚不能有人能有此等功力，当时便迈步走向大雄宝殿，准备亲自摘下这张字条。但是，凌空八丈，本空自己也无此把握，他也深自了解，这张纸条如果不能一摘而下，少林寺就栽

了。所以，本空大师迈步上前，心情是沉重异常。

正是本空大师迈步上前之际，忽然听到闲云老和尚说道：“了因！去摘下这张字条。”

本空大师闻声一愣，止步回身，只见那个小沙弥之中的一个，应声出列，向大雄宝殿上走去。了因只是寺中的三代弟子，侍应在掌门人之座下，虽然功力在三代弟子中列为翘楚之辈，但是，凌空拔起七、八丈，断然难能，闲云老和尚指名要了因出手，难怪本空大师要愕然止步了。

了因小沙弥走到大殿之中，抬头察看时，只见闲云老和尚抬手一挥说道：“就从那边上去。”

说着话，用手一指，但见小沙弥毫未作势地一纵，嗖地一个电射直上而起，轻易地一式平凡的“一鹤冲天”，拔起八丈高，抬手一掠，那张纸条，落入手中，顷又一个翻身，飘然落地。

当了因小沙弥将纸条送到闲云老和尚手中的同时，殿外惊叹之声未绝，就听到有人呵呵笑道：“好俊的无相禅功，老和尚你独处其秘。”

这“无相禅功”四字一出，殿外僧众不禁为之一震，“无相样功”为少林七十二种秘技之中，久已传闻失传的绝技，为何这人此时说出这“无相禅功”四字！

一僧人身着大红袈裟，身材高大，满头雪白，脸颊红注，左手拿着一掷黄绢，右手技巧着一串漆黑的吟珠，那正是闲云老和尚同门师兄，老和尚面壁东岳之时，代理掌门闲灵老和尚。

另一俗家却是一位看上去三十多岁的中年秀士，一袭青衫，举止潇洒，面如冠玉，英俊非凡，只是两眼神光刺人，此刻正含着冷笑，望着闲云老和尚，是名震武林的宇内二书生之一的北岳秀士姚雪峰。

北岳秀士此时和闲云老和尚并肩站在一起，冷呵呵地笑道：“老和尚！你纵容门下，破坏清规，逃避十余年，血债未偿；竟又独占本门绝技，看来不仅我不能容你，就是你本门弟子，也未能相容于你。”

闲云老和尚没有理会北岳秀士的讥讽，先向闲灵老和尚合掌稽首说道：“闲云拜见掌门师兄。”

闲云老和尚沉声说道：“老僧受命代理掌门，师弟在未恢复掌门事位之前，老僧要遵照祖上所定规律，清理门风。”

说罢，立即喝道：“戒恃院本空速拿下叛僧闲云，到长老堂前处置。”

闲灵老和尚本是受掌门闲云之命，代理掌门，如今职位卸卸，权威自在，如此喝令拿人，本空大师明知其间夹杂有微妙的恩怨关系，但是，不能不应命拿人。

当时合掌应声，转面向闲云老和尚施礼说道：“请师叔恕罪。”

说着话便走上前两步，面向闲云老和尚而立。

眼前情势顿时紧张，前数百僧众，连本空大师在内，都知道闲云老和尚是历代掌门人当中，功力为业绩，内力最为深厚的一位，而且方才抬手虚空送小沙弥高窜八丈，掠取纸条，这一招“无相禅功”，衡诸当前还没有人能精识此一绝技。老和尚只要稍一不服闲云老和尚的无理拘拿，本空大师只有徒唤众负，若要坚持，大雄宝殿立即就要形成腥风血雨。

殿上殿下，数百僧众大气都不敢现，屏息静气，甚至内心惶惶，不知一转瞬之间，会有如何后果。

闲云老和尚眼望着本空大师拱立面前，盖目长叹说道：“我少林一派自

达摩祖师渡江以来，历代传至今，历代弟子均能坚操自守属尊清规，闲云今日愿以待罪之身，听师兄发落。”

老和尚说这几句话，闲灵老和尚两眼暴射精光，至此才稍收，略一回视身旁北岳秀士，便接着朗声说道：“本空还不拿下。”

本空大师应声抬手，忽又停住，说道：“师叔请恕弟子法谕在身，事非由己了。”

闲云老和尚闭目不言，眼见得方才拿掌恭迎的掌门人，此刻就要为阶下之囚。

殿下僧众，只好景中嗟叹，有口难言，像少林一派当代掌门，则何等尊严，更是少林一派从此衰败的徽象。

正是阶下僧众，低声齐喧佛号，悠扬乍起之际，突然凌空一声断喝：“住手！”

数百僧众几乎是不约而同，心里都在惊诧地闪电一转：“这是何人？能有如此功力？又胆敢在大雄宝殿之上，如此朗声断喝？”

殿下僧众如何在心里闪电一转，殿上闲灵老和尚和北岳秀士雪峰，何尝不是遽然一惊？此人胆色可谓举世无双。还没有来得及抬头向上看时，只听到一阵衣袂飘风，一条人影宛如陨星坠地电射而下，站要闲云老和尚身旁，僧众听惊诧不已的，来人竟是一位年未及冠的年轻相公。

这位年轻相公一落，青衫飘拂，玉树临风，星目神光远射，剑眉微挑，不怒而威。

北岳秀士一下脱口微有惊意地轻轻啊了一声：“原来是你呀！”

闲云老和尚盖着双眼，此时微微睁开，也微微地一震，低喧一声佛号，说道：“祁施主！”

本空大师碍职责所在，当时立即叱道：“施主如此擅闯少林大殿，用意何为？”

年轻相公顾盼之间，对大雄宝殿上下打量一回，朗声说道：“神州丐道门人江都祁灵，为贵寺铁杖大师方外之友，大师十余年沉冤待雪，在下为友仗义，兼程前来，行动举止虽后鲁莽，用心立意却至光明，贵寺方丈碍于清规，阴于颜面，既不肯为门下弟子雪冤，进而甘心受辱，在下不忍铁杖大师死后含冤，更不允少林一派自起争端……”

祁灵一口气说到此地，闲云老和尚在旁边忍不住插口说道：“祁施主休要陷老僧于不赦之律。”

祁灵叫道：“老前辈忍辱之心，未济于事，何况晚辈此来，与老前辈无涉，一切罪过，晚辈自愿承担。”

当祁灵飘身下落之际，闲云老和尚确曾为之一动，继而一听“神州丐道门人”的字号，立即叱道：“数十年来，尚无人胆敢在少林寺内挑事，慢说施主是神州丐道门人，纵使令师前来也不能如此视少林为无物，达摩护法僧人何在？拿下来，待神州丐道亲自前来理论。”

祁灵哈哈一笑，指着闲灵老和尚说道：“老和尚！出家人贪心未了，仍有权位之争，空自吃斋礼佛，你勾引外贼，陷害掌门，虽与我这寺外人无关，却是天理难容。”

此时四个黄衣袈裟的和尚，已自抢身到近前，旋风一转，四只手闪电齐抡，围攻主四面，同出一招。

这一招四行擒拿，端的是声势不同凡响，威势凌人。

祁灵轻叫一声：“起！”

人像脱弓之矢，闪电冲天，一拔七丈有余，展袖飘身，悠然下落之际，凌空说道：“我与铁杖僧知交，与各位无怨，在下不便还手。”

话一说完，人已飘落到四人围攻的圈外，摇头说道：“在下与贵寺远近无怨，只身来此，岂有挑事之理？若论在下有擅闯贵寺之嫌，且容在下先将铁杖大师生前沉冤昭雪之后，再向寺方丈认罪，诸位若一味逼迫，大雄主殿之前流血陈尸，断非智者所为。在下言尽于此，各位大和尚三思。”

祁灵这一务话说得入表入理，且又不讥不卑，听在僧众耳里，也都暗自点头。铁杖大师十余年之事，寺僧多少均有所闻，虽然难能尽信，无奈从无人胆敢为之稍作辩白，连掌门人也引咎面壁，夫复何言？

但是，十数年后，掌门人返回寺院，代理掌门却趁此时重提往事，欲加之罪，此事显得突然，众僧未免不生疑窦。如今，祁灵如此再三强调铁杖僧昔日沉冤莫白，无形中鼓动众人心思。

祁灵不等众僧反应，先自向闲云老和尚落地一躬，拱立说道：“贵寺内部之内，晚辈斗胆也不敢插足其间。但是，铁杖大师，临终之托，弟子必须忠于其事。”

说罢，便昂然向大殿当中走去，殿上的闲灵老和尚原先看见一跃八丈，乃确信是神州丐道门人无疑，后来听他竟有暗地挑动僧众之意，顿时急怒攻心，尤其达摩院四僧一招落空，便停手不前，分明受了祁灵那一番话的影响。

有道是：有事心虚，闲灵老和尚一见达摩四僧停手不攻，而祁灵直上殿来，他竟一时忘记代理掌门的尊严，竟而一掳大同，微曲右臂，大力金刚掌，行功待发。

站在一旁的北岳秀士伸手一拦，说道：“大师不必动怒，这娃娃如果是无理而来，我令他自知理屈而回；他若是倚仗邈邈老鬼临近开顶传授的几手功夫，想在少林寺撒野，又何劳大师动手？尊寺上下断难相容他。”

北岳秀士这句话说得刁坏已极，把祁灵轻轻同寺人僧众对立的一边，端的算得是老奸巨猾之辈。

祁灵何等精灵？焉有听不出语气用意之理？当时停下脚步，微微一笑说道：“在下是说理而来，为死友仗义，尊驾如何能使在下理屈？”

北岳秀士冷冷地点点头，朗声说道：“铁杖僧十数年前奸女杀命，事实俱在，你想翻案？”

论年龄，北岳秀士较之闲云老和尚还大，只是他驻颜有术，英俊依旧而已，像祁灵这样损他，北岳秀士脸上真有些挂不住，当时冷哼一声，正待发作，祁灵又接着说道：“十数年前害命，虽是事实俱在，却无人能证实此一事为铁杖大师所为，是你北岳秀士已目睹？或是有其他人已目睹？”

北岳秀士没有等到祁灵说完，便呵呵冷笑一阵，指着祁灵说道：“娃娃！你乳臭未干，懂得什么？十数年前嵩山之麓，先奸后杀，虽无旁人目睹，却有事主相认，害妇人亲生女儿，较之旁人佐证如何？娃娃！你应该羞惭而来，念你年幼无知，少林寺不想追究你擅闯之罪。”

祁灵毫不动声色地说道：“事主为谁？”

北岳秀士轻鄙一笑，不屑地说道：“我的门下，就是令徒须少蓝姑娘。”

“请问须姑娘在十数年前，年方几岁？”

此话方一出口，北岳秀士一震，脸上神色一变。祁灵接着说道：“两三岁稚童能熟记铁杖大师容貌，能详认铁杖大师名号，不是有人教导，就是一

生奇才，令人难以自圆其说罢，以在下之意，铁杖大师蒙冤关键亦在此，尊国尚有何言？”

祁灵这一番话，针对着北岳秀士的话说来入木三分，滴水不漏，全殿僧众为之讶然而动容，恍然而惋惜；合掌垂眉站立一旁的闲云老和尚不自觉地低喧一声佛号，微又寂然无声。殿上的闲灵老和尚错愕惶然之情，流露在眼神之中；北岳秀士始而惊愕继而羞愧，终而勃然。

他突然迈步上前，直逼向祁灵而来。

祁灵轻笑自然，说道：“神州一丐道，宇内二书生，北岳秀士名震当今，如今却要在这样一个入世未深，初学后进之前，施展盖世绝技，倒是武林一宗奇谈。”

北岳秀士对于祁灵这种刻意嘲弄，倒是弄得心里有些紧张，若论北岳秀士的存心，早就想一举手，击毙祁灵，以除心腹大患。但是，他深恐此举不是他受情势所为。

如今祁灵若无其事地轻意嘲弄，北岳秀士自然而然认为祁灵有恃而来，当时便冷笑说道：“娃娃！就是你那位邋遢老鬼的师父前来，也未全然能在我再炼青虹之下，走上十招，你想瞻仰我的绝技么！”

祁灵摇头笑道：“北岳秀士！看你色厉内荏。分明为泰山玉皇顶一剑之羞，如今心有余悸。不过今天不必，我师父邀游天下，没有闲情来到嵩山，你要在我身上找回一剑之羞，良机不可失。”

祁灵如此一语道破北岳秀士的心病，而且毫不留情地揭开泰山玉皇顶上败走一剑地秘密，北岳秀士顿时一阵红泛上脸来，不觉恼羞成怒，双眼带煞，舌绽春雷，右手闪电疾抬，已经提足七成真力，正要挥出一招阴灵掌力。忽然一个念头闪电一转：“在玉皇顶上，已经获得丐道人开顶授艺，功力必已不凡，丐道人对我知之甚深，这娃娃今日竟无所惧，必有所恃，万一自己失手输招，宇内二书生的声誉，便荡然无存。”

计过多，奸诈太深，一再顾虑“必有所恃”，竟使已经抬起来的右手，蓄足七成真力，迟迟未发出去。

就在这时候，突然身后门出一人朗声说道：“前辈暂息盛怒！这位施主胆敢在少林寺内猖狂，少林寺容他不得。”

说着话一个旋身转起一阵劲风，又哼声一停脚，指着祁灵说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面对高手如云，你还不束手受缚？难道还想逃出这座大雄宝殿？”

祁灵早就看清楚来人是了净和尚，祁灵不觉大笑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欺师灭祖、破坏清规的了净和尚，像你这种藐视本门寺律，不识佛门礼教的人，也配站在少林寺大雄玉殿之上说话，我不屑理你，少不得自有贵寺执事大和尚给你应得之罪。”

了净和尚在少林寺中算是不弱的高手，他心怀叵测，暗藏诡计，鼓动了闲灵老和尚，挑起同门之争，眼见得心宅仁慈、不忍置辩的闲云老和尚要中他的阴谋，半途出来了一个祁灵，平地阻拦了既成之事，了净早就把祁灵恨到了极点。

同时，他心里盘算，一个月前，祁灵还是一个不识武功的书生，虽然他算称是神州丐道的门人，难道在一个月之内能够尽得丐道人所学？

而且，了净和尚看到祁灵对北岳秀士毫无惧意，他不认为祁灵是心有所恃，而是以为祁灵武功浅薄不知厉害的原故。

殿下僧众虽然不知道了净在泰山纠缠闲云老和尚传授少森绝技的事。但是，像这里全寺僧人俱在，那里轮到了净出来讲话？何况戒恃院四位僧人拿他在先，这个行为正是祁灵说的“欺师灭祖，破坏清规。”

了净和尚被祁灵骂得一顿火起，怒吼连声，脚下顿化流星赶月，一点直窜而前，双臂挺直如棒，呼、呼两声，势如双龙出水，又似怒海腾蛟，掠起两股劲风，向祁灵上盘攻了一招两式。

祁灵一上眼立即认出，这招是少林一百另八招降魔杖法的蜕化而来，挥臂连扫带绞，疾起杖中的“宝杖降魔”和“扫荡魔氛”。

祁灵视取铁杖僧的手抄秘笈，一百另八招降魔杖法更是料熟在心，可是，祁灵当时不对不架，脚底生风，衣角化云，极其轻盈地闪开了净的当面抢攻，轻笑说道：“念你在泰山引导我到冷泉岩前，引路之功不可没，让你两招。”

了净一招出手，两式落空，不但没有惊觉到自己的功力不如人，反而惹起怒火如焚，一蹬双脚，忽地一下，直起两丈，双臂趁下落之势，当头劈下。但是祁灵知道这是一百另八招的狠着“九天雷鸣”，尤其了净是以双臂为杖，在凌厉如电的声势中，还有着无比的灵活变化。祁灵一偏头，右肩斜掸，翻身巧演一式“卧看巧云”，脚下连演“灵鹊渡桥”，这两招极其平凡的招式，配合得恰到好处，刚刚以一瞬之差，闪过了净凌空一击。

祁灵刚一闪过，人却显得从容自得毫不匆忙，贴地一肇，流水行云样地滑到闲云老和尚面前，一收，挺身而立后又立即落地一躬，说道：“老前辈要以菩萨心肠，来行霹雳手段，重振少林盛誉，力保清规无损，当自此人开始，晚辈临行之前，家师曾命晚辈送还老前辈一物。”

说着举右手从怀中取出长约一尺余的一个包袱，双手捧上，闲云老和尚低喧佛号，说道：“贤师徒之盛意，老僧尊不如从命，是此心已灰，厌倦武林……”

祁灵连忙接着说道：“一俟老前辈尘缘应了之时，家师自会前来谒教于老前辈。”

闲云老和尚叹道：“令师世之奇人……”

言犹未了，祁灵身后一阵劲风，贴身已到，原来是净一见祁灵站在闲云老和尚面前谈起话来，当时又是气又是顾忌。气的是：祁灵竟然对自己的攻势，视若无物；顾忌的是：闲云老和尚毕竟是掌门之尊，这份自然而生的威严，使得了净忐忑不前。

就在这一停顿之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传音入密”的蚁语蚊声。

“你想除去这姓祁小娃娃么？尽管上前去，硬劈他一掌。”

了净心里不禁为之一动，倏地一回头，只见北岳秀士姚雪峰，正含着一丝阴笑，望着他示意。

了净闻言而悟，微微一劈首，欺身直上，贴近祁灵数尺的地方，倏地一翻右掌，震腕疾送，一式“力劈天柱”，提足十成真力，劈空而下，向祁灵夹背劈来。

祁灵和闲云老和尚说话，也是成心要气了净和尚，人虽在讲话，心神未分，一直注意着了净的动静，当了净突然一掌臂空而来，便自一个转身，嘴里说道：“两招让过，在下可要还手了。”

人在说话，右掌由下而上，轻飘飘地推出五成掌力。

双方掌风一激，蓬地一震，大雄宝殿回声如雷，余音经久不绝。

祁灵当时身形一震，差一点向后一仰，不由地大惊，他真没有想到净

和尚竟有如此雄浑深沉的掌力，其实他还没有想到，要不是他服过七阳丸，用过百灵丹，饮过数滴千年鱗血，再经过神州丐道的开顶授艺。这一掌就无法承受下来。

祁灵趁时打量了净，没有想到了净是有暗中助力，一阵诧异之后，顿时怒气真涌上升，右臂疾伸，五指梅指屈伸，闪电般探向了净前胸。

就在祁灵探手前抓的一瞬间，只听得北岳秀士怪叫一声：“五梅捧日凤爪抓！老鬼的家当都传授了。”

北岳秀士惊叹未了，祁灵的手指尚未触及了净和尚左肩琵琶锁骨，了净和尚便如中痛击，一颤而号，萎顿于地不起。

祁灵突然一停右手，喝道：“在下手不伤人，但愿你回头是岸，接受少林戒律应得之罪……”

祁灵话刚说到此地，了净和尚蹲在地上的身形忽地凌空而起，竟然被北岳秀士拦腰一把挟住，并且指着祁灵说道：“娃娃！你上门欺人，少林寺会找你算帐，这和尚伤在你五梅捧日凤爪扑之睛，别人医治无方，我不忍见佛门弟子无端受创如此，携回治疗，你娃娃的无礼冒犯，少不得我要找你老鬼师父算帐。”

祁灵站在那里不动，只是朗声呵呵笑道：“秀士！你请吧！须少蓝姑娘不在你身旁，我这笔帐就无法算清，不用你找我恩师，在下祁灵少不得要前往北岳，重新算清十数年前栽诬到铁杖大师头上那笔老帐，而且这笔帐自有须姑娘要亲自计还的，至于少林寺和尚的事，用不着你北岳秀士挑拨，是非曲直，在人心，你走，我不拦你。”

北岳秀士笑地哼了一声，低头看了一下挟下的了净和尚，忽然一沉脸色，大袖微拂，人起数丈，半空中竟自然发言说道：“佛门净地，我不愿血溅大殿，容你多活一个时期，告诉你那位邈邈老鬼师父，北岳恒山生花谷如缘岩前，我等你师徒一个月，逾时不到，休怪我秀士告天下武林，唾弃你师徒二人。”

北岳秀士这一段话说得不短，人在空中悠悠而言，虽然人去无踪，话音却是字句分明清晰入耳。

轻功进到踏虚蹈空的地步，并非太难之事，但是，像北岳秀士姚雪峰这样，临去悠悠，发话自如，那真是惊人。

祁灵目送北岳秀士姚雪峰走后，心里沉甸甸地压下忧虑，觉得师尊临行叮嘱之言，对北岳秀士估计太深，如今果如所言，不仅觉得方才颇为冒险，就是北岳之会，也是困难重重。

祁灵当时长嘘一口气，转过身来，躬身对闲云老和尚说道：“老前辈恕晚辈不才张狂无礼，权宜之计，事非得已，尚请老前辈晓谕贵寺执事人等，勿以晚辈之行为仟。”

祁灵话说到此处，佛殿上沉声震耳，有人大喝：“少林一派，自传至今尚无人敢如此猖狂，老僧列掌门之位，声誉修关，职责所在，不容视若无睹。”

叱喝至此，突又转面向闲云老和尚大声喝道：“闲云师弟！老僧命你全力拿下这位擅闯佛殿的施主，待他师父来时，再作道理。”

祁灵没有想到闲云老和尚技穷之际，仍图以代理掌门的职位指使闲云老和尚捉拿自己，佛门弟子如此奸诈，少林高僧如此恬颜，令人慨叹。

武林正道日渐衰微，良莠之不齐，实是原因之一。只此一念之间，使祁灵日后威镇五岳，名传神州，此系后话，按下不表。

就在祁灵如此一顿之际，听到一声祥和无边，感人至深的“南无阿弥陀佛”！祁灵心神一震，闪到一边，但见闲云老和尚解开手上的包袱，缓缓露出少林镇山之宝紫如意。

如意一出，殿上殿下，众僧齐念佛号，俯伏于地，一片喧佛，无边肃穆。

祁灵不愿意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亲睹闲云老和尚重振清规的种种切切，当他看老和尚拿出自己奉师父命关来的紫玉如意，便知道老和尚已经接受了恩师神州丐道人的劝告，要以数年时光，重入红尘，重振少林声誉，毋使数十年武林泰山北斗，毁之一旦。

祁灵告别闲云老和尚，越出大雄宝殿之事后，势如猎马，疾似星辰，一口气连跑数十里，早就把偌大的少林禅院，撇在身后……

四

世上最令人难堪的事，莫过于旁人为之热血沸腾，而当事者却反而若无其事。

在中岳嵩山之麓，深夜时分，祁灵无意之中经过须少蓝姑娘的故居时，遇到这位身负亲娘血海深仇的须姑娘，祁灵当时倒是无意中的一喜，用尽口舌之能，可为铁杖僧洗刷不白冤枉，其实又何尝不是帮助须少蓝姑娘认清真正不共戴天的仇人，勿使黑白混淆，使一位佛门弟子，蒙冤九泉，使元凶首恶却自逍遥法外。

但是，须少蓝姑娘丝毫不为祁灵的苦口婆心所动，恩师的话，不啻九天纶音，根深蒂固，无可动摇，那里还会听信祁灵的话？

所以，祁灵深知叹息，并约以日后着不能使水落石出，便不再伸手管这件与己无关的事。

尽管少蓝姑娘坚持己见，祁灵总觉得那是一点孝思，要是骨肉连心，无可厚非之处，询问的当时，少蓝姑娘突然流露出那种尖刻、阴损、冷峻、寡情而且还有一份辣毒的表现，使祁灵大觉人心不如其面，像少蓝这种娴静、秀丽、端庄的姑娘，竟如何会有这种极其狠毒的秉性？

一种无端而起的失望，从心中一掠而起。突然四条人影由四面霎时围了上来，祁灵一眼看出是少林寺的僧人，尤其此时个个手持禅杖，神色穆然，屹立如山，围住四面，祁灵便知道是怎么样一回事了。

回看须少蓝姑娘，站在那里若无其事地昂头问道：“僧人！深夜拿刀持杖，拦截于人，你们没有一点清规么？”

四位和尚齐声喧了一声佛号，当中那位和尚说道：“女施主不可信口伤人！贫僧系奉罗汉堂道座之命，分头追寻一件失物。”须少蓝姑娘不稍停顿，立即笑说道：“少林寺名满天下，傲视武林，竟会遗失了东西，这倒是天下奇闻，传人武林倒不失为一宗闲谈笑料。”

姑娘言犹未了，和尚已按捺不住，喝道：“这人不够光明，趁本寺内部多事之际，暗中取走，若论光明手段，贫僧可以断言，他逃不出少林本院一步。”

须少蓝姑娘忽然仰面冷笑一阵，忽又收敛住笑声，叱喝道：“此处相距嵩山少林寺已有二十余里，你们围住我作甚么？”

那和尚昂然应道：“嵩山之麓周围二十余里都是杳无人踪，正巧二位在此，故而贫僧前来一问。”

祁灵听了半天，已经深深觉得须少蓝姑娘那种冷峻奸诈，故意阴损少林僧人，实在有些过份，当时便接口问道：“请问大和尚贵寺遗失的是一件何种名贵东西？”

那僧人闻言向祁灵一打问讯，说道：“祁施主，请恕贫僧无礼，实则由于此物关系本寺声誉甚重，否则本堂道座也不会令贫僧等深夜追踪这位女施主。”

祁灵奇怪地看了一眼说道：“大和尚已经确定是这位姑娘所取么？”

祁灵言下之意，和尚既然知道是须少蓝姑娘所取，为何乍来之时，又多费许多口舌？

那和尚自然也能听出他的语气，当时低喧一声佛号，望着须姑娘说道：“女施主！你趁大雄殿情势紧张，众僧激动之际，趁机摘走罗汉堂内一帧佛

像，不仅有欠光明，更有渎神明，女施主如能及时交还贫僧，少林寺自怨疏忽临守，对施主毫无芥蒂之意。”

须姑娘冷哼了一声，说道：“我若不还呢？”

那和尚高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贫僧为了本院声誉，只好……”

须姑娘突然秀目圆睁，娇叱人云，说道：“铁杖贼杀人命，这倒不关你们声誉，一帧佛像倒是如此关系重大，告诉你！姑娘今天要携走为帧佛像，你敢如何？”

那四位和尚闻言是齐顿禅杖，各自上前一步，逼紧圈住，就在这一触即发的瞬间，忽然听到祁灵一声断喝：“住手！”

就在这一声断喝声中，祁灵欺身如电，探手如龙招爪，闪电欺身如电，探手如龙爪，闪电般抓向须少蓝姑娘的脉门。

这突如其来的一招，太过于出乎少蓝姑娘的意外，饶是须姑娘身手如何了得，无奈分列在先，左手脉门已经让祁灵紧紧一把扣住。

祁灵这才一惊失措，左手脉门已如铁箍，顿时地浑身劲道一失，这时候但见祁灵星眸圆睁，剑眉双挑，叱声喝道：“将佛像还给少林寺的大和尚！”

语句斩钉截铁，内蕴威力，惊人心魄。

须少蓝姑娘自从记事起，便在北岳秀士姚雪峰别存用心纵容之下，十几年来何曾听过这等严厉无情的叱喝？当时须少蓝心里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眼望着祁灵那光四射的星眼，不由地心里微微一颤，竟抬起右手，从胸前衣襟之内，取出一帧极小的佛像，茫然地交到祁灵手里。

祁灵接过佛像，一松右手，转身将佛像递给当中那位和尚手里，低声说道：“有劳大和尚回去上告首座，佛法无边，能化冤孽为祥和，携走佛像之事，但愿化干无形。”

那几位和尚一齐合掌低喧佛号，轻轻说声：“多谢祁施主！”顷刻消失于夜色茫茫之中。

祁灵站在那里感慨万分地目送几位和尚走后，轻轻长叹一声，回过身来，一见须少蓝姑娘仍旧是若有所失的站在那里。

祁灵上前一步，抱拳拱手说道：“须姑娘！小生方才鲁莽……”

话刚说到此地，须少蓝姑娘像是突然一惊而觉，螭首一抬，秀目遽睁，眼眶里还含着晶莹欲滴的泪珠，银牙一咬，霍然一抬玉手，颤声叱道：“你……混！”

言犹未了，玉手一翻，“叭”地一声，清脆响亮地掴了祁灵一个耳光。祁灵在当时也是心神分驰，浑然无觉，直到挨了这一记颇重的耳光，他脱口叫了一声“哎哟”，左边脸上留下五条指痕。

少蓝姑娘不自觉地也轻轻地“哟”了一声，脚下退后两步，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祁灵。

祁灵捧着肿起多高的左脸庞，苦笑着说道：“姑娘！”有很多事情决非自己所能预料的，今天我已经三复斯言，姑娘你从未见到，会有一个陌生不相识的人对你厉颜叱喝，其实小生又何尝能想到会在嵩山之麓，被须姑娘掴之以耳光？诸事殆非所料，姑娘要能记住这句话，小生这记耳光，算没有白挨。”

须少蓝姑娘站在那里望着祁灵，半晌才低低地说道：“性情变化莫测，忽而温静娴淑，忽而暴躁如雷，忽而又阴损尖刻。你说我奇怪么？”

祁灵点点头，眼光凝神注视着须姑娘的脸，良久才说道：“须姑娘！有

时偶当夜深人静，万籁无寂，而你心神宁静无尘之时，试将日间所为，细细评味一番，性情多变，是事有足以使自己感到奇怪之处。”

祁灵人在说着话眼光却一直停留在须姑娘的脸上，须姑娘此时不自觉地慢慢垂下头来，不敢与祁灵对视。忽然，祁灵朗声说道：“须姑娘！你能否记得当初乍上恒山的情景？”

须少蓝姑娘闻言嗔首一抬，秀目光辉又起，豪然应道：“我知道！你又要说，既然连当初如何上得恒山都漠然不知，又如何能确定当初杀母仇人是铁杖和尚？是么？”

这几句话说得语句昂藏，音调铿锵，和方才那种温文娴静的说话，又截然不同。

祁灵也朗声应道：“姑娘你不觉得这点有可疑之处么？”

须少蓝姑娘目光闪动，注视着祁灵半晌，慢慢地又收敛那处闪动的光芒，缓缓地说道：“你与铁杖僧人相识多久？”

祁灵微微一怔，摇头说道：“我与铁杖大师从未谋面，但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铁杖大师临死留言，字字椎心泣血，我信其真。”

须少蓝姑娘紧接着问道：“有人是铁杖和尚的生死对头，你能否顾念与铁杖和尚这一段方外之交，而愤然代铁杖和尚一挥仗义之剑？”

祁灵愕然，一时摸不透须少蓝姑娘的意思，当时便脱口应道：“铁杖大师虽然纵横江湖十数年，荣辱参半，但是，其为人正直尚义之行为，为武林所不能渗以瑕疵，况且小生对其受惠良多……”

须少蓝姑娘接着说道：“因此，如果有人是铁杖和尚的生死对头，而要毁及其声誉之时，你必须就会挥仗义之剑，心内是有此之意。”

须少蓝姑娘低垂下螭首，思忖良久，霍然一抬头，右手从腰际一掣，“唰”地一声，青芒顿现，寒气凛人，青虹短剑横在和中，姑娘对祁灵颌首说道：“听你原先高吟行侠一尺剑，仗义一双拳，想必邈邈老道那柄喻为天下第一剑的七星紫虹桃花剑，已经传授给你，请比剑如何？”

祁灵愕然望着姑娘，突然微笑说道：“方才我已说过，姑娘坚认铁杖大师为不共戴天之仇人，基于孝思，无可厚非，只要日后真正仇人授首，姑娘说释前嫌，此刻小生何至于与姑娘兵刃相见？”

少蓝姑娘摇头说道：“你不要自作聪明，乱揣人意，正如你再三说的，无一事并非尽如意料。”

祁灵天赋聪明，可是此刻真茫然不知如何，须姑娘平心静气口舌玲珑，分明未动无名之火，如何一再坚持要他亮剑？如此剑拔弩张，还有如经一心静气的情绪么？”

须少蓝姑娘一见祁灵迟疑不决，忽然一改颜色说道：“请你亮剑，何至如此难以决定？即使你和我对剑过招，也毋须如此畏缩，神州丐道武林驰名，如何收你这个胆气不够的门人？”

祁灵一听，虽然明知须姑娘是在激将自己，但是涉及师门，当时也不觉地豪气顿生，微啸出，朗然说道：“姑娘有何高见，要祁灵拔剑以对？”

话声未了，从身上取出七星紫虹桃花剑，一拔迎风，挺立在祁灵胸前，虽然黝黑无光，留神看去，令人有一股战栗欲坠的寒意。

须少蓝姑娘缓缓举起青虹短剑，脚下沉春子香，气贯丹田，功行全身，青虹剑慢演一招“迎风化龙”，慢慢向祁灵迎面推去。

祁灵当时也一沉春步，右手七星紫虹也缓缓迎出一招“戴月披星”，朝

着青虹剑迎去。

两玉剑如此缓缓向前递招，彼此相隔只有数寸之时，忽然双方各自推剑疾如闪电，但见手腕一震，“铮”地一声，双剑交叉，凝立不动。

这时候祁灵已自感觉到须少蓝姑娘的内力，源源不断地从剑身涌过来，也暗自惊诧她内力之充沛，十几岁的姑娘有如此深厚内力，毋怪她傲视当前。

祁灵也不全力反击，只是循着须姑娘涌过来的劲道，缓肝地使出真力，落个平分秋色！约莫过了半晌，须少蓝姑娘突然左手三指并列，搭上右腕脉门，顿时一股潜力源源从剑身叶涌过来，立即使祁灵的七量紫虹桃花剑，为之一颤。

祁灵大惊，他没有想到须少蓝姑娘能够将“导引移挪”的功夫，用至如此地步。而且使祁灵为之惊讶，须少蓝姑娘竟有如此深厚的内力。

武功一道，拳掌刀剑的招式，如果因为天资聪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仅数年乃至数月之功，便能深入门径者，武林之中，不乏有例可见，但是内力一道，非经长年累月苦练不以为功。祁灵得天独厚，先后服用少林独门圣药七阳丸，又服华山百灵丹，泰山日观峰上，巧饮千年的鳝血，后又为丐道人开顶授艺，虽然为时只有月余，人力之深厚，少有人能望其项背。但是，像祁灵这各集许多机缘于一身，不敢断言绝后，近百年来确是空前。须少蓝姑娘较祁灵稍为的上轻虽然她在北岳随姚雪峰习艺十余年，这内力一项，如果不能像祁灵集机缘于一身，断难有出类拔萃的成就，何况姑娘在天赋上，就原本要比较单薄。

所以，当须少蓝姑娘左手三指一搭右腕脉门，潜力如潮直涌过来，祁灵一惊之下，七星紫虹桃花剑几乎失去均衡。

祁灵哪里还敢有轻视的心理，立即一提丹田真气，提足七成真力，功行全身，劲贯右臂，直达剑梢，微微地哼了一声，当时改守为攻，深厚无比的内力，直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

在互相较量之初，祁灵不知道姑娘究竟是何用意，所以只是蓄力以待，循着姑娘震过来的压力，缓缓地抵制住。

此刻一见姑娘内力如涌，祁灵惊诧之余，凝神反击过去。

就这样双方各加真力，劲道一触之际，高低立分。须少蓝姑娘剑身呈震，本是双剑平行交叉，在这一震之下，青虹短剑渐渐斜倒回头。

只不过是一转瞬之间，须少蓝姑娘玉脸泛红，香汗如洗，娇喘细细，隐约可闻，进而双手微微颤抖，虽然是在深夜星光迷蒙之下，但是相隔咫尺，祁灵看得清楚，须姑娘已经气息失匀，春步浮动，只要再硬撑一杯茶的时光，须姑娘就要立即急血攻心，震伤内腑，重则倒地，轻则残废终生。

祁灵眼见须少蓝姑娘桃腮近赤，喘息渐重，知道如果不再及时设法，姑娘只有抽手丢剑，喷血横尸。但是，祁灵如果任意一撤，须少蓝在真力未竭之前，青虹剑随势一挥而落，尤其像青虹剑这种处物神器，青芒追踪所至，祁灵极有误伤之忧。

眼前情势已经是刻不容缓，祁灵当时心意一决，突然一卸长剑，真力一收，一式‘狂风达柳’，擦地掠身，后退两丈。

在祁灵后退之际，青虹短剑趁势而上，青芒追击，当时七星桃花剑随在身下，遽掠一招“把火烧天”，准备凌空上迎。

可是，祁灵后退上掠一招紫芒微闪之际，竟意外地架个空，只听“咕噜”一声，“呛啷啷”青虹短剑附地，须少蓝姑娘人向前一栽，扑地有声。

祁灵大惊，左手一掉软剑，挺身反扑而前，落到须姑娘身旁，但见姑娘侧身而卧，脸如白纸，心头起伏不停。

祁灵虽然不识解救之术，但是，习武之人必然稍识推拿之道，祁灵便认定须少蓝姑娘是真力虚脱，一时气秘不交，晕倒在地。

当时也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的古礼，将须少蓝姑娘翻过身来，仰卧朝上，祁灵运用自己掌力，虚空相隔五寸，为须姑娘从“气海”到“丹田”往来推拿几次，须少蓝姑娘才悠悠醒转过来。

须姑娘一醒转过来，看见祁灵脸色沉重的站在身旁，立即晓得是怎样的一回事，一阵羞涩泛滥心头，霍地一翻身，便退立一旁。

祁灵退后两步，低声说道：“姑娘此时切忌提气，应按师门心法，气缓缓行功，调秘归元，小生在此为姑娘护法，姑娘但请凝神放心。”

说着话，掉头转身走开三尺，背向而立，巍然不动于夜影之中。

须少蓝姑娘也深知晓得目前自己不能妄自提气，否则忿气入脾，贻害终身，便按着祁灵的话，缓缓地坐下来，清心凝神地运气，疗伤内腑。

嵩山之麓，荒凉凄清，夜色已深，露水渐浓，远近风停草偃，万籁无声，只有祁灵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为身后调息行功的须少蓝姑娘护法。

夜渐过去，不知何时传来鸡鸣之声，已经三唱，祁灵留神身后，但闻须姑娘气息吐纳均交，知道姑娘内力气仍属不凡，稍经调息，已渐复元。

当时祁灵心里一松，仰望夜空，漆黑一片，只有东方微露鱼肚白，祁灵止不住思潮如涌，想起这一夜在嵩山之麓，遇见须少蓝姑娘，已是生平奇迹一件。自始至终，不仅未能说服须姑娘辨明真相，更无端的挨了耳光，他日偶乐回想及此，定然觉得荒唐不稽之极。

想到此处，祁灵不禁轻轻长叹息一声，忽然，听到身后须少蓝姑娘说道：“劳你护法，辛苦终夜，至感不安。”

祁灵一听姑娘说话，便转身过来，微笑说道：“姑娘功行周天，已经复元了。”

须少蓝姑娘微笑点头，表示谢意，此刻看去娴静无比，令人有敬怜之感。

可是，只是这一点微笑，就像昙花一样，乍放即收，立即满脸秋霜，凛然不可相犯，望着祁灵说道：“神州丐道，武功盖世无双，名不虚传，所传的门人，亦是独步当前，名师高徒，相得益彰。”

须少蓝姑娘突然如此生冷僵硬地说了一番赞佩祁灵和丐道人的话，祁灵听在心里，不知道如何回答，祁灵异常尴尬地站在那里，文不对题地说道：“方才之事，小生势成骑虎，须姑娘勿……”

须少蓝姑娘庄严如故地摇摇头，拦住祁灵的话说道：“方才的事，即使我喷血横尸，也与你无涉，眼前你我相聚虽时不多，在临走之前，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白。”

祁灵此时对于须少蓝姑娘每有突如其来的行动和突如其来的说话，已经不感到奇怪。所以须姑娘说要向他说明一件事，祁灵立即应声说道：“须姑娘有何高见，祁灵洗耳恭听。”

须少蓝姑娘面容上忽又掠过一层悲戚的颜色，低沉着音调说道：“我渐渐有些相信你的话。”

祁灵一时想不通，惊诧着问道：“姑娘是说……”

须姑娘说道：“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不一定是少林寺的铁杖和尚。”

祁灵禁不住脱口轻轻地“啊”了一声，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实在想

不须少蓝为何突然有了如此转变。

须少蓝对于祁灵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没有作理会，仍然缓缓地说道：“我没有料到你的功力竟比我超过如此之多，举手之间，方才你就可致我于死地……”

祁灵抢着说道：姑娘说哪里话，祁灵与姑娘毫无怨恨，如何能下此毒手，那岂不是……”

须少蓝姑娘却接着说道：“你与铁杖僧人至交，我却是铁杖僧人生死对头，你不但不杀我为铁杖僧人雪恨，反而救我于危急之时，证明你以前所说，开导我的种种言语，不仅为铁杖僧人的名誉，也确是为我设想，怕我误认仇人，遗憾终生，使我渐渐相信昔日嵩山之麓的血海深仇，似是很有可疑之处。”

祁灵才恍然大悟，当时极为感动地说道：“姑娘明察秋毫，心细如发，小生钦佩无已，小生对于此事，虽然并未历期境，亦如姑娘一样，只听来一面之词。但是，近一个月以来，小生历经所见，互相印证之下，知道其间关系至为复杂，然而，唯一可以断言的，互相印证之下，知道其间关系至为复杂，然而，唯一可以断言的，铁杖大师为人所陷害，当毋庸置疑……”

须少蓝姑娘摇摇头，止住了祁灵的话，低头将青虹短剑还按于腰际，说道：“双剑互较真力，知你为人忠厚无欺。但是，我虽然对你已有相信之意，却未能断然否人过去一切，十数年来积集心头的怨愤，要一时凭一念之间，便转移尽净，岂非易事，我要转回北岳，亲求印证。”

祁灵点头说道：“是非曲直，自有水落石出之时，天网虽然恢恢，却是疏而不漏，相信元凶首恶难逃姑娘明察。”

须少蓝姑娘说道：“日后你到恒山，自然会有下落，那时你我是敌是友，自然分明，今日至此暂别。”

说着转身振臂一掠，远落三丈开外，隐约还听到须姑娘说道：“但愿是友不是敌……”

余音如缕，飘荡杳然，祁灵目送须少蓝姑娘飘然离去，心里飘然地兴起一缕无以名状的情绪。

祁灵觉得须少蓝姑娘的秉性不是乖僻，而是过于率直，喜怒哀乐，爱好与厌恶，都是形于其面，心地纯正，毫无心计，只可惜她随北岳秀士姚雪峰过久，这种率直的秉性，受到北岳秀士的影响，潜移默化，因此憎恨多于仁爱，让人啐为阴损尖刻，如果能随德性高的武林高人耳提而命，返归真谛，须少蓝姑娘必成巾帼中奇葩，武林中翘楚，前程未可限量。

但是，祁灵又担心须少蓝姑娘转回北岳，只怕难能改变对铁杖大师积怨，北岳秀士能抚养十数年，其用心之深，不言而喻，他何尝不知须少蓝姑娘养在身旁，有如养虎，界限岂能毫无用意而养虎害身呢？

祁灵如此百思交集，长叹出声，看来铁杖大师这段冤情，虽然有八成是在北岳秀士身上，但是，毕竟还未寻到真凭实据，即使一旦真的证实北岳秀士移花接木，故意嫁祸江东，要想为铁杖大师洗雪冤仇，也未全然容易，北岳恒山生花峰下，想必也是惊险无穷。

进而更想到千手沙则奇的另一段冤情，现在还是杳然无影，越发使祁灵感到自己前程是任重道远。

当时决定即刻起程，遵奉恩师之意，取道湘境，南下衡山。

衡山古称南岳，北眺洞庭，东镇湘江，地当要术，山称险峻，诸峰环拱，高出云霄，尽揽山林之胜。诸如，匍梓翠黛，白云围绕，飞瀑临空，奇岩突

出，使南岳虽险而有灵气。

祁灵从开封古道，穿境南下离开河南，纵贯长江汉水，转折而入三汀鱼米富饶之乡。

这日来到衡山城境，仰眺南岳，但见云雾迷漫，隐约其间而不可仰止，祁灵想到恩师丐道临行之言：“南岳衡山以紫盖峰最险”大胆猎人，小心樵子也难能问津，紫盖隐儒结茅此间，独享自然之乐，此人名列宇内二书生，实则功力较之北岳秀士，虽不能稳胜一筹，却有相生相克之妙，北岳生花峰如椽严不能硬闯，应当相访紫盖隐儒。

北岳之行如不能绝对稳操胜券，自己落败事小，不能为铁杖大师洗刷冤仇事大。所以，决心前去南岳，拜访紫盖峰下的紫盖隐儒。

祁灵心里以为：“紫盖隐儒一定是恩师友人，虽然此行并无恩师相介，谅来请求仗义支援，必无问题。”

祁灵顾念北岳山只是一月约期，时不我待，总是希望能够早日拜访紫盖隐儒，请教对敌之道，以朗他日一举击败北岳秀士，了却心愿。

所以，一经落脚衡山城内，便拼挡停当，即日深入山境，他专拣查无人迹，险峻异常的地方攀登，好在此刻祁灵身轻似燕，点脚拧身，起落悠然，饶是如何险绝人寰的山峰，在祁灵的眼里看来，但见它山林幽静，风景引人，却不见它险碍重重，艰难无限。

经过大地日月时间的奔腾，祁灵已深入峻岭之中，突然有如此妙绝人寰的仙境，祁灵的心情为之一振，祁灵本来生性喜爱游山赏水，面对如此佳境，不觉忘却一半天的山野奔波，禁不住诗兴大发，随口吟哦道：

“风来柳起舞，
雨至涧鸣琴。……”

祁灵刚吟此处，突然对面柳荫深处传来一声苍老的声音，说道：“好个‘风来柳起舞，雨至涧鸣琴’。诗意雅而不俗，即景吟来，倒是难得，为何不续下去？”

不见人踪，但闻人声，祁灵当时心神为之一震，反盎然而起诗兴，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心里顿时恍然，电光火石一转：“是了！我太过于大意，像这样深山险地，何来许多垂柳？而且这一处风景，也别饶风味，分明就是紫盖隐儒的住处。”

想到“紫盖隐儒”，祁灵当时抱拳站在那一堵断岩之上，朗声说道：“晚辈一时兴起，信口胡诌，有老人家清听，愧于谬奖，不胜汗颜。”

柳荫深处那苍老的声音又说道：“紫盖峰翠柳谷少来风雅之士，年轻人！你能将方才两句续到好处，老朽要延为喜奖。”

人说着话，渐渐就从柳荫深处缓缓地走出来。

祁灵留神一看，但见一位老叟，白发如银，短须似雪，圆眼细眉，面容清瘦古怪。身穿一件古铜宽衫，足上却是芒鞋裹足，从垂柳深处出来，轻盈飘指，仿佛是流水和地云，站在柳林尽头，背着手，凝视着祁灵。

祁灵自幼饱读诗书，虽不是出口成章或是字字珠玑，却也是信手拈来，音味无穷，可是，此刻祁灵诗兴冰消雪融，哪里还记得吟哦诗句。

当时只顾得拱手一躬，问道：“小子敢问老丈，这紫盖峰下翠柳谷中，是否就是武林前辈世外高人紫盖隐儒老前辈的产修之地么？”

祁灵如此一问，那老人显然大为意外，一双圆眼突发光芒，望着祁灵半晌，突然脸色一沉，说道：“年轻人！看你神光内敛，光华不露，站在那里，

气如山岳，分明是身负绝高功力的武林好手。虽然年轻，心有奇遇。你是何人？”

祁灵一听老人如此观察如神，气势凛人，料定就是紫盖隐儒本人。拱手当胸，朗声答道：“小子祁灵，专程前来南岳，拜见紫盖隐儒老前辈。”

那位白发须的老人圆眼眨了两下，古怪的脸上，透着古怪的表情，自言自语地说道：“祁灵！祁灵！”

说着摇摇头，漠然不明地说道：“紫盖峰下翠柳谷前，当今武林知之不多，你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小子，如何知道紫盖隐儒居住此间？”

祁灵应道：“当今之世，武林诸众，有谁不知宇内二书生之一的紫盖隐儒是隐居于紫盖峰下。”

那老人闻言呵呵大笑，搔着白发说道：“年轻人！你休要凭着自己一点小聪明，便妄言蒙蔽长者。紫盖隐儒名曰紫盖，却非由紫盖峰而名，翠柳谷只是近年借居，武林之中，知南岳者众，而知紫盖峰翠柳谷者可数之寥寥几人。年轻人竟在紫盖隐儒四字上捕风捉影，岂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么？”

祁灵一听这位老人侃侃而谈，语言风趣，不觉也笑着说道：“知道翠柳谷之人寥寥可数几个，老人家不知小生为其中之一么？”

那老人忽然仰面哈哈大笑，指着祁灵说道：“好娃娃！你的口才倒是凌厉得很。告诉我，你师父是谁？除了你师父告诉你，你无法知道紫盖峰翠柳谷。”

祁灵此时才躬身恭谨地行了一礼，然后垂手应道：“晚辈不敢欺蒙老前辈，晚辈系神州丐道门下，亲听恩师言道，老前辈隐居南岳，特来拜见……”

祁灵活还没有说完，那老人圆眼神光四射，厉声叱道：“你娃娃是邋遢老道的徒弟么？你到紫盖峰前翠柳谷来，究竟为了何事！若不从实说来，略有支吾，翠柳谷来时有路，去时无门。”

这个突然的变化，大出祁灵意料之外，听这白发老人的语气，好像是与恩师有过深仇旧恨，果真如此，为何当初恩师并未讲紫盖隐儒彼皮有仇之事？

那老人冷笑一声说道：“你娃娃天赋良佳，资质优异，尤其颇识解风雅，我老人家已有爱才之意，本想引你前去拜见紫盖儒他老人家，可惜你娃娃竟是那邋遢老道的徒弟，若不是我老人家深爱你那两句诗，翠柳谷容不得你后退半步。”

这回祁灵更是惊诧不已，原来这白发老人竟然不是紫盖隐儒，看这位白发银须的老人，至少年逾古稀，他还口口声声称紫盖隐儒为老人家，那紫盖隐儒该有多大年龄？

在武林中为人所记忆的三个高人，祁灵已见其二。恩师神州丐道究竟有多少年龄，行动上，他游戏人间，滑稽剔透，无法看得出；在容颜上，他脸油垢，须发肮脏，更是看不出，至于北岳秀士姚雪峰，像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所以，在祁灵的印象里，神州宇内二书生是年龄未登古稀的人。

如今一听这位老人如此一说，祁灵愕然望着那位老人，半晌说不上话来。

那老人忽然又极有慨意地说道：“我银须虬叟老来偏爱文气出众之人，祁娃娃！偏偏你是神州丐道的门人，此地不容你久留，你去吧！”

祁灵不明白这位自称银须虬叟的老人，要他离去究竟为了何意，霎时间一阵来而无声的劲道，居然一涌而前，力量之大，竟将祁灵站在那里的身形，推得蹬、蹬，连退两三步。

祁灵大惊，立即气沉丹田，挫腰沉春，左手发胸微微一按，挡住源源而

来的柔劲，这才挺身昂立，朗声说道：“晚辈再三言道，专程拜见紫盖隐儒老前辈，即使你老不愿代为引见，便无须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晚辈迢迢千里而来，仅此一点诚心，你老也不应如此相待我这武林后辈。”

银须虬叟尹滕口中喃喃地说道：“老道近年来想必功力更是精进不已，这娃娃才不过是他门人，便如此了得，唉！”

言下不胜感慨之意，神色却是有些黯然。

祁灵见他听若无闻，没有理会他方才一番话，正待飘身上前，问个明白。忽然，柳荫深处有人淡淡地笑了一声，极其悠然的说道：“尹滕兄，你忘了你我乍来翠柳谷的约言么？管他任何人，要想进得翠柳谷，必须身有进谷的能耐。否则理他则甚！无非自寻外务烦神么？”

柳荫深处如此轻闲道来，祁灵听在耳里暗暗叫怪，听这人的声音，至多才进中年，可是听这人的语气，似乎比银须虬叟尹滕的辈份还高。祁灵心里当时一动，暗知忖道：“如果翠柳谷内再有第二人，这人必然是紫盖隐儒无疑，可是，这人多年轻的声音，难道比尹滕的年纪小么？为何尹滕尊重若是？”

果然，银须虬叟尹滕转向柳荫深处说道：“老前辈有所不知，来人竟是……”柳荫里面那人说道：“我知道了！不是神州丐道人的门下，谁能挡得住银须虬曳的两仪真气的一拂，尹滕兄，南岳数年，来这翠柳谷亦已三年余多：你这性急的脾气，依然不见更改半分。”

尹滕不觉满脸惭颜，站在那里应声说：“是”。

原来柳荫深处那人说银须虬曳出的一招是“两仪真气”，祁灵心里一动，听来异常耳熟。可是一时竟想不起在何处听说过这“两仪真气”的武功，不觉为之神移。

银须虬叟尹滕沉声向祁灵说道：“紫盖峰翠柳谷为避俗客来访，当初定居此地之时，曾立下规约，任何武林人等，要想进入翠柳谷，不论来意如何，先须履行这项规约，否则翠柳谷恕不迎宾。”

祁灵此时倒是引起很多的兴趣，应声说道：“翠柳谷有何规约，晚辈自当遵守，请先示知晚辈，容我一试如何。”

银须虬叟转过去说道：“翠柳谷只有三事规约，说出以后，自问有此能耐，则请一手逐次履行，若自忖无此能耐，则及早离去，一行履行规约，便只有两条路可走。”

祁灵问道：“有哪两条路可走？”

银须虬叟尹滕哼了一声说道：“一是相迎进谷，一是横尸谷前。”

祁灵早就听出这话中的威吓之意，当时不由地一阵哈哈大笑，豪气如云，朗然说道：“何处青山不埋骨？能在南岳紫盖峰翠柳谷前归天，倒是不失为人生一大雅事。尹老前辈！就请指示晚辈明白，晚辈不才，倒是甘愿一试，即使不能如愿见紫盖隐儒，亦无憾事。”

银须虬叟转头望着祁灵，点点头说道：“好！你抬头向上看。”

祁灵随着银须虬叟向右指出的上面看去，悬岩之上，危石旁立，危石之上，点着许多小红点。

银须虬叟说道：“这块危石之上，占成十朵梅花，祁娃你颇识风雅，应该记得这里暗藏着一句诗意。”

祁灵应声赞道：“好个暗藏诗意‘十月梅花岭上香’，危石变作梅花，倒是别具情趣。”

银须虬叟接着说道：“十朵红梅五十点，符合十月梅花岭上香之意，谁能用‘漫天飞雪’的手法，运用暗器，站在翠柳谷前，将梅花摧去，这第一道规约，便算履行。”

银须虬叟所站的地方，相去危石，也不过五丈不到之遥，要以“漫天飞雪”的手法一次摧去，实际上也就是满天星的手法更进一层而已。所用暗器不能少，少于五十枚，无法一一中的。又不能多，多于五十枚，显得功力不够。虽然比较为难，但是，一个使用暗器能手，不会引为难事。

祁灵听在耳里，心里暗暗地奇怪：“翠柳谷要是以这种规约想来阻碍外人进谷，岂非欺人之谈么？这其间必然有可疑之处！”

祁灵心里有疑，却不动声色地问道：“第二项规约，可否一并告之？”

银须虬叟轻轻地哼了一声说道：“翠柳谷内虽不大，却是平坦一片，垂阳似几，绿草如茵，流水清澈，惟独谷口两块岩石深入地下，拦住嘉宾进路，如若不除去这两块大石头，何以邀请嘉宾进入谷内？”

祁灵当时笑道：“妙得很！谁能搬开这两块石头，便是履行了第二个规约，是么，尹老前辈？”

银须虬叟咳了一下说道：“正是如此。这第三项只是请自行进入柳林，进入翠柳谷的后面。”

祁灵嗯了一声道：“翠柳谷三项规约，看去则简易，必暗藏杀机，晚辈愚昧之极，无法悟透，只凭运气试试，尹老前辈是否要在此和监视晚辈履行三项规约？”

银须虬叟呵呵笑道：“祁娃娃！履行三项规约，我老人家在翠柳谷内，随紫盖隐儒老前辈迎候如何？”

话声一落，身形未作任何起势，飘然隐入柳荫深处，只剩下哈哈的笑声，飘摇在翠柳谷外。

祁灵看在眼里，暗暗点头，心里暗暗思忖想着，这银须虬叟一身功力极为不弱，想必这紫盖隐儒更是不凡。倒是不知道他们两人的用意是善是恶，令人难辨。

方才听他这三项之规，都不是难题，若有恶意，其中必有玄虚；若是善意，又何必设此三规，硬性相约？

祁灵思忖良久，转又一念想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远来南岳，就是为了讨取击败北岳秀士之方，岂容退缩。即使银须虬叟与紫盖隐儒用心不善，我也能就此离去，何况方才那一招“两仪真气”费人思量，也要追个明白才是。”

祁灵暗自想罢，便飘身落到银须虬叟尹滕原先所站的位置，向右边仔细看去。

五丈之外，有一堵高达六、七丈的悬岩，岩上有危石，看来摇摇欲坠。石上红点罗列，十朵梅形，再低头看看自己脚下，青石杂乱无章，别无异样。

祁灵暗自点点头说道：“危石着力而坠，只怕危及眼前。”

一念及此，豁然而开，心境一宽，便落得自然，本该掏出闲云老和尚所赠的“金星飞钹”去飞击红梅，想到数目不够，同时也不愿意轻易动用这种贵重的暗器，便随手抓起一块石头，暗用手劲，捏成碎块，数对五十个握在手中。

祁灵回顾柳荫深处，朗声说道：“晚辈献丑了。”

说着话一把碎石脱手而出，顿时满天石雨，呼啸一阵，齐向对面危石上

飞去，祁灵倒是不敢大意，右手发石，功力提至七成，五丈距离何消一瞬时间，只听得‘噼’的一响，五十块小石子，竟然只有一个声音，同时击中危石，而且每一块石头，都击中上面的红梅花瓣，原先是十朵红梅，如今就在这“噼”地一响，齐齐变作了十朵白梅。

祁灵昂然回头向柳荫深处叫道：“晚辈幸不辱命，这第一项规约已经……”

刚一说到此处，只听“轰隆”一声，宛如地裂山崩，原来那块千斤危石，竟在方才一把石子挟着劲道的一震之下，震松下面垫石，轰隆隆像搬了一座山样的，塌将下来。

危石顺看悬岩直滚下来，沿途毫无阻挡，落石如闪，声震如雷，转眼间训落到祁灵所站的面前。

祁灵见状暗叫不好，本来千斤巨石以奔雷闪电之势，有若雷霆万钧地滚来，祁灵先一愣，闪身躲开，自是无碍，可是祁灵心里想着：“如此可见，危石当头是故意如此，既然是故意如此，其厉害之处决不止于此。”

祁灵如此一急，也不过是一眨眼的事，巨石已经泰山压顶当头轰至。祁灵忙不迭地崩腿一挺，人似脱弦之箭，“嗖”然而起，就沿着那滚下来的巨石，乘热上拔，凌空高达五丈有余。

五丈凌空，一大口气，也不过是片刻功夫，祁灵自然下降，悠然一落，心里却在想到这第一规约，也不过如此。此念未了，身形已落地上，双足刚一触地，顿时情表大变，哪里还有什么巨岩高耸，碎石满地？哪里还有什么垂柳如丝，绿翠如茵？眼前只剩下悬岩峭壁，峻岭山峰，险恶阴沉，一点没有南岳那种妙灵秀气。

祁灵始而一愣，但是，他立即明白这才是第一项规约真正厉害之处，这分明是紫盖隐儒巧意的安排，利用危石下坠而震飞下面的青石，进而散列成为禁制。果然如此，那须平心静气，来观察脱身之策。祁灵虽然随神州与道开顶授艺的时间太短，未能习得武功之外的各样问。但是，祁灵饱读诗书，涉猎极广，三教九流百家之说，均曾浏览阅读。所以对于这些奇门禁制，也颇有所得，如今辅以丐道人所传授的绝顶武功，自然相得益彰了。

祁灵深自明白，像这种禁制，自觉之心而生，削壁悬岩俱是幻境。但是，如果你蹈足其间，虽然不致失足千石之下，却要遭受比失足悬岩更危险，这就是设禁制的关键所在。

祁灵此时倒是镇静异常，他知道这种情景，俱是幻由心起，先求定心，幻境自然自灭。这不是邪术，只是人的心灵当中所产生的海市蜃楼。

当时祁灵昂然而坐，敛其神，静其气，抱元守一，万韶宗，浑然无我，顿时进入一个“定”字的境界里。

这一“定”之际，半晌才缓缓睁开眼睛一看，群山围绕依旧，只是不像以前那种视之可怕，闻之可怖的情景。祁灵悠然起身，顿时心中若有所得，突然昂首一声长啸入云，振臂腾身，宛如大鹏奋翅，巨鹤凌云，一抖身，转侧似闪，落身似箭，直向迎面一个深不见底的山谷中穿身直入。

祁灵刚一穿身谷内，顿时眼前一花，一阵风声过去，祁灵急促中艰难劈收缩，双掌急翻向下，藉势一缓身形，飘然落地。

人一落地，哪里有什么崇山峻岭，分明自己是站在翠柳谷内绿草如茵的草地上。

祁灵当时朗声向里面说道：“晚辈幸未辱命，消去五十瓣红梅花瓣，空

过八禁制，从何方入谷，空越六断，这一项规约，是否就如此符合规定？”

绿荫深处，只隐约地听到有人轻轻地哼了一声，紧接着银须虬叟扬声叱道：“还有两项规约，未曾履行，三项规约未全，翠柳谷不再作答。”

祁灵冷冷地哼了一声，心里开始觉得这位紫盖隐儒有些奇怪，好恶难分，令人难以应对。

不过祁灵心里却又想道：“如果紫盖隐儒和银虬叟对我有不利之举，方才我身在禁制之内，闭目行功，岂不是举手之功么？”

祁灵如此想罢，霍然迈步，向前面不远的两个怪石走去，约莫刚走了三、五步，忽然听到柳荫深处有人说话。“祁娃娃！你技消红梅，巧出奇禁，证实你不愧是神州丐道那老邋遢鬼的徒弟。今日翠柳谷内要大破前例，免除你娃娃再去履行剩下的两项规约。”

这几句话说得喘急有度，高人发明，不激不昂，听在人的耳朵里，感到异常关切和舒适。

祁灵不自觉地拱手道谢，连声说道：“老前辈破格引见，晚辈至感于心。”

言犹未了，只听得柳阴深处，那人又说道：“尹滕兄诱代我出林相迎这位翠柳谷的小客人。”

说罢话，转身拂袖，悠然入林。祁灵忽然想起翠柳谷三项规约，最后一项，就是由自己不需引导，迳入柳林之中。这分明是说这柳林之中，还有更难于对付的难题，不是奇门禁制，就是各种迷踪。祁灵哪里还敢稍慢，当时高叫一声：“有劳前辈。”

脚不力蹬，手不摆臂，宛如出岫之云，修然自若随在银须虬叟的身后，空身入林。

一入柳林，祁灵心里微微一震，顿时觉得眼前情景为之一变，在祁灵的心中，听方才紫盖隐儒放话的声音，至多相隔十丈，满以为空余十丈柳林，就可以看见紫盖隐儒的隐居之地。可是，入林一看，才知道却是大不然。

林中绿荫成行，排列规则，密集处，宛如深巷无人，黑洞洞地一片，疏落处，却也三、五数株，自成格调。

祁灵心里如此一惊之际，银须虬叟已经远去数丈，渐入阴暗之中。祁灵这才知道尹滕老人，明是引导自己进入翠柳谷，实则在考察自己的功力。

祁灵对自己的脚下功夫，极有自信，虽不至踏虚飞，只要一点足，一弹腿，掠身一闪之间，至少也在六、七丈左右。

祁灵一时激起一股豪气，顿时一紧脚程，掠身急追，两个人立即一前一后，宛如流星赶月，电掣风飘，在迷绿荫深沉的柳林，赶成一个头接尾，彼此相差三、四丈。两人这样一路疾左，转眼工过柳林达四、五十丈之遥，祁灵心里正止不住又暗自想道：“南岳崇山峻岭，何来如此深的柳林？”

突然前面银须电叟尹滕一停身形，只不过是一转眼间，祁灵如影之随形，飘然落到。银须虬叟哈哈一笑，说道：“祁娃娃！你这么小的年龄，却有这么厚的功夫，不愧是神州丐道的门徒。”

祁灵神定气平地站在一旁，拱手说道：“老前辈太过夸奖，晚辈不胜其颜，晚辈以一步之差，始终相隔数丈，老前辈如此说来，晚辈真要无地自容了。”

银须虬叟闻言呵哥一阵大笑，突然有人说道：“祁娃娃！你在银须虬叟尹滕兄身后，能够追个不即不离，你已经值得骄傲了。当今之世，能在银须虬叟身后相随而不掉的人，为数可不多啊！”

银须虬髯本是张着嘴，仰天呵呵大笑，此时却红着脸退后两步，躬身说道：“老前辈此言，倒真如祁娃娃方才所说，令尹滕无地自容了。”

祁灵此刻一望此人不过三十多岁的青祖儒士。面如冠玉，目若朗星，两道清眉，淡淡地持去远山似黛。如果要是二十几岁左右，那真可以算是“眉目如画”四个字。一身青祖不知什么质地，空在身上，飘然出世超尘之概，两只手背在身后，悠然而立，令人一见尘念俱消。

祁灵一见之下，便惊诧世间竟有这等俊美的男人，想不到这样一位三十几岁的俊貌儒士，就是大名鼎鼎的宇内二书生一紫盖隐儒。

祁灵心里不觉又想到，恩师分明要同下衡山，求见紫盖隐儒，且一臂之力，以便前往北岳恒山，去应北岳秀士之约，为何恩师不愿修书荐介，甚至连一件信物都没有交付自己？难道恩师与这位紫盖隐儒，素不相往来么？

如今依祁灵如此一观之下，深深觉得紫盖隐儒，两眼神光如电，没有一丝邪僻的光彩，清澈如水，明亮如镜，必然是一位立身端正的武林前辈。像这等人，恩师岂有不屑与之往来的道理？设若恩师真的不屑与之往来，又何必命自己门人前往求教？

祁灵一时心中思潮如涌，正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忽然听到紫盖隐儒微笑说道：“祁娃娃！你心神不定，是忘却你此刻的目的，或者你后悔你所求非人？”

祁灵闻声一震，立即躬身应道：“晚辈系奉家师之命，专程前来南岳，拜见老前辈。”

紫盖隐儒点点头说道：“神州丐道近年来性情大变，较之以往已仁慈很多，与昔日那种疾恶如仇的火烈脾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他命你专程前来风我，想必是为了北岳姚雪峰，又有何种恶行不能容忍之故。”

紫盖隐儒如此一言道破，祁灵吃惊之余，连忙应声说道：“老前辈明察秋毫，晚辈岂敢有所蒙蔽。”

紫盖隐儒略一沉吟，那双星眼，突然闪出异样的光彩，向祁灵问道：“神州丐道近年来未曾一动收徒之念，祁娃娃！你是什么时候才归于老道的门下？”

祁灵垂手肃立，恭谨地答道：“晚辈于月前蒙家师垂青，收列门墙。”

良久，紫盖隐儒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丐道人竟然肯摒弃他的真元，为你开顶授艺，可见他对你娃娃的钟爱地步。”

祁灵躲身应道：“师恩天高地厚，晚辈刻骨铭心。”

紫盖隐儒轻轻地“哼”了一声，“以你之见，你恩师丐道人与北岳秀士姚雪峰两人之间，功力孰高孰低？”

祁灵闻言顿时为之愕然，他不知道紫盖隐儒突然问起这件事，用意如何？

祁灵不觉抬起头来，望着紫盖隐儒，但见他面露笑容，一无那种令人不敢仰视的眼光，而且使人还有一种亲切的感觉。祁灵的心情虽然是感到奇怪，却不似方才那样忐忑不安，当时便应声说道：“晚辈不敢妄言直上。”

紫盖隐儒微笑说道：“神州丐道一生拓落，不拘小节，他的门人，不应如此拘于俗礼。”

祁灵想了一想，说道：“如果依晚辈大且浅见，在泰山玉皇顶上，北岳秀士以突如其来的一剑，挟雷霆万钧之势，袭击晚辈，恩师仓促硬对一剑，北岳秀士却趁势而去，显然未占胜。”

紫盖隐儒脸上笑容慢慢收敛起来，向祁灵说道：“你娃娃眼力不差，当今之世，除去那些隐世埋名的世外高人之外，武林之中，神州丐道是唯一能

胜过宇内二书生的人。”

祁灵一听，暗自奇怪忖道：“这宇内二书生不是包含你本人在内么？为何突然有如此自谦的真意。”

紫盖隐儒忽然又一正颜色说道：“神州丐道能胜过宇内二书生的不是他那把七星紫虹桃花剑，而是他的掌力。”

紫盖隐儒此语一出，泰山玉皇顶上的往事，顿上祁灵心头。泰山比剑，当时祁灵虽然丝毫不识武功，可是如今回忆所及，无论是北岳秀士一招挥剑断石，以及最后硬对一剑，虽然北岳秀士终于败走，但是，却未尽然是真的不敌而去，就在北岳秀士离去之后，神州丐道面色深沉的情形看来，也深为北岳秀士的剑力所吃惊。

可是，此刻紫盖隐儒却明白地指出，神州丐道只有掌上功夫不仅可以击败北岳秀士，更可以使紫盖隐儒为之不敌，祁灵为之惶然了。

在神州丐道将祁灵开顶授艺，打过奇经八脉，融汇全身功力精髓之后，泰山一月，神州丐道已经尽囊授自己所学，最后连终生不离的号称天下第一剑的七星紫虹桃花剑赠与祁灵。在祁灵来说，在开功上可以说是一步青云，立即列身武林翘楚；在神州丐道来说，已经是仁尽义至，师德无涯了。可是，今天紫盖隐儒言下之意，神州丐道掌上功夫才是天下第一，武林无敌。然而，神州丐道却从来没有传授祁灵任何一招一式的掌上功夫。

祁灵不能不为之一愕，他并非惊诧恩师藏私，而是想到自己任重道远的未来岁月。果然如紫盖隐儒所言是真，恩师唯一能克制北岳秀士的掌上功夫，未曾传授，祁灵日后前往北岳恒山生花峰，岂能取胜姚雪峰，翻转十几年前的沉冤旧案么。

而且，祁灵也回想起在少林寺内，自己有恃无恐地与北岳秀士相对，那当时危及眉睫的事，若是经岳秀士当时出手，不仅自己处境艰危，更要无端损及师门盛誉，想到这里，祁灵不觉冷汗如注，遍体生津。

紫盖隐儒望着祁灵，忽然说道：“祁娃娃！凌空飞石，力道千匀，你能劈空相阻否？鸿毛随风，轻若无物，你能震散于无形否？”

祁灵远没有听懂紫盖隐儒的话，忽然只见紫盖隐儒身形不动，倏然向后飘退八尺。左手单掌一挥，右手立即虚空一托一送，平地飞来一块石头，朝着祁灵迎头砸来。

祁灵心里已然明白紫盖隐儒的用意，沉春不动，右手提足八成真力，得近处，突然翻掌向外一挥，劲风起处，只听得“轰隆”一声，那一块飞石在祁灵掌力一震之下，一顿而落，化作一阵石雨，飞溅四开。

紫盖隐儒轻轻笑了一声，忽然右手一招，青衫长袖一拂，从地上拾起一根鸟雀羽毛，去势极为缓慢，悠悠荡荡地向祁灵飘去。

祁灵功力未散，真气依然凝取，右掌扣劲拳心，登空一扬，“呼”地一声，掌风呼啸而去，风声劲道虽然没有方才一掌强烈，却也是凌厉异常，直劈而下。

那一根羽毛被掌力一劈之下，呼地一声，应手而飞，飘荡得不知去向。

祁灵当时不禁脸色为之一红，收掌低头说道：“晚辈功力不够，震石不碎，劈羽不散，惭愧……”

紫盖隐儒摇头说道：“你掌力刚劲有余，阴柔不足。神州丐道独创一格，举世无双的三阳绵掌，果然是没有传授于你。”

祁灵站在那里既羞且愧，半晌说不出话来。

紫盖隐儒仰天轻轻长叹一口气，说道：“神州丐道为人，我知之甚深，他不是藏私而不予传授，而是……”

说到此处，忽然顿了一下，复又接着说道：“日后你自然知道，为弟子者，不能有所怀疑于其师，你娃娃知道么？”

祁灵连忙惶然说道：“晚辈岂能稍存欺师灭祖之心！如此天地也难容。”

紫盖隐儒点点头说道：“你娃娃的来意，我已明白，你且随我在翠柳谷内小住一段时期，看你机缘如何。”

自从紫盖隐儒现身和祁灵谈话以的事，银须虬叟一直站在一旁没有说一句话。

紫盖隐儒忽然微微笑道：“尹滕兄是否因为记恨于神州丐道昔日一掌之仇？而要迁怒于祁娃娃的身上？”

银须虬叟老脸不禁为之一红，连忙应声说道：“老前辈既然迎为翠柳谷的宾客，晚辈岂敢轻言寻仇，只是，这翠柳谷……”

银须虬叟突然脸色变得惶恐无比，退后两步，低头说道：“晚辈不敢！”

紫盖隐儒忽然又长喟一声说道：“尹滕兄，请将你的住处稍作收拾，祁娃娃要在你那边小住几天。”

银须虬叟应了一声，拱手行了一礼，从身侧飘然而过，掠身之间，走到对面的茅舍前。

祁灵心里又止不住在想道：“论年龄，银须虬叟分明比紫盖隐儒大出许多，可是照他们言语举止看来，银须虬叟对紫盖隐儒谦恭畏惧之情，不逊于主仆之间，这究竟是何道理？”

紫盖隐儒指着其中一间说道：“祁娃娃！你且在这间房子里和尹滕兄隔壁而居，被褥单薄，高山酷寒，以你的功力足够抵御。”

祁灵称谢之余，心里禁不住想道：“这三间茅舍，银须虬叟住一间，我住一间，另一间是举炊生火之地，紫盖隐儒他自己住在何处？”

祁灵正在疑惑不定，忽然听到紫盖隐儒说道：“我爱登高远眺，才选择南岳，所以我的居处也较此处略有不同。祁娃娃！你且随我前去我的居处，我有要事和你相谈。”

说着话，身形已自飘然凌空拔起，离地三丈多高，悠然宛如风送残云，直向那几棵老树上掠去。祁灵不敢怠慢，凌空一个起落，直向树中落去，进入树荫，眼前情形霍然大变，原来在离地两丈多高的树枝上，架着一间精致的木屋。

这间木屋真是巧夺天工，精致绝伦，横架在三、四棵大树之上，好似建造在地上一样，门窗俱全。祁灵若不是亲眼看见，真不相信，在这样的古树当中，竟然有这样的精致房屋。

紫盖隐儒站在门口，指着大门对面不完的一根横枝说道：“祁娃娃！请你坐在那上面，恕我不让到房里坐。”

说话语意之柔和，使人如沐春风，不像是名震宇内的武林高手，却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祁灵坐在树枝之上，默默地忽然又想起北岳秀士。

这两位名列“宇内二书生”的武林高人，都是看去如此年轻，而且是如此英俊挺秀。可是，北岳秀士所给予人的是一种邪僻的暴戾之气，而紫盖隐儒所给予人的却是和蔼可亲的感觉。可是正邪之间，虽在一念，却是以毫厘之差，有千里之别。

紫盖隐儒微微地笑着说道：“你我虽是萍水相逢，难得你能来到南岳，

诚然有缘，如今我有一事相烦，祁娃娃能助我一臂之力么？”

祁灵随声应道：“晚辈力之所及，当为老前辈效劳。”

紫盖隐儒说道：“从今夜开始，我要独自闭关七日，内修一项功力，在我闭关期间，不容有任何相扰，否则，走火入魔，前功尽弃。所以，我要你每夜坐在这棵大树之前，面向翠柳谷口，为我护法七天。”祁灵说道：“晚辈自当竭尽所能，尽忠职守。不过……”

紫盖隐儒摇手说道：“有一事要特别紧记在心，无论来者何人，你不许离开原位，来人不闯过你这一关，他决不得入。而且，只许用掌力相阻来人，毋用兵刃。”

祁灵忽然心里一动，连忙问道：“老前辈是算定有人要来相扰么？”

紫盖隐儒也为之一震，随即笑道：“你相信武林之中，果真有人会未卜先知么？我只不过预料会有人来，若然不出我所料，则你用掌比用兵刃为佳。”

祁灵虽然对这件事充满疑问，但是，见紫盖隐儒已经沉下了脸，收敛起笑容。怕如此追问下去，引起他的不快，当时便唯唯应是，不再多言。

紫盖隐儒忽然又露出笑容，说道：“银须虬叟已经准备好了午餐，你可前去炮餐一顿，好好调息一回，入夜时分便迳自前来此间。”

说着便进入门内，掩上房门，寂然无声。

祁灵从树枝上飘然下落，回到那一排茅屋之前，就听到银须虬叟在说道：“娃娃！翠柳谷有我老人家守在此地，从无三尺之童进入谷内，今天你竟然破格被迎为翠柳谷的宾客，你应该知道这是难得之事。”

祁灵应道：“晚辈自应引为毕生之荣。”

银须虬叟招手说道：“来！来！想必你已饿肠辘辘了，山居南岳，没有美味，精茶淡饭，仅堪饱腹，方才许老前辈已经交待，要好好招呼你，不能让你受到委屈。”

祁灵接着问道：“许老前辈？”

银须虬叟点头说道：“对了！紫盖隐儒是老前辈的武林名号，许冰如才是他老前辈的尊讳。”

银须虬叟的摇头说道：“你是奇怪我尹滕若大一把白胡子，为何尊称许老前辈如是。不许你问，年轻的后辈打听前辈身世，至为不敬，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如要你有缘份，日后自然慢慢会知道。”

祁灵一听银须虬叟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神色严肃，凛然不可侵犯，不由低声应道：“晚辈知道了。”

银须虬叟叹了一口气说道：“武林之事素重恩怨分明，受人点滴之惠，当报涌泉，但是与人有生死恩怨，当报涌泉，但是与人有生死恩怨，却未必要生死相搏。我银须虬叟随许老前辈漫游深山，静居幽谷，已经深深了解一些好生之道。”

银须虬叟一口气说到此地，顿了一顿，祁灵点头说道：“老前辈所论极是，君子不负恩，但是，对于怨恨之事，能松手时且松手，冤冤相报，总不是了局。”

银须虬叟忽然老态龙钟地呵呵笑道：“是啊！十几年前，我激于气愤，曾经力斗令师神州丐道，几乎一掌丧命，例想不到事隔今天，我又在衡山之谷，款待神州丐道的门人。”

祁灵变颜恭谨地拱手说道：“前辈不牵怨不记仇，晚辈当尊为师范。”

银须虬叟忽然又摆摆手，呵呵笑道：“言多必失，不谈也罢。来！来！里面午餐已备，吃过饭，你娃娃还需休息。”

祁灵也确是饥肠辘辘，饿火中烧，当时便也不再客套，坐在木几之前，虎咽狼吞风卷残云，顿刻将一木盘黄梁米饭，吃得干干净净。

当祁灵饱腹之余，银须虬叟已经回到自己房里悄然无声的休息了。祁灵走到门前，眺望翠柳谷外，但见绿柳依然浓荫如翠，阳光当顶，遍谷金黄，偶尔一片白云悠悠而过。觉得自己这一个月以来，也正是如同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而未来前途又将如何，也不是自己所能预料。既然兴叹，心灵空宁落寞，转回到茅舍之内，端坐在木榻之上，安然调息，功行一适之后，又酣然入睡。

祁灵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等到他睁眼醒来，已经是日暮黄昏，茅舍阴暗。祁灵忽然想起紫盖隐儒嘱咐自己入夜护法的事，急忙一跃而起，但见茅舍杳无人迹，银须虬叟已经不知去向。

祁灵不敢稍待，立即一蹬双脚，电射穿身，掠过茅舍屋顶，像是一支劲箭，破空而起，只一个起落，停身在古树之前，便拣定一根突出的横生树枝，上拔腾身，坐在上面。

入夜时分，南岳翠柳谷前，倒是较之白天失去那一份宁静，紫盖隐儒的树上房舍，一灯昏黄，寂然如故。祁灵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暗自忖道：“等到七天紫盖隐儒闭关功成，不知道能否应允助我一臂这力，北上恒山。”

想到心头积怨，祁灵不禁弹然而起，站在树枝上，扫视一周，心想：南岳翠柳谷前，有谁敢如此深夜来到此地？而且，紫盖隐儒十数年来隐居山间，分明是与世无争，又有什么仇人，会趁闭关之际，前来施袭？

想到放心之时，一伸双臂，正想站在一树树枝之上，练习一回师门绝艺。忽然，一声轻微的啸声，由远而近，破空而来。

这一声啸声不高，却是悠远，入耳动心。分明发出啸声这人内力之深沉，已臻化境，才能如此舒放自如，远近随意，翠柳谷除去银须虬叟，别无三尺之童，这啸声定然不是尹滕所为，岂不就是有人寻来么？

深夜寻来翠柳谷，而且炫露功力，此人来意之不善。祁灵如此微一嗟叹，耳际啸声忽然倏然而止，眼前一条黑影，嗖地五，远从翠柳谷茅舍之前，挺身一拔，冲逃忽起，至少在六丈以上。一折身之际，人在半空中像是惊翅下降的大鸟，悠然下落。

来人就在如此一拔一落之际，已经相距祁灵所坐的树枝不到四、五丈之远。

照来人如此身形看来，优美飘逸，轻功已经不沾一丝火气，而且一拔六丈有余，当前武林，能者已是为数不多。祁灵坐在那里又不能擅自移动，只有轻声叱喝道：“何方朋友胆敢来到翠柳谷前夜探虚实，难道你不知道翠柳谷的规矩么？”

来人一听有人发话相拦，似乎有些意外，正待掠身而前的身形，为之微微一顿。

祁灵明知道来人功力极为不弱，若不及早阻拦；只怕一疏忽之间，让他入古树丛中，惊动了在闭关行功的紫盖隐儒，不仅祁灵有负紫盖隐儒之托，更陷紫盖隐儒于绝境。

无奈昨天紫盖隐儒一再叮咛，不能轻自擅离原地，并且还明言，只要祁灵在原地尽了心力，其余后果如何，概与祁灵无关。

祁灵只好再次叱声喝道：“那位朋友想是深夜迷途，误入南岳翠柳谷，翠柳谷主人宽大为怀，不深追究，请速退出谷外，勿自取其辱。”

那人似乎对祁灵的叱喝，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只听到极其寒冷的一声冷笑，深夜听来，令人毛骨悚然。

就在这一声冷笑之后，人像一溜轻烟，转眼就飘落到祁灵所坐的树枝之前。

虽然此时夜色蒙蒙，祁灵已经把来人看得清楚。身材修长，一身宽大的黑衣，掩不住均匀适度的身形，脸上戴着黑色面具，只露着一双摄人心魂的眼睛，闪着。

祁灵不由自主地一按树枝，人从树枝上站起来，寒着声音说道：“朋友！你不听在下再三忠告，休怪翠柳谷不近人情……”

祁灵言犹未了，那人从地上一弹而起，竟然也站在另一个树枝上，和祁灵面对而立，相隔不到一丈。

祁灵不禁为之大怒，心里想道：“此人欺人太甚！”

一想到“欺人太甚”四个字，祁灵右手立即一翻胸前，叱喝道：“朋友！你若以为翠柳谷之人易欺，就请你接这一掌。”

虽然紫盖隐儒指出神州丐道未将生平绝学“三阳绵掌”相传，但是，祁灵的功力深厚。这一掌劈空，掌力霸道，岂止是虚空破石，数丈之内，掌力隔空打人，绝不是泛誉武林等亲之辈所能承受。

祁灵掌力提足九成，立意一掌击退来人，使他知难而退，否则，一旦真的拼起来，既不能移动位置，又不能拔剑相迎，岂不是变成束手挨打的局面么？

可是，当祁灵一掌劈出的当时，对面那人微微一哼，身形一晃，宛如黑燕掠空，闪电直扑祁灵身边，不仅闪避开祁灵劈来的掌力，而且右掌起处，一招“天王盖印”，泰山压顶迎头按向祁灵当顶。

祁灵悚然一震，深觉来人身法之快，令人心惊，避掌发招，贴身工攻入，都是一瞬间的事。若论祁灵当时的处境，凭着他的功力，避招，卸劲，只是轻易可行的事。可是如果要避闪来人这一招“天王盖印”，自必要离开原来的地方，离开原来地方岂不就与紫盖隐儒谆谆叮咛相背么？

祁灵事实大当时连思虑的时间都没有，闪电一转之际，只有一个意念，便是：不能离开原地。

眼见来人一招“天王盖印”迎头压来，祁灵右掌内圈上托，“呼”地一掌，硬发一招“举鼎架梁”，直迎上去，只听得“叭”地一声，双方手掌一按，各自不动，双方都站在树枝上，硬较上了功力。

就在手掌互接的瞬间，祁灵突然心里一震，心里暗自忖道：“这人手掌柔滑如脂，掌心其热如火，是何道理？”

正当祁灵功行右臂，劲走掌心，几乎是全力发掌之际，正好此时也有一股火辣辣地劲道，从对方掌心直涌过来。祁灵大惊，不知道这一股火热的劲，何能不为自己的掌力所阻，竟能直贯过来？

但是，此时势如骑虎，即使这火辣辣的掌力，已经攻入心脏内腑，祁灵也无法收回掌力。

幸好来人那一股火热的劲道，似乎达到适可而止的程度，当时和祁灵对持不下，不分高低。

如此相持不下，约莫过了顿饭光景，祁灵散开浑身禁制，似乎浑身经脉

别无异样，当即忍耐不住，提足全身七成功力，闷哼一声，震掌出手全力攻将过去。

对面来人仿佛心有预知，正好祁灵散去全身禁制，蓄力反攻，来人低啸一声，猛地一撤右掌，脚下一点，人像风送流云，倏地倒退数丈，一转身形，凌空倒扑之间，转眼又消失在无边夜空天际，飘杳无踪。

祁灵眼送来人远去，又不便追赶，长虚一口气，散去全身功力，站在树枝上，心里只觉得一阵茫然。觉得这人来得突然，去得奇怪，而且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虽然飘身远去，却又不是真正的败走，上来究竟为了何事？

此时山间又归于寂寥，连风声都归于静止，祁灵站在树枝之上，心神仍然没有一丝松懈，全神警戒着四周。

天色已明，料来已无差错，祁灵飘身下树，回到茅屋里，仿佛听到银须虬叟的微弱鼾声，顿时引起祁灵一夜未睡的倦意。便索性躺在床上，和衣休息。

这一闭上眼睛，错错沉沉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到一觉醒来，茅舍之内，已是满室金黄，夕阳如火。

一抬头之际，又见木几上摆好了一木盘黄梁米饭，想是银须虬叟为自己所准备的，再看银须虬叟的房里，已是人声俱无，想必又是外出。

祁灵顿时一点感激之意，油然而生，想这银须虬叟近日如此忙碌，仍然不忘为自己准备饭食，想到他若大年纪，愈发为之不安。

门外夕阳淡，凉风渐起，衡山夜幕又将展开，祁灵不敢多作耽搁，只要一入夜时，便要前去为紫盖隐儒护法。于是，便匆忙捧起木盘，拿起竹筷，正要用餐时，忽然祁灵心头一震，几乎将手中的木盘跌到地上。

原来祁灵捧起木盆，拿起竹筷之际，忽然一眼瞥见右手自手腕

以下，都呈现一种淡淡的紫色。

祁灵顿时想起昨夜在古树枝头，和那位蒙面黑衣怪客互较一掌的事，当时只感到对方掌心炙热，也别无异样，没有想到居然手掌全变成紫色。

如果不是昨夜硬对一掌的结果，别无任何痕迹可寻，手掌岂会如此无端变紫。

正是祁灵想不透手掌突然变紫的道理，忽地一声低啸，起自谷前，亦如昨夜那啸声一样，悠远低回，令人心动，祁灵心里一动，拽衣出门，反身一掠，直向昨天那棵古树的横枝上芽身而去。

五

祁灵突然发现自己右手齐腕以下都变成淡紫颜色，几思思虑，除了昨夜顺翠柳谷内古树枝上，与人硬对一掌之外，别的再也找不出任何原因。

虽然，这变成淡紫色的右掌，没有感到任何一点异样的不适，这一个突如其来的现象，却无法不使祁灵感到诧异，如果说是昨夜那人互对一掌而变成这等模样，那又是一种什么功力，使人皮肤变成这等模样？

祁灵正在煞费思索之际，忽然，远处啸声又起，一如昨夜一样，由远而近，是那样的悠远低回，动人心弦。祁灵顿时心神一凛，旋身一掠，直向茅舍后面那棵古树枝上飘去。

正在他凌空向后掠去的时候，他发现紫盖隐儒所居住的木屋，已经亮起了昏黄的灯光，依然是那么平静与安详。

祁灵心里倒是为之一慰，暗自忖道：“还好，早来一步，否则来人不声不响抢在我前面，倘若惊扰了紫盖隐儒，我岂不是罪过大焉？”

想到安慰处，一停身形，刚一翻转过身来，望到一个人影，电闪飘风，疾掠而至。

祁灵一看，便立即认出仍然是昨夜那位行踪古怪的夜行人，穿着一身黑衣，像幽灵一样，直奔过来。来人已经电射而至，呼地一声，单掌直落祁灵的肩头，劲风如削，凌厉的掌力，似乎已经超过了昨夜落掌攻来的威势。

祁灵既限于原地不能擅离之规定，眼见来人迎头攻来一掌，无法闪让，右掌一圈，就像昨夜的情形一样，扬掌上迎，硬接一招。

不过今天祁灵双掌蓄劲，早有存心，所以当来人闪电掌劈来，立即右臂提足八成以上真力，扬掌一招“撩云望月”，照准来人手掌硬印上去。

说时虽迟，那时实快，双方手掌“叭”地一声，一触之下，彼此微微一震，两人又在树枝上暗运内力，互较高下。

虽然彼此未分上下，但是，祁灵的手掌所感受到的热力，较之昨夜，更为烫人，而且还不断地涌进掌心，使祁灵撒掌离身不是，忍受火炙不是，顿时激得火气大盛，突然闭口闷哼一声，功力提到十成，猛攻过去。

就是这样巧，刚一提足真力，来人又像昨天一样，撒掌飘身巧演一式“流云倒转”，闪开五七丈远，凌空一折身，又是悠然逸去无踪。

要依祁灵的心理，立即追上来了，拼个上下高低。可是，又想起紫盖隐儒一再叮咛的话，不能擅离原地一步，当时不由地长嘘一口闷气，站在那里，望着昏黑的远方。

忽然，祁灵有一处异样的感觉，立即抬起右手，动用眼力仔细一看，晚然不出祁灵所料，右手手掌比较起昨天，又有了显著的不同，那一层紫色，更为浓厚。

祁灵微微地抖动右手，而且散去全身功力，也觉不出任何异样的感受，既非受伤，又非中毒，祁灵捧着右手，想不起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原因。

站在那里，怔怔地想了许久，这个奇怪的人和奇怪的事，使得祁灵空有绝顶聪明，想不出一个道理来。

星移斗转，不觉又是曙光渐露，天色大明，祁灵照例转过身去看一看古树枝上那座小木房子，昏黄灯光已灭，寂静如恒。祁灵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自觉地低下头去身中手看了一正好，慨然掠身而起，回到茅舍之前。

祁灵刚一落身茅舍之前，推门进去，只见银须虬叟端坐在当中这间屋子

的木榻之上，一听祁灵推门进来，便抬起头，睁开双眼，含着一丝微笑，说道：“夜来露重，祁娃娃你辛苦了。”

祁灵连忙拱手应道：“多谢老前辈关注晚辈。”

银须虬叟却闭上了眼睛，挥手说道：“祁娃娃！你一夜不睡，应去休息，待你睡醒时，我老人家请你一顿翠柳谷中的佳肴。”

祁灵一听，立即心里一动，随即抢着说道：“老前辈知道晚辈一夜未睡么？”

银须虬叟闻言大笑，霍然地睁开跟睛，看着祁灵笑道：“如果连你两夜未归，我老人家都是毫无所闻，我还能住在这翠柳谷前么？”

祁灵点头说道：“如此说来，老前辈已是知道晚辈每夜外出的原因了？”

祁灵上前一步正颜说道：“晚辈今日有两点疑难之事，请教老前辈，尚望老前辈指点，以开茅塞。”

银须虬叟始而微微一怔说道：“你娃娃今日之在翠柳谷，也算是宾客之位，有何疑难之问，只要是有关南岳翠柳谷的，我老人家按理是应该知无不言。不过，如果是你娃娃不当问的事，我老人家也就不便作答了。”

祁灵当时拱手说道：“请问老前辈，紫盖隐儒名列宇内二书生，威震武林，誉满宇内，生平难免有不少在江湖上走动，这仇人二字，是无由而生。”

银须虬叟又用手轻摸着胡须，沉下语气说道：“如果说许老前辈他有仇人。那是数十年前曾与令师有过三掌换一剑之旧技，除此之外，我尹滕追随许老前辈达十数年，从未见过他与人动手过招。”

祁灵意外的“啊”了一声，从银须虬叟这一番话，祁灵惊异地是年轻如紫盖隐儒这样潇洒的儒士，在数十年前就与恩师有过三掌换一剑的交往，尤其惊诧的是数十年来这是紫盖隐儒唯一的敌对交手。

祁灵惊诧之余，不由地又产生了无端失望，他满以为从银须虬叟的叙述中，了解紫盖隐儒过去的仇家，也好寻找线索，追寻夜来怪客的底细，不料银须虬叟是如此的答复，祁灵断然不能相信是恩师到这南岳衡山的翠柳谷内。

祁灵人在沉吟着，银须虬叟却站起身来，笑呵呵地说道：“祁娃娃！你夜来劳累，应该前去休憩，休要在此胡思乱想。”

祁灵忽然灵机一动，暗自想道：“我真一时糊涂透顶，放着他不当面问来，还有什么避讳之处？”

当时也站起身来，说道：“接连两夜，深入翠柳谷，与晚辈对手换招的那位蒙面怪客，其人为谁？”

银须虬叟闻言，霍然一变脸，沉声说道：“方才我老人家说过，你当问则问，不当问，则无法回答于你。”

祁灵急着说道：“晚辈奉命夜守此间，接连两夜遭人攻击，来人竟能越过翠柳谷前辈制重重，袭击晚辈，而不知为何人，晚辈固然惭愧，老前辈驻守此间，便难逃失察之责，老前辈是知而不告，抑或是根本无知？……”

祁灵一口气说到此处，银须虬叟突然厉喝一声：“住口！休要胡言乱语。”

接着又缓着语气，说道：“娃娃！你不能如此藐无礼数，我老人家方才说过，事情有当问不当问，不当问的事，你以为这样一说，我老人家就会告诉你么？”

祁灵恭谨地落地一躬，说道：“晚辈出言无状，失礼之极。但是，另有一事，却是晚辈生平少见。”

说着话，一抖右臂，褪去长袖，露出手掌，递向银须虬叟面前，说道：“晚辈于两夜之间，硬接来入两掌，手掌变成紫色，举世未曾听闻，请帮晚辈探听来人为谁，这是一种什么功力？不知此事是否当问？”

银须虬叟一见祁灵伸出右手，霍然一震，不自觉地退后两三步，瞪着眼睛，望着祁灵那只带着紫色的右手，嘴唇微微颤动，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银须虬叟脸色渐渐地回到正常，缓缓地说道：“这件事，你不当问，我老人家无法告诉你娃娃！”

祁灵止不住叫道：“尹老前辈！……”

银须虬叟摇头说道，“祁娃娃！我老人家说不能告诉你，言出法随，断难变更。不过，当你离开翠柳谷之时，一切疑问，均获释然，此刻无须多问，且去休息，待回头我老人家要招待你一顿佳肴。”

说着话，不等祁灵说话，一拂大袖，飘然回到隔壁房内，掩上房门，顷刻寂然无声。

祁灵坐在那里暗暗地思索，从银须虬叟的谈吐当中，仍然获得线索。

其一：银须虬叟深知此事，必然无疑，既然知道有人深入翠柳谷，此人是友非敌。否则，银须虬叟断然不能让外人深入谷中，何况正是紫盖隐儒闭关期间？惟有来者系友人，尹滕才漫不经心。

其二：手变紫色断然无害，否则，银须虬叟不会说是出谷之日，自然了解。

问题非常简单：这人系何人？深夜入谷，一触即赤，则来此何事？

祁灵捧着自己那只右手，想来想去，忽然意念一决，知言自语地“哼”了一声，说道：“今夜如何？定有分晓。”

意念决定之后，杂念澄清，酣然入梦，这一觉睡得十分甜香，直到银须虬叟朗声叫唤之时，才醒转过来。此时，已经是第三天的日暮昏了。

祁灵翻身一跃而起，笑道：“果如老前辈所言，昨夜稍感到困顿，一觉睡来，不觉竟是一天过去。”

银须虬叟摇摇头说道：“年轻的娃娃如此贪睡，不像是练武者应有之现象，午餐早过，娃娃无此口福，晚饭只有黄梁米饭。”

祁灵应声说道：“如此深山僻谷，能得黄梁米饭，较之山珍海味，应无逊色，能得一盘，愿之足矣。”

祁灵说到此处，忽然又惊讶地说道：“晚辈在熟睡之际，果真一睡如死乎？为何老前辈举饭做饭，熟调佳肴，晚辈毫无所觉？果真如此，晚辈灵智已失，何谈练武习技？”

银须虬叟摇摇头，呵呵地笑一声，没有理会祁灵的话，只是指着木凡中的米饭说道：“吃完晚饭，你娃娃剩下时间不多，不要尽在此处疑神疑鬼。”

说完这两句话，飘然走出茅舍门外，祁灵抢上前一步跟在后面问道：“老前辈！此刻到何处去？”

银须虬叟霍然回头，双眼一睁，精光迸射，说道：“这是你娃娃不当问的事！”

言犹未了，一阵震天地哈哈大笑，人在笑声中，飘然脚下流水行云，转眼逝去。

祁灵目送银须虬叟飘然去后，心里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怀疑接连两夜硬对一掌的怪客，就是银须虬叟。

想到这里，祁灵也不禁自己失笑起来，银须虬叟无论如何不会有如此瘦

长的身材！而且蒙面客在面具之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银须虬髯虽然眼神充足，但是，绝没有这人发样明如九月汀潭，那样光彩夺人。

而且，蒙面客手掌柔滑如脂，岂是银须虬髯这等才皮厚的手9掌所能比拟？

祁灵无须再多寻理由，说道：“且休管他是谁，今天夜里，不来便罢，只要蒙面人来，我定然要他露出庐山真面目。”

想罢，匆匆吃完一木盘米饭，步出茅舍，仰望苍穹，清静湛蓝如洗，数点明星，已闪耀天上，西边晚霞渐转灰暗，却是一个难得的无风无雾的星光之夜。

约莫走了一杯茶的光景，祁灵刚刚走到古树之下，忽然低啸之声又起，啸声回荡，余音环绕在翠柳谷内，历久不散。

祁灵暗暗叫声：“来了！今夜断然没有那么便宜让你离去。”

心里主意早定，微一翻身，落到古树横枝上坐下来，留神前面来路。

啸声悠然未杳，果然从每天来的同一方向，一条黑影一闪，轻灵闪电，一掠如飞，从一路柳树伎头，腾挪飞舞而来。

今天，祁灵特别看得仔细，第一夜，祁多太过于意外，第二夜，祁灵几乎落在这人身后。只有今夜，看得分外清楚。

祁灵心里也暗暗吃惊，来人的轻功是已经达到踏雪无痕登萍渡水的地步，眼见得从柳树梢头，一式“掠水穿帘”，极其轻盈美妙地，微张着双臂，平展着身形，剪分双腿，活灵活现的一双巧燕子，掠水而回，穿帘而入的姿态，祁灵不自觉地轻轻叫了一声：“好身法！”

这一声叫来，虽然声音不太大，来人显然意外地一惊，一收身形，落在树枝之上，和祁灵面对而立。

祁灵没有等到来人停稳身形，便拱手说道：“朋友！接连三夜你都深入翠柳谷来到此地，是否有何见教？祁灵虽然不是翠柳谷中人，至少要以为尊驾传达意旨，尊驾可否告之在下？”

那人仿佛根本没有听到祁灵的话，只待身形一定，右手遽然一招“磐石天飞”挟带着轻微的啸声，向祁灵当头拍去。

祁灵依然如法泡制，右掌一扬，上翻一招“举鼎打山”，掌力只提七成，朝上迎去，双掌一触，“叭”地一声，又是掌心互对，互较内力。

这一招显然大出来人意外，立即一撤右臂，足下同时用力，飘然就向后面撤步，祁灵早就料到有迷一着，右手比他更快，一撤腰中七星紫虹桃花剑，喇地一声，剑出人到，凌空“饿鹰扑食”抖出一圈剑风，追踪向来人迎头罩去。

这一招太过突然，来人虽然飘身极快，但祁灵抢了一着，剑锋有如闪电追风，早就贴近来人双腿“三蕉阴”削到，眼见得来入难逃如此一招，主不要伤在祁灵的七星剑下，忽然，半空中有人叱喝一声。

“住手！”

随着这一声叱喝，从树梢飘然落下一人，低声叱道：“你忘了我的嘱咐么？”

祁灵闻言，顿时一收长剑，躬身说道：“老前辈！请恕晚辈放肆，这人连番相扰，晚辈才莽然出手……”

紫盖隐儒上前两步，望着祁灵，忽然长叹一声说道：“祁灵！你这小娃娃心计太过机灵，我愿意要等于七天之后，再向你说明，如今只好先说了，

至于你的成就如何，回头再看吧！”

祁灵霍然一惊，听紫盖隐儒的口气，每天夜里来人互较掌力，竟是他有意安排如此，而且是别有用心，这究竟是为了何事？如何自己莽然打破紫盖隐儒的计划，是否不能见谅于紫盖隐儒呢？

祁灵惶然在那里，一时大有手足无措之概。

紫盖隐儒半晌才说道：“随我来！看来这事我勉强不得，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隐瞒于你。”

说着话，便转身向古树上那间木屋掠身过去。

紫盖隐儒拉开房门，站在里面，向祁灵说道：“虽然此地从无外人进入，今天情形特殊，我准你进来。”

祁灵应声称是，这才缓缓迈步，走进这座建造特别的木屋之内。

刚一跨进这座架设在树枝上的木屋，祁灵顿时眼睛一亮，心神为之一爽，这间木屋从外面看去，觉得它构造精致非常，巧夺天工，但是，进得门来，便觉得这是神仙世界。房里周围，不知道用什么树，漆成雪白无垢，反映着周围的浓密树荫，蔚成一种浅绿淡浮，悦目已极，入眼舒畅。

靠窗的两侧，整齐排着两个书架，形式古老，颜色光华，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书籍，侧面放置几张藤椅，墙上挂着一幅不知出知河人手笔的淡墨山水，对面的墙脚，相成地放置一张小木几，乌亮如镜，光亮照人，木几柏面，放置着一个锦乡蒲团，木几之前，放置着一座三脚吞兽小香炉，残香绕炉，清烟袅袅。

斜对的墙上，式分左右，悬挂着一张古琴，和一柄古色斑点的长剑。

靠近书架之间，一盆不知名的小花，嫩绿枝叶，淡黄花朵，夹杂在焚香之间，飘荡着一阵阵似有似无的幽香。

房板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草，人走在上面，柔软如棉。

祁灵出身书香门第，家道富有，富丽堂皇的装饰，见过多少？祁灵自幼喜爱游山赏水，幽静出尘的地方，又见过多少？但是，从未见过这间木屋里面这等一见忘俗，悦目清心的陈设。

从这间木屋朝里看去，祁灵料定里面是紫盖隐儒的卧室，不便多看，走进房来，拣下首藤椅坐下。

紫盖隐儒缓缓地到小木几后面，在锦张蒲团上会下来，拨了一下前面的香炉，忽然露出一丝笑容，抬起头来，向祁灵说道：“祁灵！你知道我叫你每天坐在大树枝上，是何用意么？”

祁灵立起身来垂手朗声答道：“老前辈虽然明言责承晚辈屋前护法，以晚辈大胆愚见，老前辈系别有用心？”

紫盖隐儒点头说道：“你能知道我这别有用心，是对你是善意，抑或是恶意？”

祁灵略有惶恐之意，抬起头来，望着紫盖隐儒一眼，缓着语气说道：“前辈如欲加害于晚辈，南岳衡山翠柳谷，岂容许晚辈有一线生机乎？随时可死，随地可死，何必要以假深夜护法之名？”

紫盖隐儒笑了一笑，说道：“祁灵！你天资不恶，而且明晰事理。但是，你说我对你毫无恶意，如此我命你深夜护法屋前，而且

限令不得擅动，对你究竟有何益处？”

祁灵一时闭口无言，慢慢地抬起右手，看着那深紫如染的手，摇摇头说道：“晚辈愚昧，未能体察老前辈之用心。”

忽然，紫盖隐儒停下身来，对祁灵说道：“祁灵！你无法了解我的用心，你自然也不会认识每夜前往扰乱于你那人了，你是否愿意一见这位蒙脸怪客。身手不凡的怪人呢？”

祁灵顿时一震，心里立即闪电一转，暗自忖道：“我为何如此愚蠢，每夜前来对掌之人，定然是紫盖隐儒所派遣，何至于蠢到要他说明呢？”

祁灵一想到这里，脸上不由地一红，说道：“晚辈一时愚昧，不晓得是老前辈派遣前来，试探晚辈心诚之人，一时险下毒手。”

紫盖隐儒含笑点头说道：“你不遵守我的规定，擅自动剑，擅自离开原地，按说违命之外，你应当受罚，但是，念你心只为我闭关之安危，不无可恕之处。我必须先告诉你，你突然一剑，是出人意料，否则，你那一招平淡的“饿鹰扑食”，未尽然就能占得上风。”

祁灵涨红关脸，看着紫盖隐儒，说不上话来。

紫盖隐儒回身到木几后面坐下，突然向里间叫道：“慕白！出来见见这位与你连对双掌的神州丐道门人。”

祁灵不自觉的侧过身来，突然一个人现身在灯光照耀之下，黑色衣襟，紧身裹着，头上蒙着黑头巾，脸仍然是蒙着，只露出那一对明澈如镜的眼睛。

祁灵正待走上前一步，表示歉意，紫盖隐儒却先着手说道：“丛慕白！是我徒儿！”

祁灵这才上前一躬到地，说道：“小弟不知是丛师兄，夜来多有失礼之处，丛师兄念在不知之罪的份上，万勿怪罪。”

紫盖隐儒轻轻地笑了一声，向丛慕白说道：“慕白！你不是颇为欣赏祁灵的功力和他刚正不阿的为人么？那为何人家向你致以歉意，你都闭口不答呢？”

丛慕白一听师父如此一说，大眼睛当时向祁灵一转，便真的放下手，就靠近紫盖隐儒的身旁，席地坐下。

祁灵心里止不住阵阵地奇怪，他真没有想到，与他连对两掌，功力极为精湛，竟是紫盖隐儒的门人，更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位稚气未除的人。

紫盖隐儒忽然沉吟半晌，才抬起头向祁灵说道：“祁灵！你还记得我在你乍来翠柳谷之时，说过两句话么？”

紫盖隐儒说道：“我曾对你讲，当今之世，去那些隐世不知名的世外高仙之外，能在功力上折服宇内二书生的，只有神州丐道。但是，神州丐道能胜过宇内二书生的，不是他那柄誉为天下第一的七星紫虹桃花剑，而是他那钢柔的三阳棉掌。”

祁灵点点头，他想起紫盖隐儒当时说这句话的神情。

紫盖隐儒又接着说道：“你当时我说过，神州丐道为何不传你三阳棉掌么？”

祁灵摇摇头说道：“前辈当时似有不便直言之虞，没有告诉晚辈。”

紫盖隐儒说道：“祁灵！你愿意知道你师父为何不传你三阳棉掌的神功其中的原委么？”

祁灵一听，当时神情一震：慨然说道：“晚辈恩师定在高见，晚辈不敢乱加猜测。”

紫盖隐儒点点头说道：“为弟子者，不应猜测长辈意图，理之当然。不过，今天我却要告诉你，神州丐道不传你三阳棉掌神功，是为了要你前来南岳，学习我的紫盖掌力。”

紫盖隐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是神州丐道用心良夺，其间因果说来话长。”

说着话，转过头去，向丛慕白说道：“慕白！你去倒两杯茶来，让为师将这一段因果，详细说来，你也不妨听听，让你知道，武林之中，真正的高人是立意打破冤冤相报的武林陋习，正可以作为你们这些年轻后辈之借鉴。”

紫盖隐儒似乎凝神在思索一件往事，脸上神色凝重，忽然竟飞起一层酡红，良久，才恢复常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在若干年以前，有一对师兄……弟，双双在天山之阳，和一位高人习艺，天山十载，不仅深得师门真传，两人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说到此处，紫盖隐儒缓缓地闭上眼睛，似乎有不胜回忆之情，霍然，紫盖隐儒轻轻地咳了一声，两只眼睛遽然一睁，神光迸射，神情为之一振。接着说道：“这两个师兄弟，情感之好，情逾骨肉同胞，他们共同誓言，终生不下天山，侍奉恩师，而他们两人，也就如此终生厮守。”

丛慕白在一旁禁不住要张口说话，忽然眼睛一看祁灵，顿时又将话缩回去。

倒是祁灵在旁轻轻地赞道：“这两位武林前辈，能够隔绝尘埃，真是深识人生三味了。”

紫盖隐儒摇摇头说道：“隔绝尘埃，享受清福，在当时，他们两人确是如此，每天除了侍奉恩师，练习功课之外，剩下的时间，便是邀风啸月，游山玩水。可是，好景不长，在他们天山习艺十年之时，恩师坐化。恩师在临坐化以前，嘱咐他们师兄弟，要结伴下山，前往中原，行道武林，多积善德，以不负一身所学。

就在下山之前，他们又发生一件意外的事。”

情节转变到此处，似乎是奇峰突出，听得祁灵和丛慕白两人目不转瞬，一眨不眨地看着紫盖隐儒。

紫盖隐儒说道：“其中师兄在无意之中。发现天山一株驻颜灵芝，人若服用之后，便可是以青春永驻，容颜不老。师兄拿到这一株驻颜灵芝，不愿独享，便和师弟双双服下，从此二人容颜不老，青春长在。便是可惜师兄在下得天山之后，受不住尘世声色犬马之诱惑，不但没有行道武林，反而为武林增加了祸害，师弟言尽义至，只有独自遵守师训，仗义武林，行道江湖。从此，武林之中，突然出现这两个天山高手，虽然二人名列同时，却是一善一恶……”

紫盖隐儒一口气说到此地，身旁的丛慕白突然惊叫起来说道：“恩师！师傅！你……就是那数十年前伏剑下天山其中的师弟！”

紫盖隐儒此时已经禁不住长叹出声，青衫泪湿。

祁灵也站起身来，恭谨地说道：“老前辈原来是数十年前天山雪叟的衣钵传人，如此晚辈大胆猜测，北岳秀士姚雪峰，他就是

紫盖隐儒点点头说道：“正是天山门下有辱门风的师兄。”

紫盖隐儒叹声说道：“我虽不是空门子弟，却是灵台无垢，心境清明，今天为了要说明神州丐道的用心，才又述起这一段往事，尘心未净，道心不够。唉！”

祁灵没有想到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名列宇内二书生，实际上却是同门师兄弟，而彼此德性又相差如此之远，真是令人无法想象。

紫盖隐儒静下稍有激动的心情，又微微带着一丝苦笑说道：“说了半日，

我还没有说到神州丐道为何不传你三阳棉掌，这其中的原因，不免要牵涉到二十多年以前。那是，我们师兄弟同下天山，中途分手以后的第一次见面，那天姚师兄正在为恶不当，我及时赶到。可是，比我先到一点的，却是脾气古怪，疾恶如仇的神州丐道。”

祁灵点点头，说道：“晚辈恩师自然和无与北岳秀士起了冲突，因此，老前辈便进退两难，一边是同门师兄，另一边却是仗义武林的神州丐道，老前辈如何处理这种局面？”

紫盖隐儒苦笑了一下，说道：“神州丐道与我师兄一言不合，动手相搏，不相上下，后来我师兄弃剑用掌，原以为仗着他独练的阴灵掌，来取胜神州丐道，没有想到弄巧反成拙，令师三阳棉掌堪称是独步空前，一掌互震之下，我师兄桩步浮动，气息顿失均匀，这情形我看得清楚，毕竟是……”

紫盖隐儒说到此处，忍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毕竟是同门师兄，我不忍见他顷刻伤在令师掌下……”

祁灵惊而起身说道：“老前辈因此与晚辈恩师动和过招么？”

紫盖隐儒摇摇头道：“师兄为恶之事着实昭彰，我岂能够以一己之私，助纣为虐么？”

丛慕白在一旁接口问道：“那该怎么办呢？”

紫盖隐儒回头看看丛慕白，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说道：“我一出现，我师兄愧意顿生，而我和丐道三掌换一剑之后，神州丐道也停手不攻。于是，我向神州丐道提出一项口头保证，天山门下，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此江湖不再出现天山门人为恶事情。”

丛慕白仰头问道：“神州丐道就此撒手了么？”

祁灵却在旁边从容地说道：“晚辈恩师虽然性如烈火，倒是通达人情，自然会同意老前辈的保证。但是，恩师自然顾虑，如若北岳秀士不能如老前辈所言，又将如何？”

紫盖隐儒点头说道：“祁灵与你恩师相处，也不过短短月余光景，却能知之极深，令师当时尊重我的意见，但是他要说出，其后果不如所言，要负责为武林除害。否则，神州丐道仍旧不惜动用三阳棉掌绝技，伤人取命。”

祁灵躬身应道：“晚辈至此已然明了，北岳秀士未能深体老前辈之用心，再度出现江湖，为非作恶，有负老前辈一番深意，晚辈恩师这才让我有来求老前辈……”

紫盖隐儒摇头说道：“神州丐道近年来归隐江湖，遁出世外，不愿伸手江湖恩怨，偏又遇上你这个天生奇材，才动收徒之心，继承他的衣钵。”

丛慕白闪着那一双大眼睛，看了祁灵一眼，仰起头向紫盖隐儒问道：“神州丐道既然要祁……”

说到“祁”字，丛慕白竟然一时口吃顿住，说不下去。大概一时不知称谓什么才好。

祁灵一见丛慕白说不下去，立即接口说道：“小弟祁灵。”

丛慕白脸上一红，接着说道：“神州丐道既然要祁师兄砂继衣钵，为何不传以三阳棉掌，去迳找我师伯？而要到南岳衡山来求学于师父呢？”

紫盖隐儒点头说道：“这正是神州丐道用心良苦与可佩之处，他不欲以三棉掌取胜北岳秀士姚师兄，而是希望紫盖掌力传你，为武林正道增一绝顶武功的高人。”

这一席话说得祁灵与丛慕白，两个人都低头无语，虽然各有想法不同，

却是都有感慨万千。

紫盖隐儒忽然向祁灵说道：“祁灵！我愿意在你无觉之中，为你奠下紫盖掌力之根基，使勿需时日，即能在翠柳谷尽得掌力之精髓，也好便于你前往北岳。可是，如今仅得五成根基，少不得要多耽搁一段时日了。”

祁灵一听紫盖隐儒说是他已经奠了紫盖掌力五成根基，不觉为之大感诧异，祁灵实在想不起这样泛着紫的手掌，就是紫盖掌力的根基么？

紫盖隐儒微微一笑说道：“祁灵！你是不相信我的话么？”

祁灵没有想到紫盖隐儒眼力竟是如此厉害，一时红着脸尴尬地说道：“晚辈见识浅薄，容或难免有怀疑之心。”

紫盖隐儒含笑点头说道：“好个容或难免有怀疑之心！就凭你这份诚实，我不责怪你这份疑惑之心。祁灵你知道我这紫盖隐儒名号的来由么？”

祁灵连忙说道：“晚辈不敢再揣测。”

紫盖隐儒说道：“我自天山南下中原，眼见中原武林恩仇纠缠不清，令人齿冷心灰，尤其同门师兄行为大变，更令人无意插足江湖，我心怀中原名山大川，风光较之塞外不同，于是遁身隐迹于山水之间，隐之一字由此而来。”

祁灵敬聆于座，执礼至恭。

紫盖隐儒突然抚丰丛慕白的肩头，说道：“慕白！我试将掌力发向门外，力聚五成，掌发一半。”

丛慕白应声而起，就在室内，霍然抬臂伸掌，露出欺霜赛雪的左手，猛又向内一圈，就在这向内一圈之际，原是雪白的左手起而作势，全神贯注，目不凝瞬，此刻一见丛慕白左手变紫，禁不住脱口惊呼，更使他感到奇怪的，丛慕白此刻左手的紫色，较他自己的右手还要淡些。

就在祁灵惊呼未了，丛慕白内圈的左掌，突然向外一翻，扬掌就推，只听得轻微一阵啸声，脱掌而起，而且一股淡淡的此色氤氲，有如一个小伞盖，缀缀地随着手势，向前推动。

紫盖隐儒点头说道：“慕白收掌。”

紫盖隐儒回头对祁灵说道：“天山绝学，掌发有声，形如紫盖，功行血动，发而有形，紫盖之名，由此而起。”

祁灵没有想到劈空掌力，竟然发掌有形，引为奇观。武功之道，真如浩瀚汪洋，广博幽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紫盖隐儒含笑接着说道：“你乍来翠柳谷，道出师承，我便知道你的来意，一经试出你的内力惊人，便决定在你不知不觉之间，命丛慕白拼耗内力，为你打奠紫盖掌力的根基。引你入得门径，再指点你练习精进。”

祁灵一听紫盖隐儒如此一说，三日来内心的疑惑，才为之澄清。当时，立即上前两步，对丛慕白一躬到地，拱手说道：“多谢丛师兄为小弟拼耗真力，打奠根基，小弟愚昧，竟还趁机偷袭，愧作无限，尚请丛师兄原谅。”

紫盖隐儒站起来，含笑说道：“武林儿女，不拘俗礼，不仅祁灵要在紫盖隐儒峰前暂留，作数日小住，慕白要代我传授，说不定将来尚要并肩江湖，行道武林之日。来！来！祁灵！待我为你二人正式引见一下。”

祁灵心里一动，暗自忖道：“彼此姓名都知道，还要引见什么？”

丛慕白站在那里，微有忸怩之意，紫盖隐儒轻轻地笑了一下，复又叹了一口气说道：“为师身隐山林，说不定从此不再涉足江湖，难道你不愿意这个武林同道，为你相助一臂之力，来洗雪你的血海深仇么？”

紫盖隐儒说着话，顿然变得无限爱怜与慈祥，环抱着丛慕白的双肩，向

祁灵说道：“祁灵！你来见过你丛姊姊！”

祁灵一听“丛姊姊”三字，瞠然不觉退后两步，顿时许多景象，一涌而来。在古树之上，互较掌力，对方掌心润滑如脂：身材修窈窕，眼睛明亮清澈；说话声音有如银铃振空……，这些景象，莫不再再说明，丛慕白，是位女儿身。

祁灵此闪电一想，那边紫盖隐儒已经伸手摘下丛慕白姑娘头上的黑头巾，顿时一头青丝，宛如乌云黑缎，披洒肩头，衬托着一个鹅蛋脸庞，肤如凝脂、鼻若瑶、殷红巧嘴、两道秀眉，再配上那双摄人心魄的眼睛，美得像画中人。

祁灵只看了一眼，立即回避了眼光，上前行礼说道：“祁灵拜见丛姊姊！”

丛姑娘此刻一扫先前那种豪爽男儿风，羞意不尽地还礼，轻轻说了一声：“祁师弟……”

紫盖隐儒含笑点头说道：“今日一见，从此有如家人，武林儿女毋作小家子小儿女态，日后还要携手行道武林，来日方长，如不以坦诚相见，日后如何中相处？”

祁灵行年弱冠，在未到泰山之前，身为富家子弟，当然见过不少貌美佳人。可是，今天一见丛慕白姑娘，顿时觉得心神为之一清，淡雅如碧水白功，令人万念俱消，观之忘俗。丛姑娘美而不艳，而且还有一种温婉的风度，看人一眼，如沐春风，祁灵自然而惊为生平所仅见的美人。

所以，紫盖隐儒一提则“他日并肩行道江湖”，祁灵心里飘然。虽然他不是好色之徒的子弟，但间，能够有这样如花可人，如玉生香，淡雅超尘，武功盖世的姑娘，和自己双双仗剑江湖，祁灵能不为之陶然欲醉么？

紫盖隐儒说完这两句话以后，丛慕白姑娘这才款款上前，轻声说道：“祁师弟！你不会怪我如此藏头藏尾么！”

祁灵忙躬身说道：“丛姊姊教导小弟之恩，谢之唯恐不及，岂有相怪之理？”

紫盖隐儒含笑说道：“慕白易钩为弁，那是我的主意，自然怪不得慕白。但是，紫盖掌法未曾传授，祁灵也毋须言谢。”

说着话，紫盖隐儒回头对门外看了一眼，说道：“趁天色未明之前，我将紫盖掌法，约略叙说一遍，至于详细情形，自有丛慕白逐步传授。”

祁灵赶紧收敛心神，静心聆听。

紫盖隐儒说道：“慕白以自己掌力，逼出氤氲之气，祁灵掌作紫色，是初步吸取现象，一俟火候一到，此色内蕴肤功。祁灵内力深厚，不同于掌人，成就必大，是可预期，天山绝技，能由此光大于武林，愿之足矣！”

祁灵恭谨应道：“但愿如此。祁灵可暂回翠柳谷前茅舍，由慕白正式代我传功。”

祁灵刚一回到茅舍，但闻银须虬叟在屋内说道：“祁娃娃！好自安歇！明日要开始练习功课。”

祁灵晓得银须虬叟必然知道这其中的情形，便也不再说些什么，悄悄地回到屋内，稍作调息后，便去安歇。但是，一时心神无法收敛，思潮如涌，想到南岳之行，奇遇良多，真有惘然如梦的感觉。

祁灵忽然想到紫盖隐儒曾经说过，丛姑娘身有血海深仇，言下之意，还希望自己能够相助一臂之力，不知丛姑娘有何血仇，像她这样娴静温婉，秀美绝伦的，竟然身有惨痛的身世，那真是红颜薄命，天嫉佳人了。

祁灵一阵胡思乱想，大失常态，直至倦意丛生，才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祁灵睡得既迟，夜来又不曾安神睡稳，所以一觉醒来，已经是日正晌午之时。

就听到门外丛慕白姑娘叫道：“祁师弟醒来了么？”

祁灵连忙应道：“小弟起来了。”

门扉呀然而开，丛慕白姑娘托着一木盘黄梁米饭，和一些金针木耳之类的菜肴，放在木几之上，笑盈盈地说道：“祁师弟夜来劳累，所以才一觉过午。”

祁灵羞红着脸讪讪地说道：“小弟惭愧。”

慕白姑娘忽然一正颜色说：“习武之人，切忌分散心神，困顿身心。祁师弟，步敛气不凝、精神不一，对自己为害甚巨。”

祁灵不觉汗颜无地，低声说道：“小弟知道。”

丛姑娘忽又温柔地说道：“祁师弟莫怪我唠叨可厌，恩师对祁师弟寄望甚殷，神州丐道老前辈既然命师弟前来衡山，自然也殷切期望能在紫盖掌力上有所成就，还有我也希望祁师弟能光大紫盖掌力，扬威北岳，大家都如此寄望于你，祁灵师弟人要聚精会神，全心全力以赴啊！”

祁灵生平自律甚严，一听丛姑娘如此再三说来，真是惭愧欲死。便是，确是自己昨夜心神不宁，才致如此。当时垂头站在那里不敢与丛姑娘相对。

丛姑娘沉默站在那里，才轻轻地说道：“祁师弟！到外面漱洗回来，用餐一毕，我们要到那边去练习掌力。”

祁灵那里还敢多说什么，应声“是”以后抬头一看，丛姑娘一双眼睛无限温柔的望着自己只轻轻说了一声：“祁师弟！这是给你用的。”

祁灵突然一阵热气，直冲眼眶，伸手接过面巾木梳铜镜，低着头，说声：“谢谢师妹！”

便匆匆地穿过门外，走到溪边漱洗。

室外，碧空无云，晴天如洗，山林静寂，流泉无声。上仰则峰壑如画，下俯则碧绿如盖，置身其间，使人有“人在图画中”的感觉。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低低地呼唤：“祁师弟！你是在气恼着我么？”

祁灵闻声一敛心神，回身答道：“小弟屡感丛师妹待我天高地厚，唯有谢之，岂能无端怒恼于师妹！”

丛姑娘一阵激动，眼眶里含着泪水，低低地说道：“祁师弟！你等我说明白我的意思。萍水相逢，虽然彼此一见如故，但是，我不知道这位艺非同门的师妹，究竟在你的心目中有如何的地位，所以，我才趁你醒来之时，故作遣责之言……”

祁灵急着叫道：“丛姊姊！”

丛慕白姑娘接着说道：“倘若祁师弟，果然以姊视我，则必能平心接受。否则，稍重的言语尚无法接受，何论及遍访天下，洗雪深仇？”

祁灵感声叫道：“丛姊姊！小弟虽然不才，尚不致愚鲁若是。”

丛姑娘含笑，从地上拾起洗漱用具，递到祁灵手中，说道：“你不气恼我，我心已安，就不必再谈这些事，快些漱洗，黄梁米饭冷了就不香了。”

祁灵接过用具问道：“小弟来此三日，每餐为饭，都是姊姊亲自为炊么？”

丛姑娘笑道：“深山僻野，没有佳肴款待，一些粗茶淡饭，祁师弟还提它作甚？”

说着话，人像花间蝴蝶，惊鸿一瞥，平地起飞，一掠而闪进茅屋之内。

祁灵坐下来，望着丛姑娘说道：“丛姊姊！你能将身负何种血海深仇为小弟一告么？”

提到血海深仇，丛姑娘顿时遽变，秀目含泪，摇摇头说道：“不必急于目前，说来分散了祁弟弟的心神，我已经等待十数年，又何必急于一时？只要祁弟弟有心和我他日并肩寻仇，我就是再等两年，也是无妨。”

祁灵急着说道：“丛姊姊！你……”

丛姑娘轻轻去眼泪，含着一丝苦笑，说道：“恩师告诉我说，仇人功力极强，要我忍耐，等待一位帮手，才能合力除奸，眼前说之无益，徒然增加我的悲愤，使我不能专心一志为祁弟弟传习紫盖掌法。祁弟弟！你明白我的用意么？”

祁灵点点头。便和丛慕白姑娘走出茅舍。

丛姑娘指着翠柳谷的右侧，说道：“翻过这一堵峭壁，有一处平坦的林间，正好用作你我习艺之处……”

刚一说到此处，丛姑娘忽然脸上颜色一变，顿时闭口不言，凝神而听。

祁灵也顿时惊觉，一静心神，立即说道：“丛姊姊！你听，这是银须虬叟尹滕老前辈的声音！”

丛慕白姑娘此时脸上的表情，分不清是惊是喜，只匆匆地说了一声：“祁弟弟！我们快去。”

丛慕白姑娘话音刚落，顿时一掠腾身，人亿脱弩之矢，反身越过茅舍，远去数丈，双脚在半空中一点古树梢头，二次腾身再起，直向翠柳谷的谷侧峭壁落去。

祁灵哪里能落后，挺身一拔，凌空数丈，斜刺里虚空摆臂蹬腿，虚空直掠，电射而前，像是收翅飞行的大鸟，随在丛慕白身后，落到峭壁。

祁灵刚一落到峭壁之上，丛慕白姑娘反而一停脚步，拦住祁灵说道：“祁师弟！你在未去北岳之前，不应为我冒险。”

祁灵豪然朗声叫道：“丛姊姊！你视小弟如此无用么？”

不等丛姑娘答话，一声长啸，震臂而起，循着银须虬叟叱喝之声，向紫盖峰顶奔去。

丛慕白姑娘没有想到这一句话，不但没有止住祁灵，反而激他豪气千丈，挺身而去，心情分不清是惊是喜。

丛姑娘起身迟了一步，刚叫得一声“祁师弟！”前面人影相去已经七、八丈之遥，姑娘只好随后急追，一前一后向峰顶疾奔而去。

走在前面的祁灵，耳朵里却愈来愈听得清楚，银须虬叟厉声叱喝已经近乎声嘶力竭的声音。

祁灵估计银须虬叟已经是危机迫于眉睫，再有一盏茶时分必然要力竭喷血而死。

祁灵正是在疾驰之际，忽然一声长笑，划破长空，从这一声长笑里，仿佛听到银须虬叟厉喝之声，已经不若方才那样有力。

祁灵暗叫“不好！”立即猛地一提全力，双蹬两脚，一扑凌空，立即看见八、九丈开外的一块青石上，银须虬叟须发俱张蹲身分腿，右手挺在胸前，和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双掌互贴，较上真力。

祁灵从空中一落而下，相距那块青石，还有两三丈距离，便高声叫道：“尹老前辈！晚辈祁灵前来相助一臂之力。”

这一声叫罢，祁灵还没有到达青石的瞬间，只听得对面那老人狂笑一声，

暴喝：“欺师灭祖之徒，滚！”

这一声“滚”字乍一出口，银须虬叟就像是断线的风筝，滴滴溜溜地跌下青石，顿时脑浆四溅。

祁灵正好此时赶到，一见自己迟来一步，以致银须虬叟伤在对方重力掌下，不由地悲愤填膺，热血为之沸腾。当时一摸之际，七星紫虹桃花剑应手而出，迎风一抖，旋了碗口大小的紫色光芒，欺身直进，更不答话，剑化绝招“矫龙游空”，挟着紫芒无数。向对面那个老人攻去。

那老人一掌震翻银须虬叟，正自转身待去，忽然祁灵如此夹背一剑，直袭而来。仓促间，不及转身，人向前疾跨两步，双手向后一吐长袖，“呼”地一声，顺势一招“苏秦背剑”，迎着祁灵攻来的一剑，连绞带拂，劲风似削，力道沉重，连避带攻，刚刚将祁灵攻势卸去。

老人回转旋身，双臂一收，两袖交胸，叱喝道：“你是何人？如此悄然出招，偷偷下手，自觉有欠光明否？”

祁灵为人生平光明磊落，从不在暗地算人，如今这老人如此一问，当时不由得脸上微微一红，站在那里答不上话来。

那老人一见祁灵答不上话来，却自点点头说道：“你能自知惭愧，还算不失为胸襟光明之人，你能闻声赶来，为尹滕之死而愤然。出手，你与尹滕必有相当关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尹滕之死，罪有应得，你无须为他不平。”

这老人言犹未了，就听得丛慕白从祁灵身后一掠而前，指着老人叱道：“你休要信口■黄，污蔑死者，银须虬叟为人耿直忠诚，岂是如你所说，罪应至死……”

老人忽然哈哈一笑，拦住丛慕白姑娘说道：“你不能为父报仇，如何竟躲在这南岳之上，做个遁世之人？”

这老人如此从容一说，丛慕白姑娘脸上颜色突变。十几年以来，从没有人提过金陵镖局的字号，想不到这个灰衣老人竟在此时此地脱口叫出自己的身世，丛姑娘始而一惊，继而全家血仇的情景，又如紫银须虬当年告诉的一样，历历在目，重现眼前。心头一痛，玉颜苍白，脚下踉跄，几乎立足不稳，摇摇欲坠。

祁灵见状大惊，抢前，扶住丛姑娘肩头，叫道：“丛姊姊！你怎么的了？”

丛慕白姑娘此时眼里含着泪珠，盈眶欲滴，对祁灵摇摇头说道：“祁师弟！我们要拦住这人，不能让他逃走。”

祁灵知道这事与丛姑娘的血海深仇有关，那里还敢怠慢，当时应声而起，一拔凌空，惊鸿一瞥，一掠之际，越过这位灰衣老人，拦住他的去路。

灰衣老人忽然哈哈笑道：“丛姑娘！你是想知道杀你全家的仇人是谁么？不过，如果我不想告诉你，拦住去路又何济于事？”

言下之意，根本没有将祁灵和丛慕白两人放在眼里。

丛慕白姑娘忽然一擦眼泪，朗声说道：“银须虬叟对我有救命之恩，如今伤在掌下，我要为死者报仇，即使我不问你当年川中三峡仇人是谁，我也要你留在紫盖峰，听候武林公断。”

灰衣老人依然是笑意迎人的说道：“姑娘！尹滕对你虽有救命之恩，却有蒙蔽之嫌，足够陷你于不孝之地，想不到你却对他如此忠心耿耿，天下不智无过于此。”

丛慕白姑娘冷冷地说道：“杀人致命，罪无可非，只伯你难逃公道。”灰衣老人点头说道：“老朽只请问姑娘一句话，请秉诚相告，便知老朽所言

是否信口开河。”

灰衣老人轻轻“哈”了一声，说道：“君滕处心积虑，要将这笔血债推到别人身上，而达到他一石两鸟之心愿。他没有想到追寻到紫盖峰来的竟是老夫，十几年来的心机，他白费了。老实说，只怕他此刻，还是死不瞑目呢？”灰衣老人越说越玄，令人费解，站在身后的祁灵，心里早就不耐烦，认为这灰衣老人，故作刁钻，困扰丛姑娘。但是，事情涉及丛姑娘血海深仇，祁灵又不便插嘴。

丛姑娘沉静依然，脸上毫无表情，只是问道：“你可知道银须虬叟救我脱除，待我十数年如一日么？”

灰衣老人冷笑道：“人谋远虑的人，忆会莽然行事？慢说姑娘这十数年以来，成就一身绝高的功力。就是他能举掌将你击死，也不能掩尽天下人之耳目，如此将他昔日救险之初衷，岂非化为流水么？”

丛姑娘摇头说道：“你沐要故作玄虚，我不懂你的话。”

灰衣老人突然一沉脸色，说道：“姑娘！你道老朽何人？姑娘不曾听说华山门下铜脚叟么？”

灰衣老人刚一提到“华山门下”之字，身后的祁灵却忍不住惊呼一声，立即抢着问道：“你是华山独孤叟何人？”

铜脚叟回头笑了一笑，说道：“看来这位小友知道华山二字了，老朽是华山掌门师弟，以老朽在武林的名声，当不致谎言欺骗你们年轻后辈。”

丛姑娘仰起头向祁灵说道：“祁弟弟！你知道华山独叟其人？”

祁灵点点头，但是，旋又说道：“此事无关，姊姊请先问他有关仇家下落。”

铜脚叟傲然笑道：“怎么无关？太有相关了，银须虬叟尹滕是华山门下，是老朽师侄，他与本门叛徒千手剑沙则奇情逾手足……”

祁灵不禁心头一颤，脱口大叫道：“什么？千手剑沙则奇？”

铜脚叟眼里突然放射着令人发冷的光芒，回头看了祁灵一眼，随即又是变颜微微一顿，点头说道：“对了！正是江湖上流传的‘千手剑下难逃生’的千手剑沙则奇！他是本门二弟子，秉性凶恶，逐出门墙。”

铜脚叟说到“千手手下难逃生”几个字的时候，面向着丛姑娘，特别加重语气。

祁灵紧接着大声说道：“我知道你的用意了！铜脚叟！你是说川中三峡，血染我丛姊姊全家的是千手剑沙则奇？”

铜脚叟沉颜说道：“长剑一条龙丛少玉身怀奇宝，引起沙则奇夺宝之心，川中三峡少则奇追踪出手，血染全家，只剩下丛姑娘年方两岁的婴儿……”

铜脚叟说到此地，丛姑娘再也撑持不住，浑身颤抖，虽然她紧咬牙关，依然止不住珠泪交流，宛如带雨梨花，风前颤抖不停。

此刻祁灵却又一变极为冷静，眼神盯在铜脚叟身上，冷冷地问道：“铜脚叟！你这话有漏洞之处，千手剑沙则奇行凶三峡，与银须虬叟何干？你又何以知道千手剑是丛家血海深仇的人？”

铜脚叟奇怪地看了祁灵一眼，继续说道：“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沙则奇血洗全家，难逃武林耳目，华山派才将沙则奇逐出门墙，尹滕与沙则奇同行，眼见行踪败露，而奇宝未得，沙则奇若不受责本门，隐迹山林，准备以十数年时光，培养姑娘成人。十数年抚养之恩，换得姑娘亲口否认仇家是沙则奇，尹滕用心不能不算良苦。”

祁灵突然大喝道：“住口！铜脚叟！你以死无对证的方法，栽诬银须虬叟，霜诬千手剑沙则奇，你究竟是何用心？你没有想到会遇到我。”

铜脚叟先是一震，继而冷笑说道：“你？你何人？你凭藉何种理由，说老朽栽诬？华山本门之事，你能知道比老朽更深切么？”

祁灵冷笑道：“你的谎言不戳自穿，铜脚叟！你今天不将起初来意说明，祁灵今日便要你命尝银须虬叟于泉下？”

说着话，挺臂一振，唰地一声，七星桃花剑巍巍地挺立胸前，两眼凝神，气震山岳。

铜脚叟脸上颜色一变，左脚铜脚一蹬，“独”的一声，旋风疾转，右手一探，从长袍里竟然取出一柄黝黑的铁剑，持在手中。

双方都是全神贯注，情势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丛慕白姑娘厉叱道：“你们都住手。”

祁灵一听姑娘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不觉微微一怔，抬头看时，只见丛姑娘秀目圆睁，神情失常，当时便叫道：“丛姊姊！铜脚叟他是谎言蒙于你，用心可鄙，此人千万不能放过，他与姊姊血海深仇脱不了关系。”

丛姑娘轻轻地哼了一声，没有回答祁灵的话，只是向铜脚叟问道：“铜脚叟！凭你一面之词，将我十几年的恩人变为仇人，你还能找出证据否？”

铜脚叟缓缓收回剑势，转过身来，对丛姑娘望了一眼，说道：“尹滕救你十数年之前，为何至今不将仇人相告？他明知本门有人追寻于他，自有一天被追寻到，到那时他要以自己功力，迫使来人当你之面，说出他所指使说出的人，姑娘自然深信不移。到那时候，他的深谋诡计便得以成，可惜他没有想到追踪而来的竟是老朽，前来代掌门人执法。丛姑娘！对于老朽这一番话，说来也是本门不幸之羞，无须对你说明。念在你的一点孝心，这才不顾玷辱门风，据实相告，对老朽对华山派，有何裨益？”

铜脚叟这一番话，说得沉稳有力，水泼不进。

丛慕白姑娘沉思一会，忽然抬起头来，说道：“你震毙银须虬叟，代掌门执法，与理未有不合之处，只是银须虬叟对我无论如何有救命之恩，我要刨土堆坟以报，紫盖峰无法待客，你我后会有期。”

祁灵一听丛姑娘之意，竟然对铜脚叟的话信以为真，不由地大急，连忙叫道：“丛姊姊！铜脚老叟的话信他不得……”

丛慕白姑娘没有等到祁灵说完，便漠然地摇头止住祁灵的话，只对祁灵说道：“祁师弟！铜脚叟与我无冤无仇，不要来蒙蔽于我？”

铜脚叟突然哈哈笑道：“丛姑娘！明察秋毫，老朽钦服！老朽今日虽不能作客南岳，但愿他日能有机缘，再见姑娘。但是……”

说到此处，铜脚叟神转头来，对祁灵看了一眼，又向丛姑娘说道：“这位年轻朋友，盛气凌人，老朽若不领教几招，只怕他寝食难安。”

祁灵冷笑道：“我丛姊姊被你老奸巨猾之言所蒙，祁灵不听人的花言巧语，你要想下紫盖峰，先闯过我这一关。”

祁灵明知道这个铜脚叟，既然是华山独孤叟的师弟，功力必然极为不弱，方才双袖震一剑，已经见了真章。而且，祁灵估计铜脚叟较之银须虬叟和死在虎丘塔上的千手剑沙则奇年纪都轻，而辈份却高出一层，如果铜脚叟不是胡言乱语，铜脚叟将是华山派功力最高的人，因为他是同辈师传最小的徒弟。

但是，祁灵一则气愤他用心奇物，栽诬千手沙则奇和银须虬叟，再则，倒真要试试华山派高人，究竟有多少功力。

所以，当铜脚叟剑起满天星斗，狠命一招之际，祁灵早已凝聚全身功力，却先自轻盈笑道：“铜脚叟！你想一招击我，减少你的顾忌，只怕无此希望。”

话声一落，手中宝剑集八成以上内力，霍然硬演一招“独劈华山”，以攻代守，七星紫虹顿挟着啸声，穿过剑幕，直向铜脚叟迎头落去，而且剑势之快，劲道之凌厉，足使铜脚叟心里暗自吃惊。

除非铜脚叟愿意拼个同归于尽，否则，铜脚叟必经硬接这样迎头一招。

铜脚叟果然不是弱者，他也深自了解祁灵用意，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他还从容不迫地冷笑一声，铜脚“独”地一声，铁剑化攻为守，上掠一招“力架金梁”。

霎时间只听得“铮”然火药四溅，然后再看看站在对面的祁灵，不觉失惊问道：“姓祁的朋友！你手中的宝剑……”

祁灵傲然应道：“七星紫虹桃花天下第一剑。”

铜脚叟点点头说道：“剑果然是好剑，天下第一未必，能硬接老朽这把铁剑，足以自傲，姓祁的朋友！你是……”

祁灵冷笑应道：“亏你是华山派的掌门人师弟，你听我说出这剑之名，你还不能认出我的师尊么？”

铜脚叟摇头说道：“神州丐道岂有这样年轻的徒弟？不过，无论你是何人的徒弟，你能硬接铜脚叟一招重手剑法，何不再接几招华山剑术？”

华山剑术，誉满武林，铜脚叟不愧是华山高人，出手五剑，尽出精华，果真如他夸口，能接下这几剑抢攻的，那还是不可多见的。

祁灵索性左的和一抱宝剑，巧展师门绝世轻功，人似败絮随风，在剑光中飘忽自如，游动不已，仿佛都是剑风推动他的身形在飞舞，所以都是那样以一瞬之先，抢在每一招的前面。

到了最后两招，祁灵索性长啸凌空，顿时展出泰山日观峰闲云老和尚所传授的凌空闪避的绝技“乘槎过海浪潮急，舞袖凌空风送平。”在半空中闪电飘风往来一荡，神妙无比地从铜脚叟的剑招当中，悠然而起。

铜脚叟连攻五招之后，突然铜脚“独”的一声，柱地而立，一收剑势，望着神色自若的祁灵，点点头说道：“怪不得你如此傲视一切，果然手下颇为不凡，不过老朽今日身为紫盖峰丛姑娘的客人，不便多动手，只此五招杀你的狂妄，日后你如果有兴趣，只要你指名铜脚叟，华山剑派总不致让你失望。”

祁灵站在那里，冷笑着说道：“铜脚叟！你的五招稍杀我的狂妄之气，却减不了我的豪气，银须虬髯既为华山门下，即使欺师灭祖，亦不应令他当场横尸，尤其令人不平的，你污蔑千手剑沙则奇，用心何在虽不敢断言，其意可鄙，已经不言而喻。”

铜脚叟缓缓将长剑横挑在胸前，沉声说道：“看来，对于此事，你比丛姑娘还要关切？你不觉得自己的行径，也有奇怪之处么？”

祁灵豪然笑道：“铜脚叟！告诉你，人算不如天算，你没有想到我祁灵与此事有深切之渊源。”

铜脚叟阴沉地冷笑一声，说道：“如今你要怎样？”

祁灵大笑说道：“铜脚叟！你以五剑杀我狂妄之气，我如今也要以五剑还你虚妄之罪。”

铜脚叟哼了一声，还没有讲话，祁灵接着说道：“华山自称剑派，剑上功夫自是高人一筹。方才五剑，你铜脚叟未尽全力，未出绝招，我也知道。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华山剑派，并非剑中之绝如若不信，你认得这一招“飞触醉月”否？”

但见祁灵上身向前一倾，双手捧剑，忽地向前一挑，临到面前剑式突又一转，变挑为削，疾如一闪，削向铜脚叟的咽喉。

这一招“飞触醉月”，看去非常简单，而且变化不大，可是无形之中去势之疾，与劲道之沉，使这位击剑能手铜脚叟为之大吃一惊。

华山派铜脚叟追踪到南岳衡山紫盖峰前的翠柳谷上，出掌震毙了银须电叟尹膝，并且将昔日血洗长剑一条龙丛少玉全家的深仇，归咎到他华山本门叛逆弟子千手剑沙则奇身上。慕白姑娘一时触动亲情，十数年一直未能得悉父母亲仇的来龙去脉，今天乍一听到铜脚叟如此若有其事地道来，虽然未尽管然信以为真，但是，至少这是十数年来她唯一的一次听到仇人为谁。当时的心情错综复杂，平素的聪明机智，此时全为激动的情绪所紊乱。

这时候只有祁灵心里约略的有几分明白，千手剑少出奇的遗言，对自己昔日一念仗剑入江湖的起因，有着相当清楚的叙述，虽然他没有说明嫁祸与他的其人为谁，至少他说明了蒙冤枉屈的经过。

祁灵何等机智，对于事理之分析，层层剥蕉，丝丝入理，他觉得铜脚老叟不无令人可疑之行径，这才断然出剑拦住铜脚叟。

铜脚叟一扣祁灵说出千手剑沙则奇的名号，便觉出这位年轻的书生，来得蹊跷。人虽然和丛慕白姑娘沉着应付，心里却暗起杀机，当时轻言数语，说是暂以五剑稍杀祁灵狂妄之气，实则已经提足七成以上功力，攻出本门剑法连续五剑，声势确是惊人。

祁灵仗着身形轻盈，艺高胆大，在一连攻出五剑当中，从容悠忽，飘动如影之随形，在铁剑风声之中，从容不迫，后来索性展开闲云老和尚所传的凌空闪避自悟绝招，在铜脚叟讶然不置的情表下，毫发未伤，神色自若，悠然地落到对面。

铜脚叟在惊诧之余，已经知道今日南岳之行，是遇到了真正的劲敌，当时铁剑一收，本可交待几句话，便离开紫盖峰头。

可是，他没有想到祁灵毫不放松地，当面拦住，并且说道：“五剑之数，杀我狂妄之气！”

铜脚叟在攻出五招之后，已自将铁剑收起，他知道祁灵不能善罢干休。但是，方才五剑连招，祁灵右手挥舞，左手倒背长剑，一招也没有还手。如今祁灵攻来，他自然也不便以剑对招，自的人体面。

但是祁灵出手一招递来，使这位以剑术自诩的铜脚叟为之大惊，一惊之际，一仰头，人化“长啸向天”铜脚一蹬，倒穿八尺，就地回旋，刚一稳定身形，祁灵剑走如飞，桃花剑顿展骤雨之热，紧接着攻出四招，剑幕千重，紫芒万点，绵绵不断地向铜脚叟闪击而来。

铜脚叟既惊于祁灵的剑术神奇，功力精绝，复又错失一着先机，顿时危机重重，险象丛生。

但是，铜脚叟是华山掌门人的师弟，衡诸当前武林，列为第一流高手，也是当之无愧。所以，当时虽然被祁灵出手数剑，抢尽先机，还不致落得手忙脚乱。人在剑光圈绕之中，极力从容，力求闪避。临危不乱，这就是极不简单的功夫。

祁灵一口气攻罢四招，最后桃花剑势化灵蛇出壑，矫绕闪电，紫芒暴涨数尺，沿着地面，疾取铜脚叟，铜脚叟大叫一声：“好剑法！”

人在说话，双臂平伸，猛力一振，呼地一下，直冲而起，凌空拔起数丈，全力闪让祁灵这样扑地一招。但是，毕竟迟了一瞬的功夫，只听得“铮”地一声，桃花剑光华满地，清吟盈耳。

铜脚叟人在空中大袖连摆，一斜身形，直落数丈之外，厉声叫道：“姓祁的娃娃！这一剑之仇，略待日后加倍奉还。”

言犹未了，接连几个起落，早就隐没于山林葱笼之中。祁灵收回剑势，伸手从地上拾起一根紫铜铸的大拇脚指，揣在身上。

当时转过身来，面对着丛慕白姑娘，只见姑娘脸色苍白，神情低沉，站在那里一语不发。

祁灵上前一步，拱手说道：“丛师妹！请恕小弟方才放肆，铜脚叟行迹太过可疑，银须虬叟尹膝老前辈死而有屈，如果因此而将姊姊十数年深仇，都加诸到他身上，则死者在九泉之下，必难瞑目。”

丛慕白姑娘突然厉叱道：“请你不要称我师妹！你若还有一丝敬尊长上的心意，岂能如此置我于不顾？”

祁灵急道：“丛师妹！其中……”

丛慕白姑娘冷厉地笑道：“你何必分辨理由，银须虬叟对我恩仇定论，与你无关。铜脚叟所言种种，具是言之有据，你凭什么根据，能为千手剑沙则奇和银须虬叟脱罪？”

祁灵平静下心情，委婉地叫道：“丛师妹……”

丛慕白姑娘断然说道：“此时我不愿听你说话。”

祁灵长叹一声说道：“丛师妹如何误解小弟，小弟毫无所怨，但愿师妹不要误认仇家，中人移花接木之计，小弟愿之足矣！否则，一旦将来水落石出，真相大明，丛师妹难免要生悔意。”

丛慕白姑娘忽然点点头说道：“说不定是你说来有理，但是，十数年来，仅此一次得知父母血仇的详情，不容我有不信之理。比喻说，银须虬叟从杀场救我出险，为何十数年来，对当年情景，一再秘而不言？你道铜脚叟说的毫无道理么？”

祁灵知道此时无法说服丛慕白姑娘，慨叹不已，忽然诧异说道：“令师武功盖世，晓知天下，当年收容银须虬叟携你前来投师，难道也毫无知晓底细？乃至今日铜脚叟迫赶上门，令师也毫无动静，是何道理？”

丛慕白说道：“我师父曾经说过，对我的血海深仇，将不插手过问。他遁迹山林，已经许久岁月，不能因为我的亲仇，再惹上江湖恩怨。”

祁灵正想起当初紫盖隐儒一再提到要他和丛慕白姑娘并入江湖，遍访仇家，显然是把这复仇的责任，寄望在祁灵身上。如此说来，紫盖隐儒当初收留银须虬叟，授艺丛慕白，只是基于一时的同情，对于这其间的曲折情节，知道的不深。

祁灵想到这里，便向丛姑娘问道：“如今丛师妹既然肯定认为昔日灭门仇人是千手剑沙则奇和银须虬叟，如今将准备何往？”

丛慕白姑娘本来激动的情绪，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如今一听祁灵再提起千手剑沙则奇，不由地顿时柳眉倒竖，厉声说道：“我要遍访天下，寻找千手剑沙则奇，问明当年情形，要他饮血剑下，偿还当年血债。”

祁灵冷静地说道：“若是千手剑沙则奇的功力高强，既不肯回答师妹所问，而又不能为师妹剑下所折服……”

丛慕白姑娘冷冷地凄厉笑了一声，说道：“我早就知道，天下事，求人

莫过于求己。我丛慕白的血海深仇，自然由我丛慕白一人承担，如若我不敌沙则奇，怨我习艺不精，丛家血仇，永沉海底。”

祁灵也不分辨，只是依然极为平静地说道：“设若丛师妹你寻到千手剑沙则奇之时，他已经撒手人寰，魂归地府，又将如何？”

丛慕白姑娘厉声叫道：“嗟不必为千手剑沙则奇支吾其词，他若早死一步，我也要鞭尸三百，以慰父母在天灵。”

祁灵忽然恳声叫道：“丛师妹！请宽恕小弟如此再三故作疑问。因为事实不容小弟置之事外，另一方面，小弟与千手剑沙则奇……”

丛慕白姑娘此时铁青着脸，斩钉截铁地说道：“你无须解释，我也无须听，丛氏门中血海深仇，与你无关，你若硬要替千手剑插上一脚，现在就请划上道来，否则请你即刻离去，你若再在紫盖峰多留片刻，我便以敌对地位相待。”

祁灵真没想到，丛慕白姑娘一误之下，竟然变得如此地步，方才还是姊弟相称，转眼却是敌对相待，这个突变，令人心为之寒。

但是，祁灵心里却在为丛慕白姑娘担着心事，不共戴天之仇，十年积压，一下掀开，竟然激动如是，将来难免肯入歧途，实堪忧虑。

祁灵想到丛姑娘这一份至孝的心情所变成的无边悲戚，同情之心，又油然而生。当时长叹一声说道：“丛姑娘！你不必下逐客令，在下就此离去也就是了。”

说着话，转身昂然走到银须虬叟丧身之处，深深落地一躬，当时一语不发，从容迈步，直向山下中壁的游龙术，紧挨着石头，悠然而起。

祁灵游到岩石的顶端，稍露一线，向丛慕白姑娘看去，忽然看见紫盖隐儒从左侧谷下，飘然而上，走到丛姑娘身边，伸手抚摸着姑娘的满头柔发。

丛慕白姑娘一见紫盖隐儒出现，无声饮泣，突然变作嚎号痛哭失声，猛地扑到紫盖隐儒的怀里。

祁灵正要飘身下石，悄然离去的时候，忽然听到紫盖隐儒叹着说道：“慕白！你的用心之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才不肯及时赶来。”

祁灵一听，心里一动，暗自忖道：“丛姑娘有何用心？紫盖隐儒所说的用意是什么？”

本来已经要飘落而去的身形，此时又不自觉地停留在石后，贴在石上，倾听着那边的谈话。

丛慕白姑娘依旧轻轻抽泣不已，紫盖隐儒却叹息着接着说道：“铜脚叟行迹可疑，银须虬叟死得冤枉。”

丛姑娘说道：“徒儿这血海深仇，断然与这个什么铜脚叟有关。”

紫盖隐儒似乎是很同丛姑娘的说话，轻轻地“嗯”了一声，接着说道：“铜脚叟看来不是主凶，慕白！你要知道令尊昔日长剑威名，也不是等闲之辈。”

丛慕白姑娘凄然夺说道：“徒儿也是如此想到，铜脚叟若是主凶，今日紫盖峰上，就是拼着一死，也要在铜脚叟身上讨回血债。”

紫盖隐儒接着说道：“铜脚叟身后有人支撑，这人为谁，目前尚然不知。但是，其人功力之高，必无疑义。”

丛慕白姑娘说道：“以徒儿之意，这笔血债，已经与华山派结下不可解释之仇。无疑地，这是以寡击众，以弱凌强，徒儿报仇之心愿，恐已无法得偿，恩师遁隐多年，自然不能为徒儿一己之事，撕毁誓言，重新入世。所以

徒儿，只有尽心而为，搏一个流血横尸，追随家人于地下……”

以下的话，都被抽泣的声音掩盖住，不复辨闻。

紫盖隐儒长叹一声，说道：“为师昔日曾下誓言，决不再入江湖，丛慕白能体谅为师，自是明理之处，只是你为何故意气走祁灵？祁灵一身功力正是极好帮手……”

紫盖隐儒尚未说完，就听到丛慕白姑娘叫道：“恩师！”

随即又听到紫盖隐儒叹道：“傻姑娘！你真是痴情女儿家，为了不愿意祁灵身担危险，竟如此严颜厉色地把他气走，太难为你了。”

丛姑娘说道：“祁灵一身岁有待办之事甚多，如果因为我的家仇，与华山一派结下深仇，对他太过不利，所以……”

紫盖隐儒笑了一声，随又叹息着说道：“慕白！你用情之专，与当机立断之果敢，真不容易啊！”

丛姑娘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师傅！徒儿但求愧我心，也就顾不得旁人能否谅解了。”

说到此处，两人俱都寂然。六

顿时，贴在石后的祁灵，听得热因沸腾，泪水直冲眼眶，情绪有如万马奔腾，不可遏止。

祁灵又忍不住埋怨自己，觉得当时自己太过糊涂，像丛慕白如此温文娴静的姑娘，如何能一变而成如此横不讲理之人？

想到情切处，祁灵忍不住从石后一吸气，双掌一按，长身而起，准备拧身凌空一拔落到丛慕白姑娘面前，流泪誓言，要为姑娘的血海深仇，鞠躬尽瘁。相识满天下，知己能几人？能为知己一死，何啻是重于泰山？

祁灵如此按掌起身，正待腾空而起，一眼瞥见丛慕白姑娘和她师父紫盖隐儒的情形，顿时心里一震，一种接近自然的反应，把将要凌空拔起的身体，一掩而下，落到石头的后面，而且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充塞胸际。

原来当祁灵长身而起，超过石头的时候，一眼看到丛慕白姑娘正以整个娇躯，依偎在紫盖隐儒的怀里，而紫盖隐儒正以一只手轻轻拥抱着丛慕白姑娘，而另一只手，却在姑娘的背上轻轻地抚摸着。

按常理说，师徒之间，犹如父女，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虽然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而师徒之间，师伦大道，冲淡了男女关系之嫌。所以，丛慕白姑娘依偎在紫盖隐儒的怀里，应该是毫无可怪之唾。

但是，紫盖隐儒虽然名列宇内二书生，年龄应在古稀以上，然而在天山之阳，获得驻颜灵芝，所以如今望去，也不过才三十左右的中年人。

尤其紫盖隐儒人又生长俊秀，举止潇洒，谈吐飘逸，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俊秀儒生。比较起当初祁灵在泰山玉皇顶乍见北岳秀士，更要多一份温文而雅的风度。

而丛慕白正是豆蔻年华，绝世容貌，像这样美绝人寰的徒弟，依偎在俊秀潇洒的师父怀抱里，虽然有师徒关系，令人看在眼里，实在无法不生异样感觉。

祁灵自幼饱读诗书，是位君子，从不以小人之心度人。但是，一眼望到依偎抚摸的情景，而两个人一个是如花似玉，一个似锦年华。因此，师徒关系就远不如现场情景，使人触目惊心。

祁灵一番想罢，屹然起立，他不愿意将宇内二书生之一的紫盖隐儒，想得如此令人不齿，更不忍将丛慕白姑娘想得如此下贱，自己痛下决心，及早

离开南岳，忘却这一瞬间遭遇。

但是，人世间能忘却情感上的事，实在是谈何容易？祁灵能够如此平心静气，和无所感地忘却吗？

忽然祁灵意念一决，暗自忖道：“我到北岳峰，尚有一段时日可以耽延，何不趁此机会，前往华山？一则探听千手剑沙则奇大师的下落，再则也可代访丛家血仇，不仅可以一了千手剑沙则奇在秘茔中的遗命，更要以一报丛姑娘对自己的情深意重，不管丛姑娘为人如何，我祁灵从不平白受人情感上点滴之惠，此行一举两得，何必迟疑？”

祁灵想罢挺身而出，仰天一吐抑郁之气，偶一回头看时，隐约看到紫盖隐儒拥着丛慕白姑娘，向山下缓缓而去。

祁灵不忍多看，也不复多想，振袖凌空，一跃而前，直向山下奔去。

祁灵聪明绝顶，机智超人，但是，在南岳紫盖峰乍遇丛慕白姑娘，便立即为她那绝代风华，惊人气质所倾心，尽管祁灵自己毫无所觉，事实上，已经是一根情丝紧紧缠住心头，欲解无力了。

如果祁灵能够缓缓赶路，趁凉而行，遇热休憩，悠然上路，自然一路之上，必然会落个悠闲自在。但是，祁灵离开南岳之日，心情沉重如是，情性失常，既无暇沿途赏玩山水，凭吊古迹，更无心情观赏沿路风土人情，而且又挂念着北岳秀士之约，因此，一路之上，只顾兼赶路程，忘却天气酷热与鞍马劳顿。

祁灵毕竟是血肉之躯，尽管他内力修为如此精湛深厚，一路之上，马不停蹄，人不稍歇，最紧要的他心情欠佳，急躁之气，侵经入脾，沿途又少作运功调息之举。所以，他到达华阴之时，真是疲惫交加，精力不继。

在华阴城，找到一家客店，洗漱已毕，在前面稍进晚餐，使感到一阵从未有的疲乏。

祁灵不由心里顿起一阵警觉，暗自忖道：“我与华山铜脚叟有一剑之隙，今日我来到华阴境内，无疑是已进入华山派势力范围，自当小心谨慎，免遭暗算，像如今这样备感困顿，岂是一个习武者应有之现象，要是不幸病魔缠身，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么？”

想到此处，心里一阵凛然，当然便放下碗筷，立即回到房内，准备行功调息，恢复鞍马劳顿消耗之精力，才好明日深入华山。

就在祁灵起身进到内院上房，这一瞬间，祁灵忽然感觉到在他的身后，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他。

祁灵虽然江湖经验不丰，但是，武功已到如此境界，稍有风吹草动不同的情形，焉有感觉不到之理？

当时祁灵心头一震，转身向店伙计招呼着说道：“店家，少时我安歇之后，切勿惊扰我。”

就利用这一回身招呼店家之际，祁灵的眼神早就将身后许多吃饭饮酒的客人，迅速打量一遍。祁灵迈步走向后面的时候，心里止不住暗暗地奇怪想道：“方才我明明觉察到有人注意于我，为何我留神观察之际，竟然没有发觉一个可疑之人？”

祁灵不相信方才是自己疑神见鬼，走到后面院落门前，索性回过身形，向店内打量一番，只见满店客人，都是平常旅客行商之辈，看不出任何一点异样来。

祁灵正满心怀疑地眼光由远而近，转到柜台一角，看到一位银须如雪，

满脸红润的一位老者，坐在那里持杯独酌，那一份悠然自得的神情，使人见而既敬又羨，一身古铜色的宽袍，拦腰系着一条月白色的宽丝带，芒鞋白袜，是一位极其慈祥的老人。

祁灵刚一看到这位白发老人，那老人的一双眼睛也正含着慈祥关切之意，看着祁灵。

祁灵当时心里一动，立即掉转头去，回到房里，止不住心里在想道：“这位白发老人这双眼睛好生奇怪，看去又不像是会武功的人，却又是如此令人不敢逼高，难道他已经练到光华内敛的地步了么？”

转而又念道：“这位老人眼光慈祥，满脸正气，料来并非歹人。”

祁灵当时也觉得自己变得小心翼翼，几乎是草木皆兵，大失常态，自己便暗自呼唤着自己的名字说道：“祁灵！祁灵！自从离开恩师，再到南岳只有这一遭才是真正的独闯江湖，若是如此处处担心吊担，还提什么仗剑江湖，立行正道？”

想到情切处，豪气倍生，顿时放下心情，坐到床上，开始行功调息。

大凡愈是功力深厚的人，愈是容易做到“定静”的功夫，今日祁灵突然一反常态，半晌不能入定，不禁由急生烦，心神一乱，浑身汗出如雨，祁灵愈急愈要极力约束心神，可是愈要约束心神，愈是急躁不定，如此坐在床上不到顿饭光景，祁灵已经是浑身汗透，两颊红如酒醉，头发昏晕，而眼冒金星。

祁灵不由地大惊，这是他自从随神州丐道习艺以来，首次感到如此不适的现象，当时便要散去功力，下床来活动活动筋骨。

正是祁灵准备起身下床，忽然听到一声苍老的声音，在门外说道：“年轻人！你不能轻举妄动。”

祁灵一听，心里这一惊，较之方才那种惊觉自己失常的情形，更为严重，心里闪电一转，暗自忖道：“内院静悄悄的一片，稍有风吹草动，点滴之惊，都难逃我的耳目，这人竟然站在我的门前，而我浑然无觉，这人的功力也就可想而知。”

祁灵如此心里一惊，立即就要起身察看来人为谁，就在这不到一瞬之间，但见房门一开一合，人影一闪，快如闪电地进来一人，站在床前低声喝道：“叫你不要乱动，你不听话，难道你甘愿吃苦么？”

祁灵在来人进门一闪之际，已经看到来人竟是方才在店里看到的那位白发老人。

祁灵叫得一声：“老丈……”

那老人遽地一伸右手，竟然按在祁灵的丹田，低声叱道：“赶紧收敛心神，导气行功。”

当时，白发人一说：“导气行功”，祁灵立即感到有一股温暖如润的热流，从皮外直入丹田。

祁灵深觉这位白发老人功力之强，出人意料，当时连思考一下都没有，立即一凝心神，从丹田缓提一口气，导行经脉，缓缓上升。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祁灵心神交泰，舒畅无比，只听得那白发老人低声说了三个字：“散功力！”

祁灵似乎感觉到这三个字有莫大的制力，不自觉地自己依言散去周身功力，功力一散，但觉倦意顿生，就在床上颓然睡去。

这一睡祁灵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睡得极其安稳，待他一觉醒来，睁开眼

睛一看，室内一灯昏黄，也不知道是夜间什么时分。

稍一舒臂伸腿，松散无比，劲道自生，在舒适中更觉得神清气爽，就在这样一抬臂之间，祁灵才想起日间那白发老人助掌行功的事，无端受惠于人，祁灵大感不安，霍然翻身而起。

刚一翻身坐起床上，就听得有人说道：“半夜熟睡，精力复元，年轻人！你的内力深厚，已经可以自豪。”

祁灵一听说话声音，立即翻身下床，抢上前两步，一躬到地，拱手说道：“多蒙老丈恩惠一掌，使晚辈祛除旅途劳顿，感之不尽，敢问老丈尊姓，晚辈祁灵日后也好永念盛德。”

白发老人微微一笑了一下，说道：“老朽姓氏日后如若有缘，自有知晓之日，日后若无机缘，这姓氏二字又有何可奉告之处？”

祁灵知道大凡世外高人，多半有种怪癖，这老人既不愿告知他的姓氏，再问必增不悦，当时祁灵只有唯唯应是。

白发老人含着微笑向祁灵说道：“祁小友！”

祁灵连忙恭身应道：“晚辈不敢当老丈如此称呼。”

白发老人摇摇头笑道：“祁灵小友不必拘于俗礼，老朽如此随口叫来，必是未经思虑，若以祁小友这一身深厚的内力而言，师承说不定是老朽师友之辈，老朽岂不更是失礼？”

祁灵不便插口，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

白发老人望着祁灵说道：“老朽有两点相问，小友可否酌情相告？”

祁灵垂手恭谨应道：“老丈有何教诲，晚辈知无不言。”

白发老人点点头笑道：“祁灵小友！老朽虽然不谙相法，但是，老朽这双昏花老眼阅人多矣，像小友这等骨格气度，老朽生平仅见，小友如若习文，以国治世之才，如若弃文习武，将是独步武林第一人，不过……”

说到这里这白发老人忽然长叹出声，满脸笑容，冰消雾散，神色沉郁，半晌无言。

祁灵不知道白发老人想起了一桩什么往事，使他一变而为如此抑郁，祁灵又不知如何劝解才对，只好恭谨地说道：“老丈夸奖，晚辈汗颜无地。”

白发老人仿佛是一惊而觉，一双眼睛似乎还是凄迷着一层怅惘，望着祁灵又微微地笑了一下说：“二十年以前，老朽也曾经遇到一个堪造的奇才，谁知道后果不能尽如人意。”

祁灵趁白发老人停顿之际，不自觉地问道：“是不是这人自己不肯上进？……”

白发老人“啊”了一声，摇着右手，说道：“不是的！我们不要尽谈这些与事无关的庆，我要请问你，祁小友！你资质奇佳，骨格清奇，而且内力又是如此深厚，想必已有师承，小友你能告知老朽，令师为谁么？”

祁灵果然应道：“晚辈恩师人称神州丐道……”

白发老人半晌点点头又说道：“一块璞玉，肾得良匠雕琢，他年成器，自是可斯，祁小友风尘仆仆，赶来华阴，几至力竭精疲，想必是有重要的事情待理，可否为老朽一告么？”

祁灵一听这白发老人如此一问，当时倒是为之一怔，祁灵如此急急赶到华阴，主要是为了丛慕白姑娘的血海深仇，希望能到华山探听铜脚叟的为人，再进而访问昔日川中三峡血染丛少玉全家的真正凶手为谁。但是，这些事如何能对一位陌生人来说呢？

虽然，这位白发老人为人正派，而且还对祁灵有救援之惠，但是，祁灵毕竟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这位白发老的姓名，像这种涉及一个门派的大事，岂能如此豪尤顾忌的顺口说出么？

祁灵如此一顿，那位白发老人当时微微一笑说道：“祁小友如有难言之隐，老朽也不便勉强，只是令师神州丐道武林前辈，虽然与老朽无一面之缘，彼此神交已久，祁小友若在华阴有何困难，老朽责在地主，当少不得要稍尽一臂之力，眼前夜色已深，老朽就要离去。”

白发老人微笑着点点头，便向门外走去。

祁灵立即抢上一步说道：“老丈既是晚辈恩师神交之友，晚辈岂敢有所蒙蔽？只是因为晚辈此行牵涉甚多，不敢轻言之故……”

白发老人摇摇头微笑着说道：“祁小友既有难言之隐，老朽确实不便相问。不过……”

老人说到此处，神色顿时严肃，沉吟了一会，说道：“祁小友仆仆风尘，来到华阴，看来此事与武林有关，华阴附近，只有华山一派，莫非祁小友与华山派有何过节么？”

祁灵只有点头应道：“不瞒老丈，晚辈此来，正是有事要去拜访华山派。”

老人哦了一声，点点头忽又露出关切的神情向祁灵道：“华山一派名列武林各大门派，但是，近年派内多变卦，层出不肖弟子，颇为武林垢病，实际小友此行是奉令师之命，前来追究某项过节么。”

祁灵谨声说道：“晚辈并非奉恩师之命，前来华山有所追究，而是受一友人之托，前来探访一件往事真相。”

白发老人嗯了一声，向祁灵点点头说道：“老朽过于唠叨，祁小友你应当早些休歇，好在老朽就在这华阴附近，日后当不管不再见机缘。”

说着话，人就向外走去。

祁灵突然想起一件事，顿时从旁边一掩身形，抢到白发老人的前面，迎面一躬到地，说道：“老丈请恕晚辈无礼，有一件事收读清刘，向老丈请教。老丈功力盖世，武林前辈，对于武林中稍具名气的人物想必都有所闻。”

白发老人呵呵笑道：“武林名人，何止万千？老朽从不走动江湖，祁小友如欲打听武林名人，只怕老朽力不从心，有令小友失望了。”

祁灵拱手说道：“方才老丈之言，想是久居华阴附近，对华山一派，老丈必有所知。”

白发老人似乎早就知道祁灵的心意，只是淡淡地问道：“祁小友！你要打听华山一派何人？”

祁灵说道：“华山掌门师弟铜脚叟。”

白发老人哦了一声，接着又淡淡地笑了一下说道：“铜脚叟是华山派名手，功力不弱。祁小友言下之意，这铜脚叟是与小友有过不快事情发生么？”

祁灵点点头，说道：“虽然晚辈此来并非上门寻衅，但是，铜脚叟与晚辈之间，确曾有过纷争，老丈既然知道铜脚叟其人，可否告知晚辈这铜脚叟为人如何？”

祁灵如此话音一顿，白发老人立即抬起头来，望着祁灵淡淡地说道：“老朽不便相告，祁小友前往华山自有分晓。”

说着话也不等祁灵说话，便闪身不见。

祁灵百思莫解，站在房门口，痴然而立，想不出这位白发老人究竟是何人？

不论是敌是友，对于祁灵华山之行，增加了不少警惕，虽然祁灵此行，并非有意寻衅，更非蓄意为敌，但是，有了铜脚叟与自己在紫盖峰上一剑之隙，难免在华山见面，有无限风波。

有道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祁灵在南岳一剑之隙，只怕对于寻访千手沙则奇的冤屈，以及为丛慕白姑娘寻找仇人，平白增添麻烦无限了。

西岳华山为五大名岳之一，位当地势要冲，更为世人所称道。华山位华阴之东南，北望潼关，东眺洛水，西与长安遥相呼应，名山重地，相得益彰，华山西岳之名，举世皆闻矣！

华山莲花峰之麓，地连阡陌，广场一片，在这广场之后，有一座广大的村庄，屋宇连接，直伸浓荫深处，仿佛是一个通衢要道的市镇。

但是，只要你留神仔细观察一番，便不难察觉到，这一片房屋，较之一般市镇，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势，没有一般市镇那种喧嚣之声，和熙攘的行人，一片宁静安祥，往来行人，井然有序。

这就是武林闻名华山剑派的所在地。

祁灵在第二天的一早，便准备停当，略一打听之后，出得华阴城，向西岳莲花峰下奔去。

一路行程，行人稀少，祁灵倒是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莲花峰下。

本来自从在紫盖峰上，与铜脚叟对招之后，发现此人阴险诡诈，不像是一个名门正派地位很高的高人。因此，使祁灵对于华山派，都存了相当不好的印象。

可是，如今乍一进入华山，便让眼前的景色，在无形中去除了不少原先的成见。他当时觉得：“能住在如此景色宜人之地，而不露一些暴戾之气，不破坏一点自然之美，华山派可谓不俗，为何有了铜脚叟这等卑劣不堪阴狠毒辣的人？”

祁灵在如此嗟叹之余，自然对华山派有了较佳的看法。

路缓一步走去，穿过这一条夹道枫林的石径之后，迎面一道清流，河水潺潺，夹崖垂杨，河上有一座小桥，形式别致，古色盎然。

桥旁树立着一堵石碑，碑上朱红颜色写着一行楷书：“请入华山枫林山庄之前，先解佩带兵刃。”

再看小桥栏杆直柱，也有翠绿颜色隶书：“解剑桥”三个字。

祁灵一看见这一堵石碑，以及解剑桥三个字，顿时有一种不悦之意蒙上心头，武林之中，非屈于对方无比抗拒的威力，无人自解佩剑。换言之，自身佩带之兵刃尚无能保全，尚有何颜立足武林，闯荡江湖？

华山派在此立碑解剑，是否有些令人感到狂妄自大之嫌，是令人熟能容忍，抑或别有用心？

祁灵正是颇为不悦之际，忽然有一个念头，转看四周，周围尚没有任何一个人，而且此泉上距枫林山庄，尚有七、八丈之遥，看来这解剑之事，并无人硬要如此强制，而是要入庄之人自行解剑。

祁灵如此一看之后，心头不悦之意，稍为豁然，随又想道：“我到华山，应该是以访察隐情为主，岂非蓄意寻衅而来，当应该尽量避免引起意气之争。”

想罢，当时从腰间取出那盘作一起的七星紫虹桃花剑，连着剑鞘，放置在石碑之前，然后昂然迈步过桥，直向枫林山庄走去。

七星紫虹桃花剑被誉为天下第一，是一柄利物神兵，祁灵如此慨然解而置于碑下，左右无人，周围空寂，祁灵此举，不仅表现出无比的豪放，更显示出何等魅力。

祁灵解剑过桥，缓步走在荷塘小径之上，兴致逸飞，尤其当他青衫飘拂，在绿盖荷塘之上，飘然而行的情景，令人有“人在图画中”的感觉。

刚一步过荷塘，便看到前面有人走动，祁灵依然缓缓地向前走去。

荷塘尽头，便是一堵围墙，正当祁灵走出荷塘之际，围墙正中大门，霍然而开，从里面走出一位须发苍白，脸色清瞿的老者，穿着一身古铜色的长衫，身后随着两三个人，从里面迎将出来。

祁灵还在数尺之外，心里忽然一震，他惊诧的是这位苍白须发的老者，虽然步履矫健，精神充足，但是在行走之间，听到一种“独、独”的声音。

一听到这种脚步声音，祁灵顿时想起在紫盖峰上和铜脚叟的那一只铜脚，走起路来，也是这种“独、独”的声音。

祁灵正在疑惑不定之际，对面那位苍白须发的老人，已经迎上来，抱拳拱手，含笑说道：“老朽不知神州丐道武林前辈派祁小侠前来，未曾出庄相迎失礼之至。”

祁灵当时心里既有一点惊诧，更有些尴尬，他惊诧这位老者如何见面就能肯定自己是神州丐道派遣而来？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祁灵还不知道这位老者究竟是华山派的何人，不便于将自己来意裸情相告。

祁灵只不过是一瞬间的迟疑，那位老者立即回身一挥手，顿时从后面走出来一位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的少年童子，穿着一身玄色长衫，生得眉目如画，而且步履沉稳，手里托着一个红漆托盘，走到祁灵面前，躬身呈献。

祁灵当时站起身来一看，红漆托盘里放的是自己在解剑桥解下来的七星紫虹桃花剑。

当时，祁灵道谢取剑，坐下之后，那位苍须老者，含笑说道：“解剑桥前解剑碑，是敝派开山祖所立，立意华山一派从无纷争，至少在枫林山庄之内。

应该如此。所以，对于前来嘉宾，虽有不敬之决，但是历代以来，掌门人都谨遵开山祖师之遗训，明知不敬，也未敢轻除，今日未曾料到神州丐道老前辈的七星紫虹桃花剑会留在碑前，尚望祁小侠见谅是幸。”

祁灵这才知道为何自己一进庄门，就能认出是神州丐道派遣而来，原来是解剑碑前的解剑所示。

苍须老者接着又说道：“祁小侠与神州丐道前辈如何称呼？”

祁灵谨声答道：“是晚辈恩师。”

苍须老者惊讶的啊了一声，紧接着又含笑说道：“祁小侠天生奇才，能得这位武林前辈破格收为门下，老朽当为小侠恭贺，小侠今日来到敝庄究竟有何贵干？”

祁灵此时一正身形，立即说道：“晚辈前来贵庄，并非奉师命而来，而是受一位友人之托，前来访察一宗疑案。”

苍须老者一听祁灵说不是奉师命而来，而是前来访察一宗疑案，不自觉地吧两道寿眉皱了起来。说道：“小侠有何疑案，认定与敝派有关，而特意千里迢迢，前来访察？”

祁灵此时神色转变得异常凝重，拱手当胸说道：“晚辈无礼，敢先请问老丈尊讳。”

苍须老者本是沉着脸色，一听祁灵如此一问，顿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老朽一时惊喜交加，言行失常诸多失礼，连自己的名号也示向小侠通过，一旦传出武林，说出华山铜脚叟如此疏礼慢客，岂非传为笑谈么？”

这“铜脚叟”三字刚一出口，祁灵一震，几乎惊叫出声，当时竟无意间，眼光向苍须老者那双脚上，看了两眼。

他明明记得，在衡山紫盖峰上，那位神情诡秘，立意阴险，而且掌毙银须电叟的老人，也是自称铜脚叟的老人，而且他的右脚在石上行走，也是发出“独、独”的声音，最大的证明，最后祁灵所攻的一招剑法，削下老人脚上的一个紫铜寿铸成的大姆脚指，那里还有疑议之处？

难道说，世间上还有两个同样以铜铸的右脚，享誉武林的高人么？但是，为何两个铜脚老人，都是自称华山的掌门师弟？

当然，眼前这位坐在华山派枫林山庄大堂的铜脚老人，是真的铜脚叟，那么当边在紫盖上的那个，又是何人？如果那人不是铜脚叟，他究竟是何人？”

这一声“铜脚叟”三个字引起祁灵一时思潮起伏疑虑万千，坐在那里怔然不知所以。

铜脚叟是何等眼光尖利，一见祁灵怔在一旁，立即察觉到其中有异，当时便打着哈哈说道：“祁小侠当不会见笑老朽如此失礼数，引为笑谈吧！”

祁灵这才惊觉，脸上一阵飞红，拱手说道：“晚辈一时为一种奇事所困，失礼之处，尚望老前辈见谅。”

铜脚叟呵呵笑着说道：“祁小侠为何事所困惑？莫非对老朽这铜脚叟的名号有所疑惑么？”

祁灵一正颜色说道：“晚辈正是因为此一问题，要向老前辈请教。”

铜脚叟能够代掌华山一派的掌门，无论是功力方面与经验方面，自然都有他独到之处，当时听到祁灵严颜正色说出，对“铜脚叟”三字发生疑义，虽则为之一惊，但是，旋即含笑向祁灵说道：“祁小侠对老朽铜脚叟的名号，究竟有何疑义？尚请不吝告知老朽。”

事实上这也只是铜脚叟力作镇静之言，他的心里何尝没有相当的惊诧之意？他深深了解，祁灵既然是神州丐道的门人，断然不会如此无端相戏。铜脚叟自在江湖上闯出名望以后，谁不知道华山剑派剑术大师铜脚叟？今天竟然在这名号上有发生疑义，如非戏言，则必然是一件足堪震人心弦的大事。

当时祁灵缓霁面容，先向铜脚叟说道：“晚辈尚有一言冒昧请问老前辈，请问老前辈，贵派除去西岳莲花峰前的枫林山庄，尚有其他分支否？”

铜脚叟摇头说道：“华山一派历代相传至今，并无分支。”

祁灵紧接着又问道：“请问老前辈，尊讳铜脚叟三字可有别人相同的名号？”

铜脚叟呵呵笑道：“铜脚二字系起自老朽这只右脚，老朽不信世上尚有铜脚之人。”

祁灵说道：“晚辈在南岳紫盖峰上，曾经会过铜脚一只，自称华山剑派掌门师弟铜脚叟……”

祁灵话还没有讲完，铜脚叟突然仰天一阵大笑，这阵笑，宛如黄河开决，大水奔腾，震得屋顶瓦砾，吱吱作响。

从这一阵大笑声中，祁灵不仅惊觉铜脚叟的功力深厚，而且，也从他这一阵笑声当中，不难听出有着无限的怒火腾腾。

铜脚叟长笑半晌，才渐渐敛笑声，复又朗声说道：“祁小侠！请恕老朽故作狂态，老朽不料在古稀之年，竟然听到有人冒充铜脚叟之名号。”

铜脚叟说到此处，稍一停顿，便接着说道：“以老朽预料，这位假冒铜脚叟之人，必然为非作歹，恶绩昭彰，才引起小侠北贯中原，来到西岳来找铜脚叟算帐，是也不是？”

祁灵点点头，但是，又摇摇头说道：“老前辈料事如神，所言不差，只是其中关节，现较烦杂，如果仅得为恶昭彰，自有武林高人，仗义除恶，晚辈尚不配妄言除恶行道。”

铜脚叟点头说道：“当然！假冒老朽之名，为恶江湖，对华山派的声誉，自有影响。”

祁灵摇头说道：“是真金不怕火炼，老前辈侠义仁风，这些假的恶隙，自有水落石出之时，对老前辈毫无损害，就怕万一由此而动及贵派之根本，则不能不谓之严重。”

铜脚叟闻言霍然而起，望着祁灵良久，突然长叹一声说道：“老朽无能，奉命代理掌门，但求兢兢业业，稳保华山一派屹立武林，无愧祖师创业艰难，如今看来，恐怕要事不由己了。”

说着话，回身一挥手，挥退了左右侍立的人，再向祁灵说道：“此处不宜详谈，衣小侠随老朽到后面，老朽自知小侠此来，对华山一派裨益甚大，仰仗之处，必然甚多。”

祁灵也站起身来说道：“晚辈如能一尽绵薄，决不敢吝嗒旁观，何况此事与晚辈尚有关连。”

铜脚叟告罪走在前面引导，两人一路穿越房舍，直向后面走去。

祁灵走在后面，对于铜脚叟的行径看在眼里，忽然触动一点意念，暗自忖道：“铜脚叟的右脚虽然穿着市袜，但是，看去分明与常人脚式略有不同，走路的时候，独独发声，异常沉浊。而且，行走之时，虽然在铜脚叟来说，已经是运用自如，但是有着微微疵跛的样子，在紫盖峰上，那位铜脚叟虽然也是独独作声，仿佛无意之中，行走之间，与常人产无二致。”

祁灵一路神驰往事，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天份极高，稍一回忆，便觉出有太多的可疑之处。

祁灵正在沉思冥想之际，忽然前面铜脚叟的“独、独”之声嘎然而停，祁灵这才倏地惊觉，停下来一看，原来眼前到了一个别有天地的所在。

几丛修竹，摇晃其间，三两株耸然直立的古枫，散植在修竹四周，浅浅池塘，数点红莲，含苞欲放，弯弯石径，穿插在草地之间。

石径尽头，筑石为墙，披茅为瓦，一座别有风味的石屋，掩盖在石滕的里面。

铜脚叟站在门口，让祁灵先进去。

里面清凉如荫，点尘不染，最使人触目的，除掉一榻一几，和一架书籍之外，就是墙上挂的那柄青色斑斓的长剑。

祁灵和铜脚叟相对在木榻上坐下来之后，铜脚叟先叹了一口气，望着石墙上那柄长剑叹道：“二十年来，老朽不曾用长剑，看来如今只怕要难免了。”

祁灵默然无语，他深深知道此刻铜脚叟的心情，一个代掌一派理任在身的人，是不轻易愿意再起无端纷争的。

铜脚叟接着说道：“祁小侠！你千里迢迢赶来西岳，是为了证实铜脚叟本身，抑或是另有相访之事。”

祁灵略略顿了一下，沉着声音说道：“请问老前辈，在十数年以前，贵派曾经出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祁灵刚一说到此处，铜脚叟微微一震，立即说道：“敝派二代弟子千手剑沙则奇。”

祁灵点头叹道：“千手剑沙则奇为何被逐出门墙？老前辈能够秉公一说么？”

铜脚叟摇头半晌，闭口默然。

祁灵一正身形，正颜说道：“晚辈此来，正是为了此事。”

祁灵便自虎丘剑池发现千手剑沙则奇的遗体 and 遗书说起，一直说到南岳紫盖峰上遇到另一位铜脚叟。

祁灵如此慢慢道来，铜脚叟听得默默无言。

最后，祁灵说道：“晚辈起程前来西岳之初衷，是在寻找铜脚叟，质诸掌门人当面，揭穿当年川中三同伴血洗丛少术的满门事实，没有料到铜脚叟是另有其人，如此问题关键，不在死者千手剑沙则奇和银须虬叟之身，而在贵派整个之安危。

铜脚叟叹道：“尹膝当年偷生不死，携走丛少玉爱女，抚养成人，他对此事必然是略有所知，嗟是他怕所知不足为沙则奇辨明，所以才远走深山，等待时机，他要是不死于假冒老朽之人手下，必然能够道出底细。”

祁灵忽然想起一件事，连忙问道：“老前辈可否知道另外有人是铜脚？”

说着便从身上取出在紫盖峰上削断落地的那一段铜铸的大拇指，正待递上。

忽然，铜脚叟一变颜色，叱道：“室外何人？未经许可擅入禁地？”

言犹未了，忽又整颜色，抢到门前拱立一旁，恭谨地说道：“铜脚恭迎掌门人法驾。”

祁灵听在耳里，异常耳熟，抬头一看，大吃一惊，门外正站着一位雪发银须的老人，正是昨天在华阴城内，为祁灵助掌行功，深夜相谈的老人。

祁灵真没有想到昨天那位老人，就是名满武林的华山剑派当代掌门独孤叟。

铜脚叟站到一旁，正要为祁灵引见，祁灵已经抢上前去，落地一躬，说道：“晚辈昨日不知老前辈就是……”

独孤叟伸手挽着祁灵微笑说道：“祁小友！千万请少礼，小友时华山本门惠莫大焉，老朽谢之尚不及，何敢当小友如此大礼？”

祁灵恭谨地垂手说道：“老前辈夸奖，晚辈不胜汗颜。”

铜脚叟在一旁说道：“十数年来，掌门人法驾从未一返枫林山往，今日突然回来，想必是为了祁小侠之故。”

独孤叟走到房里，招呼坐下之后，黯然轻叹一口气，说道：“天意如此，老朽突然极思离开西岳，遍走边陲，寻访昔日川中血案，借刀杀人移祸华山者，其人为谁？”

独孤叟无言摇摇头，良久才向祁灵问道：“祁小友在何处遇上沙则奇？”

祁灵还没有答话，铜脚叟在一旁接着说道：“祁小侠只是遇到沙则奇师侄的遗体……”

祁灵一正颜色说道：“晚辈在虎丘古塔之内，已尊之以前辈之礼，论年龄也当如此，何况晚辈身受沙大侠遣惠良多，晚辈武林末学后进，礼当如此。”

独孤叟惨然一丝凄凉笑意，轻轻阖上眼睛。

祁灵接着说道：“在沙大侠遗书秘笈之中，昔日川中血洗丛门，原因是在每人致命之处，都有铁剑留痕，才招致武林众口共认是路过三峡，适逢其事的沙大侠所为。”

铜脚叟点点头说道：“华山剑派铁剑闻名，刃薄而背脊特厚，尖钝而棱线分明，一剑之下，自然留痕，也确是因为如此，才使华山派有口难辩。”

祁灵接着说道：“根据沙大侠秘笈中所言，最令人疑惑的是，丛少玉为使剑名家，为何在三峡之中，既不能保家更不能自保，竟伤在别人剑下，必然是伤在高超剑术名人手下。”

铜脚叟说道：“华山剑派以剑术著称于当今，于是众人更是顺理成章地认定是沙师侄所为。”

独孤叟突然睁开眼睛说道：“可惜川中三峡灭门血案为官府收拾现场，使华山派永背冤屈，如果当时能及时察看，可能发现长剑一条龙不是死在剑下。”

祁灵惊叫道：“老前辈明察秋毫，沙大侠在秘笈中确是提到，死者血不多，分明是死后补上剑痕，可惜当时沙大侠正待细察之时，是非已然缠上身，欲辩无词，只是晚辈奇怪……”

独孤叟微笑说道：“祁小侠！你奇怪之事，是否因为老朽既然知道丛氏全门死于另一种兵刃，何不追索下落，寻找主凶，是么？”

祁灵红着脸说道：“杀人致死留痕，此是可追索下落之一，铁剑留痕，此是可追寻之二，晚辈倒是真的有些奇怪之意。”

独孤叟叹道：“则奇逐出师门，遍走中原，十数年以前，何尝不是在访寻下落，就是因为毫无所得，才愤而剑底无情，虽然所杀多为不义，毕竟杀孽太重，如今死有余辜。”

说到“死有余辜”四个字，独孤叟几乎是泪随声下。

祁灵默然，铜脚叟也默然。

独孤叟接着说道：“尹腾虽然功力不及则奇，当时却是突出奇智，随手携走襁褓中的小女儿，寄迹深山。”

祁灵啊了一声，恍然大悟说道：“尹前辈是有意布饵！”

独孤叟叹道：“虽然当年是布饵第一，抚孤次之，但是十数年茹苦含辛，好不容易抚养丛姑娘成人，不能居功，也不应列罪，可惜他用如此，最后钓来敌人，却送掉性命，否则当年川中血案虽不致大白于天下，也稍有线索可寻。”

祁灵闻言暗惊原来方才和铜脚叟的谈话，竟在自己毫无知觉当中，为独孤叟全部听去，虽然无关紧要，毕竟说明自己警觉太差。

祁灵在一阵自惭之后，忽然又想起一个疑问，连忙问道：“既然尹前辈钓饵功败垂成，丧失性命，来人就应该斩草除根，灭除后患，为何他当时又不下手于丛姑娘？”

独孤叟微笑道：“老朽虽不在场，可以想得到，既有神州丐道门人在场，不能毫无顾忌。最妙的，他对尹腾施行报复，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更要藉诸丛姑娘和祁小侠之口，传播华山罪恶，加深华山难辨之词。

祁灵忽然想起方才拿出来的铜脚指，摆在手掌之中，说道：“此人功力无甚了得之处，不应该是当年血染丛氏满门的人，老前辈请看这个铜脚指，是晚辈还攻五剑之后，削落当场。”

儿孤叟接过铜脚指，仔细地观察了一回，抬起头来，向祁灵说道：“此

人虽然不是当年川中血案的主凶，却是有关，凭他的功力不敌小侠是实，但是，请恕老朽放肆，要在四、五招之内，削落脚拇指，显然有诈。”

祁灵也觉得独孤叟料事如神，来人既然不是铜脚叟，他这铜脚指之落，自然是有意鱼目混珠嫁祸江湖之嫌，如此说来，正如自己方才大胆论断，这人是立意动摇华山的根本，如此，必然是华山剑派的仇人，从这方面着想，难道独孤叟不能有所得么？

祁灵正要问到此一问，铜脚叟此时接着说道：“掌门人此次突然出山，是否获有线索？如有可寻之象，铜脚应行服其劳。”

独孤叟叹道：“中原武林看来无关，老朽才动念到边陲去走动一趟，可是依照如今情形看来，无须老朽走动，枫林山庄目前应防安宁无日了。”

铜脚叟遽然一惊，一正身形，默然无言。

祁灵也惊觉到独孤叟深虑之处，不无道理，这人既然在紫盖峰上掌毙银须虬叟，难免就有来华山寻衅之举，但是祁灵突然又豪气顿生，暗自付道：“要是那人敢来枫林山庄，一定拎住他，问个水落石出。”

刚说到此处，独孤叟忽然一停，铜脚叟也顿时一惊而起，祁灵也听到远处似有人在走动。

独孤叟向祁灵微笑说道：“祁小侠！不幸为老朽一言所中，枫林山庄从此以后，安宁何日，难能预料了。”

言犹未了，就听到一声极其悠扬的金钟敲动。

铜脚叟霍然说道：“掌门人请和祁小侠在此稍坐，待铜脚出去会会来人。”

祁灵闻言也站起身来说道：“晚辈身受两人之托，若然是紫盖峰上那人，晚辈正要质问清楚。”

独孤叟说道：“老朽暂在此间，静候师弟和祁小侠的讯息。”

走到大厅，迎面四位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的童子，迎上来，分列铜脚叟两边，其中一人躬身说道：“启禀掌门师祖，来人解剑碑前不解剑，反出手将解剑碑劈倒，现正在门外，与两位师叔理论当中。”

铜脚叟微微一皱眉头，转头向祁灵说道：“祁小侠！老朽临时想到一个疑问。”

强敌临门，铜脚叟此时还若有其事的想到一个疑问，祁灵倒是有些惊诧，当时便说道：“老前辈之意？……”

铜脚叟说道：“既然能够血洗丛少玉满门，而且能够随手一掌，震毙华山剑派门下二代弟子，他们何不在十数年前直接寻到华山，以遂其心意？既然不愿明目张胆来与华山派为仇，又何必在十数年后，寻上华山派枫林山庄？小侠觉得这其中，容有疑义之处否？”

祁灵思索了一下，然后笑道：“此事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已令人无法以常理衡量，老前辈你我且到庄前，少时多少有些分晓。”

铜脚叟点点头，挥退四个小童，便和祁灵两人迈步走到庄外。

刚一出门，便听到庄外有人哈哈笑道：“华山剑派自称剑法无双，我们今天就要领教领教这无双剑法，除此之外，别无它事。”

这时候门外有人沉声接着说道：“你们给我回去，请你们掌门人出来，像你们这等角色，也配在我们面前讲话。”

祁灵觉得这人说话太过猖狂，目空一切，当时忍耐不住，便勃然迈步向门外奔去。

铜脚叟却自伸手一拦，含笑说道：“祁小侠你是否要看看华山剑法能否

独成门派？”铜脚叟话尚未说完，又听到门外华山派弟子厉声叱道：“尊驾如此成心挑衅，上门欺人，如此就休怪华山派对待尊驾不客气。”

对方似乎没有讲话，只听得呛啷一声，想是长剑出鞘，祁灵回头对铜脚叟看了一眼，便自一拧身形，飘然而起，直掠门外，刚一在门前落下脚，就看到庄外广场之上，已经有人在持剑盘旋，展开步眼。

祁灵一上眼便看到对面持剑而走的，正是在衡山紫盖峰被自己削落一个铜铸大拇脚指，假冒铜脚叟的老者。

此时但见他落脚轻盈，身形沉稳，左手环抱一支黑黝黝的长剑，右手微伸胸前，在飞快的展开步眼，疾走如飞。远在两丈开外，站着一位年龄相仿的老者，屹立不动，眼神却瞪在刚一出庄门的祁灵和铜脚叟的身上。

华山派迎敌的是一位年约五十上下的人，也是左手捧剑，右手护胸，在活动身形。

祁灵一看便觉得华山派这位二代弟子，果然不愧剑派正宗的高徒，身动如飞，神定如一，已经深谙击剑术之中三昧。

可是，再看对方，气定神闲，脚下行云流水，俨然击剑家的气派。

祁灵暗自心惊，忖道：“这人在紫盖峰上虽然剑法不旨，可是出手攻招，收剑落式之间，睦不出有何特别精奥的功力，今天的情表，就俨然不尽相同了。”

回头看时，铜脚叟已站在身边，祁灵正准备问话，只听得铜脚叟轻微地咦地一声，脸上颜色，顿形沉重。祁灵轻轻地问道：“老前辈以为如何？”

铜脚叟摇头说道：“来人不可轻视。此人脚踏迷踪，是剑术身形中的最高境界，如果他手中长剑，能配合脚下进退左右的方位变换，华山剑派这第一场就难保不败了。”

言犹未了，那人已自抢得一瞬在先，清啸一声，长身一扑，左手长剑顿化乌龙，右手一摆，起手一招极其正宗的剑式“笑指天南”，长剑疾化乌星一点，直取华山弟子面门。

这人如此闪电抢出第一招，祁灵觉得这一招“笑指天南”在平淡中显出精奥的功力，击剑如此，誉如一流高手，应当无愧。

铜脚叟却自微笑说道：“今天可以伤得此人，追寻线索了。”

祁灵不觉为之讶然。

祁灵方才已经觉得这人一招“笑指天南”，深得击剑术中三昧，在平淡中蕴含有无限玄机，平凡一招，却已显示深厚的功力，为何铜脚叟言下有轻视之意？

这也不过是一瞬之间，祁灵发觉眼前情势，突然大变，华山派那位二代弟子，就在对面那人一招笑指天南出攻式未达七成，突然身形盘旋折进，手中长剑换手出招，快得令人分辨不清举手招式，剑光突化万蝶穿花，一连数招，威力大增，只能看清楚最后一招，仿佛是这一轮功之势的收式，身形斜走剑走轻灵一式“万道金蛇归云”，逼得对面那人几乎脚步紊乱，败走无门。

祁灵不禁赞道：“华山派果然名不虚传，这一轮独创招式，轻灵严密，攻势凌厉，是为剑术精华所萃，只是晚辈奇怪，方才对手那人……”

祁灵没有说完话，铜脚叟呵呵笑道：“祁小侠！华山派尽力于起手一招，数十年于兹，未尝稍懈，方才对手虽然功力不弱，但是一接华山起手剑式，他仍然难免手足无措，败走无门了。”

祁灵闻言心里一动，旋即点头说道：“老前辈！贵派既然能融兵法于剑

术，岂不用兵法上曰：‘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之说么？”
铜脚叟也顿时大悟，点头高赞称善。

华山剑肖，以剑术驰誉武林，铁剑出手，招术正派，而且威力无边，所以威镇西岳，独成一宗，实非偶然。

今日仗剑御敌的，是华山派的二代弟子，剑术已经登堂入奥，深诸击剑三昧，一静一动之间，均能领悟动静之妙。上手一招，以一瞬之先，遽然剑发雷霆万钧之势，绵绵攻出，但见剑花朵朵，剑幕层层，连攻数招，精绝自出，几乎就在这一举手之间，控制了这场拼斗的全盘攻势。

铜脚叟凝神以望，欣然在心，断然相信，这两个上门寻衅的人，难逃剑下一伤，束手被擒的下场。

一念未转，顿时脸上颜色遽变，铜脚叟身为华山掌门之师弟，被誉为剑术大师，对于两剑相对之际，岂有看不出优劣之理？华山弟子连攻五剑之后，铜脚叟便霍然而惊，心神为之大震。

这五剑都是华山剑术中的精华所在，五剑呵成一气，顿时剑气纵横，威势无比。然而，对方竟然每一次都是在险以毫发之差，贴剑而过，虽然看去像是剑底惊魂，实则无法不令人认定对方功高一筹，巧化身形，游身而避。

若说步履踉跄，避不过铜脚叟两眼炯炯的眼神，所以铜脚叟刚有欣然之意，顷刻一丝警觉和忿愤又取而代之。

站在铜脚叟身旁的祁灵，在两人交手之初，便已惊觉来人在南岳紫盖峰上，是未露真实功力。而且，他能掌毙银须虬叟尹滕，华山派这位门人，未几就是敌手。

华山派那位二代弟子，一见自己连抢五剑绝招，都被对方仿佛故作仓惶，而却是极有分寸地闪过，心头也陡然提高了警觉。

这位华山弟子，已经苍须疏落，五十开外，不仅剑术不凡，而且为人也极精细。当时如此念头一转之间，便深自觉得这一场拼斗，能胜不能败，但是对方功力不旨，能否胜得一招半式，实堪可虑。

临敌对阵之际，坚定之信念，必胜之信心，关系至为重大，华山弟子如此患得患失，心神微分，五剑攻毕之时，收招一慢，还没有抢攻第二轮剑式，已经留出一个空隙。高手对阵，取决于呼吸之间。丝毫之差，便有千里之失，如今空隙一露，对方忽然一声长笑，手中长剑凌空一挽，眼看着就是一轮急攻。

华山弟子上手之先，好不容易抢得一瞬之先，连攻五剑，徒劳无功，如今错过机会，为对方反守为攻，这轮急人之下，后果如何，谁也未敢预料，因为在场众人，至此已经全然看出，来人已非开始时大家所估计的那样不堪一击。

就在众人如此暗自耽着心事的时候，祁灵微拂青衫，从铜脚叟身旁抢先越过，正当此时，那人在长笑声中，手中长剑忽演诡谲无比，变化多端的一招奇怪不识的剑招，似缓实疾，人剑并进，连拨带化，忽点忽削，长剑遽向华山弟子上盘，上自天灵百汇，下至“将台”“玄可”，面门和前胸，几大要穴都罩在剑光之下。

祁灵脚下宛如御风，去势如矢，口中朗声叫道：“小弟前帐未清，请暂让给小弟这一场。”

人在说话，身形前扑，右手长袖一吐，匹练横飞，劲风如削，但见当时白影一道，直向对面那人剑身上搭去。

这一切都转变得太过突然，连对方都没有想到，半途中抢出这样一位帮手，因为华山派也是名门大派，自有其泱泱之风，明知道眼前要落败迹，也不能插手相帮，落人以语柄。

可是，等到他看清楚了来人竟是祁灵，这才不觉略有一惊，当时剑式已发，祁灵的长袖也从旁边搭到，欲收无方，索性提足真力，劲贯剑身，震腕化送为挑，反迎向祁灵的衣袖。祁灵吐袖搭剑，袖动风生，一股潜劲，稍遏攻来的剑式，以让华山弟子从容而退之后，身形随之一落，左腕一拂，极其轻灵地单演一招“拂袖闻香”，去如白蛇吐信，收则白云归袖，就有那么灵活，没等到对方剑刃上挑，祁灵已经收袖回身悠闲从容地，微笑说道：“铜脚叟！别来无恙乎？”

对方那人自认这一招震腕变式，无论是劲道功力，都是恰到好处，没有想到祁灵竟然轻灵神奇地收袖回去，当时一惊之余，唯恐祁灵另有攻招，急忙一吸丹田之气，来不及收回右臂，且先自翻身挫腿，式化“醉酒观潮”，后退八尺开外，人还没有站稳，就听祁灵如此漫不经心地一句寒暄，顿时使得脸上飞罩一层红晕，一时竟接不上话来。

祁灵见他仓惶退后，站在那里未作回答，便接着说道：“衡山紫盖峰上，你是一石二鸟，得售诡计，尤不知足，再到华山来意何为？”

那人心神已定，冷漠地笑了一下，说道：“姓祁的朋友，此事与你无关，何必趟此浑水，神州丐道自在风尘，恐怕不愿意有一位招惹是非的衣钵门人吧！”

祁灵含笑摇头说道：“紫盖峰上，我为你三言两语所蒙蔽，几到信以为真，这等人有何殊智可言？朋友你毋须捧我。不过……”

祁灵说到此处，微一停顿，忽又一正颜色说道：“尊驾舌底生莲，祁灵不能无动于衷，只是祁灵尚有三事不明，请教于尊驾，若能三事释疑，祁灵拍手就走，决不食言。”

那人闻言，脸上微露喜色，点头说道：“为俊杰者，安能不识时务？祁朋友拍手而去，当为不识时务者之诫警，祁朋友临行之前，有何不明之事，如能相告，无不倾言。”

祁灵微微一笑说道：“祁灵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早在衡山之时，尊驾即已熟知祁灵，诸凡姓氏师承之知切。而尊驾一切，对祁灵则讳莫如深，难道仍要祁灵以铜脚叟相称么？”

那人想是没有料到祁灵第一件事，是问他的姓氏师承，当时为之一怔，稍一考虑，立即微笑正待说话，祁灵却抢先说道：“如若尊驾有难言之隐，祁灵不敢勉强。只是，人则不无姓，尊驾如若不见弃，则祁灵奉送尊驾一临时姓氏，以便称谓如何？”

那人微微脸色一变，说道：“祁朋友休要取笑，老朽年迈花甲以外，尚有何难言之隐，不能相告姓氏？老朽姓靳……”

刚一说到“姓靳”，突然“哎哟”一声，向前一栽，顿时气绝身亡。

按常理而言，这位姓靳的老人，在衡山紫盖峰上，曾经一掌震毙银须虬叟尹腾，又故布疑局欺骗丛慕白姑娘，凡此种种，死有余辜，何况是死在他自己同伴手下，同室操戈，更是无甚可惜之处。

正在祁灵勃然上前说话之际，忽然又有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眼前。

那位姓靳的老人倒地伏身之时，祁灵发现他身后背上，正中插了一支小

箭，式样玲珑，颜色鲜艳，半截露在衣外，只不过是一转眼之间，姓靳的老人突然飞快地颤身收缩，不到片刻，化作一滩血水，不仅尸骨无存，连衣服鞋袜，都全然化为乌有，这情景只看得祁灵毛骨悚然。

武林之中，传说有“化骨丹”者，可将尸体化为血水，但是尚没有听说能将衣服都消化净尽。

祁灵当时对于这种药力，固然感到太狠，尤其是更感到对面这人心肠太毒，对同伴之人，遽下毒手，更进而化骨消尸，天下狠心人莫过于此。

当时祁灵无名之火已动，勃然上前，指着那人说道：“毒至如此，何能谓之为人？”

那人淡漠地一笑，手摸着颏手疏落的苍须，说道：“背叛师门规定，按律当死，我何毒之有？不过是痛惜我下手过早，没有让你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如此而已矣！”

祁灵怒道：“杀人者死，古律皆然！你们在四川三峡血染长江，就能如此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逍遥法外么？”

那人淡淡一笑说道：“姓祁的娃娃！你在未摸清真相之前，且莫慌下断语，你知道血染长江，魂断巫峡的事，是谁所为？”

祁灵大笑说道：“那正是我要追问你的主要原因。”

那人说道：“我能手刃同伴，你娃娃自问能得知事情真相否？”

祁灵上前一步说道：“你手刃同伴，能否手刃自己？”

那人点点头说道：“神州丐道门人，功力自是不凡，方才我的同伴，就是畏惧你是神州丐道的门人，才不惜说服你退出此事，才如此为你所趁，险露机密，老朽功力难胜我那同伴，自知不敌你娃娃！但是，全身而退，尚无困难。”

祁灵说道：“你们胆敢来到华山枫林山庄，要想如此轻易逃逸……”

那人冷笑说道：“来到枫林山庄，为我等此行额外之事，此行大错，错误已由死者应得，方才我已说过，老夫自认不敌你娃娃，但是，要想阻拦老夫，不让离开枫林山庄，你娃娃尚无此本事。”

这几句话说得大越常情，祁灵当时心里为之一动，不禁暗自忖道：“他能坦然自认不敌，这安然脱身之说，必有所恃，如果真的让他溜走，岂非白白让这次良机错过么？错过这一条最有利的线索，从此茫茫人海，向何处找寻？千手剑沙则奇十年寻访，独孤叟静心细想数年，都毫无结果，我要是错过这个机会，由非也要白耗无数时光，茫无头绪地遍走天涯么？”

祁灵如此一沉吟，意念刚一决定，突然对方朗朗一声大笑，极其俏皮地在笑声中说道：“他日再见！”

随着话声，人已半起空中两丈多高，流星落箭似的，直向前面落去，这种腾空前掠的身形很怪，不像一般武林的燕子三抄水，也不像高深轻功“八步赶蟾”，更不是“蹈虚踏空”的绝顶功夫。但是，就在他如此一蹬一拔，平身前扑之际，出奇的快，两三丈之远，人快得像一溜轻烟，从枫树梢头，一沾即落，一落即起。

祁灵长啸出声，双袖连拂，疾展“八步登空”的绝技，人走枫林，依然凭虚御风，后随急赶。

两人如此一逃一追，功力高低顿见，前面那人虽然身形怪，而奔驰得极快，但是比较起祁灵如此愤怒之中全力奔驰，还要稍逊一筹。

祁灵接连两三个起落之后，和前面那人相隔不及三丈，再有一个凌空拔

起，眼见就是一个“苍鹰攫食”而下，前面那人，就要受擒于手下。

突然，前面那人顿刹身形，右手一挥，“呼”的一声，一宗物件落地蓬然有声，顿时一阵黄烟，喟然而起，把前面那人的身形，隐住不见。

那人没有料到祁灵竟会不顾一切地冲进浓烟之内，意外地一怔，那里还逃脱的余地？铁爪迎头，夹颈一把抓住，随着手势一转，再度冲出浓烟之外，回到枫林山庄前面的解剑碑旁。

祁灵顺手一掼，将来人摔在地上，扬头向铜脚叟笑道：“晚辈幸不辱命，不怕线索无处追寻了。”

铜脚叟也来到面前，正待含笑道过辛劳，忽然脸色一变朝着祁灵脚旁那人看去，祁灵也觉着铜脚叟的脸色有异，回头看时，不禁当时脱口惊呼。

原来被祁灵掼在地上，半晌没有动弹的那人，此刻已是身形逐渐萎缩，卷成一团，地上渐渐流出腥臭的黄水，不消说得，这人已经自己用上了化骨丹，活生生地将自己化成一滩血水。

祁灵不仅是懊悔万分，而且也自心底泛起一阵阵毛骨悚然的寒意，虽然祁灵没有能够获得一线可寻的蛛丝马迹，但是，却先了解对方的主人管束之严，能使所派之人，在紧要关头，不仅手刃同伴，更能亲手自戕，尸化其水，如果没有深入心灵的控制，是难能做到如此地步。

祁灵忽然心里一动，向铜脚叟说道：“老前辈见多识广当知中原武林黑白两道，各帮各会，各门各派，其御下极严者，当推何人？”

铜脚叟一听，也约略知道祁灵的用意，略一思忖，便说道：“中原各大门派之间，约束门人，均极严谨，若深究其间，当以少林和华山两派，更是一丝不苟。但是，少林和华山两派，御下虽严，却不失之于苛，像这种若有失误，便要自了残生之举，断然不会。”

说到此处，两个人都为之默然，缓缓地走向枫林山庄门前，忽然抬头一看，华山派掌门独孤叟，面含微笑，当门而立。

祁灵抢上一步躬身拱手说道：“晚辈愧无先知，错失机会，使线索中断而不可寻。”

独孤叟含笑说道：“祁小友毋乃太谦，今日这两人寻上门来，在他是自铸大错，在我们却是天赐良机，方才小友巧用心机，不避危险，已经收获良多，足资查考。”

铜脚叟当时为之一愕。

祁灵悟性过人，天资聪敏，方才由于懊悔所致，一时未曾想及，如今独孤叟如此一说，立即为之恍然，连忙说道：“老前辈所指，是否先死那人，自称姓靳，而略有所得？继而从御下严苛看来，又另有所得否？”

独孤叟呵呵笑道：“祁小友明察秋毫，老朽钦佩，来人功力极为不凡，华山派愧以剑术自称，但是能敌来人于两百招之内而不败者，敝派尚不多见。当今之世，除了神州一丐道，宇内二书生功力超绝，为人公认武林三大奇人之外，尚有何人能冒然仗剑寻上华山？并非老朽夸口，当是少之又少，因之来人功冠武林，而老朽又漠然不识，必是来自边陲之地。这‘靳’之一姓，自为极易于寻的线索。”

独孤叟接着说道：“手刃同伴在先，亲手自戕于后，当个武林，无论黑白两道能御下如此者，当属罕见，此点祁小友与铜脚师弟已有所见。然则，毒烟断后，全身自保之策，当前武林更是少见，因此，来人出身边陲当无疑义。”

铜脚叟回顾身后，只见门下弟子，多环列而立，便恭谨说道：“铜脚恭请掌门移驾室内，再作详谈。”

独孤叟笑道：“待老朽说完此事，尚须迎候贵客。”

此语一出，祁灵和铜脚叟都不禁为之大惊，难道枫林山庄又有外人来此，为何方才毫无所见。

祁灵更是觉得惊诧，解剑碑前一片寂静，难道有人前来，自己竟会浑然无觉么？

独孤叟微笑着从身上取出一截乌黑的铁筒，拿在手里，说道：“老朽趁烟雾未散之际，隔着浓烟，拾得此项物件。”祁灵和铜脚叟一齐留神看去，半截铁筒，乌黑似炭，只是在铁筒之上，隐约看到有一些花纹。

独孤叟指着手中铁筒，说道：“丹凤朝阳，中原武林无人有此标志，有此线索，何愁无处寻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没有想到毒烟断后，祁小友却无惧于此，留下一大漏洞。”

铜脚叟眼见掌门人如此欣然而变，不难想象其心情愉悦之一斑。

想当年由于长江三峡血洗丛家满门之事，今日一见有线索可寻，冤屈大白有日，其心情之愉悦，也是自在意中。

正是祁灵思忖不已之时，解剑碑的那边，一条人影，疾如流星地向枫林山庄电射而来。

来人身法之快，分明是轻功已臻精绝之境，而身形之轻盈，衣带翻飞，分明又是一位体态婀娜的姑娘。

祁灵霍然心头大惊，暗自说道：“是了！竟是她赶来了西岳枫林山庄。”

来人果然是位姑娘，而且是位秋水为神芙蓉礫面的姑娘。此刻，脚下缓缓移动，脸上似有无限惊讶，眼神盯在祁灵身上，心里也在惊讶着自忖道：“他……他为何没有去北岳而转道华山枫林山庄？”

他看到祁灵表情冷漠，站在那里，仿佛是没有注意到她的来临，她当时心里为之一酸，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但是，转而一念：“当时自己迫于一缕真情，硬着心肠，迫他远离紫盖峰，这点存心，伊人不解，如今冷然无情，也难怪于他。”

睚是她思潮起伏，眼神只停留在祁灵身上的时候，耳畔处响起铜脚叟沉重如雷的声音问道：“老朽敢问姑娘尊姓大名，来到枫林山庄，有何见教？”

铜脚叟问话未了，独孤叟却含笑问道：“老朽大胆猜测，姑娘是来自南岳衡山，姑娘姓丛。”

独孤叟如此断然一说，姑娘略微一惊，但是立即又沉静下心情，停下脚步，站在那里，昂然点头说道：“不错！正是丛慕白，是十数年前长江三峡血染丛门唯一漏网之人，今天特来自投罗网。”

铜脚叟厉声说道：“姑娘！你不能如此……”

丛慕白紧接着话头说道：“我不能如此血口喷人是么？”

独孤叟依然含笑如故，微微点着头说道：“姑娘亲仇不共戴天，老朽于理自应同情，但不知这证人为谁，能否为老朽一道？”

丛慕白姑娘凝目问道：“你？……”

独孤叟微笑点头说道：“老朽独孤叟，为华山掌门。”

丛姑娘“啊”了一声，接着说道：“我的证人就是你华山派掌门的师弟铜脚叟！”

此言甫出，铜脚叟霍然仰天哈哈大笑，丛慕白姑娘顿时为之勃然，左手

腰际一探，“呛啷”长剑应声出鞘，厉声叱道：“你敢任意讪笑，是否倚仗华山剑术超人？如此请亮出剑来，姑娘在枫林山庄前，要你认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丛姑娘如此怒言厉叱，站在一旁的祁灵一惊而觉，心神顿时收敛，刀忙抢上前一步，说道：“丛...姑娘千万请勿误会，这位正是华山二老之一当代武林高人铜脚叟老前辈。”

祁灵这一声“丛姑娘”，叫得丛慕白心头一颤，但是后来这一声“铜脚叟”，却又说得姑娘目瞪口呆，望着铜脚叟说不出话来。

独孤叟拂袖止住铜脚叟说下去，含笑说道：“丛姑娘休要惊奇此中情形，祁小友自会详细说明。姑娘不幸，惨遭灭门之憎爱分明，而华山一派更遭无辜之冤，但愿能与姑娘同仇敌忾，以求大白于天下。老朽毋须在此多言，暂告退回避，姑娘若能见谅于华山，枫林山庄谨以诚心，暂留芳驾在此小住，以尽地主之谊。”

独孤叟说着话，便和铜脚叟点头致意，飘然而退。

只剩下祁灵和丛慕白姑娘两人，站在门前广场，相对无言。

良久，丛慕白姑娘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祁弟弟.....”

祁灵微微一震，脚下不自主地退后一步，抬起头来，望着丛姑娘，嗫嚅地应道：“丛.....师姊！”

丛慕白姑娘一听祁灵恢复了“师姊”的称谓，两道紧蹙的黛眉，稍稍舒展一下，说道：“祁弟弟！方才华山派掌门人说的话，都是真情么？”

祁灵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独孤叟老前辈说的句句真情，在南岳紫盖峰上冒名铜脚叟的，那才是真正的仇人。”

丛慕白姑娘咬牙恨道：“可惜当时银须虬叟惨死掌下，竟然让他蒙过。”丛慕白姑娘说到此处，又松了一口气说道：“如今真相既明，谅来再也无法遁行。祁弟弟！这人究竟是谁？能告诉我么？”

祁灵沉重地说道：“这话说来太长！”

丛慕白姑娘回头望了一下面前静悄悄的枫林山庄，说道：“在祁弟弟未说明真相以前，我不愿意平心静气地踏进枫林山庄。祁弟弟！我们且到那小桥上坐下来长谈，好么？”

祁灵抬头望着解剑碑前的玲珑小桥，略一踌躇，便点点头，向小桥那边走去。

丛慕白姑娘随在祁灵身后，两人默默无言地踱到小桥上，倚着栏杆对坐下来，望着桥下清流滚滚，远近荷香幽幽，绿盖摇摇，此情此景，远看桥上丽影双双，真是令人羡煞，又何尝知道，桥上的人，各人怀着不同的心情，甚至萦绕满怀愁绪呢。

丛慕白姑娘黯然说道：“祁弟弟！你.....你还恨着我么？”

祁灵闻言抬起头来，摇头说道：“丛师姊待我有授艺之恩，我有何由相恨于师姊？”

丛慕白姑娘不禁滴泪满脸，幽然叹道：“我知道你会恨我，这怪不得你。当时紫盖峰上我一再给你难堪，逼你远离而去，你是应该记恨在心的。但是，祁弟弟！那是我.....”

丛姑娘产到此处，实在说不下去，一时无法启齿，只落得暴雨梨花，珠泪下流。

祁灵何尝心里不是为之感到，当时禁不住脱口说道：“丛师姊！你不要

乱自猜疑，当时的情形，慢说我深知丛师妹的用心，纵然当时我毫无所知，又岂能就因此而记恨于师妹？祁灵虽然愚鲁，当不致如此地步。”

丛慕白姑娘本是无限心伤地倚在栏杆之上，此时一听祁灵说是“深知她当时的用心”，不由地浑身一颤，睁着一双泪水晶莹的大眼，望着祁灵，微有颤意地说道：“什么？祁弟弟！你当时知道我的用心么？”

丛慕白姑娘讶然地问到此地，泪水纵横的脸上，顿时泛起一阵红晕。

祁灵发觉自己一时情急，说漏了话，当时只好点点头，说道：“请恕小弟不是存心，是我离开紫盖峰不远，无意之中听到师妹和……令师的谈话，才知道师妹一番用意。”

祁灵说到此盖隐儒的时候，紫盖峰上的“一个俊秀潇洒年轻的师父，搂抱着年青貌美女儿身的徒弟”，此情此景，又顿时历历如在眼前，一线说不出的不愉之意，使他把说到口边的“紫盖老前辈”改换为“令师”。

丛慕白姑娘那里会听得出这些不经意的话音，当时只听到祁灵说是在紫盖峰上亲耳听到她说出的话，那一张玉脸越发红云层生，羞意不尽。

终于丛慕白姑娘忍不住低声说道：“那……祁弟弟你为何仍旧要愤然离开南岳？”

祁灵一见丛姑娘这种情形，实在无以为答，默然良久，这才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小弟自南岳起程，自忖北岳秀士约期尚早，且又未定日期，所以才立意前来华山……”

此时祁灵正在说到华山之行的经过，姑娘也只有垂头静听，直到说明假冒铜脚叟之人，被同伴暗器致死，独孤叟认定仇家必出自边陲，祁灵才缓了一口气说道：“丛师妹如今与华山一派，已是同敌同仇，只要稍假时日，以丛师妹一身精湛功力和华山派的高手如云，报仇雪恨，指日可待。”

丛慕白姑娘大惊问道：“祁弟弟！你对师妹寻仇雪恨之事，已经是撒手不管了么？”

祁灵沉声说道：“小弟一则要赴北岳，后果如何，尚难预料，再则师妹报仇之事，方才小弟已经说到，合师妹和华山派之力，何愁不能快意恩仇？多我一人未见得增加多少力量，少小弟一人也未尽然减少若干帮助……”

祁灵还没有说完，丛慕白姑娘已经浑身颤抖，泪如涌泉，指着祁灵说道：“你……既然……”

姑娘言下之意：“你既然当初如此深情承诺，来日并肩仗剑江湖，而且既然亲自听到表露的心迹，如何竟是变得如此寡情？”

祁灵一见丛姑娘激动到如此地步，心中何尝不是心痛如割，但是，紫盖峰上的一层阴影，始终掩盖在心头，使他不得不硬起心肠，拱手说道：“丛师妹待小弟之恩惠，小弟终生不忘，只是……”

丛慕白姑娘一见祁灵站在那里，毫不为动，知道自己真情落空，顿时满腔冰冷，万念俱灰，若不是灭门血仇待她洗雪，枫林山庄前，解剑碑旁，定是香消玉殒，血染黄沙。试想，一个姑娘付出一缕真情，对方竟淡漠视之，何异于万丈高楼失足？

丛慕白姑娘心灰意冷之际，擦干眼泪，冷然地对祁灵说道：“祁大侠！你……你好狠……”

说着话，人一跺脚，云裳微拽，旋风起势，宛如一双仙鹤，扑地振翅，凌空一掠，越过枫林石道，向前疾奔而去。

祁灵没有想到丛慕白姑娘会如此突然撒手就走，当时微一错愕，丛姑娘

已经飘然远去十丈开外，祁灵这才猛然惊觉，高声叫道：“丛师妹！请暂留一步，请听小弟说明……”

“说明”什么？其实丛慕白姑娘果真地掉身回头，祁灵能说明一些什么？何况此时丛姑娘已经衣裾飘香，人影无踪。

祁灵站在那里痴痴地眺望着，心里在不断地暗自询问自己：“这是我的错么？这是我的错么？”

如今丛姑娘伤心而去，只怕从此永隔关山，永绝重逢，想到这里，祁灵也不禁泪湿青衫，不能自己。

良久，良久！祁灵长叹收袖，拭泪回身，准备告别独孤铜脚二叟、前往北岳。

祁灵方一转身，隔桥对面，铜脚叟迎风而立，脸色肃然，凝望着祁灵，拱手说道：“祁小侠！”

祁灵惊道：“老前辈何时来此，晚辈毫无所知？”

铜脚叟说道：“老朽奉掌门之命，前来邀请小侠和丛姑娘至庄内一谈。”

祁灵不觉黯然说道：“丛姑娘方才已经走去，老前辈未曾见到么？”

铜脚叟点点头说道：“老朽远立庄头，遥望丛姑娘离去，这才前来，小侠神驰已久，一时未敢惊动。”

祁灵脸上一红，拱手说道：“晚辈失神疏礼，老前辈幸勿见责，此刻晚辈正要面谒独孤老前辈告辞。”

铜脚叟欲言又止，两个人便走向枫林山庄，默默而行，一直走到后进石屋之内，独孤叟已经迎出门来，说道：“丛姑娘已经离去了么？”

祁灵点头说道：“晚辈留之不住，她已经远走了。”

独孤叟看着祁灵，点点头说道：“祁小友！丛姑娘人中之风，身怀不世血仇，你应当善视之，勿使情天变为恨海，惹来终生忏悔。”

祁灵默然无以对。

独孤叟复又微笑说道：“自古情天不老，只要彼此深情不渝，他日重逢，自是意中之人，但愿天下有情人……”

祁灵忍不住黯然说道：“老前辈有所不知……”

独孤叟含笑说道：“儿女之情，岂是老朽所能预知，只是佳偶天生，老朽如此神福罢了。来来！且不谈这个，祁小友华山之行，虽无所获，亦了此心意。但不知今后何往？”

祁灵一振心情，答道：“晚辈原是要往恒山应约，如今西岳之行已是事毕，即刻要往恒山一行。”

独孤叟暗一思忖说道：“祁小友北岳之行，必有要事，老朽未敢多留，只是老朽请小友前来，有一事要冒昧相告！”

祁灵立即应声说道：“老前辈有何训诲，晚辈自当洗耳恭聆。”

独孤叟说道：“华山一派冤十数年，名声在武林一蹶不振，老朽身为掌门，羞对世人，深山忏悔十年，毫无所得，今日小友能以一诺之言，前来华山，竟而追得可寻之线索，小友对华山一派惠莫大焉。”

祁灵连忙起立说道：“老前辈如此夸奖，晚辈不胜汗颜。晚辈身受千手剑沙大侠之惠，既示言报，受其遗命，又未竟功，老前辈如此夸奖，岂非令晚辈无地自容么？”

独孤叟又摇头说道：“老朽句句实言，并非客套，老朽即日起程，要遍走边陲，察访八荒，寻找此事究竟，小友要事待理，前往北岳，老朽未便邀

约同行。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临别之前，老朽略有心意相赠，聊表华山派对小友酬谢之寸心。”

祁灵慌忙摇手说道：“老前辈如此一说，晚辈断然不敢相受。”

独孤叟忽然呵呵笑道：“祁小友！老朽此物相赠，你断不能辞而不受。”

说着便从身上解下悬挂在腰间的长长布袋。

布袋解开之后，铜脚叟立即神情肃然，垂手站在一旁。

但见独孤叟从布袋里取出一柄玉杆银丝，闪闪有光的拂尘。

祁灵大惊，他没有想到独孤叟会取出这柄银丝拂尘，他不敢相信，独孤叟所说的，要赠给他的东西，会是这件华山派镇山宝。

独孤叟将银丝拂尘取在手中，向祁灵问道：“祁小友是否听说过，江湖上有两句传说么？”

祁灵谨声应道：“晚辈曾有所闻，道是‘银丝拂尘紫如意，威镇两岳二奇珍’。”

独孤叟微笑地扬起手中的银丝拂尘，说道：“这句话始传自何人之口，无人知晓，华山与少林两派，当然也都欣然受之，实则是这两句蒙人耳目混淆视听的话，银丝拂尘与紫如意，虽是华山与少林二派镇山之宝，但是不足以称之为天下奇珍。”

独孤叟说到此处，不仅是祁灵感到奇怪，独孤叟要赠给他东西，为何又说出这些与事无关的话？站在一旁的铜脚叟也感到奇怪，掌门师兄从不轻易露出这柄银丝拂尘，为何此刻不但亮出，而且大谈其中隐秘。

独孤叟似乎没有注意祁灵和铜脚叟的惊诧，继续说道：“银丝拂尘与紫如意虽然不是奇珍，这两件东西之上，各有一个小配饰，却是一百多年以前，武林之中人人注目的东西。”

独孤叟此时慢慢地从手中举起银丝长达两尺的拂尘，用手拨开银丝，里面露出一个拇指大小的玉块，用一根银练子系在玉块一端，平时藏在银丝里面，隐而不见。

祁灵眼快，已经清楚地看到，一枚小玉块，上面微露红筋，仿佛是图形。

铜脚叟此时却是不敢多看，缓缓地低下头，默然地站在一旁。

独孤叟放下那枚小玉块，银丝拂尘恢复原状，微微长叹一声说道：“这只是传说，老朽继承掌门职位之时，先师曾经约略提到。不过，就先师当时而言，也只是传说。”

祁灵此时渐渐为这件事，引起了不少兴趣，独孤叟如此慎重其事，在此时此地，提出这件事，必然有所用心，因此祁灵一变而为兴致盎然地说道：“请问老前辈，这传说究竟是起自何时？”

独孤叟摇头说道：“老朽当时没有敢追问，这宗传说关系太大，所以也不敢随便请问别人，究竟这传说起自何时，老朽至今也不敢断言，只是知道在百余年以前，武林之中，确有如此事情。”

铜脚叟忽然躬身告退，却被独孤叟止住。

独孤叟微微叹息一声说道：“铜脚师弟毋须回避，如今此事已至掀晓之期，又有何回避之有？”

祁灵倒是面有惭色地站起身来，说道：“如若此事关系老前辈贵派隐复，晚辈不敢因满足一时好奇之心，而请求老前辈多加叙述。”

独孤叟点间说道：“此事虽然与华山一派有关，但是与祁小友更有关连，此事说来话长，老朽只能一切切从简，说明要项。在百余年前在黄山飞泉谷

内，曾经会集天下武林黑白两道好手，共谋一件大事。”

祁灵一见独孤叟说到此处稍作一顿，忍不住说道：“武林数度论剑，都在黄山，这一次想必未尽然就是论剑称雄，而是别有所图。”铜脚叟望了独孤叟一眼，也接着说道：“不知是否就是武林盛传数十年而不衰的黄山大掘墓？”

祁灵一听大吃一惊，脱口说道：“掘墓？”

独孤叟点头说道：“掘墓！是一次空前未有的一次大掘墓。祁小友！你休要惊奇，武林之中无论黑白两道，金银财宝都在其次，尤其仗侠行义的白道上豪杰，所谓视珍珠如粪土。但是，若有绝世不传的武功秘笈，无有不动心。”

祁灵为之恍然，点头说道：“想是这古墓之中，藏有某项武功秘笈，才引起天下武林动心。”

独孤叟说道：“不止是某项武功，而是集天下神奇妙绝的各种内外武功不传之秘之大成。铜脚师弟！你既然知道黄山大掘墓之事，你可否将一目大师的生平，稍作说明。”铜脚叟略一思忖，又接着说道：“一目大师晚年，将全身武功，写成口诀，分别记载于五块玉块之上，自己在黄山安排好归宿，临终之时，将这五块玉块放在身旁殉葬。”

祁灵霍然而起，说道：“此事果然传说如此，其中已有漏洞，一目大师既然一死，如何能将自己掩埋起来？因此，武林群雄应该追寻当年一目大师的门人，较之掘墓既不损及阴德，也较易奏事功。

祁灵点头称是，他也觉得方才自己听得入神，如此冒然而问有不敬之嫌，此刻他静坐在一旁，不再多言。

独孤叟说道：“黄山掘墓，武林高手非死即伤，一目大师之墓，所有机关禁制伤了无数高人之后，才豁然而开，但是墓内空空如也，不仅没有玉块秘笈，连一目大师的尸骨也踪迹俱无，黑白两道无数高人，吃了这样大亏之后，只有闷声无言，大家风云而散。”

祁灵听到这里觉得有些失望，这件事不仅与他无关，而且听来乏味，除了觉得武林高人于百余年前，做了一件非常不智的事而外，别无其他感觉。

独孤叟停顿了一回，又接着说道：“经过了一段时期，有人自关外传来消息，说是一目大师是死在塞外，在他未死之前，他将这五块玉块，分别埋藏在名山五岳，大意是说：日后有缘人，自然使这五块玉块会合，参悟其中口诀，若是没有这样有缘人，让这玉块秘笈，藏在名山胜地，也是得其所哉。”

情节转到此处，一折而起，柳暗花明又一村，祁灵又提起兴致，问道：“武林之中，自然又要遍寻五岳，细访这玉块秘笈了。”

独孤叟摇头说道：“没有。”

铜脚叟对这后半截事，想来也不知道，所以左倾耳细听，所以一听到说道：“没有”，因而叹道“有道是蛇咬一口，十年怕见草绳，想必当初黄山掘墓之时，黑白两道吃亏太大，所以对这后来的消息，缺乏问津的胆量，此事湮没无闻，江湖上知之甚少。”

独孤叟说道：“黄山掘墓，是一件最不应该的错误，各派各会的高人，在活命全尸之余，内生疚意，也是主要原因。本派第十二代掌门，就是老朽师祖，在六十年前竟然偶在华山莲花峰顶上，发现这块玉块，也就是老朽银丝拂尘里面所系的这块玉块。”

铜脚叟仿佛有所顿悟，释然端坐一旁，脸上神色平静已极，宝相庄严。

独孤叟含笑依然，缓缓地说道：“华山派历代以来，不愿沾染江湖纷扰，所以，拾到这块玉块之当时，无意再寻其他四块。”

祁灵不觉问道：“老前辈可知其他四块玉块，可有发现的迹象？”

独孤叟点头说道：“有！中岳嵩山，少室峰少林寺院不知于何时，也发出一块，可是另外三块，虽然未曾听闻有出现的消息，想必已经有人获得。”

祁灵惊讶问道：“华山和少林各得一块之事，如何传入武林江湖之中。”

独孤叟笑道：“武林之中，无人知道，只是有人如此猜测而已，因此，才传出‘银丝拂尘紫如意，威镇两岳二奇珍’的歌诀。”

祁灵一震，接着问道：“这两句歌诀是另有用心的么？”

独孤叟笑道：“善钓者，必善布饵。目的无他，只是在证明这两块藏在中岳、西岳的玉块，是否已经出世。”

祁灵睁着眼睛问道：“结果……”

独孤叟叹道：“结果消息虽然未露，可是对方心思慎密，推论正确，他们已经断定这两块玉块已然出世，而且各在两派掌门之手。”

祁灵略一思忖，沉声说道：“老前辈所说的对方，系指何人所说。”

独孤叟说道：“另三块玉块的得主。”

祁灵说道：“老前辈请恕晚辈放肆，有一点疑问晚辈不明，老前辈何以知道另三块玉块，已有得主？”

独孤叟朗笑了一声，说道：“小友！万事不离理，凡事按理推论，虽不中亦不远矣！亦如对方推论中岳、西岳两块玉块，已经出世的情形，如同一辙。祁小友！你为老朽门下千手剑沙则奇之事，奔走千里，为他洗冤伸屈，从虎丘到华山，几经思考，已然证明沙则奇是冤屈。但是，你能否道出，这是何人，为了何事，要将沙则奇沉冤血海？”

祁灵毕竟聪明不凡，一点即通，立即接口说道：“难道是为了这块玉块？”

独孤叟点头说道：“老朽目前无法不作如此之想，此人立意动摇华山一派之本，先从声誉着手，深谋远虑，他伺机而动，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得到这块玉块而已矣。”

独孤叟这个推论是惊人的，而且也是极有见地之说。

但是，其人为谁？能有如此深谋远虑，不惜以十数年的时光，企图以不露痕迹的手段，谋取这两块玉块。

因此，祁灵自然而想到北岳秀士姚雪峰。

北岳秀士姚雪峰在少林寺的种种行为，确有听谋，而所谋者为何？自然是那一块玉块了。

祁灵正是思索多端之际，独孤叟忽然又说道：“推论事则可，推论人则不可。因此……”

独孤叟说着，又提起银丝拂尘，分到银丝，露出那一小块玉块，用手摘下，说道：“老朽并非危言耸听，其人为谁，固无法推论，却是关系重大，不仅是关系到华山一脉的存亡，也关系到整个武林的安危。老朽要以风烛残年，寻防其人下落。祁小友！你也应该义之所在，当仁不让。”

祁灵慨然应声说道：“晚辈虽微不足道，却愿追随老前辈之后，为寻访此人而尽绵薄。”

独孤叟点头说道：“这五块玉块，若是全被其人所得，天下无敌，武林遭殃。但是，这五块玉块若能全为一有为有德，正气凛烈，而又武功根基深厚的人获得，又何尝不是武林之福？”

这几句话，说得在场的祁灵和铜脚叟都为之默然，果真的能将这五块玉块都聚于一人之身，仗义行道，真是武林之福。但是，谁有这等机缘即使华山和少林两派，都能将自己所得之玉块拿出来，还有三块玉块，又岂是如此轻易得到的么？

独孤叟却于此时右手拇指、食指，拈着那一块小玉块，含着微笑，递到祁灵的面前，说道：“祁小友，天降奇才，该当大任，老朽不敢藏私，这块玉块，首先交给祁小友……”

祁灵一惊而起，不自觉地退后两步，拱手躬身说道：“老前辈！玉块为贵派相传之室，祁灵何人，敢冒然领受。”

独孤叟含笑说道：“祁小友此言稍有差误，玉块原系一目大师分藏五岳之物，华山幸得其一，何能算得本门所有之物，况且此物如不五块齐全，毫无功效，但愿祁小友能寻得五块合璧，为武林放一异彩，老朽之愿足矣。”

祁灵恳声推却道：“当前正是有人相谋于这两块玉块，晚辈如此轻易获于老前辈，恐遭他人诟病。”

独孤叟朗声笑道：“祁小友！你受此块，应当视为任重而道远，你若畏惧，则另当别论，否则，祁小友！你毋庸顾忌其他。”

铜脚叟此时也站立在一旁说道：“当仁不让，祁小友请勿固辞。”

当时，祁灵双手捧过这一块小玉块，沉声说道：“长者赐，不敢辞。晚辈誓尽一己之力，寻求这另外谋求五块齐归的人，来刷清华山千手剑沙大俠之冤屈，以不负老前辈之厚望。”

独孤叟点头说道：“将来五块齐归，祁小友武林独步，集五岳灵气于一身，诚老朽今日之望。”

独孤叟此时站起身来，先向铜脚叟说道：“老朽此去边陲，时日之长短，下落之吉凶，均难以预料，华山一派的重任，要落在铜脚师父身上。”

说到此地，独孤叟也有着无限的离情，将一柄玉柄银丝拂尘，交到铜脚叟手上。

祁灵知道这柄银丝拂尘，是华山一派掌门权威的象征，铜脚叟此时不敢如此接受掌门职位。

独孤叟伸出手来，先在铜脚叟右肩上轻轻一拍，朗声说道：“守成不易！守成不易！”

转而又向祁灵说道：“令师宇内奇人，如能相遇，告以五块之事，必能与小侠策划未来。他日有缘，边陲再见。”

独孤叟拦住了铜脚叟和祁灵的相送，满脸依恋的神情，走出石屋。

屋外阳光已淡，夕阳黄昏。独孤叟站在院落里，周围略一眺望，转而昂首回身，再度向祁灵说道：“五块齐归，小友之大事，亦武林之大事，华山有幸，也沾些余辉，小友要多慎重好自为之。”

祁灵躬身应是，抬头时，独孤叟已自飘然而杳，开始他遍访边陲之行踪。

祁灵目送独孤叟飘然而去，深觉此老此去心情沉重，但是，旋又觉得自己又何尝不是任重道远，沉重万分。

华山之行，虽与当初愿违，却多获得一些意外，此行不虚。但是，此行应告结束，北岳之约，为日无多，必须匆匆上道。

唯一使祁灵心中未尽释然的，是丛慕白姑娘的忿然而去，莫论如何，姑娘一点痴心，是真情对待，但是，奈何……祁灵想到这里，只有长叹而罢。

当即告别了铜脚叟，离开枫林山庄，取道恒山北岳，去会姚雪峰。

沿途已不像兼程赶往华山的心情，估计为时半月，定可如期到达。如此放缰轻驰，倒是逢镇宿店，遇站打尖，毫无风尘劳顿之苦。

祁灵既然不要兼程赶路，只当他是游山玩水，加上他性好游历，所以，心情亦如这北国高原一样的开阔平坦。但是，唯一使他感到心里不能放下的，便是此去北岳，能够会见姚雪峰，如何才证实姚雪峰的阴谋诡计，使须少蓝姑娘能够相信昔日嵩山之麓的血案，确与铁杖大师无关。

还有，北岳秀士姚雪峰，定居北岳，历来已久，昔日一目大师所藏在恒山的一块玉块，必然已经获得，他是否就是那谋求五块齐归的人？

如果不是北岳秀士，他为何陷铁杖僧于不辨之地，又为何使少林一派内起纷争，险谋渔人牟利之状。

如果北岳秀士确是暗谋五块，企图独霸武林的人，将如何才能揭穿这一事实。

凡此种种，的确为祁灵的旅途上，增添不少烦恼。

越过黄沙奇岩的五台山麓，绕过雁门关，沿着长城古道，踏着北地风沙，出关到达恒山。

祁灵在沿山小镇稍歇，便弃马步行，直奔山境。

正是祁灵如此放开心情向前走去，忽然听到身后风吹草动的声音。

祁灵此时虽然没有全力赶路，却是凝神注意，暗察四周。所以，一听身后微有响声，便立即分辨出，那是有人在施展轻功，凌空收势，衣襟生风的声音。

祁灵闻声知警，而且，他也听出来人功力极为不弱，虽然不是北岳秀士本人，却是深具火候的高手。

祁灵脚下依然缓缓而行，静等这人在身后不远之处如此突然刹住奔驰的身形，为了何事。

如此前行不到数步，突然两股劲风，来势如矢，直取祁灵身后“对口”、“凤眼”两大主穴。

“对口”与“凤眼”，位在上中两盘，来人出于分袭两穴，不仅劲道凌厉，而且出手快速，认穴准确，说明来人功力除了极高之外，而且心肠狠毒，一举就要制祁灵于死地。

这一招两式的偷袭，虽然不出祁灵意外，但是，他也断然没有想到这人出手竟如此之毒。

当时心里微微一惊，身形左侧一闪，顺理成章的一式“卧看巧云”，轻悠悠地贴着攻来的劲风，让到一边。口里却轻叱道：“彼此不识，奈何如此出招致命。”

人在说话，已经闪身到数尺开外，一打量来人，竟是一位四十上下，长眉大眼，紫色脸庞的中年人，头戴一顶小帽，身穿蓝布短装，看不出身份，但是，却看得祁灵好生眼熟。

当时心里便如此闪电一转：“这人好生眼熟！”

那人伸手一摘头上的小帽，短发蓬松，戒疤依然可辨，不是了净和尚是谁？

了净当时嘿嘿地笑了一阵，说道：“我是了净又待如何，冷泉岩前，少林寺中，冤仇累累，今天你送上门来，你还想赖不认帐么？”

祁灵顿时想起了净当时在少林寺，仗着北岳秀士隔身传力，向自己挑衅，结果伤在五梅捧日凤爪之下，又为北岳秀士挟腰携走。

没有料到是携来北岳，不到一月光景，不但肩伤已愈，而且眼神精光充沛，功力想必又更进一层，如此看来，北岳秀士有意使少林寺内起纷争，排它诡计，至此已经是一目了然。

祁灵看着了净那种神情，便说道：“了净和尚！出家人应该知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要执迷不悟。”

了净大笑说道：“到了恒山，你还想如此猖狂么？”

祁灵闻言微微一笑，说道：“和尚！你今日虽然身穿俗装，却仍旧是佛门弟子，念经礼佛之人，岂不闻冤家宜解不宜结么？只要你返回少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了净冷笑未已，突然暴喝一声：“姓祁的小子！你别再饶舌了。看掌！”

这一声“看掌”，人似旋风卷进，双掌左右一分，更翻拍出，掌影如潮，不断阵阵扑来。

祁灵成心试验，暂时不打算还手，点足挺身，倒退数尺。

刚一让开，了净人走迷踪，如影之随形，双掌拍起劲风呼呼，紧逼首祁灵抢攻十几掌。

祁灵一面极力周旋，身形轻若败絮，在掌风中游走不定，一面也暗暗吃惊，了净的动力较之少林寺内，有了显著的进步，而已，最使诧异的，了净的掌法，没有一招一式是少林宗法，完全是另有一套。

祁灵曾经阅读铁杖大师所写的少林秘笈，虽然不能涵盖少林寺各种功力，对于掌法，却有讯功。了净若有一招一式相近之处，祁灵焉有看不出之理。

这一个疑端一起祁灵轻啸一声，右手一伸，脚下一错步正，正准备还招抢攻。就在此时，了净突然一收身式，疾转回，展开轻功，全力向山上奔去。

原来了净满以为仗着此时此地心神稳定，虽然不能手报少林寺一抓之仇，至少也应该给祁灵小挫一阵，以吐一口闷气。

没有想到祁灵的功力，不是自己所能想像，彼此仍然是相差悬殊，了净就要趁机脱离，等他到了生花谷如椽岩前，再作道理。

他这转身一跑，倒是引起祁灵当时另一个想法：“我此行前来，最好能够先见到须少蓝姑娘。假如，须姑娘在这一个多月之内，已有所明了，倒不失为是自己一位好帮手。

如此闪电意念一决，立即长吸一口气，振臂挺身，一拔凌空，直向了净追去。

虽然祁灵的功力，较之了净要高出很多，但是，了净占了地利之便，在前而藉着悬岩峭壁，怪石狼牙掩遮之势，忽隐忽现，迟滞了祁灵的速度，再加上了净此时真是好似漏网之鱼，全力逃奔，所以，约莫追了一盏茶的光景，仍然没有追到。

祁灵一时心情大急，全力展开凌空“八步赶蟾”的绝顶轻功，正是向前猛扑之际，突然，了净在前面仿佛身形一顿，就在这一瞬间，祁灵如闪电飘风一般，掠身赶到，不容稍缓，相隔还有三、五尺之间，祁灵右手扣指猛弹，一缕劲风，脱指而出，直撞向了净腰眼，只听得扑咚一声，了净扑地便倒。

祁灵弹指神通的本领，从未使用过，也的确未具火候，今天一时情急，扣指便弹，五尺之内，应手而倒，倒是大出祁灵意外。

祁灵也无暇思索自己的功力，能否五尺之内伤人，立即上前，抓住了净

衣领，拍开穴道，喝道：“了净和尚！你是否愿尝锺骨分筋的滋味？”

了净被抓在祁灵手下，豪气俱无，默然不答。

祁灵骈指突出，抵住了净“气海”，两眼注视着了净，静候他的答复。

了净知道，此时只要祁灵下手，自己便立即忿气入经，逆血走脾，不仅功力全废，而且痛苦万分。

了净当时说道：“姓祁的！你如此抓人触穴，逼问口供，是否有欠风度？”

祁灵见他气势已消，态度已软，便放开右手，笑着说道：“一丈之内，你休想活命逃走。我要再次提醒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要一误再误，必然后悔莫及。”

了净说道：“我既然已经败在你手下，愿以一句回答，换回性命，你就毋须顾忌我是否说谎言相蒙蔽。”

祁灵点头，说道：“来日方长，相见有日，我当然相信你。”

说着话，祁灵凝神略一沉思，接着便问道：“须少蓝姑娘住在生花谷内何处？”

了净闻言，毫不犹疑地说道：“入生花谷，右盘三折，有石如笔，笔后石屋两间，题名曰‘梦笔生花’，须少蓝姑娘便居住在彼处。”

祁灵点头，顿时退后两步，拱手说道：“和简休怪我动手失礼，但愿日后能再相见。”

了净当时不作一言，转身而折西走，疾奔西去，转瞬不见。

祁灵退后注视了净去后，略一思忖，和了净采相反的方向，向东而转，一路越悬岩，走断壁，深入山境。

忽然，迎面一堵峭壁，当面拦住去路。

祁灵回顾四周，并无去路，除了折身从原处转回，便只有峭壁上那一个石隙，像是一道出口。

祁灵心里暗自猜疑：“了净往西，分明是羞渐而去，决不是回到生花谷，我之往东，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如今看来，难道是我推测有误？”

祁灵索性走上前几步，站在深谷边缘，向五丈以外的那个石隙留神看去，原来石阶之上，石隙之旁，刻有两行字，这两行字年深月久，风雨剥蚀，稍一不留神，便不易看出。

祁灵此时隔着石岩，运足眼神，看到这两行字，笔力劲健，落笔均匀，像是大力金刚指之类的指法所书。

上面写着：

“是谁挥动生花如椽笔，

画开千仞峭壁一线天？”

祁灵看到这两句话，霍然心里一动，想道：“我岂不是一时蒙住心窍，化解不开么？北岳秀士所居之地，正是生花谷如椽岩，这峭壁之上，正是写着生花如椽字样，不是北岳秀士所为还有谁来？”

祁灵扬袖拔身，飘然越过深谷，落身到峭壁之间，石隙之下的石阶之上。

祁灵倚在石阶旁边的石壁之上，沉敛心神，稳住情绪，全身运足功力，贴着石壁，向上面一步一步蹬着石阶上去。

一直蹬到最后一个石阶，正准备向石隙里探视之际，忽然感觉到石隙里吹出来的风，冷彻骨髓，而且劲道奇猛。

祁灵估计这条石隙，必然是通往后面无疑，否则，仅仅如此一条石隙，不会如此阴风凌厉，这正像是一个风箱一样，从后面的空旷之处，才会抽来

如此既阴寒又凌厉的劲风。

祁灵如此小心翼翼，一长身表，左手上伸，一搭石隙边缘，双足交错一用力，“嗖”地一声，祁灵就像是一条出洞灵蛇凌空窜起，直穿石隙之中。

一经穿身入隙，祁灵立即贴住石壁，沉桩落步，定下身形，留神打量，这个石隙，确是鬼斧神工。从上到下，仿佛是一直劈而下，两边光滑得寸草不生，前面直通到老远，眼前看不清楚通往何处。顶上真是天如一线，又像是一道蔚蓝绢布，横架山之巅，使祁灵引为生平奇观。

石隙之中，虽然也是寒冷，也有不断的冷风，但是，比起刚才石隙进口之处，又要使人感到暖和许多。

最令人奇异的，脚下既非崎岖不平，亦不是一阶一级，而是平坦无痕，一条笔直的甬道。

祁灵站在那里，稍作端详之后，遥望着这条甬道的那头，虽然看不见任何景象，那是由于相隔太远。但是，在当时祁灵的心里却幼起另一个境像。

假如通道尽头，就是生花谷如椽岩。但是，须少蓝姑娘一变而为朴实的村姑，笑语相迎，忘却一身仇憎爱分明，自己又将如何？

假若……

人在想着，脚下渐渐向前走去，如此走了半晌，通道前面，光明渐增，祁灵出世的念头，也就随之愈浓，而且耳畔似有如无的一阵阵佛乐梵音，飘拂不定。

就在这时候，突然“呼”地一声，一块碗大的石块，陨星下坠，直落到祁灵的面前，砸得碎石纷飞，回声四起。

祁灵不觉一惊而震，心里忽然想道：“我为何还逗留在这石隙之中？方才我胡思乱想些什么？”

警觉之余，不敢稍作停留，展身猛扑，直向甬道尽头奔去。

祁灵这才深深了解这个鬼斧神工的石隙，是暗蕴玄机，巧夺造化，就凭方才那一阵突如其来的出世之念，祁灵如今思来，犹自心有余悸。

一个深谙武功，内力修为已臻精境的人，倘若不能摄护心神，轻易为外物而蒙蔽心智，不是外力过高，便是本身自行丧失防护能力，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足令祁灵在此时此地为此大惊失色的。

所以，一旦回过心神，立即全力奔驰，连方才那一块仿佛是当头而下的石块，是如何这样适时而落？祁灵都无暇多作观察。

如此脚底似云，两肋生风，竭尽全力地奔驰了一会，前面光线忽然较之明朗许多，眼前现出一线绿意，在远处隐现。

祁灵这才知道，这一个长得出奇，而又怪得出奇的石隙，直到现在，才算走到了尽头。心里欣喜之意刚起，警觉又随之而生，当时一吐丹田之气，沉桩收势，卷袖停身，站在那里，留神向前面看去，前面那一线绿意，果然是茂林修竹之类，远在彼处摇摇生风。

祁灵便自然想道：“北岳秀上若不定居于彼处，是无此理。”

祁灵稍一停顿，便飘然迈步，向前面走过去。

二十丈距离，虽然祁灵如此缓步飘然，却也只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便走到了尽头。

首先看到的，便是深谷之北，一个孤立迎天的石筍，矗立在几行树木之旁，石筍附近，攀满石藤，开遍白花的竟是一座筑石为墙、揭石为瓦的石屋，相隔如此遥远，几乎使人看不清楚，石藤的绿叶白花攀绕之内，还有这样一座石屋。

意念一决之间，祁灵已经无暇打量周围的一切，只稍一盘算这五十余丈高耸的石壁悬岩，如何才能安然下去。

就在这一顾的瞬间，祁灵便决定但凭轻提丹田一口真气，贴壁游墙，藉功而下，游龙术，壁虎功，不是武功中之最难者，祁灵轻功已臻如此境地，如此贴壁游墙，自然不是难事。

双脚一离隙口，脚跟沿着石壁一骨，但见一袭青衫，熨贴无纹，祁灵已经沿着石壁，巧施游龙术，疾落谷中。

人一刚落谷里，祁灵才觉得此时自己内心突然感到无限惶然。

如果前面那一棵朝天石筍是“梦笔生花”，这个石壁之下的小山谷，自然也就是生花谷。

既然是北岳秀士寄迹之地，如今祁灵冒然入谷，北岳秀士茫然无知否？设有暗算，此时自己深入谷中，那就正应上明枪易躲，而暗箭难防了。

祁灵止不住一阵心情惶然，可是生花谷内却是一片宁静如恒，尽管在丛林修竹之中，红花争艳，却是静得连个鸟叫的声音都没有。

除去谷之东有一丛竹林摇摇，晃眼生花，而且相距过远，无法看清楚竹林里面之外，其他各处，都是翠绿嫣红，看不到任何房屋，再就只有朝天石筍之旁，那一座攀满石藤的石屋了。

祁灵迎面闻到清香一阵，却不挥袖迎击，却自“醉卧落花”，侧身一仰，脚下故作踉跄，闪开三尺。

回头再看方才站的那地方，身后的树杆上，十数片纯白色的花瓣深深地嵌在树皮之内。

相隔八丈，能够摘叶飞花，深嵌树内，这等功力虽不是什么绝世难闻的神功，却也不是等闲武林所能做得到的事，不用猜测，这是生花谷，而方才正是北岳秀士聊表一手的警告。

祁灵飘然上前几步，举手说道：“在下遵约而来，山径不识，误入谷中。主人既不待客，又何必避而不见？难道在下此行，也不值主人一顾么？”

言犹未了，只听到对面石屋里没有人回答，有一声幽幽的叹息。

这一声幽幽的叹息，入耳动人，祁灵霍然朗声叫道：“前面如果是‘梦笔生花’，莫非就是须姑娘在叹息么？”

石屋里果然有人轻轻地“唷”了一口气，说道：“你既然知道是‘梦笔生花’，为何还要前来？”

祁灵一听，果然是须少蓝姑娘的说话声音，不觉欣然说道：“须姑娘！小生前来赴约，但愿能先见到姑娘，所幸得知姑娘住在‘梦笔生花’，这不巧中寻得，可谓天从人愿。姑娘！一个月来你可否知道，前在嵩山所说之事真相如何？”

须姑娘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北岳恒山，绝非你目前功力所能有所作为，你还是应该回去，免得自赔性命。”

听须姑娘如此幽幽道来，除掉有着些黯然意味之外，并没有丝毫敌意。可是，须姑娘所说的话，却又是欠缺友好语意。

祁灵当时不禁有些忿然，暗自忖道：“我来恒山，何尝与你无关？你倒是如此不屑我来。”

忿意在心，便朗声说道：“多谢姑娘美意！但是，姑娘家仇可以不报，而小生友人冤屈不能不雪，既然姑娘不屑小生此行之用意，就此相别，小生遂自寻找姚雪峰，我要问个水落石出。”

祁灵当时说着话，便掉头转身，向身后另一个方向走去，其实祁灵究竟前往何处寻找姚雪峰？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说，眼前正是生花谷，但是在这谷内，除了‘梦笔生花’那一幢小石屋之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一点片瓦寸椽。

须少蓝姑娘说道：“我知道，你已经在生气，不必如此掩饰。其实，你远道而来北岳，虽然未尽然就是为了我，但是，你能先来‘梦笔生花’，晤见于我，足见盛情关怀，我是应该感激你的。”

祁灵不觉上前两步，激动地说道：“须姑娘……”

须少蓝拦住话头，接着说道：“你别气我不出来迎你，我是不能出来。”

须少蓝姑娘说道：“你既然来到北岳，既知道‘梦笔生花’所在，难道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内情么？”

祁灵说道：“小生乍来恒山，遇到了净和尚，才知道‘梦笔生花’所在，其他一切都慢漠然无知。”

须少蓝姑娘叹道：“这就是了！‘梦笔生花’是生花谷内的囚笼……”

祁灵霍然为之一震，紧接着问道：“姑娘身为北岳主人的门人，何以竟为‘梦笔生花’其中之囚？难道北岳秀士姚雪峰，阴谋已暴露无余，摘下虚假面目，欲置姑娘于绝境么？”

须少蓝姑娘幽伤无限地说道：“我不晓真情，不敢乱加揣测。”

祁灵奇怪地问道：“难道姑娘对于自己为何事被囚，也漠然无知么？”

须少蓝姑娘稍停顿了一会，说道：“从嵩山归来之日，我只说了一句话，我问恩师，当年嵩山之麓的血案，是否真的就是铁杖和尚所为？”

祁灵击掌叹道：“是了！姚雪峰老羞成怒，才将姑娘囚禁此间，姑娘此时应毋庸多疑，姚雪峰与姑娘有授艺之恩，却也有杀母之恨，纵使师恩如海，却无法抵偿亲仇不共戴天。”

须少蓝姑娘说道：“数十年的抚育教养之恩，便是极难推翻的事实。若论此人是杀母主凶，不到事实摆到眼前，我是无法坦然相信的。”

祁灵叹了一口气说道：“姑娘之言，自然不无道理，只是目前囚禁此间，欠缺善意，此点至为明显。小生之意，先请姑娘出来，当诸北岳秀士之面，坦然以陈，看他究竟有何说法。”

须少蓝姑娘说道：“生花谷的‘梦笔生花’岂是如此轻易可以出来的？”

祁灵闻言上前说道：“小生不揣冒昧，愿助一臂之力。”

说着话便迈步走向那一间攀满石藤的石屋走去，刚一迈动脚步，就听到须少蓝姑娘叱道：“站住！你怎么如此没有一些警觉在心？生花谷是何等所在？‘梦笔生花’岂是如此轻易可以走近的么？”

祁灵一听须少蓝姑娘如此一说，虽然是好意，却是有些令人难以忍受，当时便昂然说道：“姑娘盛意，小生心感，只是姑娘如此久困此间，绝非上策，小生愿冒险一试，‘梦笔生花’果然如此厉害，小生只好抱憾而回……”

刚一说到此处，就听到身后远远地有人说道：“你以为还能够让你如此全身抱憾而归么？”

祁灵心神一凛，霍然就地旋身，闪电当胸一拱双手，说道：“在下来得鲁莽，贤主人幸勿见责。”

这一声“贤主人”，称呼得极为妥贴，祁灵本是专程真诚应约而来，在双方未破颜相之前，应当不出恶声。但是，祁灵岂肯称他一声“老前辈”？

北岳秀士这才从对面树林丛中，级缓向前走来，走到祁灵对面约有八尺的地方，站住身形，含着一丝冷笑，说道：“姓祁的娃娃！你来北岳，并非专为卖弄口舌而来，当初在少林寺中一约，是要你娃娃以北岳恒山，领受应有之罚。”

祁灵勃然大怒，说道：“有道是：‘来者不惧，惧者不来。’在下倒要领教北岳秀士究竟有多大能耐，敢如此小视天下人。”

北岳秀士点头称是，注视着祁灵半晌，说道：“无论如何，你是邈邈老鬼的徒弟，算起来你是晚辈，我要是出手伤了你，也落个以大欺小的骂名。祁娃娃！你先说，任你挑选，选你最具火候的功夫，彼此较量一场。”

北岳秀士如此说来，祁灵更是气愤填膺。

人在怒气勃发之际，最易丧失灵智，而习武之人，稍因气息失匀，功力也必大受折扣，祁灵功力不是弱者，机智更属上乘，人在激怒之时，却能悬崖勒马，立即闭目吸气，先定心神。

祁灵想道：“生花谷是一个危境，站在地利方面，于我不利多多，这一场较量，必须智取。”

想到“智取”，祁灵忽然又想起南岳紫盖峰上，紫盖隐儒所传授未臻精境的“紫盖掌”。

虽然“紫盖掌”未臻精境。但是，祁灵以为配以自己深厚的内力，当不逊于原来“紫盖掌”功的威力。

就在祁灵如果闪电一转心头之际，只听得北岳秀士微有怒意地说道：“蓝儿！此时不许你乱说话。”

祁灵却自心意一决，昂然回头向着石屋说道：“须姑娘！请你放心，等

这一阵较量过去，我们自然要谈。”

说着又转头向北岳秀士说道：“既然要我选择，我要选择掌力。”

北岳秀士眼神一沉，剑眉上掀，露出一股敌意，说道：“怎么！邋遢老鬼已经将三阳绵掌倾囊相授么？不过……”

北岳秀士仰头走来，冷呵呵地笑了一阵，说道：“当年三阳绵掌，的确是胜过我一掌。但是，如今既使邋遢老鬼亲自前来，也未知上下，何况你娃娃。”

祁灵镇静地笑道：“你也毋须色厉内荏，少时掌下较量，自有分晓。”

北岳秀士站在那里点点头，说道：“你娃娃功力如何，能否与当年邋遢老鬼相提并论，倒是其次。倒是你娃娃这份气概与胆识，绝不输于当年丐道。你说，掌力如何比法。”

祁灵仍旧是极悠闲地说道：“较量掌力，十招之内见高下。不过，我有一点说明。”

北岳秀士奇怪地看着祁灵，点点头说道：“方才我已说过，任你选择，你有任何说明，不妨趁着未动手之前，畅所欲言。”

祁灵说道：“十招掌力，互较高下，我要赌一点东道。”

北岳秀士霍然大笑说道：“不必赌东道了，十招之内，我若不能胜过你娃娃，任凭你提出任何条件，无不应允。”

祁灵神情为之一振，当即说道：“一言九鼎，自无翻悔之理，如此在下就要攻招了。”

祁灵功行全身，劲贯右臂，霍然向内一圈，发掌送招，一式推波逐浪，极其平凡的招式，直向北岳秀士当胸推去。

神州丐道一生功力，都是寓神奇于平凡之中，越是平凡的招式，越是变化多端，暗藏威力。祁灵这一招推波逐浪，正是神州丐道对敌发招之正统，只要对方稍有轻视与疏忽之意，这一掌之后，便是一轮暴雨狂风的攻势。掌中套掌，式中化式，不容对方有还手的余地。

因为今天祁灵与北岳秀士有约在先，十招分高下，如果北岳秀士不得这一招“推波逐浪”的奥妙，紧随而至的掌式，何止十招。

北岳秀士眼见一招推来，竟然没有一丝疏忽与轻视之意，身形不闪不让，左掌当胸，微伸半屈，迎着祁灵送来的一招，右掌却自横翻斜削带起一股阴灵掌力，直撞祁灵偏宫。

祁灵一掌方出，一见对方有备，立即双足一错，闪开阴灵掌力。身化白云出洞，右掌半途变推为劈，轻灵而发，卸招攻势，都在折身游走之间，反击过去。

北岳秀士竟是从容不迫地拖掌回身，招式不变，只是人作旋风一转，横扫出去。

祁灵大惊，立即挫腕收劲，左掌从肋底巧翻，以攻代守，连击带拍，击向北岳秀士“笑腰”。

两个人如此一沾即分，转瞬三招过去，各攻三掌，各露险象。

祁灵心里立即警觉到，北岳秀士果然不凡，虽然三掌过去，未分高下，可是对方身形未离方圆一尺之地，较之自己游身进掌，显然要高出半筹。

北岳秀士心里也有如此警觉，三掌过去，自己未占到便宜，这娃娃已经深得丐道所传，不可轻视。十招之数，也不过是转眼之间，万一十招未分胜负，如何自圆其说。

双方彼此一顿之际，北岳秀士微哼一声，右掌半提，双眼遽睁，阴灵掌力提足十成，要在一掌之下，立奏功效。

祁灵几乎是与北岳秀士同时举掌，他知道北岳秀士作势如此，定是全力而为，他才将兹盖掌力挟着自己内力，贯于掌心，顿时手掌变紫，平胸抬肘，立足沉桩，眼见得就要双掌硬搏。突然，北岳秀士大喝而退，引身到两丈开外，张着眼睛，盯着祁灵的手掌喝问道：“祁娃娃！你使的是什么掌法？是何人传授与你的？”

北岳秀士这一个举动，祁灵始而一惊，继而收掌撤势，微微笑道：“较量掌法当中，也要说明掌法的出处么？”

北岳秀士此时情绪颇为激动，走上前来，站在祁灵面前说道：“神州丐道三阳绵掌，绝不会手掌变紫，你是丐道的门人，为何学得这种掌法？”

祁灵一见北岳秀士此时似乎已经没有了敌对之意，只是急急地在追究这紫盖掌力的来源。当时祁灵忍不住在想，是否应该此时此地，将紫盖隐儒的行踪，吐露出来。北岳秀士脸色异常黯淡，激动的情绪，一变而为幽伤无限，隐痛无边，注视着祁灵那只泛紫的右掌，口中不喃喃地说道：“紫盖掌力！这分明是紫盖掌力！可是如今人归何处？”

祁灵一见北岳秀士在顷刻之间，情绪转变如此激烈，而且哀伤思念之情，流露无遗，知道他是思念起昔日情逾手足的师弟。

祁灵内心一动，倒是想趁时将南岳紫盖翠柳谷的情形，说出其中详情。

北岳秀士适于此，长叹一口气，说道：“你如此避而不谈，想必是有难言之隐。祁娃娃！我只要你将传授你迷种掌法的人，住在何处告诉我，你提出任何条件，我都可以接受。”

祁灵摇摇间说道：“如果我真的有难言之隐，你任何条件，也换取不了我的半句真言。”

北岳秀士欣然作喜，说道：“如此说来，你是可以坦诚相告了。祁娃娃！你说，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尽力而为。”

祁灵正颜说道：“那岂不是交换条件么？”

北岳秀士叹道：“算我败在你手下，实现我败北的诺言，为你做两件事，使我心安。”

说到此处，北岳秀士仰天长嘘一口气，然后说道：“昔日我曾经自我许下诺言，任何人能告诉我有关这人的行踪下落，我要为他全力做两件事。”

说着转头向祁灵说道：“祁娃娃！你当不以为我是以条件交换了吧。”

祁灵点点头，缓缓地问道：“你既然如此思念此人，为何当初又要分别，而且分别之后，竟然连下落都不曾知晓？”

北岳秀士痛苦无限地，急转旋身，突然仰天长啸，出声凄凉悲怆，回音四起，历久未绝。

北岳秀士黯然地说道：“数十年来，你娃娃是第一个如此问到这件事，我愿意从头说来，这件事说来话长，等待回头再说，此刻我要先答应为你娃娃做两件事，然后我才能够心安理得，叙述隐情。”

祁灵当时便慨然说道：“既然如此，在下有两点相求。但是，首先说明！绝非基于要挟，亦非以战胜者自居，而是尊驾甘心情愿。”

北岳秀士淡淡笑道：“年轻人不要如此多疑，你尽管说，此刻我在生花谷内，是一位有求必应的人。”

祁灵点头，肃然庄严说道：“十数年前，嵩山之麓，先奸后杀之命案，

少森铁杖大师身蒙其冤，我相信尊驾必知其详，可否一告？凶手为谁？用意为何？”

北岳秀士苦笑一下，问道：“你何不索性指明，怀疑是我所为？”

祁灵昂然说道：“凡事按理推论，但是，推论事则可，推论人则不当。铁杖大师已经如此蒙冤十数载，我不能又冒然使别人蒙冤。所以，事情未明真相之前，自然不敢妄加论断。不过，我相信尊驾深知其事，必无疑问。”

北岳秀士微叹点头，说道：“好一个推论则可，推论人不当。自古以来，推论二字已经累人不浅。”

说着话，稍一停顿，便又接着说道：“这件事，我不但是深知其详，而且我是身历其境，我已经有言在先，自然我要将这件事告诉你。”

祁灵突然心里若有所感。抱拳当胸，拱手说道：“尊驾如此慨然允诺，在下感佩无涯。”

北岳秀士摇摇头，笑了一笑，说道：“你这第二件事？”

祁灵回头对身后石屋看了一眼，说道：“在下可否请尊驾将‘梦笔生花’之内的须姑娘，释放出屋？当年嵩山之麓，奸杀血案，须姑娘是为事主。尊驾十数年前，抚养授艺至今，无非也是要她能够快意亲仇，今日既然要叙述昔日详情，须姑娘岂可不听？”

北岳秀士点头说道：“你说得对，既要叙述昔日详情，她怎可不听？”

说着便向‘梦笔生花’的石屋，朗声叫道：“蓝儿！你出来。”

石屋之内须少蓝姑娘，应声而出，只见她轻移慢步，从石屋里姗姗而来。

祁灵奇怪，当初须少蓝姑娘再三警告，“梦笔生花”险境重重，不能轻蹈其境，在祁灵心里，自然是认为北岳秀士在“梦笔生花”周围，设置有许多机关埋伏毒物禁制，可是如今北岳秀士只不过是叫了声，须少蓝姑娘便安然而出，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祁灵心里自是怀疑，但见须少蓝姑娘姗姗而行，离了石屋绵莫有三丈远近，这才展身一扑，扑向北岳秀士面前，含泪凄然地说道：“谢师父赦恕了徒儿。”

北岳秀士此时脸上寒冷如冰，神色极其庄严，右手一伸，拦住了须少蓝姑娘前扑的身形，说道：“蓝儿！你为了询问当年亲仇债主，才被囚禁于‘梦笔生花’之中。今天，也是为了要说明当年这一段详情经过，又释你而回，但愿你能了解为师的用心，才不辜负‘梦笔生花’中的二十余日。”

须少蓝姑娘含泪说道：“蓝儿知道！”

北岳秀士点点头说道：“知道就好了，你去如椽岩下，准备香茗，我和祁小友少时还要长谈。”

北岳秀士笑道：“北岳恒山生花谷如椽岩，从未接待宾客，今日我敬佩祁小友有过人之胆识，磊落之胸襟，才邀之如椽岩下待茶。祁小友就无须过谦。”

祁灵连称不敢。

北岳秀士正色说道：“祁小友休要以为我是客套之词，这是我内衷之言，自泰山玉皇顶起，历经少林寺而北岳生花谷，你一直认为昔日嵩山血案，是我蓄意而为。所不知者，只是在证实我为何如此而已矣。祁小友！你说是否？”

祁灵倒是没有想到，北岳秀士会突然如此直言无隐。当时便也点头应道：“老前辈前来泰山与少林寺所为，令人无法不作如此猜测。”

北岳秀士大笑说道：“连少林闲云老和尚都是如此认为，你那丐道人师

父也是如此认为，何况是你？可是，没有想到你今天居然凭着自己一念之间的决定，竟然信任我的为人，这份胸襟和胆识，不仅我姚雪峰佩服，传至当前武林，谁能不为之敬佩？”

北岳秀士这一番话，说得祁灵心情为之大震。人对人的印象，一经确定，便极难转变。祁灵到生花谷之后，面对北岳秀士，略经交谈，便一变为是，是越平常情的现象，就毋怪乎北岳秀士姚雪峰要认为祁灵是胸襟开豁，胆识过人，因而深佩不已。

祁灵如此深思沉吟之际，北岳秀士微笑说道：“祁小友！”若不是你胆识如此过人，胸襟如此开豁，加上人又秉赋奇特，天纵奇才，我今日也未全然就愿把昔日这一段公案隐情，说与你听。”

祁灵霍然停步，惊问道：“如此说来，老前辈果然与这一段公案有牵连了？”

北岳秀士点头说道：“岂是有牵连，十数年来，我一直身受其害，昼夜难安。”

这件事，确使祁灵大惑不解，而且头绪纷乱，一时竟无法分开是非。

此时，祁灵内心深处，有着两种极为深刻的感想：

其一，北岳恒山能有如此嫣红翠绿的景色，北岳秀士化了不少心血，他能刻意致力于如此美好景色，享受自然。其人断非凶恶不堪，荒淫无止的坏人。可是，他为何失和于紫盖隐儒在先，行凶杀人于后，令人费解。

其二，北岳秀士看来对须少蓝姑娘之钟爱，并不下于紫盖隐儒之对丛慕白姑娘，可是，北岳秀士虽然钟爱须姑娘，仍旧保持着有师徒应有的分寸，不像紫盖隐儒可以任意搂女弟子入怀。

北岳秀士举手让祁灵于青石客位上坐定，似乎也有感慨万千地说道：“人皆有伤心之痛，与难言之隐，我姚雪峰空有一身盖世武功，却在终日为生命担忧，为往事伤怀，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知道，连最亲近的徒弟，也毫不知情，十数年朝朝夕夕如斯。祁小友！你觉得世界上还有比我姚雪峰更为痛苦的人否？”

北岳秀士一坐上青石，便感慨万千地说出这样的话，不仅祁灵大感意外，连侍立在青石之下的须少蓝姑娘，想来也是第一次听到北岳秀士如此说话，不觉黯然叫道：“师父！”

北岳秀士含着一丝苦笑，对青石之下的须少蓝姑娘说道：“蓝儿！你将青虹短剑取出来。”

须少蓝遽地一惊，一双秀目不由地向祁灵看了一眼，缓缓地拔出腰间的青虹短剑，双手捧着递到北岳秀士面前，轻轻地叫道：“师父！你……”

北岳秀士笑道：“蓝儿！十数天的‘梦笔生花’囚禁面壁生活，竟然使你变了，当年的须少蓝姑娘，仗剑横行之时，那像今天这样优柔胆怯啊！”

须少蓝姑娘垂下头，默默含羞，不作一语。

祁灵坐在一旁，对于北岳秀士招呼须少蓝拔剑出鞘，毫不感到意外，倒是须少蓝姑娘变得如此楚楚可怜，大出祁灵意外。

北岳秀士并没有接过青虹剑，只是向须少蓝姑娘说道：“祁小友是如椽岩的嘉宾，岂能兵刃相见？蓝儿，用不着你担心，师父无理也不会到如此地步。”

祁灵转过头去，对须少蓝姑娘看了一眼，正好须少蓝姑娘也是，略转秀目，向祁灵看来，而人目光不期而遇，各看自心头一震，倏地复又掉头分开。

北岳秀士看在眼里，仿佛是触动他的心底往事，不由地轻轻叹息了一声，说道：“蓝儿！”

须少蓝姑娘赶紧收敛心神，应了一声。

北岳秀士指着身后说道：“你用青虹剑，挑开我的青衫，露开身后的‘凤眼’穴道。”

须少蓝姑娘不知道北岳秀士为何突然要她用剑挑一衣衫，露出“凤眼”？一时站在那里，迟迟不敢动手。

须少蓝如此略一迟疑，北岳秀士回手摘过青虹剑，反手一掷，青芒脱手，直向背后那一堵怪石上飞去。

只听得铮的一声，青芒剑处，只见青虹剑的剑柄，直没于石中，露出一尺多长的剑尖，迎着阳光，耀眼生辉。

祁灵和须少蓝都不知道北岳秀士突然如此掷剑出手，究竟为了何事。

两人都在讶然不置之际，北岳秀士突然身形不动、但见他青衫飘拂，人起空中，在三丈多高的半空，像是迎风舞鹤，山谷悠云，极其美妙的在那一堵怪石之前，盘旋了一圈。

顷刻又微啸出声，怪石之上，青芒顿隐，北岳秀士又飘然手仗青虹剑，落到青石之上。

北岳秀士此时面对祁灵，含着苦笑说道：“祁小友！你的功力已经深得丐道之真传，但是，江湖上的经历，仍嫌不足，武林中多少千奇百怪，无法想象的事，不但是祁小友你未曾一见，甚至说你未曾一闻。”

说着话，缓缓地转过身去，将背对着祁灵。

北岳秀士如此掉转身形，顿时使祁灵为之大惊，须少蓝姑娘更是花容失色，掩面不迭，惊呼出声。

原来北岳秀士掷剑出手，腾空飞舞之际，已经将背上的一袭青衫，以及里面的内衣，整整齐齐地划去一个圆圈，露出洁白如玉的背脊。

在这一块洁白如玉的背脊当中，正当“凤眼”穴上，插着一只约有一两寸长的铁梭，半截露在肉外，半截插在肉里。

在“凤眼”穴的周围，已经黑了碗口大小的一圈，看去肉已腐烂，照这半截铁梭的颜色看来，黑黝黝，乌嘟嘟，分明是深藏巨毒。

照附近肌肉腐烂的情形，已经为时甚久。

北岳秀士名列宇内二书生，武林三大奇人之一，武功之高，少有敌手，为何竟会遭受别人暗算？

北岳秀士复又缓缓地转过身来，向祁灵说道：“祁小友！照你看来，我这只毒梭，中了多久？”

祁灵正是为这件事奇怪怀疑，那里敢随便猜测，当时摇头庄严说道：“晚辈不敢胡乱猜测。”

北岳秀士转面向须少蓝姑娘问道：“蓝儿！你随为师上北岳，已经有多少时日？”

须少蓝姑娘惊魂未定，嗫嚅说道：“自蓝儿能记忆之时起，已经十数寒暑。”

北岳秀士点头说道：“已经十五更易寒暑，祁小友！我这只毒梭，已经在背上插了整整十五年岁月。”

祁灵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只毒梭，中在要穴之上，留了一十五年，岂非骇人听闻的不稽之谈么？”

北岳秀士紧接着说道：“当年嵩山之麓，发生那宗奸杀血案之时，我就中上这只毒棱。”

祁灵当时惊异之情，无可抑止。

须少蓝姑娘此时想是触动昔日亲仇孝思，珠泪如涌，哀动万分。

北岳秀士却沉着颜色说道：“蓝儿！你如此不能抑止哀伤，将来何以寻访仇家，遍走天下？”

北岳秀士眼看须少蓝姑娘抑止住哀伤之后，便自缓缓地坐在草蒲园上，闭起眼睛，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会，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十五年前，我因一失之差，满怀伤情，便从此痕迹天涯，一则寻找一个人，再则寄情山水，稍抒抑郁。一天晚上，路过嵩山之麓，忽然听到一声低微的惨呼。”

须少蓝姑娘听到此处，不由地失声而哭，但是立即用手掩住口鼻，强自抑止。

北岳秀士稍一停顿，便接着说道：“当时一股好奇心之驱使，急展身形，循声而去，刚一落定身表，便看到屋内，赫然尸体横陈，血流满地。我正是诧异未了之时，人影一闪，屋内灯下出现了一位和尚。”

祁灵脱口说道：“那一定是少林寺的铁杖大师。”

北岳秀士点头说道：“正是铁杖和尚，他一进得室来，始而一惊，继而勃然大怒，当时便自房内掠身而出，上屋追踪。”

祁灵插口说道：“当时他没有发觉老前辈么？”

北岳秀士摇摇头说道：“我去得早一步，藏身的地方正是遮掩良好，铁杖和尚没看到我。可是，我却清清楚楚地看到铁杖和尚起身追敌之际，一点黑影，掠过他的衣襟下摆，半袭衣角，飘然落地。”

祁灵紧接着问道：“此点晚辈稍有不解，晚辈深知铁杖大师功力极高，深夜飞花落叶，都难逃耳目，如此暗器来袭，都浑然无觉么？”

北岳秀士叹了一口气说道：“棋高一着，便不可相提并论。铁杖僧武功虽讥，充其量是当前武林强者，而高出他的人。尚不知凡几。”

祁灵觉得北岳秀士这句话，说的倒是实情，就拿北岳秀士而言，铁杖大师已经断非敌手。

北岳秀士接着说道：“我当时见这和尚愤然追敌，反而被对方做了手脚，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奇怪，我正准备掠身过去，察看这是何人戏弄这位和尚，突然身后两缕劲风，破室微啸而至。”

须少蓝姑娘听到此处，不由地一震，眼睛转向北岳秀士背上去看去。

北岳秀士笑道：“这两宗暗器，手法虽然高明，尚不足伤我。当时，我飘身一旋，吐袖拂去暗器，循声直追，向西超过围墙，迎面站着一个黑衣人。”

祁灵急忙说道：“那一定就是这次血案的凶手，老前辈可曾看到他的面貌么？”

北岳秀士摇摇头说：“一身宽大的黑衣，连头带脚一齐罩住，什么也看不清楚，我正要走过去，他却在对面指着我说，久闻你阴灵掌力，冠盖武林，你我硬对一掌之后，再说其他。”

须少蓝姑娘惊诧地问道：“师父！他怎么见面就指出阴灵掌？难道他早就看到了师父？”

北岳秀士说道：“像这种指负挑衅，我岂能不接受？何况当时我也正是想知道在嵩山脚下做案的人是谁，所以我毫不迟疑地点头应可，谁知道这一掌，却害得我痛苦至今。”

祁灵大惊，说道：“老前辈阴灵掌力独步当今，与紫盖掌、三阳绵掌，同誉为武林掌力之最，对方他是何人，竟能在掌上压倒老前辈？”

北岳秀士苦笑了一下说道：“阴灵掌不敢自诩独步当今，当不致如此轻易败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手下，对方桩步下沉，出掌硬接，双掌一贴之际，我发觉对方掌力不弱，身后有几缕劲风破空而来，迺袭我的后背。”

须少蓝姑娘咬牙说道：“原来他们是有间暗算于师父。”

北岳秀士叹道：“当时一听身后有人偷袭，便知道是中了他人声东击西之计，立即准备闪身撤势，闪开身后的暗器，就在这时候，对方突然掌力大增，猛震过来，我要撒掌闪身，必然要被对方因势利导致震伤内腑。”

祁灵急着问道：“老前辈如此背腹受敌，应该如何处置？”

北岳秀士叹道：“这件事应该你们引为殷鉴，两害并来，取其轻者，若论当时情形，当面掌力内震，至多能震伤我内腑，尚不及致命，而身后暗器不明，设若是喂毒暗器，见血封喉，当场便要倒毙。”

祁灵紧接着说道：“老前辈权衡轻重……”

北岳秀士苦笑说道：“当时我恼怒对方用卑劣，且不管身后暗器如何，遽提十足掌力，全力反击过去。”

祁灵说道：“十成阴灵掌力，无人能挡，对方恐怕要立毙掌下。”

北岳秀士点头说道：“震飞十丈，溅血横尸。”

须少蓝姑娘紧张地问道：“师父！那身后的暗器呢？”

北岳秀士苦笑道：“如今‘凤眼’穴上那一只铁梭，便是当时的结果。身后一中暗器，立即浑身一颤，从身后经脉，逐渐麻向四周，我知道是中了喂毒暗器，当时立即行功闭住全身穴道，护住心脉。可是，就在这时候，身后有人贴住我的背心。”

来人把剑抵住后心，首先说明我中的暗器是一种无名毒梭，除了他之外，天下找不到解药。然后他说出两件事，第一要我带走屋内孤女，日后要她仇视少林，设法动摇少林根本，第二，他要我交出一块玉块。”昔日一目大师，分藏五岳的玉块，北岳的一块，正是为师我寻到的。”

祁灵正准备问北岳秀士是否接受了当时的要挟。北岳秀士却自己说道：“来人更说，他愿每半年派人送解药一次，送到北岳生花谷前，维持到少林寺内哄自起，名声大坠，当前掌门人正式退位，让与下一代掌门为止。解药不到，则逐渐腐烂，烂至前心慢慢腐蚀而死。但是，只要解药药力有效期内，一切如同常人。”

须少蓝姑娘咬牙切齿地说道：“可恶的贼子！如此手段卑劣，令人不齿！师父！你当时拒绝了没有？”

北岳秀士苦笑着说道：“蓝儿！你觉得为师能屈服于威胁之下么？”

祁灵在一旁说道：“以晚辈看来，老前辈必然另有久远打算，不在乎受屈于一时。”

北岳秀士长叹一声说道：“祁小友！你是聪明绝顶的人，不让我难堪，其实我这长久的打算，十五年已濒绝边缘。而且，十五年来受尽凌辱与误解，如今骑虎难下，欲罢不能。”

祁灵说道：“昔日与老前辈对敌，以及后来乘机要挟的人，老前辈可否记得面貌，以及道出武功的师承？另外每半年送解药一次，何人送来？”

北岳秀士摇头说道：“既不知道其面貌，又不知道其师承，我曾经遍走各地，访问以铁梭为暗器的黑白两道任一派有别，毫无所获。”须少蓝姑娘

忽然失声哭道：“师父！你隐瞒了我十五年，为何到最后，还要对我说是少林伯杖僧人所为？”

北岳秀士黯然说道：“为师当时含垢忍辱，在寻找线索报仇，一则传授你的功力，即使不幸为师在生之年，不能报仇，蓝儿可至‘梦笔生花’石笏尖端，寻得一封秘笈，那就是我的遗言，也是今日所说的这一段秘辛。”

须少蓝姑娘含泪点点头。

北岳秀士说道：“一十五年我遍访仇人无着，但是，每半年送解药来，都是严厉要挟，他说少林寺名声已受大损，我却丝毫没有动静，半年这内再不逼使少林掌门更换，便不再送药。不但不再送解药，而且要趁我毒发之时，下手于蓝儿。”

刚一说到此处，忽然听到一阵幽幽地竹篴之声，起自很远的地方。

北岳秀士霍然而起，脸上颜色一变，对须少蓝姑娘说道：“蓝儿！你去内室，取一件长衫来。”

须少蓝应声转过身那一堵怪石，北岳秀士突然对祁灵说道：“祁小友！我今天将心中一切隐秘，坦然说出，小友天纵奇才，且对铁杖僧有雪冤之诺。小友如能兼为我报仇雪恨，能够善视蓝儿，我死亦无憾了。”

祁灵惶然说道：“老前辈为何突作此语？”

北岳秀士叹道：“祁小友你听到幽幽竹篴之声否？那是送药人来的信号。今天我不求解药，但求擒住来人，如有所得，祁小友定能千里寻仇，吾愿足矣！不过……对方刁滑异常，每次送药来人，均有防备，恐怕会毫无所获，设若不幸毫无所获，祁小友请勿忘方才所托之言。”

祁灵急着说道：“老前辈！无须如此孤注一掷，亦如平常一样，接过解药再作道理。”

北岳秀士摇头说道：“每次送药方式奇特，用心谨细，只怕不易奏功。”

正说着须少蓝姑娘已经取来长衫一件，北岳秀士罩在外面，回头对须少蓝姑娘说道：“蓝儿！祁小友为人胸襟磊落，正大光明，而且武功前途，未可限量，蓝儿应以兄事之。”

须少蓝姑娘一听师父这话，像是诀别留言，不由她一阵心酸，差一点流出泪珠，凄然叫道：“师父！”

北岳秀士转而又向祁灵说道：“祁小友！得君一诺，永世不移。小友！你能为我点头一下否？”

祁灵也不觉为之动容，黯然说道：“老前辈但请放心，晚辈如能稍尽绵薄，决尽力以赴。”

北岳秀士如此飘然而去，看在祁灵的眼里，直如同从容赴义一样，从心里油然而生一股敬意，当时心里一动，缓声向须姑娘说：“你在此稍候，我到那面去去就来。”

当下撇下须少蓝姑娘，拂袖凌空，沿途点足于树梢花丛之上，起落腾挪，疾如闪电，照着北岳秀士方才所去的方向，全力施展轻功，追赶下去。

约莫疾驰了一盏茶时光，霍然前面双峰高耸，挡住眼前。双峰之间，有一条极狭的去路，蜿蜒而上，想必是生花谷的进口。

祁灵一眼看到北岳秀士，长衫飘拂地站在左边山峰之上。地面山峰上，也站着一个人，背着夕阳而且相距过远，看不清楚面容。

两个人虽然站在两个山峰，中间相隔倒是不宽，最多不过五、六丈宽的一条出路。

祁灵唯恐惊动对面那人，就在这一瞥之间，猛地一吸丹田之气，双臂后掠，人像一条灵蛇归穴，去势疾如一阵闪电掠去，平空五尺高低，横向北岳秀士的山峰脚下掩身而去。

祁灵刚一落下身形，就听到北岳秀士说道：“此中情形，非你所了解，贵上住地何处，姚雪峰专程前往拜见，说明根由。”

对面那人冷冰冰地说道：“十五年来，你毫无进展，若不中我家主人另有要事，岂容得你活到一十五年之久？老实说，少林寺你已无能为力，要你多余。每半年还要千里迢迢送来解药，我家主人无此耐性。”

北岳秀士忽然哈哈笑道：“你家主人无此耐心，你可知道我姚雪峰也无此耐心么？”

那人微露不屑的语气，说道：“你没有耐心，又将怎样？我要提醒你，明天是你半年到斯之日，明天以后，开始腐蚀，你可以尝到心肝五脏腐蚀的滋味。”

北岳秀士微啸声起，浑身長衫无风自动，鼓舞飞扬。祁灵看到，知道北岳秀士正在提气行功，说明就要出手擒人。

正待起身趁机相助，忽然听到对面那冷笑道：“你不要妄自行功，如今没有解药，再妄自行功，徒然增加死期早至。”

祁灵再也不能忍耐，触手之间，忽然想起在泰山玉皇顶上，闲云老和尚曾经赠与三十六面金星飞钹，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当即朗声叫道：“老前辈！请稍抑怒气，待晚辈擒住此人，治以狂妄之罪。”

祁灵声发人起，冲天凌空一拔，一式“孤鹤唳空”，上冲五、六丈高，但见他半空中略一转侧，突然从身旁闪出金光数点，闪烁如星，去势似电，微带着肃声，直朝对面山峰那人罩去。

祁灵的突然出现，不仅北岳秀士感到意外，更使对面那人感到极大的诧异，尤其祁灵凌空跃起，高达六丈，从上而下，发出暗器，无论是声势、技巧、劲道，无一不是臻于化境。

对面那人当时一语不发，一矮身形，沿着山峰，向下滚落而下。

好人刚一扑地滚身，五枚金星飞钹突然转侧而下，当先一枚，早就嵌入那人小腿。那人哎哟一声未了，接连又是四枚，跟踪而下，分别深嵌在那人下盘。

饶是来人功力如何了得，五枚金星飞钹着身，腿筋为之遽折，顿时也倒地不起。

来人刚一倒地，祁灵紧接着向那人扑去。

可是、就当祁灵如此闪电前扑的时候，从北岳秀士所站的山峰脚下，突然又掠出一条人影，比祁灵更快一着，只见半空人影一闪，竟抢在祁灵的前面，身形一落之际，右手疾伸，从地下那人手中，夺下一物。

祁灵以一步之差，刚一落定身形，便看清来人是谁，顿时大喜过望，抢上一步，行礼说道：“恩师来了！徒儿祁灵拜见。”

神州丐道笑眯眯的伸手扯起祁灵，说道：“你是人家约来的，我更是人家请来的呀！你不相信，部问主人看。”

正说着，北岳秀士从对面飘然而至，站在一旁含笑说道：“丐道友！你这一来，我姚雪峰可栽了。来了这么久，我竟然漠然无知，传出武林，我这生花谷已经是扫地无颜。”

神州丐道笑着说道：“秀士！你用不着客套啊！送解药的簋声响时，你已经知道生花谷来了我这不速之客。”

北岳秀士笑说道：“老道！你是我在泰山玉皇顶上柬邀而来的嘉宾，何谓不速之客？”

说着两个人都相对呵呵大笑起来。

祁灵站在一旁，心理明白，恩师来到生花谷，已经很久，方才北岳秀士所讲的一番话，恩师已经听得只字分明，如此才将前嫌尽释，就从恩师改口称为“秀士”，这一点上看来，这两位武林奇人，已经毫无芥蒂。

这件事，对祁灵是一个极好的身教，给他留以极深的印象，影响其尔后之行道江湖，至深且巨。

神州丐道忽然收起嘻笑，正颜说道：“我道人一生自认是不冤枉好人，不放松坏人。但是，对于你秀士，我已经兀自感到惭愧。”

北岳秀士含笑说道：“老道！休要如此一本正经说话，反而失去你的真性。姚雪峰若不是当初从天山南下中原之时，一时失足，留下污点，又何至一直为人误解至今，孽本由自作，又怨得何人？”

神州丐道笑道：“怎么？又怀念那位师弟了么？”

北岳秀士红晕上脸，说道：“老道休要取笑……”

神州丐道又是正颜说道：“他隐居不出，何尝不怀念着你，只因为昔日一些误会，使得你们各自分飞，如果能够知道你十五年来的冤屈，自然重逢有日。”

北岳秀士惊喜着问道：“老道！你是说我们重逢有望？”

神州丐道笑道：“包在我师徒二人身上。”

北岳秀士忽然长叹出声说道：“迟了！老道！明日起，毒梭上次解药限期已到，开始腐蚀前心，我还能见到他么？我又何能让见我这等模样，而害他无端的烦恼！此生已矣！能让你老道知道姚雪峰的为人，吾愿足矣！”

这一段话，听在祁灵耳朵里，首先感到北岳秀士有死别的哀伤。继而感到，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这一对师兄弟，情感深厚，无可比拟。

神州丐道却在此时依旧是笑呵呵的说道：“秀士！你为何说这等丧气话？区区一只毒梭，我道人就不信无法可治，当年你是碍于颜面，讳疾忌医，拖了十五年，不仅累及你的身体，也累及你的声誉。其实你要是早些说明，恐怕嵩山血案，已经真相大白了。”

北岳秀士说道：“是我顾虑太多，再者投鼠忌器，误我一十五年。老道！你说你知道许冰如，他在何处？”

神州丐道笑道：“此事不用着急，且先看看这位送解药来的人，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位可寻的线索，只要得到一些蛛丝马迹，不但武林之中，几件大冤案，可以一清，也可以免去武林一场浩劫。秀士！你知道五块已得其三，如若五块齐归，后果何能想像？”

祁灵一听“五块齐归”四个字，顿时想起华山枫林山庄的往事，连忙朝脚下那人看去，想是方才被丐道隔空点穴所制住，此刻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

祁灵伸手撕开头上的黑头巾，一看之下，惊叫出声，说道：“满脸泛乌，宫身僵硬，是中毒死的。”

神州丐道长叹一声说道：“这人心机之巧，御下之严格，设计之周密，为我道人所罕见。劲敌！劲敌！”

神州丐道连说两声“劲敌”，使北岳秀士如坠五里雾中。

神州丐道说到此处，举起右手，右手正拈着一支小箭，箭头带黑，中有凹洞，藏有毒药。

神州丐道摇着右手说道：“找已经防止他随手自刎，才疾奔而来，夺过小箭，制住穴道，没有料到他腹内早服有毒药，一经制住穴道，立即毒发攻心，落个死无对证。”

北岳秀士也禁不住长叹出声，眼望着地下的尸体，心里也深深觉得这人用心之深，与御下之严，毋怪乎丐道要深叹为劲敌了，一俟这人得到五块，练成不世奇功，武林浩劫到矣！

祁灵站在一旁，把华山枫林山庄发生的事，也叙述了一遍。

神州丐道忽又呵呵笑道：“华山派独孤叟已往边陲，少林寺的闲云老和尚，恐怕也无法不出来走走，只要大家都能够出头，好在五块未尽得手，迟早总有追根挖底的时候。”

说着又向北岳秀士笑道：“秀士！你不是急于要知道那位许师弟的下落么？走！走！回到你那如椽岩的石屋里，款待我师徒一番，让我徒弟告诉父一个详细始末。”

两人呵呵一笑，飘身而起，直向生花谷内而去。祁灵随在身后，心里一直在思忖着，紫盖隐儒传掌未竟全功，而自己却一怒离开南岳的事，是否应该向恩师说明。

三个人的功力，都是指顾之间，行程十里。不一会便回到如椽岩前的青石上，只见须少蓝姑娘仍旧是痴痴地站在那里。

神州丐道笑着过去轻轻地拍了一掌，说道：“姑娘！亲仇待报，徒然悲伤也无济于事，先去弄一坛百花佳酿来，帮你师父招待客人。”

北岳秀士这才知道，神州丐道方才趁自己离开的时候，怕须姑娘悲愤之际，莽然而去，惹下意外，点闭了她的穴道，心里感激顿生。

须少蓝姑娘虽然摸不清头绪，但是，她认识神州丐道。一听师父如此一说，便行礼谢了一谢，赶到后面，去准备酒菜。

北岳秀士目送须少蓝姑娘走到岩后，便叹息着说道：“蓝儿身世可怜，十五年长在北岳，我太姑息，所以个性骄纵、心地欠宽。虽然在最近，我将她囚在‘梦笔生花’，要她明心见性，还我朴真。但是，后果如例，尚难预料。”

说到这里，北岳秀士转面向祁灵说道：“蓝儿将来报仇雪恨，仍要多仗祁小友。我抚养她十五年，未能寻得仇人，如果小友能竟我志，姚雪峰死亦无憾了。”

神州丐道倒是接着，哈哈大笑说道：“秀士！休要如此丧气，你死不了！也死不得。”

北岳秀士说道：“老道！你说我死不了，那是希望能有稀世奇珍，治我毒创，至于说我死不得，是何道理？”

神州丐道拦住他说道：“我说你死不得原因，那是因为你已经两地相思十五年，倘若你一死，阴阳路隔，岂不是情天难补，恨海难填么？”

北岳秀士一听丐道一顿牢骚发了之后，复又说到这件事上来，当时满脸飞红，说道：“老道！当着后辈的面前，你也说笑。”

神州丐道一正颜色说道：“我道人说的句句真话，你和许冰如天山一对连理，只为当年小生误会，两地相思一十五年，这是假的么？如今误会冰释，自然要效葛鲍双修，同参证道了。所以，我说你秀士既不会死，也死不得。”

神州丐道话未说完，祁灵坐在一旁突然站起身来，极其惊诧地说道：“恩师你方才说到姚老前辈与南岳许老前辈他们是……”

神州丐道笑道：“他们是天山一对师兄妹，结成连理。紫盖隐儒只是易钗为弁的姚夫人，数十年前武林传为佳话，你自然知道了。”

神州丐道此言一出，祁灵宛如晴天霹雳，焦雷击顶，一时间竟止不住浑身颤抖，冷汗遍体交流。

一时间祁灵的思潮澎湃，百感交集，他想到自己意念不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仅污辱了紫盖隐儒的品格，更辜负了丛慕白姑娘的一片真情。

尤其丛慕白姑娘到达华山枫林山庄，一片痴心，表露无遗。结果使她伤心至极，肠断心灰，绝然而去，而且此去天涯海角，不仅下落不知，且有生死难明之虞。

祁灵如此愧悔交集，惭恨惧来，顿时觉得热血沸腾，眼冒金星。

北岳秀士一见祁灵如此模样，大为诧异，立即抢上前一步，右手舒掌，掌心紧贴命门，轻喝一声：“祁小友！注意去除百念，收敛心神。”

祁灵正是心神分驰，摇摇欲倒之际，北岳秀士如此一掌贴来，不由地浑身一个冷战，顿时心智为之清明，两行泪泉，凄然涌出。

神州丐道站在一旁，笑呵呵地说道：“我这徒弟上不得台盘，刚刚听到众人倚重，便心神分驰为是，你还想扫除魔窟，威镇五岳么？”

北岳秀士知道祁灵心里必然有着无边的苦痛，才会如此举止失常，究竟是何事使祁灵如此失常？

北岳秀士几经思索之后，便向神州丐道笑着说道：“祁小友至情性之人，不到伤心处，不致如此。”

祁灵此时恢复正常，知道自己方才颇有失当之处，当下便向神州丐道行礼说道：“弟子衡山之行，有辱师命！尚请恩师按律处置，以安弟子之心。”

神州丐道遽然变色，沉声说道：“什么？你得罪了紫盖隐儒么？”

北岳秀士一听遽凉而起，紧接着问道：“祁小友！你是说紫盖隐儒她在南岳衡山么？”

祁灵正待从头说起，忽然生花谷外，隐隐约约传来一声悠扬的佛号，在那里飘荡着：“阿—弥—陀—佛！”

这一声悠扬的佛号，远来自谷外，而且正是祁灵来时所经过那鬼斧神工的一条石隙的方向。

隐约传来，祥和无边，这不仅说明来人是一位武功精湛的武林高手，更是一位得道空门的高僧。

神州丐道停杯不饮，仰面笑道：“内力充塞，梵音祥和，除了少林本院的闲云老和尚，当今空门之中，谁还有这份能耐？秀士！这一声佛号，冤家化解，你这如椽岩前，又要多添一位不速之客。”

北岳秀士突然一按酒杯，面对石隙方向，含笑发话，说道：“恒山北地荒凉，何幸能获大师光临？姚雪峰有佳宾在座，不克分身，亲迎佛驾，谨遣小徒须少蓝前来扫径迎接，尚希获宥不恭之罪。”

石隙方面又是一声沉重有力，落地有声的悠长佛号：“阿—弥—陀—佛！”

神州丐道翻了翻眼睛，向北岳秀士点头说道：“闲云老和尚此来，必有事故，听他那一声沉如金钟、谷底回声的佛号，分明是嗔念已动，忿意早生，在这青石岩前，秀士毋须梦笔生花，恐怕倒要舌底泛莲，否则这生花谷眼前就是一一场石破天惊的高手拼斗。”

秀士两道剑眉忽皱，稍一停顿，便又笑道：“闲云大师十年面壁泰山，彻悟禅机，想来从不妄动无名，此次远涉关山，暂高中岳少林本院定然有事惊人。”

神州丐道呵呵笑道：“移花接术，嫁祸江东，秀士！你还无觉么？”

北岳秀士微微点首，正待说话，祁灵脸色遽变，刚咦了一声神州丐道接口说道：“佛家内功，不臻于精绝之境，不能作‘狮子吼’。须少蓝这女娃娃只怕要吃些亏了。”

北岳秀士长叹道：“蓝儿幼在恒山，稍失之放纵，虽则‘梦笔生花’十日，潜心默移，稍灭无端层气，却无法消灭昔日罪恶，今日稍受折磨，于理应当。”

说到此处，北岳秀士转身拂袖，指着身后那一堵怪石笑顾神州丐道师徒二人说道：“贤师徒且随姚雪峰暂时隐身石顶，但看这十日静默面壁，对蓝儿有否收益。”

神州丐道却是笑意更浓，随着北岳秀士，上得青石岩后，那一堵状如朝天石笏的石壁，背后却有登临暗长，从蔓延的葛藤当中，却是九曲通幽，暗藏小径。

祁灵随在身后，几经回折，迎面一个小门，侧身入内，霍然竟是一个广达数丈的凿空石屋，虽然方圆数丈，却是收拾得一尘不染，陈设得条理井然。

此时，石隙出口，正站着一位僧衣飘拂，宝相庄严，须发如雪，昂然屹立的老和尚，那正是当今武林各大门派推许为北斗泰山的少林派当代掌门闲云老和尚。

虽然相隔数十丈，可是，祁灵却是看得历历在目，老和尚长眉微聚，面带忧愁，站在那里朝着石壁脚下凝然而视。

在石壁之下须少蓝姑娘素裳如雪，执礼甚恭。

忽然，闲云老和尚沉声说道：“姑娘！有劳你前来相迎老衲，请你转告令师，就说少林寺闲云，已经深服北岳秀士心机厉害，请将取去之物，交还老衲，这生花谷，老衲不敢久留当即拜谢而去。”

须少蓝姑娘恭谨发声说道：“晚辈奉命前来恭迎大师佛驾，至于大师与家师之间，有任何要事相商，亦当恭请大师驾临谷内，与家师面谈，晚辈何敢擅专而有失礼数？”

闲云老和尚倏然双眼遽睁，看着须少蓝姑娘，点头说道：“姑娘！你既尊老衲为客，能否接受老衲一请？只要令师来到谷外，老衲交待明白，便了却一事，何故独愿生花谷惹起一场腥风血雨？”

须少蓝姑娘脸色忽变，仰起头来，极其从容地说道：“晚辈自知昔日罪重，能得大师亲责，日后当能心安理得。”

闲云老和尚满脸沉重，低沉地诵了一声佛号，说道：“如此说来，老衲理应成全于姑娘了。”说着话，双袖忽然交叉一拂，人离石隙，飘然从数十丈高的石壁上，倏然而落下来，看得祁灵心里又佩服，又是担心，钦佩的是闲云老和尚果然不愧一代掌门，数十丈高凌空跃下，中途不藉力，不停留，这份功力，已足骇人听闻。

同时，祁灵又为须少蓝姑娘耽心，看来闲云老和尚今天是满怀怒气而来，须少蓝姑娘如此首当其冲，难免要吃大亏。

正是祁灵心里感到焦急的时候，闲云老和尚已经落到谷内，和须少蓝姑娘相距不过两丈，只听得老和尚变声叱道：“你师徒做事绝情，欺人太甚，休怪老衲以大欺小。”

言犹未了，忽然身上僧衣，无风自动，竟而起伏不停，闲云老和尚原地不动，大袖一番，手掌缓缓地向外一推。

神州丐道本是坐在祁灵身后，这时候，忽然说道：“糟了！老和尚动了真气，出手就是般若禅功。秀士！你这个玩笑开大了。”

北岳秀士脸上颜色忽然变得黯然，默默不作一声。

正是这时候，须少蓝姑娘站在那里，也立即沉桩走形，双手护胸罩腹，既不还手硬接，也不躲避遁身，银牙微咬，静等挨这一掌。

说时迟，那时快。闲云老和尚翻掌一招，推出劲道未及一半，须少蓝姑娘闷声不住，当时哇地一声，一口鲜血，喷得一地腥红、人向后面一倒。

祁灵这时急迫忘情地大叫一声：“老前辈请暂留招式，晚辈祁灵前来叩见。”

闲云老和尚一掌震翻须少蓝姑娘之后，悔意顿生，佛心又起，暗自忖道：“般若禅功无形罡力，是何等厉害，为何一气之间，竟对一个后辈下手，即使她罪大恶极，也不当落得如此下场……”

老和尚想到这里，竟然长叹出声，站在那里愧作无似。

祁灵如此闪电穿身，落到眼前。老和尚吃惊退后两步，低声说道：“祁施主！你为何也来到北岳恒山？”

闲云老和尚言犹未了，就听到神州丐道呵呵的笑道：“老和尚！岂止是徒弟来到北岳，我道人也来到了恒山。老和尚！你休动嗔念，且去杀心，丐道人为你引见一个人。”

神州丐道说着话，脚下踢踏踢踏地走过来，在丐道身后，紧随着举止潇洒，青衫飘拂的北岳秀士。祁灵感到奇怪，老和尚和北岳秀士数十年前，即互知彼此，今日何庸引见？神州丐道忽然收起笑容，点头说道：“老和尚！你远来北岳，事必有因，掌伤须姑娘，亦无须悔恨。你们佛家讲究的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循环，丝毫不爽。你下手虽是重了一些，须姑娘甘心受罚，毫不作备，也是事实。来！来！老和尚拿你的独门疗伤圣药，救人要

紧。”

闲云老和尚“啊”了一声，复又缓了脸色，低喧佛号，说道：“一着之失，心神恍然，连拿药都忘了，惭愧！”

说着便从身上取出一个小药瓶，倾出两颗大如龙眼，色作腥红的少林独门圣药“七阳丸”。闲云老和尚虽然是怀着满腔怒火，专程赶到恒山，可是事到如今，老和尚虽然未尽了解内情，至少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腔怒火，未发在北岳秀士的身上，事有欠当之处。当时老和尚合掌当胸，低声喧诵佛号，缓缓地说道：“姚施主尚能接纳老衲这等暴客登门么？”

北岳秀士脸上笑容依旧，拱手说道：“大师佛驾光临，穷山僻壤，为之生辉，大师不以昔日种种见责，姚雪峰谢之无及，焉能稍慢于大师。”

这一僧一俗，毕竟是高人，虽然彼此早有成见，只此一说之间，隔阂俱无，坦诚相见飘然并肩走进生花谷，缓步遥去如椽岩。

神州丐道眼见这一僧一俗，飘然去后，这才说道：“这女娃娃伤得不重。闲云老和尚何等人物，临招发觉有异，力道早收。要不然，像这女娃娃如此毫无抵挡之意，早就震飞数丈，撒手黄泉，还能等到如今么？”

祁灵闻言栗然而惊，才知道闲云老和尚一身少林寺绝学，不可等闲视之。

神州丐道伸开手掌，指着掌心那两颗龙眼大小的腥红刃药，交给祁灵，笑着说道：“这女娃娃一口鲜血，换到一颗七阳丸，已是赚足本钱，还赎回苦日罪愆，更是赚够利息，你助她一掌真力，让她回到‘梦笔生花’调息周天。剩下这颗，我道人要派用场了。”

祁灵恭声应是，接过这颗七阳丸，那边神州丐道早已飘然而去。

祁灵将七阳丸放进须少蓝姑娘口内，也顾不得男女有别，将姑娘翻转身来，单掌帖住后心命门，运用真力，化逆为顺，导血归经。

须少蓝姑娘一掌震昏，急血呛心，果然如神州丐道所说，伤得不重，一颗七阳丸，配上祁灵一掌真力，悠然苏醒，咳出喉中一口淤血，这才缓缓转过身来，对祁灵露出一丝苍凉的微笑，轻微地说道：“谢谢你！”

祁灵一见姑娘苏醒过来，立即撒掌起身，说道：“姑娘醒了！家师方才交代，七阳丸药力充足，姑娘应该自行运行功疗伤，且有助于内力之修为，不知姑娘能否回到‘梦笔生花’……”

须少蓝姑娘点点头，说道：“我此刻已经一如掌人，毋庸烦心，须少蓝因祸得福，祁相公大恩不敢相忘。”

祁灵不觉退后一步，拱手说道：“姑娘因祸得福，倒不是一颗七阳丸，而是令师所言‘梦笔生花’十日，姑娘终身受用无穷。此系姑娘灵台复明，福泽所致，祁灵何敢妄自居功？”

须少蓝姑娘苍凉地一笑，忽又幽幽地低下头来，说道：“你不记恨我在嵩山之麓，那般狂傲无理么？”

祁灵拱手说道：“这些小事，祁灵岂能如此鼠肚鸡肠？姑娘请勿多疑，此刻想必药力已将发散，姑娘应回‘梦笔生花’，调息数天，无负闲云老前辈慨赠灵药之意。”

须少蓝姑娘这才慢慢地站起身来，仿佛含有无限幽怨地看了祁灵一眼，便转过身去，缓缓地走向“梦笔生花”那边。

须少蓝姑娘临去的这一眼，祁灵不由地为之浑身一颤。从丛慕白姑娘那里，也曾留下这一瞥含意无边的眼光。

当时，祁灵还未尽然了解这一眼的含意，可是，自从知道紫盖隐儒，就

是北岳秀土的夫人之后，祁灵这才一觉恍然，才深深地知道丛慕白姑娘，在临去时那一眼，是充满了深情、幽怨、挚爱、恹恨。

虽然须少蓝姑娘与他相处未久，而且早先还是互存敌心。但是，情意的发生，岂是这些所能抑止？当初在嵩山之麓，连掴两掌之时，姑娘芳心深处，已在无觉之中，意为个郎所系。而今助掌行功，姑娘才真情流露，祁灵那里会知道这些情形？且说祁灵目送须少蓝姑娘姗姗去后，暗自叹了一口气，转身直奔如椽岩而去。

祁灵一路奔腾，落到如椽岩前之时，但见闲云老和尚和北岳秀土都是就石而坐，面带愁颜，连平素嘻笑不停的神州丐道，此刻也微锁眉头，若有所思。

祁灵悄然侍立在如椽岩的青石之旁，神州丐道忽然又呵呵笑道：“老和尚不必忧虑，秀土也无须愤怒，我们三个老家伙一时思之不出，是理之当然，我早就说过，此人深谋远虑，岂是我们如此一思便能发现破绽、我道人觉得，倒是华山独孤叟这老头，刚强得可爱！坐而苦思，不如起而追寻。”

闲云老和尚听到这里，便喧了一声佛号，说道：“丐道友之意，是要老衲和姚施主，也效独孤叟之行，遍访边陲，追寻线索。”

北岳秀土却自深叹一口气，说道：“此人志在玉块，胆大结仇五岳。但是，对我而言，简直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憎爱分明，可是如今我姚雪峰……”

说到这里，黯然无神地垂下头来。

闲云老和尚略有诧异，连念“阿弥陀佛”，说道：“姚施主名震宇内，功盖武林，小瑕不足以掩美，少林寺冒名伤人，不应使姚施主如此沮丧，难道老衲有何不当之言，开罪于施主么？”

神州丐道乱摇双手，笑呵呵地笑道：“疑心为万恶之首，老和尚出家拜佛之人，不能如此疑心。秀土！你此刻稍稍提气，感到如何？”

北岳秀土在稍一惊诧之余，当时微一提气，立即感到有一股热流，从丹田蠢蠢欲动，直向上窜。

北岳秀土这一惊非同小可，这情形在北岳秀土平时提气行功，进入物我两忘，神与天会之境，一股真气便如此直冲“九宫雷府”，上达“十二重楼”。此时为何会有如此情形发生？北岳秀土是何等机灵之人，立即两道眼神，向摆在眼前的茶盏看去。

神州丐道依然是笑呵呵地，说道：“秀土！你且不要惊诧我道人搞的什么鬼，凭你精湛的内力修为，立即逼住这一股灵药之力，运聚创口，少林寺的七阳丸，虽然比不上那只毒梭的解药，但是如此护住，两三月间，创口无伤，必然无可置疑。”

北岳秀土心神更是为之一凛，正待说话，就看到神州丐道握手笑道：“老和尚休怪我道人耍弄手段，我道人拿一点鸡鸣狗盗的小手段，做了一件面面俱光的好事。”

神州丐道说到此处，掬袖端杯，饮了一大杯百花佳酿。然后兴致逸飞地笑道：“一颗七阳丸足够那女娃娃疗伤益气，且能大增内力，剩下这颗，我道人就代老和尚作了主，转赠了秀土！”

说着又指着北岳秀土，摇头说道：“秀土！你不要说话，闭嘴行功，逼住药力就范，听我道人说明其中原委。”

北岳秀土果然依言，缓缓地合上眼睛，晴行功力，将丹田里那一股热力，

慢慢发导引向身后背上毒梭创口附近，耳朵里却依然听到神州丐道一字一句说话的声音。

神州丐道笑着说道：“秀士虽有不死之意，却无求药之心，我丐道施一点小手脚，一杯佳酿美酒，将七阳丸带进腹内。”

北岳秀士内力深厚，足堪惊人，就在这一转眼之间，已经完成了这一个导药行功的功夫，却在此时，适时地睁开眼睛，微微地笑道：“丐道友！你要我如此狼狈表状，去到衡山，会见她么？”

神州丐道摇头说道：“昔日因你失足，许冰如愤而离开你，如今你苦海回头，也应该由许冰如重来相见，不是我道人多事，你们相见之地，应该是北岳恒山，而不是南岳衡山。”

北岳秀士急切地问道：“一颗七阳丸，换来三个月的生命，也换来破镜重圆。”

神州丐道呵呵笑道：“秀士！我道人早就说过，你死不了，也死不得。三个月之间，找不到解药，也应该找到一株千年灵芝草，我道人不原谅寡妇失节，却高兴浪子回头。秀士！别怪我言之过妄，我是道尽真言。”

闲云老和尚此时也合掌说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姚施主夙根生慧，又难得丐道友古道热肠！老衲这一颗七阳丸，能有如此用途，得其所哉！”

老和尚说着话，站起身来，先向北岳秀士打着问讯，转而又向神州丐道合十，说道：“老衲未能一如华山独孤叟，愤然只身遍访边陲，既然如今众恶归宗，罪在一人，我们便各行其事便了，老衲此刻便要赶回少林本院，也稍作准备，以备他日略尽绵薄。”

神州丐道倒是收敛起笑容，点头说道：“好在五块尚未齐归，至少尚有两三块下落不明，虽然不知道对手何人，但是，目前不致有所作为，确是事实。老和尚回到少室峰本院，正是能具远见，说不定将来少林罗汉阵，尚有借用之处。”

北岳秀士稍一游疑，便又立即拱手称谢，恳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小徒能有希望宠于大师，得大师一谅，其终身享之不尽矣！”

闲云老和尚合掌而退，拂袖微起，流水行云，直向出谷处飘然而去。

北岳秀士苦笑说道：“姚雪峰幸也何如，能得到丐道友如此呵护。不过，只怕我福簿命薄，在两个月之内，得不到解药，更获不到灵芝，依然要尝腐蚀心爱直之苦，更而徒增许冰如的重逢再死别的悲伤！半生相爱，十载相思。我宁可如此不见，不愿意让她恢复昔日对我之情深义重，而又情天恨海，人鬼殊途，独让她苦尝悠悠岁月。”

神州丐道也不禁为之点点同情之头，霍而转向祁灵说道：“你说南岳之行：有辱师命，我道人无暇追究，姑且不论你为何有辱师命，如今命你在两月之内，做两件事，此两事完成之日，前往泰山玉皇顶见我。此两事未能完成，师徒名份，到此而休。”

祁灵惊惧而叫道：“师父！”

北岳秀士倒是无限同情地看了祁灵一眼，说道：“老道！祁小友他未尽管做出有何辱师门之事，你又何必如此绝情？”

神州丐道呵呵笑道：“我道人说话，说一不二，祁灵你听着：第一件事，你回程赶到衡山，去见紫盖隐儒，请她前来和北岳秀士相见。”

祁灵心里略一盘算，便欣然问道：“师父！这第二件事？”

神州丐道收敛起笑容，说道：“大五块未曾齐归之前，敌人决不轻易露

面，秀士这背伤毒梭，解药必无能获得。两个月之内，你能寻到一枝整本的灵芝或几滴灵芝玉液么？”

北岳秀士此时感到无已，霍然站起身来，向神州丐道说道：“丐道友！你如此待我姚雪峰，我固受宠若惊，但是我不能如此无功受禄……”

神州丐道呵呵笑道：“秀士！将来一旦五块果然为其人所得，你们宇内二书生，也是职责所在啊！你忍心武林遭劫，生灵涂炭么？我道人能尽力时，不竭尽全力，将从何处能觅得像你北岳秀士这等高手？”

北岳秀士脸上苦笑顿收，汗水立现，颜色为之苍白，点头说道：“老道此言，无异是当头一棒！姚雪峰今日身死，无足可惜之处。十数年以来，远播武林之恶名，只怕要永随此身遗臭万年。”

说到此处，北岳秀士霍又转身向祁灵，拱手说道：“祁灵小友！为我奔走辛劳，关山跋涉，仆仆风尘，姚雪峰心有难安，不过我有一事相求小友……整枝千年灵芝，举世罕见，穷两月之时间，前途涉茫之情形，不难想见。”

神州丐道笑道：“秀士之意，我道人已经明白，在未觅得千年灵芝之前，不让紫盖隐儒知道你最近的行止，以免得徒增人鬼殊途的伤情。其实，你秀士这一番用心错了。”

神州丐道转面半对祁灵说道：“千年灵芝固然是举世罕见之物，但是，却不是绝无寻处。一则寻者固要信其有成，二则寻找此物，立意可对天日，单凭此两点，在两月之内，纵不能寻得整枝千年灵芝，也当有另外的奇遇。至于紫盖隐儒……”

说着稍一沉吟，又呵呵笑道：“我要祁灵先去南岳一趟，未尽然就是为了你秀士的事，方才我说过，有许多事，未能预料，当尽人力而为。”

北岳秀士轻轻地叹喟一声，低低地说道：“人算未如天算！但愿此次天从人愿。”

祁灵这时候才接声说道：“恩师如无别事指示，姚老前辈若无其他教诲，弟子祁灵便要即刻起程。但愿不负恩师所望。”

北岳秀士在一旁接口说道：“祁灵小友则任重而道远，至于我姚雪峰之事，能成，则天成人愿，不能成，此乃天意。我亦深感贤帅徒之盛情大德，祁灵小友切勿为此事，而有所固执偏见。”

北岳秀士说到此处，神情坦然，毫无不适之意，略一回顾身旁数十丈外的“梦笔生花”复又接口说道：“如椽岩前，生花谷内，别无信物可以为凭，祁灵小友他日前去衡山，请携去‘再炼青虹’，睹剑如见其人，以表示我临风怀念，依依之心。”

说着话，倏地双袖下拂，青石岩上，劲风顿起，北岳秀士人已凌空六丈有余，半空中只一转侧之间，顿化闪电飘风，遽落数丈之外。

祁灵正在暗自叹服之际，眼前为影一闪，北岳秀士又自飘然而落，含着一丝苦笑，对祁灵说道：“再炼青虹不带也罢，小友如要起程，姚雪峰别无他事相求了。”

祁灵暗自觉得奇怪，北岳秀士为何如此举棋不定，心神恍惚？

神州丐道却在一旁说道：“两月时光，为时短暂，虽不致分秒必争，却也容不得你如此延宕，你再不定，还要待到何时？”

祁灵心神一凛，立即行礼告辞，疾展身形而去。

背后隐约还听到神州丐道在说着：“一目大师所留的五块玉块，既然为人深谋十余年，你要小心怀璧其罪。”

祁灵就如此怀着恩师的临别叮咛，抱着戒慎恐惧之心，离开了北岳恒山，南下中原。先到南岳，去见紫盖隐儒。

祁灵决定先去南岳，他有他的打算：其一，千年灵芝，何处寻得？真是杳茫得很！万一自己在两个月之内，无法觅得这项罕世奇珍，自己有负师命事小，使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一对反目夫妇，不能在生前破镜重圆，真是罪莫大焉。先到南岳，见到紫盖隐儒，说明其间原委，即使千年灵芝寻不到，他们夫妇尚可重归于好。

其二，紫盖隐儒久居深山，遁迹林泉，对千年灵芝这类天生奇珍，必然知之较深，或可由她处，能够找到一丝关于千年灵芝的蛛丝马迹。

祁灵一经决定行止，便购得一匹骏马，扬鞭赶路，放缰兼程，从山西直奔湖南。

祁灵沿着官塘大道，通衢途程，起早歇晚，行程三、五日后，便自休歇一日。如此一路行来，倒也不慢，不出十日，已经直薄湖南边境，相隔洞庭不远的自螺矶。

白螺矶是西湖交界的市镇，地当要道，市容颇为热闹，祁灵因为去路无多，心情较为轻松，而且接连地赶了五、六天的路，便决定在白螺矶歇脚一天，剩下的路程，决定一次赶到。

祁灵拣一家宽大的客店，安顿了马匹，换过衣衫，便到市镇上观光一番，人在赶路途中，真是食不甘味，席不暇暖，所以，祁灵每天歇脚站头，总要找一家酒楼，悠然小酌两杯，祁灵不善于饮，但是，却非常喜爱在疲乏之余，心神放宽地一杯在手，这种悠然自得的情趣。

这天，他又飘然地信步走进一家酒楼，靠窗对街坐下，叫了一壶烧酒，两碟炒菜，慢慢浅斟慢酌。正是微醇飘然之际，忽然他觉得有两道眼神，正在紧紧地盯住自己。

祁灵民里感到有些纳闷，因为坐在祁灵对面，相隔着两张桌子的人，是一位花白胡须一袭青衫的老人，这老人身上，放着一个制作极其精致的提囊，看他贴身而放，分明是他看作非常珍贵的东西。

这位老人正是目不转瞬地望着祁灵，而且他眉头微皱，似有重大隐忧。难道有何要事相商，碍于面生而不便启口么？

祁灵知道江湖有许多事，是不可以常情常理去衡量。譬如眼前这位老人，祁灵虽然断言过去未曾见过，但是，说不定对方的确是认识自己是何许人，而与之有所相商。

祁灵放下手中的酒杯，正准备站起身来。忽然，这位老人脸上颜色微微一变，放下酒杯，向祁灵身旁笑道：“二位才来呀！”

祁灵身不由己地，掉过头看去，楼梯口上，正走上来两个人。

这两个人年龄都在四十上下的中年人，一身蓝色长衣，非商非儒，刚一侧身之际，这才看出每个人的身后，都背着一把份量颇重，而形式却较一般为短的宝剑，两个人的脸上，都是那么冷漠无情。

这位老人随即呵呵大笑，说道：“此地人多，二位未必肯和老朽在此地说话。”

说着伸手向腰际掏去，这两个人顿时身形未动，倏地离开两尺远，含威蓄势，大有一触即发之态。

祁灵一见这两个人闪动的身法，功力极为不俗，若要动起手来，那位白发老人未尽就是对手。祁灵也暗自蓄势以待。准备必要时，一伸援手，打一

个抱不平。

正是祁灵如此留神注意的时候，白发老人从腰间掏出来的，却是一锭银子，笑呵呵地招呼叫道：“店家！这边结帐。”

言就未了，右手微微一抬，白星脱手如闪，“铮”地一声，店家柜台里面的墙壁上，正嵌着一锭银元宝，整整齐齐与墙壁平面，不露一丝痕迹，不掉一点灰屑，店里的吃酒客人，都为之惊得呆了，随之纷纷议论，商谈不休。

站在那里的两个人，始而一征，继即恍然，掉头看时，哪里还有那老人的踪影？敢情就趁店里人一乱，两个人微一分神，这老人就走得无声无影。

从这两人闪身躲避开始，祁灵坐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他看着白发老人声东击西，掷出一锭银子，撇过那两个人的注意，便自一闪身形，轻盈已极，诡巧异常，从桌子边缘，飘身直落楼梯口下，临去之际，还地祁灵匆匆地微笑点点头，而站在那边的两个人，竟然毫无知觉。

祁灵暗暗地觉得奇怪，照方才那两个人，如此身形不动，脚下流水行云，闪开数尺的身形看来，固然动力极为不弱。但是，要与这位白发老人比较起来，仍然是相差甚远，为何这位白发老人对之还像有些惧意？否则，为何匆匆弄计而走？

最使祁灵不解的，这位白发老人不仅武功极高，而且机智与胆色，都表现高人一等，临去之时，一瞥似有深意，不禁想：“城东二十里黄盖湖，今天夜里，我是否要前去看看究竟？”旋又一想：“自己身有急事，还是少管闲情的为妙。”

但是，心里又放不下那位白发老人，临去匆匆，对自己的一瞥，说不定是求助于自己。

祁灵如此坐在酒楼上，反复思忖，久久不能决定。祁灵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可是今天却是变得如此难下决心，心头一闪之下，推开面前的酒杯，便招呼店家算帐。

可是店家从钱柜上传来话：“这位相公的帐，已经付过了。”

祁灵一听，心里一动，立即走下楼去，到钱柜帐房那里问道：“付钱的是不是一位白发老人家？他还留下有旁的的话否？”

帐房的先生陪着笑脸说道：“那位老爷子只说，此处人多不便细谈，回头再去拜访相公。”

祁灵点点头，道谢了店家，信步走出客店而去，心里却止不住在想着：“果然不出所料，他是要找我，看来这件事，要置身事外，已经是不行了。可是，这位白发老人是谁？他如何会自动找上我呢？”

祁灵心里纳闷，回到店里，便招呼店家，说是旅途劳顿，要早点安歇，不要去打扰他，自己回到房里，掩上门，坐在床上调息行功，闭目养神。

约莫到了夜里二更天时祁灵越穿而出，站在天井里，仰头一打量方向，便凌身而起，直掠屋顶，转身向东，疾奔而去。

祁灵人在原野里奔驰，心里却在不住地盘算：“此去看个究竟也好，只要是涉及个人寻仇，我就不必插上一手，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千万不要耽误了去南岳的正事。”

二十里在祁灵如此施展身形，疾驰之下，何消片刻，已经一片水光，限前在望。不消说，那就是白发老人在酒楼上，蘸酒留字所约之地

黄盖湖。

月光如泻，湖水涌起千顷光芒，风起处，金蛇万道，蔚为奇观。

祁灵不欲惊动别人，顿时一矮身形，毫无声息地停在密叶浓荫的枝头，往湖滨看去，不觉大吃一惊。

紧靠着湖滨，衔接在树林边缘，有一块空旷之地，正站着许多人。

和祁灵面对而立的，正是今天在白螺矶酒楼上遇见的那位老人，此刻左手提着那个精致的小提囊，右手背在身后，神情潇洒地站在那里，对于眼前情况，仿佛是视若无睹。和祁灵背对而立的还有两个人，虽然看不到面目，但是，祁灵一上眼便能认出，此两个人，正是在酒楼上被白发老人作弄得强自解嘲而去的那两个人，使祁灵吃惊的，除掉这两个人之外，周围还有四个人，散站在白发老人的身旁，这四个人身后也都背着一式的长剑，看这六个人所站的形态，分明是列着一种阵式，将白发老人包围在当中。

这时候忽然听到白发老人呵呵地说道：“诸位从洞庭追踪，越过洞庭八百里，直到如今，如此苦夺相随，究竟为了何事？今天夜里，黄盖湖畔左右无人，可否告诉老朽一个明白？”

站在对面两个其中一人叱道：“逮雨田！你休要装痴作呆，难道你自己还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来么？放下你手中的提囊，万事俱休。否则，你自忖凭你一个人，能否闯出今夜之围。”

那白发老人仰起头来，呵呵大笑，左手扬起手中的小提囊，朗声说道：“朋友！你既然知道老朽是逮雨田，岂不知道逮雨田是武林一个穷医？这个小提囊，是我行医时所用的药物与器具，将它送给你，老朽这回春圣手逮雨田岂不是成了两袖清风，连行医悬壶，都无能为力了么？”

祁灵一听这白发老人报出姓名是回春圣手逮雨田，心里仿佛有些印象，曾经听说过，武林之中，有一位名医，人称回春圣手，行医济世。武林之中黑白两道，都颇敬重他的医道和他的为人。这逮雨田既然自称是回春圣手，为何被这六个人苦苦地盯住？

站在逮雨田对面那人，冷笑一声说道：“逮雨田！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说着话，这人宝剑一出鞘，另外的五个人各自身形一份，呛啷啷一阵乱响，宝剑俱在手中，当胸斜指，凝神一志，蓄势而待。

这六把室剑如此一齐出鞘，祁灵霍然一动，略一思忖，不禁心情为之大震，当时和华山弟子持剑拼斗之时，也正是手里拿着这样一柄黑黝黝的宝剑。而且，祁灵深深地记得，在枫林山庄之前，那位自称姓靳的老者，几招剑术极其正宗，与今天在场的几个人一相印证，不论是宝剑形式，持剑而立的姿态，都是如同一脉相传。

祁灵思念及此，心情大为之兴奋，如果自己推论的不错，今天这六个人正是与枫林山庄那两位老者，以及生花谷送药的人，都是同一路数，也就是阴谋一目大师所遗留的五块玉块，而暗算少林、华山两大门派的人所派遣而来的。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寻来全不费功夫，今天晚上若要能擒住一人，一定可以打听出一个下落来。

祁灵正在暗自思忖，如何出手帮忙，只听得回春圣手逮雨田，说道：“老朽逮雨田，在黑白两道从未开罪过朋友，各位如此长途跟踪，不是深仇大恨，断然不致如此，常言道是：鼓不敲，神不知，话不说，人不知。各位如经兵刃相见，又何妨先说个明白？”

原先说话那人闻听逮雨田如此一说，冷冷地笑了一声，说道：“你逮雨田与我家主人并无三江四海之仇，何至于如此千里追踪……”

那人说到这里，旁边又有人插口叱道：“老大！小心言多必失，跟这老鬼多噜唆什么。”

回春圣手逮雨田这时候右手一拂颊下银须，呵呵笑道：“谁叫我逮雨田在南岳绝峰之上，偶尔获得这株千年少见的灵芝？来！来！看来各位都是击剑圣手，老朽若不领教几招，岂能如此甘心情愿地，把这整枝千年灵芝双手奉上？”

这“千年灵芝”四个字，一出逮雨田之口，祁灵几乎惊呼出声，天下之大，果然奇遇重重，想不到竟在此时此地，碰上了一位武林名医，而且又遇上了千年难得一见的灵芝，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设若今天晚上不出来管这件闲事，将从何处能找到千年灵芝？

且不说祁灵坐在树上心中止不住暗自欣喜，但说站在回春圣手逮雨田对面的那人，一听说是“千年灵芝”，六个人几乎同时惊讶地咦了一声，满脸惶然若有所失。

只一稍停之后，原先说话那人，突然厉声叱道：“逮雨田！你这奸猾的老鬼，你想在我们面前耍花枪，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是谁？”

这一声怒喝之下，六个人六把剑，一齐出手，逮雨田的周围，顿时形成一道剑墙。

这六柄剑去势极快，只一闪间，都逼近逮雨田身旁不到两尺的地方。

这两尺之地，以击剑者看来，间不容发，祁灵心神顿时为之紧张，可是逮雨田不慌不忙，觑得近处，右手快如闪电一般，向左手提囊里一摸，旋身圆旋，顿时周身银光一现，叮当一阵乱响，紧接着一阵金铁交鸣，六柄黑黝黝的宝剑，竟被一齐荡开，空隙一出，回春圣手逮雨田定身住手，右手一缩一伸，一叠明亮亮，有如翎毛一样的雪亮刀片，叠在一起握在手中。

遯雨田回顾四周一下，朗声说道：“各位举手抬足，进身起步之间，分明出自名门正派，不是绿林人物，奈何要如此强横掠压，只要各位能说出字号，区区一株千年灵芝，又值几何？老朽双手奉上就是，如果硬凭人多势众，老配这雁翎百结，间或有不情之处，各位休要见责。”

那六个人似乎毫无所闻，六柄剑二次挥动，剑风顿起，各自掠攻。

回春圣手原地不动，右手一抖，雁翎百结响声又起，笔直向前，一条白练，式化剑招“白蛇吐信”直点正面，步下急踩中宫，回身收势，手中雁翎百结状若巫蛇，倏地又折回旋，横扫刀招“枯树盘根”。硬生生地逼开左后三支宝剑。

这“雁翎百结”是武林中少见的独门兵刃，回春圣手运用得更是超神入化，每出一招，都是借招化式，或作长剑，扎、削、劈、砍；或作单刀，盖、磕、砸、封……得心应手，奇招百出，一个人左手还提着一个提囊，独刀对付六支贯力不弱的长剑，转眼三十招过去，仍然丝毫不落下风，招架还手，进退自然。

祁灵坐在树上看得心里暗自服回春圣手的功力，不过祁灵也看得清楚，这六个人的六柄剑，虽然攻不进回春圣手雁翎百结的范围，但是，六个人却是进退有序，秩序井然，配合得天衣无缝。

祁灵知道这六个人是施行的一种剑阵，目前虽然不能奈何遯雨田，但是，时间一长，回春圣手定祁灵正要飘身下榻，捉对交叉，周围环走，把遯雨田紧紧地围在当中，而且愈走愈快，渐渐地连人影都难以分明。

就在这个时候，回春圣手遯雨田突然高叫一声：“各位如要使用鄙劣手段，就休怪老朽心狠了”。

遯雨田叫声未了，六个人忽然就在这飞快的旋转当中，六剑交叉，当一声，剑刃疾叠，顿时形成一个刀门，向遯雨田头上罩去。

这样人在疾旋，剑在疾旋，这一股力量在旋动得飞侠之后，也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如此六个人合力而下，饶是遯雨田如何功力了得，也脱不了这个一个迎头而下的刀门，而立即形成断头之危。

祁灵一见这六个人架剑交叉，心里一动，知道要出坏主意，此时要落身而下，也无济无事，心里一急，伸手又摸出闲云老和尚所赠的金星飞钹，一把抓出二十余枚，厉声喝道：“倚众欺寡，算什么好汉！看小爷来收拾你们。”

叱声出口，单手一扬，满天星雨，桃林落花，一阵轻啸声中，一齐向那六个人飞去，这二十余枚金星飞钹刚一脱手，祁灵踹枝掠身，人化浮光掠影，直落而下。

这六个人因为久战回春圣手不下，才施出这剑阵的绝招，架剑落肩，硬绞人身，眼见着遯雨田无法招架住这一着，忽然恰如此时，身后迎头一阵啸声满动而下。一听这暗器的来声，就知道为数甚多，而且刃面为锋利，六个人没有想到有如此意外伸手，一时措手不及，也顾不得架剑落肩，仓忙中各自抽剑回身，挟剑扑地旋风，分向四周滚去。

祁灵也就此时落身到遯雨田身前，拱身一躬，说道：“晚辈祁灵来迟一步，尚望遯老前辈原宥。”

回春圣手这时候收回了雁翎百结，眯起一双老眼，望着祁灵呵呵的笑道：“总算老朽这双老眼尚未昏花，祁老弟你人虽少年，却是才老成持重啊！着

不是老朽再三邀请，你老弟还不会到这黄盖湖畔呢！”

祁灵拱手说道：“运老前辈请恕晚辈放肆，待晚辈处理了这件事以后，再向老前辈详谈。”

说首转而向前走了两步，向四周一看，说道：“明人不作暗事，各位既然胆敢拦截运老前辈，难道就无胆量亮出字号么？只要各位说出来由，亮出万儿，我祁灵胆敢相信，运老前辈定非吝嗔之人，小提囊内物事，任凭各位拿取！若像各位这样藏头露尾行径，应为武林所不齿，运老前辈也断然到提囊物事相赠。”

祁灵这一番话说罢，回春圣手不由地为之一怔。但是立即会过意来，呵呵笑道：“祁小友快人快语，老朽决以祁小友所言为是，各位如何？”

这六个人分站在四周，突然一声长啸，六支长剑悠起，向祁灵猛扑而来。

实际灵长身冲天拔起，凌空四丈，人在空中，伸手抽出七星紫虹桃花剑，飘然落在六个人圈外，朗声说道：“各位不听善言，必有后悔之时，今日在这黄盖湖畔，各位能胜过祁灵手中剑，胜过运老前辈雁翎丰结，身外之物，俱为各位所有，如若各位不幸折在祁灵剑下，祁灵只要各位答复三个问题，便撒手了事。”

回春圣手运雨田也在一旁呵呵地接着道：“天下竟有这等便宜事，若再不来，是无道理，不过老配还可以作主减少赌注，如惹各位不幸败在老朽和祁小友手下，只要各位答覆两件事，便可以拍手了事。”

那六个人一扑而空之后，又见祁灵和运雨田分站两地，分明是有意使他们无法施展剑阵，六个人相对看了一眼，突然收剑回身，直向来路奔去。

回春圣手倒没有想到这一着，微微一怔之后，立即要展开身形追上去，祁灵却站在一旁说道：“运老前辈让他们去吧！”

运雨田一愣，祁小友不是要他们身上得到消息么？”

祁灵苦笑说道：“追上去除了多伤几条人命之外，得不到任何一点消息。”

运雨田站在那里，半晌想不通祁灵这句话的意思，祁灵这才笑着说道：“运老前辈难道对于他们这些人的行为，毫无所知么？”

回春圣手点点头说道：“知道一点，也都是猜测而来，其余的都是茫然无知。”

祁灵也点点头，说道：“老前辈见多识广，虽说是猜测而来，必然是有所依靠，湖滨月色甚佳，老前辈可否愿和晚辈在此一谈？”

回春圣手运雨田忽然笑道：“在未谈之前，老配敢问祁小友与少林派有何关连？与神州丐道又有何关系？”

祁灵不由地一愣，但是稍停即笑说道：“三十六枚金星飞钹，为少林掌门闲云大师所赠，不过，金星飞钹为闲云大师早年之物，因而极少用，老前辈能够一眼认出，今晚辈心服无地。”

回春圣手呵呵笑道：“祁小友！如此说来是神州丐道衣钵门人了，丐道所传之人，武林有福！老配今日能得遇小友，真是天意厚我！”

祁灵知道回春圣手是从七星紫虹桃花剑上，推论出他的出身，这位回春圣手，真不愧是老江湖，对于武林中这些高人，种种切切，都是了如指掌。

祁灵当即拱手称谢，连说：“老前辈论奖”并接着问道：“运老前辈是因为什么被这些人跟上？老前辈能够推测出一点线索么？”

回春圣手运雨田当时摇着手说道：“祁小友！既然说来话长，我们先坐下来慢慢说。不过，首先我要小友变更称呼，才好谈话。”

祁灵抢着说道：“遯老前辈……”

回春圣手认真地说道：“祁小友！论年龄，老朽确是长你许多，但是江湖武林中，未尽然完全以年纪分尊卑，小友既然是神州丐道的衣钵门人，这一声老前辈，老朽实在是担当不起。”

祁灵一见遯雨田确是出自内心，知道恩师在武林中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当下便略一思索，说道：“撇开一切不谈，以年龄为尊，我尊称一声遯老吧！请问遯老这次果真是为了一株千年灵芝，但他们追踪干什么？”

回春圣手呵呵笑道：“祁小友不愧是出自高人，这句话问得厉害，要真是为这一株千年灵芝，他们也未见得就肯如此劳师动众，从南岳追到白螺栈。”

祁灵当时为之一震，心里暗暗想到一件事，但是，不敢贸然出口，不由地两眼凝望着回春圣手，欲言还休。

回春圣手如此老练江湖，还有看不出来的道理。当时便含笑问道：“祁小友！见多识广，莫非有何高见？”

祁灵脸上为之一红，当时沉吟了一下，便说道：“以晚辈之浅见，千年灵芝为武林中千年见之圣品，名贵非常，若因此而千里追踪，倒是自在情之中。只是，遯老得到这千年灵芝，应该是在无意之中，而且得到之后，也必然是深藏囊中，他们何从知道？除非是早已守候在掘取灵芝之处，但是，又何不当时下手抢劫？凡此种种，晚辈才怀疑他们不是意在灵芝。”

祁灵朗朗地说完这一番话之后，回春圣手点点头，至表赞叹说道：“小友剥焦抽丝，层层说来，见解老到，方才老朽曾说过，若是为了千年灵芝，他们不会如此聚众抢劫，千里追踪，何况老配身旁并没有千年灵芝？”

祁灵不禁轻轻地啊了一声，这一个意外，使他有着一一些失望。

回春圣手接着说道：“当时如果不说是自南岳绝峰的一株灵芝，更无法欺瞒他们的，因为这件东西是太贵重了。”

祁灵心里暗暗地叫道：“事实上你没有隐瞒住他们啊！倒是我让你哄得空欢喜一场！”

回春圣手接着说道：“祁小友年事虽轻，对于江湖上的掌故，必然自令师那里，知之甚多，可曾听说数十年前——或者是百余年以前，江湖上一位名人一目大师其人否？”

回春圣手一说出“一目大师”四个字，祁灵当时为之霍然一惊，不由地倏地站起身来，急急地问道：“遯老！你是说有关一目大师的遗物么？那么，晚辈妄自猜测，运老之所以被追踪拦劫，是因为身上有一块得自南岳的玉块。”

回春圣手也是为之一惊，但是，旋即安静如常，点头笑道“祁小友果然不出老朽所料，名师高徒，令人敬仰。”

祁灵红着脸说道：“一目大师的往事，武林之中传说纷纭，黄山大掘墓的故事，更是传来已久，晚辈偶而听来，略知一二，今日一听遯老说到一目大师，这才冒然说起五岳埋环的事。”

回春圣手正着颜色点点头说道：“老配此次前往南岳，确是为了掘取一些草药，谁料在无意之中，竟然掘到了一块玉环。深山绝峰，玉环即非天生而是人埋，自然使老配想起一目大师的往事，这一个意外，使老朽一时不敢久留南岳，匆匆准备取道华山，没有料到刚下南岳，竟然就他们跟上。”

祁灵暗暗点头，然后问道：“遯老曾说对他们少有了解，是否知道他们

究竟是何人所遣？”

回春圣后皱起眉头，说道：“武林之中，最难隐瞒的是武功招式，凡是稍有名气的派别——武林中几大门派，如少林武当之流，自不用说。就是稍有名望的绿林道，只要举手抬足之间，便可以从招式上，识出派别，可是这六个人，和老朽动手搏招，以及闪动身形看来，都是似是而非说不上像任何一派。”

说到此处，遯雨田稍为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再就看随身兵刃也可以认出来头，例如你小友，方才出手金星飞钹，亮出七星紫虹桃花剑，在武林中稍有年岁的人，便自认出小友与少林派以及神州丐道有关。可是这六个人使的一式铁剑，令人难测高深。”

祁灵点点说道：“六个人俱是一样，分明是独门兵刃遯老能否说出武林之中，有多少使用铁剑的门派么？”

回春圣手摇头说道：“当今武林，只有华山剑派，以铁剑著称武林，但是华山铁剑，与这不同，华山铁剑刃薄而背脊厚，尖钝而锋利分明，与这六个人所使用者，断然两样。”

祁灵听见回春圣手如此一番分析，心里暗自赞佩，当初在华山枫林山庄，独孤叟对华山铁剑有过如此的说明，回春圣手能够如此如数家珍，不愧是老于江湖的人物。

不过，祁灵又接着问道：“既然从武功与兵刃上都无法认出对方，逸老所知道的一点，又从何处着手？”

回春圣手说道：“百密难免一疏，看来人如此怕漏出身份，敢不多说的情状看来，使我想起一人。”

祁灵一听，大感兴趣，如果回春圣手所说是真，那铁杖大师和千手剑的冤屈，都可以为之一清，而祁灵也可以一了心头之事，北岳秀士也可以报复当年一梭之仇，更要紧的武林之中，可以减去一场浩劫。

所以祁灵当时紧张的问道：“遯老！你记起何人？”

回春圣手遯雨田当时不慌不忙他说道：“还在二、三十年前，老配路过金陵，曾经替一位武林人物，治疗一处伤创，偶尔谈及武林最毒的暗器，要算上万巧剑客鲁半班的无名毒梭。”

祁灵一听“万巧剑客鲁半班的无名毒梭”，宛如满天云霓，突现一线光芳，满心喜悦地叫道：“遯老！你可知道这万巧剑客鲁半班的线索么？”

回春圣手摇手止住祁灵的话，说道：“万巧剑客鲁半班，这个名号在武林中不甚响亮，不仅老配未曾听过，就是在场的众人，都少有人知道其人，只是说话这人曾经见过鲁半班一面，他仿佛记得鲁半班是南疆某一个魔头属下一名小头目。但是，他不甘久伏人下，乃潜至中原，立誓要苦练功夫，扫服天下武林人物。”

祁灵目前急于的，就是这位万巧剑客的下落，所以，只急急地问道：“遯老！那万巧剑客现在何处？”

回春圣手摇手说道：“当时我听见这件事，也漠不关心，只知鲁半班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而且心极灵巧，能使一种极毒的暗器叫无名毒梭，倒是旁边有人追问鲁半班的下落，可是，说话的那人，也不知道，最后所知道的，只知道鲁半班御下极严，而且遍走天下，偷习各大门派的武功。”

祁灵茫然若失，说道：“遯老是根据这一点来推测，断定是鲁半班所为么？”

回春圣手说道：“当然，还有一点，一目大师埋五块玉环在五岳之事，在江湖上已广为人知，只要五环齐归，他那横扫武林的愿望，便可以实现了。”

祁灵长叹一口气，一股希望，又成泡影。但是，如今可以确定以往的种种，都是这位万巧剑客鲁半班所为。但是，鲁半班诡秘如狐，天下之大，何处才能够得到他的下落？”

逮雨田沉吟了一会，含笑向祁灵问道：“祁小友！老朽看你对此事异常关心，难道鲁半班与小友有何关连之处么？”

祁灵点头道：“不但此人与晚辈有着关连，而且，此人未来，关系着整个武林之兴旺，关系着许多人生命之存亡。”

回春圣手大吃一惊，连忙问道：“如此说来，万巧剑客鲁半班已经出现武林，为害同道了么？”

祁灵点头说道：“在今天以前，我尚不知其人为谁，但是今天以后，我可以断定，我所梦寐追寻的人，就是万巧剑客鲁半班。”

于是，祁灵便将少林、华山两派，由于玉环所引起的纠纷，为人制造诬蔑的口实，动摇两派根本。而且，其间还牵涉到宇内二书生之一的北岳秀士，被万巧剑客鲁半班伤了一无名毒梭，至今受他要挟。

回春圣手凝神倾听祁灵这一段简要叙述之手，不禁长叹说道：“果然老朽不幸言中，这鲁半班处心积虑五块玉环，竟然深谋少林、华山两派达数十年，此人心计之深堪称少见，如果五环齐为此人所得，来日武林，不堪想象。”

祁灵接着说道：“逮老如今何往？”

回春圣手拂须说道：“华山派遣此不幸，老朽竟然不知内情，此刻老朽准备前往华山一行，一则探望老友独孤叟，再则这一块玉环在身，老朽这雁翎百结，难作护宝之人，因此而丧命事小，使玉环落于鲁半班之手，那不是罪莫大焉？”

祁灵说道：“晚辈有一言，冒然相请于逮老。”

回春圣手大笑说道：“祁小友有何见教，何庸吞吞吐吐？只要老朽力所能及，无不尽力而为。”

祁灵拱手称谢，接着说道：“晚辈请逮老，暂缓华山之行。”

回春圣手禁为之一愕，讶然说道：“祁小友要老朽不去华山，不知有何高见？”

祁灵正颜说道：“方才晚辈未曾主细说明华山当时情况，掌门人独孤叟，已经远走边陲，寻访敌踪，而且逮老身怀玉环前往，正是投入鲁半班的罗网之中。因为华山一块玉环，鲁半班尚未得到手，自然千方百计算计华山派，逮老如此前往，岂非正当其锋么？”

回春圣手逮雨田点点头，半晌未作一语。

祁灵接着说道：“逮老是否相疑晚辈所言不实？”

回春圣手摇头说道：“祁小友不必多疑，老朽只是在思虑，华山此行既然不宜前去，应向何往？如今一环在身，比不得以前逍遥自在，只怕动制便要得咎。”

祁灵说道：“如此晚辈有一私见，不知能否见容于逮老？”

回春圣手含笑望着祁灵，缓缓地说道：“祁小友是否有何事，需要老朽效劳？”

祁灵不由地脸上一红，说道：“逮老精谙岐黄，妙手回春，但不知能否医治鲁半班的无名毒梭所蕴的毒？”

回春圣手闻言一惊，说道：“是了！方才你已经提到北岳秀士，暗遭毒手，不过……”

祁灵接着说道：“晚辈知道，这等剧毒非有千年灵芝，不以为功。但是，目前北岳秀士的创伤，已经被我恩师用一颗少林七阳丸，护住了伤口，足以维持两月，不致溃烂，我辈遍走天涯，寻找千年灵芝。但是，这千年灵芝千年罕见，两月时间，恐不易为功，岂非误了大事么？”

逮雨田“啊”了一声，点点头说道：“你是要老朽前往北岳，纵不能为北岳秀士根除积毒，至少也可以维持毒创不使之恶化？”

祁灵点头说道：“虽是晚辈一点私心，却是为尔后武林正邪之争，保留一份手足轻重的实力，逮老能否俯允晚辈之请？”

回春圣手霍然地摇头说道：“以老朽之意，暂不往北岳为宜。”

祁灵闻言一怔，心里想起一件事，立即说道：“逮老是否因为北岳秀士在以往十数年当中，江湖上声音欠佳，而不屑为之治疗，不愿前往北岳么？”

回春圣手呵呵笑道：“祁小友！你对老朽知之尚不深切，老朽这

回春圣手的绰号，一则由于老朽谙岐黄，粗通脉案，再则老朽行医江湖，但以救人为第一，无论黑白两道，只要力之所及，莫不尽力而为，何况北岳秀士如此名震宇内的高人？小友虽然未曾说明秀士的为人，老朽但知神州丐道能与之交往的人，其行止必无可鄙之处，还用得着由我来挑剔么？”

逮雨田这一番话，说得祁灵心服口服，当时便说道：“如此逮老不往北岳，意将何往，可否一告晚辈？”

回春圣手牛须沉思说道：“祁小友！不是老朽夸口，这千年灵芝，若由老朽代为寻找，较之小友如此茫然摸索，可得的成分要较为多。”

祁灵意外地大喜，说道：“逮老愿意携带晚辈，帮我寻找千年灵芝么？”

回春圣手微笑摇头，旋即一正颜色，说道：“祁小友除去寻找灵芝之外，必定还有别事，老朽同行，诸多不便。”

祁灵正待说明原由，回春圣手却伸手止住他，接着说道：“虽然说老朽采来经验，较小友之多。但是，千年灵芝乃是天生奇珍，除了经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种机缘，老朽和小友分道而行，多一分机会，何乐不为？你我今日约定以两月为期，在何处相见？”

祁灵此时对于这位武林名医，顾虑之周详，由衷佩服。当时便说道：“家师命晚辈两月后，在泰山玉皇顶相见。但是，自北岳至此，已经去时半月，逮老如不以晚辈所请无礼，但愿在北岳生花谷前，再见逮老。”

回春圣手点头称善，正待起身走去，忽又停下身形，面对祁灵说道：“老朽险将一件大事忘却。”

说着伸手打开小提囊，从里面拿出一个白羊皮的小口袋，从口袋里，倾出一块东西，刚一倒到此手掌当中，忽然祁灵回向向湖滨树林里叱喝道：“哪位朋友至此，有何高见指教，为何不言之当面，如此躲躲藏藏，岂是丈夫行径？”

言犹未了，只听得树林里一阵冷嘿嘿地笑声，就像是深夜鸟啼，令人寒意顿生，接着有人轻描淡写地说道：“果然老奸巨滑，差一点爷们就让你骗过了。”

祁灵失声笑道：“原来是败军之将去而复返？？想要玉环，又不敢出露面么！”

回春圣手忽然叫道：“祁小友！小心这群为虎作伥的家伙，阴谋诡计。”

话音未落，就听得树林里一阵状似胡哨声音，顿时树林浓阴密叶里，飞出一阵闪光，满天飞舞，在月色星光之下，有若满天星辰，一齐陨落？

祁灵哪里见过这等暗器？像这种以满天星的手法，发出的暗器，大都积细微，而且占面不会太广，可是这会飞暗器，却是风厉物沉，而且又是满天雨粟，遍空银花。祁灵连忙伸手一摘腰中七星紫虹桃花剑，“刷”地一声，挺直胸前，刚要以一阵剑法，来护住两肋，几乎是与祁灵伸手拔剑同时，回春圣手右手回到囊中，放下羊皮口袋，取出雁翎百结，祁灵知道他这种独门兵刃，是对付暗器的克星，正待一收手中七星紫虹桃花剑，落一个袖手静观，忽然一听飞来的暗器和回春圣手的兵刃互相激荡之下，声音不对，一阵金铁交鸣之后，又是一阵极其轻微的哗哗叭叭爆炸的声音。

祁灵心里闪电一转，刚暗叫一声：“不妙！”

回春圣手想必也察觉到情形有变，连忙叫道：“祁小友快退！”

但听他一声怒吼如雷，雁翎百结搅出一招单刀招式“雪花罢顶”，一百片雁翎刀片，旋成一个银亮的车病，直向左侧空地上冲去。

祁灵此时激得怒起，趁回春圣手这一招全力旋出，劲风四溢，力道倍增之际，七星紫虹力演“七虹贯日”，提足十成功力，直把一柄七星紫虹桃花剑，旋起斗样粗细的一道紫色光芒，护住头顶，脚下垫足一蹬，嗖地一声，带着那一股紫色光芳，直冲天起。

祁灵此时是满腔愤怒，全力施为，如此长剑一挥，足下一垫，凌空上拔，竟然直冲七丈之多的半空，独自余力未衰。可是，此时他早就冲出了暗器的威力范围。

人在半空，真气将泄，祁灵地又拼尽真力，吸进一口气。桃花剑单背身手，左掌虚空照准身后拍出一掌。如此一激一推，祁灵的身形，就在半空中斜地里，直向树林里落去，去势如矢，劲道惊人。

回春圣手全力一招拼出重围，回头一瞥，没有见到祁灵，正自一惊，忽又看见正由半空中向树林里冲去。

这一瞥之下，把个回春圣手逮雨田，既是惊服，又是担心，惊服的是，祁灵虽然年轻，不愧是神州丐道的门人，功力精湛，堪称少见。但是担心的是，回春圣手如此掉头猛冲而下，如若树林里的人，还有暗器存而未发，则祁灵如此凌空而下，趁势而袭，祁灵危矣。

回春圣手满担着心事，还没有叫出声来，只听得树林里面一阵闷哼，有人扑咚倒地。

回春圣手不由地一惊，问道：“祁小友！没有遭到暗算吧？”

祁灵摇摇头说道：“晚辈成心追到林中，希望抓住一个活的，只要能问出万巧剑客鲁半班的下落，拼着挨一两暗器，没想到，仍然是落空。”

回春圣手留神向树林里看去，只见横卧倒着两个人，浑身毫无伤痕，却是满脸变得乌紫，逮雨田一看之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摇头说道：“小友！这鲁半班挖空心思，不让部下透露一点消息，手段虽然过毒，却是做得天衣无缝啊！”

回春圣手一面拉祁灵，走到外面，一面安慰着说道：“万巧剑客鲁半班既然处心积虑如此之久，自然不是你我一人之力，可以一就为功，令师如今处处安排，自然是为了来日，只要知道是鲁半班所为，终究会有找到之日，小友又何必急在一时？”

说着话，回春圣手又打开提囊，向四周回顾一下，笑着说道：“现在倒

是真的不敢再回来了，老朽方才没有说完，偏又遇到他们打岔。”

回春圣手放回雁翎百结，取出羊皮口袋，再次倒出里面的东西，递到祁灵面前，说道：“祁小友！这件东西请你收下。”

月亮下，回春圣手的手里，正闪着润滑光芒，那是一块通体无瑕的玉环。

回春圣手说道：“小友自然会知道，这是老朽在南岳挖草药之际，无意巧得这块玉环，也正是当年一目大师分藏在五岳的五环秘笈其中的一块。”

祁灵突然地了怔，不自觉地退后两步，然后拱手说道：“这是逮老得来之物，晚辈如何这等不识好歹，敢受逮老如此贵重之物？”

回春圣手两眼炯炯有光，望着祁灵，点头微笑说道：“面对武林无价之宝而毫不动容，就凭这份德行，这块玉环就应该赠送给祁小友，小友你休要推辞，且听老朽说明原委，你便觉得义不容辞地要接受老朽之赠。”

祁灵何当不知道逮雨田是出自诚意，但是，这块玉环为逮老带来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如今刚巧事过境迁，就如此平易地把玉环交给了他，于收难安。

回春圣手指点着说道：“第一这块玉环虽然目前无用，但是，将来一旦五环齐归，交给一位前途辉煌的青年同道，为武林正道大放光彩，老朽年将就木，要这玉环何用？”

祁灵连忙说道：“逮老！晚辈钝弩之才……”

回春圣手摇手止住他说话，接着说道：“第二，谁都明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老朽年迈苍老，身怀至宝，危难不可终日。白螺矶之事，即是前例，祁小友名门弟子，功力盖世，当能维护这块玉环。同时使老朽得以专心致志于寻找千年灵芝，只要玉环不在身，老朽便能安如磐石，一举数得，小友岂有不为之理？”

祁灵两眼凝视着回春圣手，半晌才低声说道：“逮老！晚辈恭敬不如从命，这块玉环，暂时由晚辈保管。此物既为武林中人所梦寐以求，留待将来，再作公决。”

说着双手接过回春圣手递来的那块玉环，小心翼翼地揣在身上，回春圣手这才呵呵笑道：“祁小友！行侠武林的人，应该当仁不让。老朽此去，当尽两个月时光，遍寻名山。采访灵芝，但愿两月之后，在此岳相见之时，不负小友之约。”

说完话，收拾起小提囊沿着黄盖湖，飘然而去。

此时，月色依旧，清凉如洗，黄盖湖畔，寂静无声，只剩下祁灵一人独自站在湖畔，形单影双，心头思虑万千，想到自己所遇到的武林高人，俱都是对自己寄望良殷，托付甚重，万一自己不小心谨慎，一朝失足，不但无以对业已死去的铁人杖僧与千手剑，更无以对这许多嘉惠良多的武林前辈。

想到这里，祁灵又不禁想起此行南岳的任务，又想起负情愧对的丛慕白姑娘，不由长叹出声，自言自语道：“如今二次重至衡山，但不知用何面目，去见紫盖隐儒许老前辈？”

叹声未了，忽然树林里缓缓地走出来一个人，直朝祁灵所站的湖畔走来。

祁灵大惊，心里暗自想道：“如此深夜，周围寂静无声，这人突然来到树林之内，我竟然毫无所觉，这人的功力足见惊人，他是何人？”

祁灵目送回春圣手逮雨田的离去，心头正是感慨万千，异常沉重，一目大师所留的五块玉环，已经自得其二，一旦不慎传出武林，必定成为天下高手追踪之的。遗失二环事小，流落到恶人手中，岂非辜负慨然赠环的华山独孤叟与回春圣手逮雨田的好意？而且更有负恩师的期望么？

正是这时候，黄盖湖旁的树林里，飘然走出一人，等到祁灵发觉的时候，来人已经悠然无事地，走向祁灵而来。

祁灵当时的惊诧，非同小可，湖畔深夜，万籁无声，一个内修精湛，耳目聪明的人，二十丈以内，风吹草动，也会引起注意，何况是一个人的出现？要不是祁灵的心神分驰，便是来人功力太高，所以等到祁灵知有来人的时候，不由得他不为之吃惊！

来人飘然走到祁灵面前约八尺的地方，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凝视着祁灵，祁灵此时已然将来人看得清清楚楚，一袭雪白的长衫，在月光之下，当此深夜之时，令人看来自然有一股凉意，迎着月光，但见来人脸上冷漠无情，极少变化，黑森森的一张脸，像是泥塑木雕的，依祁灵的观察，来人脸上分明是一张人皮面具，遮去本来面目。但是，那一眼睛，却是寒如秋水，冷若冰凌，利若锐箭，凝视在祁灵的脸上。

左边腰际系着一柄长剑，左手此时正扶着剑柄，长袖里露出来的那只左手，却是欺霜赛雪，粉妆玉琢，和一身清白长衫相互交映，可是和那一张黑森森的脸孔，实在不相配称之至。

祁灵此时抱拳拱手，说道：“朋友！有何见教？在下祁灵愿意聆听。”

那人似乎微微地震颤了一下，两道眼神，依然盯在祁灵身上，半晌，以一种沙哑的嗓音，低沉地说道：“树林里两具尸首不知是否祁朋友所为？”

祁灵心里微微一动，他分不清楚这人的来意是好是坏，当时略为一停顿，便说道：“尊驾何人，是否与这两具尸体有关？”

那人冷冷地哼了一声，说道：“祁朋友如此说来，这两个人果然是伤在你的指下了，你可知道，杀人偿命这句话么？”

祁灵讨厌这人一股狂妄气概，大有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意味，顿时不禁有一股气愤，引动无名火起，便也冷冷地答道：“尊驾有名有姓，而且与这二人有关，在下便稍费口舌，说明此事。如果尊驾只是路见不平，而要拔刀出头，在下可以奉劝你，少管闲事，在下无暇奉陪，黄盖湖旁不愿多留，先向尊驾告别。”

那人哼了一声，点点头说道：“杀人致命，你想抖手一走了事？即使我与此二人无关，也容不得你如此逃逸，何况他们是我的手下？”

祁灵本来不屑与这人纠缠下去，他要赶回白螺矶，天亮后，他还要兼程到衡山，去拜见紫盖隐儒。

但是，此时一听这人坦然说明这两个人是他的手下，祁灵当时不禁为之一震，心里立即闪电一转，想到来人必定是回春圣手逮雨田所说的那位处心积虑，谋夺五环的万巧剑客鲁半班。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数月以来，想追寻一点蛛丝马迹，都毫无所得，想到不今天夜里从回春圣手那里，刚刚得到一点消息，却立即碰见万巧剑客，真是巧到极点。

祁灵如此心里一转，旋又立即想道：“这万巧剑客鲁半班，能暗算于北

岳秀士，为敌于华同山少林两大门派，其人机智与功力，自然是高极一时，今日相遇，只能智取，避免力敌。”

祁灵如此沉吟思忖之际，对面那人微微冷哼一声，上前两步，逼近祁灵，沙哑着嗓音低沉地问道：“怎么？是畏罪生惧？还是打算逃去？”

祁灵霍然抬头，扬声笑道：“祁灵生平但知理之屈直，不知畏惧为何事，但是今夜之事，理直而气壮，我有何由而畏？我要离开黄盖湖，那是由于要事在身，既然尊驾认为在下有意脱逃，如此在下暂在此地奉陪尊驾，敬听高论如何？”

那人两只眼睛，注视着祁灵，半晌，点了点头道：“祁朋友豪气干云，胆色无双，料来所言，均是实话，如此请问祁朋友，这两人究竟为了何事，开罪于祁朋友，而遭丧身之祸？”

祁灵向上说道：“尊驾如果早能如此说话，祁灵也早就说明此间是非曲直。但是，祁灵此刻先要请问尊驾，是否就是用心如狡狐，存意比天高的万巧剑客鲁半班么？”

那人却沉静地摇摇头，说道：“祁朋友！你很值得自傲，当今之世，还很少有人能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因为，万巧剑客鲁半班，只是数十年前藉藉无名的武林小卒啊！”

说着仰起头来喋犹如果鸟夜啼地笑了一阵，这才低下头来，收敛住笑声，说道：“不过！祁朋友你今天猜差了一点，我虽姓鲁，却不是万巧剑客。”

祁灵微微一怔，但是立即就恢复潇洒自如地说道：“鲁兄既然不是万巧剑客，在下就无需在此奉陪。”

那人奇怪地的啊了一下，说道：“祁朋友原来认为我是万巧剑客，才肯留下的？如此说来，祁朋友是久已仰慕万巧剑客的了，但不知祁朋友从何处得知万巧剑客的生平，而仰慕若是？”

祁灵此时禁不住也仰起头来，哈哈地笑了一阵，朗声说道：“鲁兄真可人，只在如此一问之间，便知道在下是仰慕万巧剑客，鲁兄可否将万巧剑客的住处，告知在下，也好让在下择日前往拜见，以慰生平？”

那人想了一下，摇头说道：“万巧剑客为了躲避武林中不尽的恩怨，隐居山林从不把住处示人，我即使告诉你，你也未必能找得到。”

祁灵冷笑说道：“在下代尊驾说明其中的关键如何？若要知道万巧剑客的住处，除非是等他完全得到一目大师的五块玉环之时。”

那人闻言一惊非同小可，不由自主地退后两步，瞪着祁灵说道：“你是何人门下？你如何知道五环之事？”

祁灵哈哈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现在该轮到我说，你休要畏惧而逃，除非你将万巧剑客”的住处说出来，你休想离开这黄盖湖边这一步。”

说着从衣底取出七星紫虹桃花软剑，随手一抖，内力贯于剑尖，铮然作声，挺然直竖在胸前，月色银光之下，映着一道淡紫色的光芒，在微微地颤动。

虽然祁灵知道这是寻求万巧剑客唯一的良机，他也知道这人不过是万巧剑客手下边的人。但是，从他方才飘然而至，毫无声息的情形看来，这人的一身功力，不可轻视，所以当时便撤出七星紫虹桃花剑，全神贯注以待。

那人一见祁灵亮出长剑，始而一惊，对七星紫虹桃花剑端详了半晌，才又嘿嘿地一笑，说道：“怪不得你如此胆大，原来你是神州巧道的门人。”

祁灵知道恩师名头太响，来人如此一说，他也接着说道：“只要你说出万巧剑客的住处，你我并无怨仇，毋用兵刃相见，祁灵收剑就走。”

那人冷呵呵地一阵低沉的笑声，说道：“你休要尽打如意算盘，我虽然久闻神州一丐之名，未尽然就是怕他，就是他自己在本地，三尺剑下，尚不知鹿死谁手，何况是你？”

这一声“何况是你”一出口，呛啷啷一声，但见他长袖一翻，衣袖略一拂动，一柄通体黝黑的长剑横在胸前，一身白衣，一柄黑剑，如此黑白分明，虽然不如祁灵那柄七星紫虹桃花剑闪闪生光，却也特别惹眼。两人相隔不到一丈，当下，祁灵上限立即看出这柄通体黝黑的长剑，与华山枫林山庄，北岳生花谷内所见到的如同一式，所不同的，仅是这人手里剑，在识手处，多了一圈凸出的棱刺，约有七八根，长达两三寸，镶在识手的四周。

祁灵此时一心要从这人身上，探呼得万巧剑客的住处，知道不经过一番苦斗是难以达到目的，当时也不再多言，右手长剑一挽，剑尖兜出一阵啸声，紫光一现，脚下移动，向前欺身滑进，右手随式一招“投鞭断流”，七星紫虹桃花剑递落而下，直削那人左肩头。

正是祁灵如此一招直落之时，对面那人手中长剑不扬不动，神色自然，见得近处，脚不蹬、腰不拧、肩不晃，只是左手微微一拂之间，身形忽地一掠一，闪电飘风之势，飘向后面五尺开外，接着嘿嘿地笑道：“七星紫虹桃花剑号称武林无双，我这柄剑却挡不得一削。”

这一句平淡无奇的话，给祁灵极大的震动，两剑相拼，兵刃如能胜过对方，功力自高一筹，这人明知七星紫虹桃花剑厉害，却能如此无视重要，无疑地，这人在剑术方面必有独到之处。

当时祁灵一收七星紫虹桃花剑说道：“如此说来，祁灵不愿仰仗师门利物神兵，先沾胜筹……”

祁灵心里对这人估价很高，没有打算在一两百招之内，轻易击败对方，所以对于这一招落空，并不感到意外，当时趁着来人之一闪身躲避，让开数尺的瞬间，抢得极先，七星紫虹桃花剑不容稍缓，刷、刷、刷，一连三剑追踪而上，扎喉、挑肩、削胸、三招一式，独抢上盘。

顿时紫芒大盛，剑气纵横，工一星紫虹发挥出桃花剑的功能，或如灵蛇飞制，或如闪电临空，嗖嗖之声不绝。

那人仿佛知道自己失去极先，铁剑贴胸不动，但见他从容闪挪，在七星紫虹剑芒当中，往来飘忽，虽然险象环生，却是毫发无伤地躲过三剑。

祁灵不容他有缓让的机会，三剑攻罢，双脚突然一立，脚尖着地，点动如风，身形矫若游龙，或近或远，抢住那人的正面，七星紫虹桃花剑化为紫星点点，洒落纷纷。

转眼十余招过去，那人虽然毫无伤损，但是，罩在七星紫虹桃花剑之下，只有招架与闪躲，却没有还招出击的机会。

而且，祁灵每隔两招，便有一招奇锋突出，防不胜防，险境迭现，束手缚脚。

突然，那人惊呼一声，尖锐刺耳，上薄云霄，尤其是在这宁静的深夜，如此一声高亢入云的呼叫，特别令人动魄惊心。

如此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叫喊，祁灵乍一听之下，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心神为之一震，随之手脚为之一慢，就在这不及一瞬的时候，紧接着是那人嘿嘿一笑，呼地一声，原来是贴在胸前的铁剑，此时快如闪电地疾推而发，嘶地

一阵微啸，右手顿形拉弓作势，剑身突向外张，这一招分明是点苍剑术中的著名招式，“浮云掠月”化为“云锁点苍”，快、退、巧、妙、而且攻守兼备，正好趁着祁灵这一旋间的缓慢，抢攻过去。

祁灵不识得点苍剑法，但是，却能识得这是一招极其正宗的剑式，而且时机与部位，把握得恰到好处，当时来不及迎接，吸腹躬身，脚踵微一着力，倒退数尺。但是，在那嘿嘿的笑声里，那人如影之随形，铁剑忽又转变成成为上扎下刺，横劈斜削，一连抢进身来，攻出四招。

祁灵这才知道对方功力未必能胜过自己，但是在经验上，自己的确低人一筹，否则也不致被那一声尖叫，让对方得到一瞬机会，抢回极先。

高手过招，丝毫之差，就有千里之别，方才祁灵就是因为被他一声尖叫，稍为一怔，便自丧尽极先，落尽下风，如今人在剑风嗖嗖，剑花朵朵节罩之下，不能凝神一志，更是犯了击剑大忌，脚下一慢，眼神一分，对面铁剑啸声大作，一招“遥指酒帘”，闪电指向祁灵前胸。

这一招“遥指酒帘”，正是击剑中规中矩的招式，剑尖微晃，似刺似削，亦扎亦劈，祁灵前胸几大主穴，一齐罩在铁剑之内。

招式攻得太疾，变化太快，尤其又是祁灵心神微分之际，等到祁灵人一惊，剑失已经指到胸前。

祁灵心头一凉，暗：“这番完了！”

毕竟祁灵功力并非弱者，人在生死关头，自必有潜力发挥，眼见剑锋已至，祁灵几乎是身不由主地自后一倒，匆忙中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借势就是一招铁板桥救命招式，平倒而下。

但是，祁灵身后正是黄盖湖，如此一倒之下，顿时衣袂不沾水，凉意透背，祁灵也顾不得后果如何，左手平向后拍，一掌拍出全力，顿时击得湖水四溅，在月光下喷泉而起，珠玉碎落，就在这一掌下击，反弹着力，祁灵借着这一掌微弹，平身提气，疾起三尺，趁着余气未泄，缩腹躬腰，猛然一蹬而回，人像脱弩之矢，闪电而回。

人与人的差别，就在危难艰险之时，才能分别，若论一般人，被人逼落湖内，背后衣衫尽湿，必然是羞愤激怒，兼而有之。可是祁灵跃身回到岸上的时候，反而把方才那一阵羞愤之意，完全打消。他沉静下激动的心情，理解到目前这位黑脸白裳、嗓音低哑、而又体能轻盈的怪人，是他生平所仅遇到的劲敌。自己若不小心，不仅无能为力去寻找万巧剑客鲁半班，恐怕这位鲁半班的属下，也无法一敌。

相持不下，不知几久时光，皎月已垂，曙光初现。黄盖湖畔，远远传来一声鸡啼，冲破这湖料宁静死寂，就在这一声鸡啼乍起之时，双方几乎都是同时霍然而起，两柄宝剑都是疾如流星闪电，互攻一招，就在如此两剑并起，双臂同伸，忽然听到对方那人“啊呀”一声，而祁灵却是微微地哼了一下，紧接着双剑交加，一阵龙吟盈耳，火星四油，吟唧唧，半截铁剑断地。

原来双方凝神以对，都趁着这一声乍起的鸡啼，都想抢得一招极先，可是等到双剑并击的时候，对方那人没有料到祁灵也会同时击剑，他知道祁灵的七星紫虹，是一柄利物神兵，自己的铁剑不足以硬拼。可是，双剑并击，疾如闪电，那里还容得他收招藏剑？果然，一触之下，铁剑断落尘埃。

双剑并击，铁剑断落，这只是一转瞬间的事，一阵呛唧唧的声音后，双方都怔住了，相对而立，站在那里不动。

对面那人一则珍惜自己的心爱的铁剑，断在对方剑下，二则似乎是对自

己从未遭受过这样大的挫折，感到有些愕然。

祁灵站在那里，那是因为削断对方铁剑在后，在对方缩住身形之先，七星紫虹桃花剑的紫芒，已经微微扫及对方脸庞，紫芒过去，削掉一小块皮，但是，不曾流血，却露出一块白润如脂的肌肤，在晨光曦微中，特别显得惹眼，和他一双手的色如出一辙。

尤其使祁灵惊诧的，是方才那一声“啊呀”，哪里还任何一点低沉沙哑的味道？完全是一个青春少女，在失声呼叫的声音。

祁灵止不住在怪诞地想着：“这人武功如此之高，难道竟是一位姑娘易钗为弁的假装么？她是鲁半班的何人？她为何要戴着人皮面具？”

祁灵如此怔怔的在想，没有一丝非份之意，只是事情太过于奇怪，使他不由自主，发生许多怪想。

可是站在对面的人却发觉了，敢情方才七星紫虹桃花剑锋芒太利，削去脸上人皮面具，不仅曾伤及脸孔，竟而使她丝毫未觉，这时候一见祁灵怔然地望着她的脸上，始而一惊，伸手一摸脸上，继民而大怒，当时右手一挥，半截铁剑一抖一震，只听得嘶嘶一阵，数点乌星，直扑祁灵而来。

祁灵此时与这人对面相距，也不过在数尺之间，这数点乌星飞来之势，不仅快如流矢，而且又是祁灵在完全意外之时，祁灵断然没有想到，在他这柄断剑之上，竟藏着有暗器。

所以，当这数点乌星飞来之时，祁灵措手不及，虽然祁灵身手极具灵活，但是，从他发觉暗器飞来时，暗器已经飞临面前，苍忙中已经容不得他有闪身腾挪的时间，只是竭尽所能，右手顺着执剑原式，上掠一招“佛面金光”，但求面门要害，落个无伤。

但是，这些暗器都散飞而来，几乎是笼罩着祁灵的周身穴道，祁灵如此挥剑上掠，七星紫虹桃花剑威势不凡，紫芒一阵过去，早就将几枚乌星，震飞数丈之外，但是，就在这同时，嘶、嘶两声，祁灵大腿上，左右分中两枚暗器，想是由于祁灵挥剑作势，略有移动身形，这枚暗器，都没有击穴道。

祁灵当量觉着自己中了暗器，心头一震，立即闪电般想到：“万巧剑客鲁半班的手下，自然无物不是毒到极致！”

顿时北岳秀士背上那枚毒梭，历历在目，跃上心头。

祁灵能为神州丐道看中，而收为门下，这资质秉赋，自然超人一等，虽在危急艰险之时，却能沉静如常，当时立即一收宝剑，护住面门，闭住下半身穴道，不使毒侵上身内腑，同时功行全身，站在那里虽不敢轻自移动，却是持剑以待，防备对面那人趁势抢攻而上。

就在祁灵如此行功凝神，以及闭穴防毒的时候，只听得对面一阵极其轻盈，而且宛如黄莺出谷，珠玉其声地说道：“祁灵！你不必强自行功，徒增其害，就是你师父神州丐道不幸中了我这枚暗器，他也只有束手待毙。”

祁灵一听这话，当时禁不住心里又怒又惊。

在晨光曦微中，祁灵打量着对方，仍然是蒙着那张已经挑破少许的人皮面具，晨风乍起，白裳飘拂，已然显露出她那婀娜玲珑的身材。

对方手上仍旧持着半截断剑，望着祁灵说道：“你大概有些不服，而且也有些奇怪，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心头不服，可以去找我拼个两千招……”

说到这里，她又挥动手中断剑，拦住了祁灵正欲叱喝的神情，接着说道：“但是不必在此时此地，此时你已经中了我的两枚暗器，如果你要妄自行功

拼斗，不出十招，你要毒发而死。”

祁灵不由地暗自移动一下身形，不觉大吃一惊，原来就在这一会工夫，尽管他已经闭住穴道，整个下半截，已经不能轻易移动，这时候别说和人持剑拼斗，恐怕别人刀剑迎头，自己只有闭目等死。

祁灵此时心灰已极，豪气俱无，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黄盖湖畔，丧命人手，死不足为惧，但是，一身所负之付讫，却从此无法还成，如此虽死九泉，也难瞑目。

祁灵心灰意冷，对面的人却丝毫不动地站在那里说道：“我要给你一个公平争斗的机会……”

话未说完，祁灵突然厉声说道：“大丈夫可杀而不可辱，我不幸中你毒器，却不容你任意侮辱。姑娘！祁灵尊你是位姑娘，不忍破口相骂，你若再有轻言侮辱之意，休怪祁灵出言粗鲁，祁灵手中七星紫虹桃花剑可以伏尸眼前，流血当面，不容你……”

祁灵刚说到此地，对面那位鲁姑娘双手一阵摇动，说道：“你休要自生疑心，我不会轻易侮辱一位豪志凌云，临危不屈的人。”

说着从身上取出一颗丸药，弹向祁灵，等祁灵接住之后，她便接着说道：“这是一颗解药，你服下去以后，三个月之内，一切俱是如常，在这三个月之内，你去会我，我们公平争斗，各凭真本事硬功夫，你若是能击败我，奉上解药，疗除身毒，你若是不敌，你这份不服之心，便要转变为完全折服！”

祁灵捏着这一颗紫红色的丸药，他弄不清楚对面这位奇怪的鲁姑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一听到“三个月之内，前去找我”这句话，心里突然一动，连忙接着说道：“三个月之内，我向何处去找鲁姑娘？”

对面鲁姑娘隔着人皮面具，看不见笑容，却听到轻盈的笑声，那真是银铃半空，珠玉其声，在这黎明的湖畔，悦耳之极，这一阵轻盈笑声之后，鲁姑娘说道：“我知道你们这些武林侠义人士，最重视千金一诺的信字，我有一件事，先要得到你的千金一诺。”

祁灵闻言心里一震，暗地已经觉得这位鲁姑娘，真是厉害的人物。当时，祁灵伴作不解地呵呵笑道：“鲁姑娘，祁灵此刻身中姑娘暗器，毒气内侵，慢说姑娘要我承诺一件事，京是要我祁灵项上的人头，我还能不与尔么？”

祁灵这几句话，也说得厉害，言下之意，如今我已身中毒器，你纵然得到我的诺言，那也是一种临危逼迫所得。

鲁姑娘岂有听不出来话时的道理？当时又轻笑了一声，说道：“我不相信堂堂神州巧道的门人，会接受别人的胁迫，果要真的胁迫，刀剑临头，能使你祁灵承诺人言么？”

这一个反问，使祁灵啼笑不得，哑口无言。半晌，只有苦笑着说道：“鲁姑娘！你有何高见，请说。”

鲁姑娘点点头说道：“我的问题很简单，当我说出来的我的住地之后，不能再传与任何第三者，包括你师父在内，你愿意承诺这个协定，我把住地告诉你，三个月之内，你去找我，彼此作一个公平争斗，较量高下。如果你不愿意承诺这个协定，这三月之内的约期，便自取消，我没有任何一点胁迫之意。”

祁灵沉思想道：“要知道鲁半班的住地，这是唯一的机会，但是这个诺言，限制得太厉害。”

鲁姑娘又接着说道：“如果你不愿意承诺这个协定，相信三个月之内，

我们还有相逢之时，我奉上解药，根除你的余毒，以免说我挟毒器而要胁。”

祁灵不由地朗声说道：“鲁姑娘！你休要如此小视祁灵，三月之内，祁灵要以百毒不侵之身，前去拜访姑娘。”

鲁姑娘闻言微微一震，但是立即又恢复潇洒自如的语调，说道：“如此说来，你是愿意承诺我们之间这个协定了。”

祁灵点点头。

鲁姑娘紧接着说道：“君子一言。”

祁灵朗声接道：“如白染皂！姑娘！你如果信不过祁灵，就请取消这个协定如何？”

鲁姑娘笑道：“我若不相信你，我如何会有这个协定？”

祁灵说道：“如此请问姑娘住处？……”

鲁姑娘答道：“黄山天都峰下。”

祁灵闻言，不禁浑身一颤，黄山天都峰武林中人可以说是经常出入经过其间，竟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包藏祸心，心怀叵测的人，聚居于此。不仅无人知道，更而无人想到，连华山独孤叟，北岳秀士，少林闲云大师，及至于自己恩师，都认为这个谋求五环，与深谋武林的人，是来自边陲，出于四塞八荒，谁知道竟然是在武林闻名的黄山天都峰下？

祁灵如此暗自感慨一阵，便抱剑拱手说道：“三月之内，祁灵定然如约前去拜访姑娘。”

鲁姑娘轻轻笑了一声，说道：“天都峰下，我自然会派人接待于你。”

说着便点头说声：“再见！”正要转身而去，祁灵忽然若有所感的脱口叫道：“鲁姑娘！”

这一声叫喊想是很出鲁姑娘意料之外，白裳迴旋，身形逐转，说道：“是否还有未曾说明之处？抑或是有其他令人疑惑之事么？”

祁灵极其认真地说道：“祁灵有一事不明，要请教于鲁姑娘。”

鲁姑娘站在那里，望着祁灵说道：“黄盖湖畔，天色将明，乡人即将经过，有何要事，请即说明，否则如此持剑相对，遭人惊异。”

祁灵说道：“姑娘既然能施毒着，伤祁灵于前，又为何不取祁灵性命，而要订约相拼于后？”

鲁姑娘大约也没有想到祁灵突然会有如此一问，当时停顿了一下，含着笑声说道：“刀剑相对，取胜第一，你当初七星紫虹桃花剑岂有相容之意？至于我为何不取你的性命？……”

说到此地，姑娘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那是因为……”

下面还没有说出来，黄盖湖心，已经出现一叶白帆，迎着朝霞，破浪而来，姑娘一拧身形，飘然而去，在临去之前，只听到一句：“三月以后，在天都峰下再谈。”

数点起落，白星几闪，早就人去无踪，只剩下祁灵，停立愕然。

朝阳已起，光华披地，祁灵站在那里，缓缓收回七星紫虹桃花剑，手里捏看那颗解药，心里感到无限的茫然，一时思潮如涌，百感交集，他无法想像在黄盖湖边，方才所经过的事情。

这位姓鲁的姑娘，究竟是万巧剑客鲁半班的何人？为何要轻易地放过自己？为何又轻易地将黄山天都峰的地址，泄露给他？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祁灵感到茫然不解的事。而且，使祁灵感到心头难以平静的，乃是这两颗暗器击中自己，虽然说，鲁姑娘是出其不意，暗施毒手，但是，毕竟是自己输

在疏忽大决，设若今天来人是万巧剑客本人，岂不是白白地将一条性命，丢在这黄盖湖畔么？

当时掀起衣襟，低头便看见褂子上已经沾染着乌黑的血迹，赶紧扯开裤腿，只见左右大胯厚肉的地方，各自有一个小洞，尚在汨汨地流着乌紫的血，显然暗器还深埋在大胯肉内。

祁灵自习武以来，从未受过伤创，偏偏神州丐道对于伤创一道，根本未曾传授，以致祁灵对于创伤的处理，既无知识，又无经验，当时一见自己腿上两个洞，便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祁灵只好根据自己一点常识着手，他只知大凡中了暗器，必须先将暗器取出，然后才敷药裹伤。于是便取出七星紫虹桃花剑，就准备在自己大胯上，剜出这两颗尚不知是何物的暗器。

正是祁灵掉转剑头，准备朝大胯上剜去的时候，突然身后嗖地一声，有物破空而至。祁灵闻声知警，不禁当时为之一愕，因为他已经分辨出身后飞来之物，破空声锐，劲道非常，发出这件东西的人，功力必然不俗。但是，祁灵此时两腿中毒，行动已较不便，哪里还能躲闪掉这样突如其来，而又劲厉非常的东西？

正是祁灵全力旋身，力图闪避的一瞬间，“铮”地一声，龙吟悠远，震得祁灵右手一颤，原来身后飞来之物，不偏不倚地，正好击在祁灵右手那把七星紫虹桃花剑剑身之上。

等到祁灵看清楚飞来物以后，心里的惊诧，就更大了，从剑身撞击而回，落在地上的，竟是一枝长不到两寸，粗若小指的树枝。

祁灵估计来人是八丈开外，弹来这一小段树枝，虽然祁灵当时出于无备，但是能震颤手腕，这份功力已经是超过了祁灵之上。

但是，祁灵心里却有一个想法：来人立意不恶，否则恐怕不是弹枝示警，而是另有重招，自己在束手难还之时，早就流血横尸了。

想到这里，祁灵一边说话，一边缓缓沉重地转过身去，说道：“哪位武林高人，莅临黄盖湖畔弹枝告警，恕我祁灵身中毒创，未能执礼相见。”

祁灵说着话，转过身一看，心里双目不住一跳，面前不远，正站着一位和自己一般打扮的一袭青衫，书生装束的年轻人。看年纪似乎已经进入中年，但是神情，又是潇洒自如，分明是一位年轻相公，只是面容生得欠佳，虽不丑陋，也谈不上英俊二字，脸色焦黄，像是久病初愈，左边脸上长着一颗紫红色的朱砂痣，把一张本来长得很端正的五官，却破坏得无余。

两双眼睛明亮非常，眼光注视，慑人心魄，这大概就是武功精湛的标记，祁灵没有想到来人竟是这样年纪不大，而武功却是如此惊人。

对面来人一听祁灵说是身中毒器，仿佛浑身微微一颤，身不由主地抢上前两步。但是立即又停下来，含着一丝淡淡地笑容，轻轻地“哈”了一声，说道：“原来祁兄是剜肉疗毒，小弟方才倒是误会兄台在拔剑自杀，冒昧出手，开罪之至。”

这几句话，说得祁灵脸上顿起一阵飞红。虽然人家是一片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祁灵所无法接受的。

当时祁灵涨红着脸，说道：“兄台休要取笑……”

那人似乎也看出祁灵的神情，当时收敛了笑容，对祁灵点点头说道：“祁兄是中了什么毒器？小弟不才，倒是略知医理，可否容小弟稍尽绵薄，以减方才失言之罪。”

祁灵连忙说道：“萍水相逢，怎好相烦兄台？小弟尚未请教兄台尊姓？”

那人轻轻一笑说道：“小弟姓穆名仁，方才祁兄说是萍水相逢，小弟却说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你我俱是武林中人，虚礼俗套，素年厌弃。如果祁兄不以小弟毛遂自荐而欠信任，且让我看看这伤口如何？”

祁灵这时又觉这位穆仁，虽然貌不惊人，却是风趣得很，而且平易近人，顿时把方才那一点嫌恶的心里，去除净尽。

当时祁灵心里产生有一种感激之意，便说道：“如此多谢穆兄，小弟被暗器所伤之处，是在大腿胯骨之上。”

穆仁一听伤在大腿胯骨之上，不由地微微一顿，焦黄的脸上，颜色也为之一变，仿佛有着一些为难之意。

祁灵是何等极灵的人，立即就察觉到穆仁的神情，便接着说道：“其实小弟这边已有一颗解药，虽然未能根除毒液，却也能够保全三个月无恙，就不必烦神于穆兄了。”

穆仁点点头，走上前两步，说道：“毒不根除，留祸在身，终久不是善策，还是待小弟看看创口再说。”

说着双手背后，走到祁灵身边，祁灵便掀开长衫，穆仁一看，顿有惊意地说道：“其毒无比，为小弟所罕见，若不立即治疗，恐较为扎手。祁兄且坐在地上，待小弟取出暗器看看，竟是何种毒物，能毒到如此地步？”

祁灵依言坐到地上，说道：“方才小弟正是准备剜出暗器，再行治疗，没有料到穆兄正好至此。”

穆仁说道：“如果小弟没有看走眼，兄台手里所用的，正是一柄神兵利器，锋利非常，若用以剜肉取物，危险太大，稍一不慎，损及筋骨，如何得了，小弟这柄长剑乃是俗物，正好用来一试。”

祁灵一听，心里暗暗佩服穆仁顾虑周到，七星紫虹桃花剑是何等锐利，紫芳所及处，断金削铁，有如摧枯拉朽，自己这血肉之躯，岂能当得住一割？人从心里一佩服，便不自觉地多打量了这位貌虽平平而机智才识都强人一等的穆仁两眼。

奇怪的是这位貌平才高，举止潇洒的穆仁，被祁灵看了两眼，却无端地顿生不安，而在焦黄的脸上，也泛起薄薄一层红意，低下头尽自取出腰间长剑，轻轻地说道：“祁兄请坐好，小弟就要动手了。”

祁灵心里也有一些奇怪，这位穆仁兄，看来事事老练，却为何举止之间，又有着一些羞涩之意？当时也不容他多想，立即应声说道：“穆兄尽管动手。”

穆仁忽然又含着笑意，点点头，颇有嘉许的意思，用手中的长剑，飞快的挑开伤口近处的褂腿，露出里面的伤口，但见创口约有小指大小，周围已经在碗口大小一块，都已经变成黑色。

穆仁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道：“太毒了！使用这种毒器的人，心肠也不知道该有多毒。”

祁灵一听，忽然若有所感，想说什么话，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当时也只有木然的点点头，似乎是同意穆仁的说法。

穆仁趁着祁灵点头分神之际，长剑连动，运用如飞，一连两下，干净利落地将肉里面的暗器，取了出来，当时只听轻微地两声作响，暗器掉在地上。

穆仁动作快速已极，暗器刚一掉到地上，左手立即从身上抖出一包粉末，撒到祁灵的腿上创口，就势从长衫的内摆，撕下两条布条，将伤口扎住。

从剜暗器，到扎布条，这些极费手脚的小动作，穆仁做得伶俐已极，只一会儿，便包扎得停当。

穆仁扎好布条，拾起长剑说道：“这种毒器畏毒过剧，恐怕不是我的解药所能奏效，祁兄方才不是说还有一颗解药么？”

祁灵从暗器掉到地上，便看出暗器的形状，是和北岳秀士背上所中的那枚无名毒梭，完全一致，只不过是大小有别而已。祁灵心里便确信那位鲁姑娘所言，一颗解药能保持三月之内有效，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了。

想到这里，心里便不由地起了一阵焦急，恐怕这三个月以安然无恙的姿态，前去黄山赴约的事，已经是希望不多了，除了能够获得千年灵芝，能够 and 北岳秀士同获良药，否则希望甚微。

祁灵想到这里，正好穆仁一切包扎停当，向他要那一颗解药，当时心神一收，望着穆仁说道：“穆兄如此对待小弟，衷心感激莫名，大德不敢言报，而且，小弟此身已经为时有限，要不敢轻言报答，只好放在心里，永世不忘。”

穆仁听到祁灵这些话，当时有些诧异，但是转而立即轻笑道：“祁兄年少英雄，前途无限，正好为武林行道，替人间仗义，方不负天地父母生我七尺堂堂之躯，为何轻易有此厌世之为？目前中此暗器，虽然小弟解药未见特效，保识现状，不致恶化，料来必无问题，如此寻找医人，求取解药，亦不太难，岂值得吾兄如此丧气？令小弟意外之至。”

穆仁这样慷慨说来，真是字字落地有声，句句出自肺腑，萍水相逢，交浅言深，令人感动，祁灵当时确为穆仁这种掏诚之言，感动得激动不已。但是，祁灵只有深深地点了点头。恳声说道：“穆仁兄金玉良言，当头棒喝，小弟深自省得，并非我自戕前程，而是事实如此，这两枚毒器所留给我痊愈的机会，太过渺茫，穆仁兄能识得这暗器的出处否？”

穆仁摇摇头，接着又仔细地端详半晌，说道：“这种梭形暗器，武林中尚独少见，小弟孤陋寡闻，甚至连听说都没听过。”

祁灵叹道：“不怕穆兄见怪，这种畏毒暗器，传示当前武林各大门派高人，也未必能知道他的出处，小弟若不是不久以前，偶然的会见到这种暗器，至今也是漠然无知。”

穆仁顿时引起兴趣，接着问道：“祁兄知道这种暗器的出处，可否一告？”

祁灵说道：“这是万巧剑客鲁半班所使用的独门暗器，名叫无毒梭。”

穆仁听到“万巧剑客鲁半班”的名号，嘴里轻轻地吟着，眼里却露出迷惘的光芒，显然对于这个名号，感到陌生，甚至从未听过，半晌，才问道：“这万巧剑客鲁半班是何许人？为何要对祁兄下此毒手？”

祁灵一听，顿时一怔，使他感到为难，无法说明这个原因，其一，必然要牵涉到一目大师五块玉环的事，自己身藏两块，担当多大干系，岂能如此信口说出？其二，方才和鲁姑娘订下诺言，对于黄山天都峰的事，不能对任何人泄露，言犹在耳，岂能如此立即背信。

但是，穆仁是如此坦诚相对，热情相助，祁灵应该如何答复他才是？在这种为难的情形下，祁灵期期艾艾半晌才说出一句：“今日在这黄盖湖畔，暗伤小弟的，并不是万巧剑客本人。”

穆仁是何等聪明的人，一见祁灵如此期期艾艾，便知道他有难言之隐，不便向下追问，只随意地说道：“这人既然能伤及祁兄，万巧剑客的功力，也就可想而知。”

穆仁也不过是随口一句话，但是，祁灵听在耳里，不由地顿时满脸飞红，尴尬地说道：“来是是一位姑娘，她也姓鲁，但不知是鲁半班的何人。”

因为在黄盖湖畔中人毒器，这是祁灵出道以来，第一次失利提起这件事，

便感到不尽羞愧，偏偏穆仁对于此事，又是有感于无意之间，一再提到，所以把一个聪明绝顶，机智过人的祁灵，弄得词不达意，语不尽心。

穆仁一听说是一位“姑娘”，顿时焦黄色的脸色，微微的一笑，含意深长的“啊”了一声，一双眼光盯着祁灵半晌，复又轻盈的笑了一声说道：“这位鲁姑娘是神秘得很，既然下毒手施放暗器在先，又何故奉送解药在后？既然奉送解药，救人就应该救彻底，又何故给予三个月的限期？不怕祁兄怪我有些隔岸观火的心理，我倒是觉得这件事，不仅是神，而且是有趣。”

祁灵不懂得这位穆仁兄为何此刻又转变得如此尖刻，言词之间，尽是挖苦与讽刺。他是苦干不能说明，只好望着穆仁莫可奈何的苦笑。

穆仁一见祁灵微笑不言，脸上颜色越发变得难看，当时向祁灵说道：“祁兄在三个月之内，吉人自有天相，小弟就此告辞。”

说着当时一拂袖，转面微一晃身，疾若闪电飘风，飘然远去数丈。

祁灵此刻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这位穆仁兄，为何如此突然含有怒意，拂袖而去。彼此萍水相逢，穆仁如此热心相助，祁灵是充满了感激的心情，不料未曾谢得一句，穆仁就拂袖怫然而去，祁灵的心里，如何能安？

当时祁灵急忙叫道：“穆仁兄！穆仁兄！请留贵步。”

穆仁本已远去十余丈，听到祁灵如此急切地喊叫，不由地又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远远的，看着祁灵，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祁兄尚有何事见教？”

祁灵恳声说道：“穆仁为何如此匆匆而去？莫非小弟言语之间，容有不敬之处，开罪于穆兄，如此小弟当谨此谢罪。”

穆仁站在那里踌躇了一下，摇摇头说道：“祁兄休要多疑，小弟此去只是有事，与祁兄毫无关连。祁兄此刻应该服用解药，不宜多作打扰，说不定你我还有再次会面之日，人生何处不相逢？祁兄你说是否？”

穆仁说完这最后一句意义深长的话，略一注视祁灵，仿佛又轻轻叹了一口气，然后掉身而去。

祁灵目送这位行纵怪诞的穆仁，飘身远去之后，自己深切反省，实在觉察不出有任何不妥的言语，开罪于他，只好轻叹一口气，自语说道：“说不定他是真的有事，要急于离开。”

说着果然依言将鲁姑娘的解药迳自服下，坐在湖畔，面向湖水，背负朝阳，按照师门心法，默然道气行功，调息休息。

祁灵虽然后天修为不深，但是，先天资质极佳，又得于丹药之力与神州丐道拼着内力开顶输元，以致他在内力方面，已获极深的根基，此刻在中毒之后，心神分驰意志憔悴，乃至灵智尽失，豪气渐元，可是一经沉静下心情，垂帘内视，不消多久，便浑然入定。

神州丐道的内功，类似道家玄功，一经入定，气血周循全身，冲重楼，撞玄天，舒百骸，纳真气行功一周，一觉醒来，已经是日正当午，对面黄盖湖里，湖水映起万道金光，顿时令人感到生气盎然，祁灵长嘘一口气，一跃而起，浑身舒畅，两腿依旧，原先的毒患此刻爽然若失。

祁灵知道这是行功与药力的双重效果，此刻心境一宽，望着湖水，朗声自语说道：“三个月九十日这样长的时日，我岂会找不到可解之药？三个月后，我不但要以健愈之身，深入黄山天都峰赴约，更要会会万巧剑客，算算多年的总帐。”

当时长啸一声，引起湖畔白鹭齐飞，湖水揭波，祁灵便决定立即起程就道先往衡山，见过紫盖隐儒，说明北岳秀士的真相，再遍走山川，寻找灵药。

祁灵一面走，一面在暗自思忖：“回到白螺矶客店，必然要引起店家猜疑，好在随身衣物不多，一匹马也值不了什么，索性不回白螺矶，迳自取道衡山便了。”

主意一定便从黄盖湖畔，折东而行，沿着湖北边界，沿古驿道，穿入湖南境内。时值青天白日，驿道之上人马不断，祁灵又不便施展轻功赶路，好在此去衡山不远，走到站头，再购一匹马，赶一程，不日就可以到南岳境地。

所以祁灵倒不心急，只是沿着古驿道，信步而行，只要遇到没有人的地方，祁灵他自然略展脚力，稍赶一程，如此边走边歇，走到夕阳西坠时分，却也走了将近百里路程。

当祁灵刚一走进长安驿街上，立即觉察到，长安驿有着意外的热闹，街上花灯齐明人潮熙攘，祁灵料定长安驿必定逢集日，四乡人群渭集，才有这般热闹。可是，在祁灵稍一打量的时候，又发觉到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潮当中，有着不少武林同道，虽然祁灵分不清楚，这些人究竟属于那一门路，但是显然看得出他们身怀武功，如果说面貌眼神可以分善恶，祁灵可以断定在这许多武林人士当中，包括有黑白两道，正邪两派人物。

而且，使祁灵感到吃惊的，这些武林人士当中，还不乏有许多高手，从他们举止行动当中，不仅说明他们武功不弱，更可以看出地位不低。

祁灵纳闷了，长安驿虽然是通行要道，但是，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能引得这些三山五岳的人，如此纷沓而来？

祁灵虽然不是好事之徒，但是，遇到这种武林集会，却极愿意趁个热闹，一则多吸取一些江湖上的经验，再则可以多认识一些江湖上的名人。

可是今祁灵不仅没有这种兴趣，更是怕引出意外麻烦，因为如今九十天时光，在他虽然不是分秒必争，至少不能多作耽延了。所以，祁灵不愿多在街上走动，匆匆找了一家客店，安顿下来，准备明日一早，买匹脚力，便起程赶路。

这家客店生意极为兴隆，前面酒座上，呼拳猜令，大杯小盏，人声鼎沸，后面住店也是住得满满的。

祁灵无心多听，略用了一点饭，便回到房里，熄灯安歇。

月夜，晴空无云，渐渐月到当头，前面的人声，才渐渐地寂静下来。可是祁灵此时却反而不容易入睡了，躺在床上，百感交集，万念俱来。几个月来，所遇到的事，都不断地涌上心头。

祁灵索性翻身起来，盘坐在床上，静心求定，然后再作安息。正是祁灵坐定下来的时候，窗外突然有一声轻微的声音。祁灵此时正是耳目聪明，心头宁静之际，虽然是如此轻微的一点声音，他立即分辨出，这是夜行人的脚步声。

祁灵从床上飘身而下，站在房屋中间，沉声问道：“哪位朋友，深夜光临有何指教？”

窗外那人没有回答，只轻轻地，若不经意的从鼻孔里笑了一声，便又寂然不响。

祁灵认定是别人找上门来，自然也就不再躲闪，当时便说道：“既然尊驾不肯露面，在下出来当面领教如何。”

话声一落，随手一拉门，人似灵蛇出洞，疾如闪电追风，丝毫不带声音

地，从房里双掌护睛护阴，闪身直掠门外。

就在祁灵身形刚一落到门外，只见窗边一条人影，疾如鹰隼，一窜冲天而起，直上屋顶，掩身而去，祁灵此时被逼得心头火起，轻声叱喝道：“好朋友！既然找上门来，又何必逃走？”

双脚微一用力，躬身起处，顿化“奋搏扶摇”，双臂连翻，衣衫飘指处，人像大鹏展翅，嗖地直拔而起，冲天高达五丈有余。老实说，就凭祁灵露这一手轻功，差不多的武林人士，都要吓得不敢轻易出头，能凌空拔起五丈多高的人，衡论当前武林，已经不可多得与多见。

祁灵人在半空中，微一折身，就平掠而下，疾扑向前，直向前面不远那条人影扑去。“从“奋搏扶摇”、“凭空转化”“雁落平沙”变得不带一丝火气，快得有如流星飞矢，显然祁灵在此时被引逼得发了怒气，全力展开功力，疾追前面那人。

祁灵如此全力一赶，果然不到几个起落之间，已经和前面那人，相去不过数丈。祁灵正待喝问，忽然前面那人身形一落，从屋上直飘而下。

祁灵急迫如此，那里还容得他逃走？立即一伏身，从屋瓦面上，贴屋一式“游龙潜水”，沿着瓦楞，紧跟而下。

下面是一个林木疏落，亭台隐约的庭园，祁灵刚一落下，对面那人立即呼地一掌，力演“懒龙探爪”，当面抓来。

祁灵心里想道：“这人好生无理。”

本来祁灵已经挑逼得怒气冲袒番此时一掌抓来，祁灵更是怒不可遏，当时身形一沉，椿步早定，右掌一翻，随后一招大力掌法“五丁开山”，硬迎过去，这一招是祁灵提足了八成以上真力，成心硬拼。

可是对面那人一见祁灵硬接一掌，劲拍而至，他悠地猛一挫腕，侧身让步，立即躲开祁灵这一招“五丁开山”。祁灵没想到对方，既然逃在先，又竟然闪避不接，这一个意外，使祁灵收势不及，掌力早就冲过去，正好撞到一棵柳树上，只听各“咔嚓”一声，一棵碗口粗细的柳树，竟在三丈开外，被祁灵这一掌劲几撞个正着，震断两截，不仅当面那人感到惊诧，就是连祁灵自己也感到意外。就是如此一怔的瞬息，祁灵已经看清楚对面来人，一身长衫，脸上罩着一层面纱，看不清楚真面目。

祁灵平下气，问道：“在下与尊驾无仇无怨，是何道理？”

对面那人却是轻微的一笑，不再答话，只从腰间探手拔出长剑，指着祁灵点了一点，意思是叫祁灵拔剑相拼。

祁灵此时满心疑惑，这人为何不讲话？为何用黑纱蒙住脸祁灵眼睛停到方才对面那人拔剑的手式上，立即恍然大悟，立即脱口叫道：“你是谁，我已经知道了，还不快把面纱取下来。”

言犹未了，对面那人忽然长剑一振，手腕疾翻，身形一晃之间，人似疾风杨柳，剑似万点寒星，一招极其深奥，极具威力的剑招，像迅雷轰顶，直向祁灵头上落去。

祁灵就在他这一招奇妙的剑招，尚未展开的微妙瞬间，竟踏中宫，走洪门，欺身直上，顺手疾探，一式“拂云摘星”直向那人面门抓去。

双方这一招，都是疾如闪电，而且，招式都是神奇已极，说时迟，那时祁灵这一招“拂云摘星”，已抢得一瞬间的极先，把对面那人的面纱，摘到手内，等到他再想挫腰闪势时，长剑疾落一点，直点祁灵腰脉。

祁灵笑着叫道：“穆仁兄！别来无恙？”

面纱摘去后的人，露出一张焦黄的脸，和一颗朱砂痣，正是在黄盖湖畔拂袖而去的穆仁。

穆仁此时长剑停在半空，也自轻笑一声，收剑回鞘，说道：“你的胆子真不小，居然敢踏中宫，走洪门来摘面纱。”

祁灵双手送过面纱，含笑说道：“若是不知道是穆仁兄，谁敢冒扎腰脉的险啊！”

穆仁哼了一声，顺手夺过面纱。但是，立即自己就发觉这个动作，有失妥当，随即掩饰地一笑，坦然说道：“你知道我为何深夜来此，要和你比掌比剑的意思么？”

祁灵摇摇头，说道：“穆仁兄有何消息，请即说明，别让小弟打闷葫，妄费心机。”

穆仁点点头，说道：“这话说来话长，待我长话短说。”

祁灵忽然说道：“既然说来话长，请穆仁到小弟居处，坐下来详谈如何？”

穆仁脸上仿佛一阵热意，使他摇摇头说道：“此处极为幽静，无人打扰，比起你那客房，要安静得多。”

此时半月渐渐西沉，庭园中阴影重重，已经瞧不清周围林木中的一切，穆仁略一回顾，便说道：“祁兄到长安驿之时，可曾发现街上店中，有着不少三山五岳的武林中人么？”

祁灵点点头，当时心里一震，暗自说道：“如果此事与我有关，难道这些人都是为我而来么？那又是为了何故？难道是两块玉环已经走露风声？”

祁灵心里在想，口中不言，只是静静地望着穆仁，静听下文。

穆仁接着说道：“这些人都是到幕阜山去看一场热闹，兼而能够下手，还想拣一点便宜。”

祁灵这才“啊”了一声，虽然，他还没有明白这件事的真相，至少他已经断定这件事与他身上的两块玉环无关，但是，究竟与他有何关连？

穆仁接着说道：“幕阜山离此地不远，沿湖北边境，东折南下，快的脚程，一天足可以赶到，所以这长安驿自然而成为到幕阜山的中途要站。在幕阜山下，住了一位已经隐居洗手的黑道高手，此人名叫陆天成，江湖人称神钩老六，因为他姓陵，排行六，使得一手好钩法，此人在十余年前洗手归隐，就住在这幕阜山下。”

祁灵静静地听着穆仁叙述着这一段黑道高手的往事，他知道这只是前文，还不到主题，自己有关的事，一定是在主题上。

穆仁接着说道：“陆天成安度余年，笑傲风月，隐居生活过得很好，可是没有想到前个月发生一件意外的事。”

祁灵不忍插话只是凝神的听着。

穆仁他不插嘴追问，点点头颇有赞许之意，接着说道：“陆天成旧日的手下，不知从何处得到一只千年灵芝，送给陆天成作为七十大寿的寿礼，这只千年灵芝，却为陆天成带来了麻烦。”

这“千年灵芝”四个字，一落进祁灵的耳里，无异是晴天霹雳，当时禁不住“啊”了一声。

穆仁看了祁灵一眼，接着说道：“灵芝不难见到，可是千年灵芝，却是极为稀罕之奇珍，一滴千年灵芝液，便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何况整只的千年灵芝？因此，引起中原七省，黑白两道武林高手的注意，谁不想得到这种稀世奇珍？”

祁灵这时候忍不住说道：“如此说来，长安驿这些人，都是去夺取千年灵芝的事了？”

穆仁点点头，但是，旋即又摇摇头说道：“不然！说实话，话原七省黑白两道武林人物，虽然也都想染指这只千年灵芝，但是，事实上只能说去看看热闹而已。因为陆天成在半月以前，突然接到一封火筒传书，书中说明要陆天成对这整只的千年灵芝，留到九月十五日，会有人来取。”

祁灵觉得事情渐入佳境了，便问道：“穆仁兄是否知道这封火筒传书当中，可曾署名落款？”

穆仁摇摇头说道：“没有署名落款，只在书末画了一个小巧玲珑的月牙斧。”

祁灵说道：“金钩老六老于江湖，对于黑白两道的人物，必然都有所悉，他是否知道这个月牙斧的标记，是何等人物？”

穆仁说道：“陆天成曾经是一柄金钩，闯荡大江南北，纵横南北七六一十三省，虽然不敢说是纵横无敌，但是提到金钩老六的名头，大家都留上三分客气。所以陆天成熟人头太多，当今各大门派，各封各会，水上陆上，稍有名气的人，所有的兵刃，所擅长的招术，所常用的记号，一上眼便能立刻分辨出来，可是这次都是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月牙斧，是代表着何等人物。”

祁灵心里暗暗称奇，忽又若有所感地问道：“这封书简上还有别的记载么？”

穆仁点点头说道：“对了！还有一件最使人迷惘的事，这人在书末又附加一笔，说是如果陆天成不愿将这整只千年灵芝，留到九月十五日亦可，请陆天成将这只灵芝滴点不存地毁去。看来这人既不是志在千年灵芝，又不象与陆天成有仇，除了寻仇与夺宝，实在无法令人猜透其中用意何在。”

祁灵不敢将自己心里的感想说出来，因为那是一种几近荒唐的推测，当时祁灵只是问道：“陆天成久经风险，见多识广，他究竟如何处理这件意外的麻烦？”

穆仁笑着说道：“正因金钩老六是久经风险的人物，他自然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道理，来人既然敢如此大言，必然有所恃，而且，陆天成已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千年灵芝一日不作处理，危机一日仍在。”

祁灵禁不住“啊呀”一声说道：“如此说来，陆天成是要将这千年灵芝，依言毁去了？”

穆仁又摇摇头。

大凡武林中知名人物，无论黑白两道，均极爱惜羽毛，重视声誉。

陆天成虽是黑道名人，却不失为是一位侠义成性侠盗。晚年洗手归隐，更是行侠仗义所以才获得白两道颇佳之声誉。因此，他断然不能将千年灵芝任意地毁去。

其一：千年灵芝是武林中千年难能一的奇珍，是武林中救伤除毒的圣品，若能让一位正人侠人所得，将不知会救活多少人命，使多少人免于枉死。陆天成如果因畏自己惹来麻烦，任意依言毁去，陆天成将永远背上骂名，这自然是为陆天成所不取的事。

其二：写这封书简的人，究竟是何等人物，尚不可知，陆天成虽然归隐，亦不应当畏惧如是，让人说老年的陆天成，变得贪生怕死。

仅仅以上两点原因，陆天成断不能将千年灵芝毁掉。

穆仁极人见地的分析了这两点理由，便接着说道：“因此，陆天成想了

一个万全的办法。”

祁灵微笑说道：“如果小弟猜测得不错，陆天成一定是用的当家分金的方法，广邀天下武林同道，大家公决这只千年灵芝，究竟归谁。”

穆仁点点头说道：“好在陆天成本人确无占有这只千年灵芝的野心，同时，像这种奇珍异宝，应该有德者得之，当家分断，算是公允。另方面，写这封信的人，当诸天下群雄之面，也不能动手就抢，不过，如何当家公断，只怕免不了要以武相会，这又是一场热闹的群雄火并的场面。”

祁灵这才知道工安驿人物云集，都是应邀前往幕阜山参与这次灵芝盛会。

穆仁看着祁灵说道：“千年灵芝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一滴灵芝玉液，百毒俱除，祁灵兄身中毒器，只要求得一滴千年灵芝液，任他何等厉害无名的毒器，也能够安然无虞，小弟这才返程追寻祁兄，告知这项消息。”

祁灵对于这位特别关切的穆仁兄，直是感激得呐呐不能成言，半晌才说道：“穆仁兄在黄盖湖畔你为何拂袖而去，是小弟言语不慎，开罪于兄么？如此小弟先在此先向穆仁兄谢罪。”

穆仁是断然没有想到祁灵会突然没头没脑说出这两句话，当时倒是为之一怔，但是他立即了解祁灵此刻的心情，是如何的感激于他，他不觉地微微露出一丝笑容，虽然在阴影中，看不见他那焦黄色脸上的欣然之色，却不难从说话的声音中听出。

穆仁当时说道：“黄盖湖的事，你为何一再提它？事过境迁，不提也罢。我们还是谈谈千年灵芝，这事与你有切身之关系。”

祁灵此时心情，完全是以穆仁的意志是从。

穆仁接着说道：“当我找到你以后，我突然想起一件问题，我知道祁兄你身中两枚毒梭，不知道那颗解药是否真的有效，三个月内，是否真是一如平常。所以，我才深夜前来相试，想不到……”

说到这里，穆仁轻轻地笑了一声，说道：“祁兄一身功力，超神入化，令人敬佩。所以，才将祁兄引至此地，告之以千年灵芝的消息，祁兄应往幕阜山一行。”

祁灵直到此时，才完全明白穆仁为何要如此引逼于他，用心至为良苦，当时便拱手说道：“多谢穆仁兄如此关怀，小弟无法言谢，幕阜山之行，小弟立即遵嘱前往，当以全力求得两滴千年灵芝液。”

祁灵说道：“穆仁兄如果身无要事，可否请随小弟同回客店，抵足而眠，稍作休息后，明日直恪同往幕阜山一行！”

祁灵是很诚恳的说出这句话，可是听在穆仁耳里，却止不住一阵飞红羞盖满脸，停了半晌，才说道：“凭祁兄一身功力，到幕阜山相机而行，必可获至全功。小弟应随祁兄前往以壮声势，无奈小弟确有要事在身，未便同行，日后若有机缘，当能再见。”

这“再见”两个字刚出口，立即一矮身形，悠地又一长身，嗖地一声，直拔而起，凌空一转身，飘然向前落去，人却在平空中说道：“祁兄请勿追赶，留得日后好相见。”

穆仁如此突然而去，却势极疾祁灵知道他不愿同行，必有其他要事所以也不勉强，事实上如抢先一掠而去，祁灵就是要追赶，也未必能赶得上。

庭园周围，已是一片寂静，祁灵回想这一段时间以来，种种遭遇，都是如此令人意外，却又是令人如此难以抑止的兴奋。

在黄盖湖遇到回春圣手逮雨田，知道了万巧剑客鲁半班其人，接着又遇到神龙一现的鲁姑娘，虽然挨了两枚毒器，却由此而知道黄山天都峰下是鲁半班的巢穴。这两件都是无处寻觅而又是急于知道的事，竟然都在无意之中，获得真相。

尤其令人难以相信的，紧接着又遇上穆仁，得到千年灵芝的消息。

祁灵赶到客店，稍作休憩，已是天色大亮，店外人声，也展工嘈杂，祁灵稍作漱洗之后，招呼店家代购一匹脚力，便悠然上道。

从长安驿到幕阜山，路途不远，不过沿着湖北边境折向东南，一路都是山区，路途不易行走，好在从长安驿去幕阜山的人，倒是不少，跟在他们后面，不必担心会错失路程。

前面人多马快，祁灵随在后面，既不寂寞，也不迟经，不消半日路程，已经抵达幕阜山境地。

刚一进入幕阜山，祁灵便立即觉察到自己所料不差，这金钩老六，不是一个简单人物，虽然洗手归隐，一旦有事发生，昔日那一份势力，依然可见。

但见迎着山径，向前去新开辟了一条宽阔平坦的石道，迎面高搭彩坊，上书“迎宝”二字。通过彩坊，前去数丈便有一丛翠竹摇于其间，竹中夹荫留出一条石道，落叶不扫，野草自生，与方才那条新辟的大道，有迥然不同的自然风味。

走过这个不小的竹林，便是一道矮围墙，那是编竹为篱、和土为墙的一派乡村气息，站在围墙大门，雁行排列二十几个村人打扮的年轻汉子，执礼甚恭，井然有序，丝毫不乱。轮到祁灵走到门前，立即有一个人走上来恭身迎接，牵过马匹，另一个人便含笑向祁灵问道：“请问贵客是否收到敝庄主的请柬？”

祁灵没想到别人有此一问，当时不由脸上一红，拱手说道：“在下路过此间，闻听贵上柬邀天下英雄，举行灵芝大会，在下冒昧而来，旨在借天眼界，以广见闻，既然贵庄是凭柬进庄，在下只好告罪而退。”

虽然祁灵所说的话，并非出于自愿，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别人执礼甚恭祁灵岂能横不讲理而有失风度？万一果真的拒不邀入，也只好另行设法了。

但是，当祁灵说完这些话以后，那人立即拱手抢上前来一步，说道：“贵客说哪里话，敝庄主迎之尚恐不及，岂有不请入庄之理。”

说着话，立即举手闪让一边，请客入内。

祁灵暗暗佩服这金钩陆天成，有其不平常之处，凭这手下人几句话，已经了见于一斑，当时口里客气一番，举步进入门内。

刚一进入门里，旁边又转来了一人，手里捧着一本大红绢缎的簿子，捧到祁灵面前，旁边立即有人捧来墨观，恭声说道：“请贵客留下尊讳。”

这一切显示出这些人训练有素，使人不得不听从他安排好的这一套，当时祁灵提起笔来，龙飞凤舞地写上“祁灵”两个大字。

捧绢簿的人，正待捧着退下，祁灵忽然心里一动，暗自忖道：“不知道像我这样不请自来的人，究竟有多少？”

心里如盯一想，随手就翻开大红绢簿，刚一翻开一页，赫然三个字，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从慕白！”

这个字的出现，给祁灵带来意外的惊喜，他实在无法想像，丛慕白姑娘为何突然会出现在幕阜山下。

祁灵如此一怔之间，那捧着绢簿的人，早就很有礼貌，将绢簿收回，祁灵几次想问这丛慕白是住在何处，但是，又觉得太过于冒昧，启口不得。

转而一念：“既然同在一个庄内作客，还怕没有机会见面么？”

想着心里暂时放下这件事，随着引路的人，直向庄里走去。

此时，时已黄昏，夕阳如火，反映得茅舍周围的景色，更是引人入胜，祁灵假作散步观赏景色，缓缓地向右边走去，突然身后一阵衣袂飘风，分明有人掠身而至。

祁灵佯装不晓，仍旧是慢慢地向前走去，这时候已经听身后有人说道：“祁相公！意欲何往？”

祁灵一听来人口气没有方才那样恭谨有礼，不由地有一点不悦之意，祁灵当时回过头来，深沉地打量了一阵来人，是一个年约三十左右，装束亦如庄门口接待人等一样，眼光有神，太阳穴鼓起，看去武功颇为不弱。

祁灵这一阵无言的打量，那人态度渐渐变得和缓起来，微哈着腰，含笑说道：“祁相公有何事尽管招呼接待人。”

祁灵沉下脸色，点头说道：“在下只想随便走走，观赏此间风景，并无任何要事，不过……”

说到此处，祁灵突然又露出一笑，轻盈地说道：“如果作客贵庄，不能任意走动，则请预先告诉一声，以免在下冒昧无知，独犯禁令。尊驾以为是否？”

这几句话，实在是说得相当的够重，那人站在那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半天说不上话来。

正是这人无计可施之际，忽然远处有人传话。

“晚宴已备，请贵客到大厅上入席。”

这一声传话，无异是这人一个挽救颜面、又不碍职责的机会，连忙朗声说道：“祁相公！所有宾客，俱已至大厅上等待晚宴，敝庄主人有请。”

祁灵一听，心里为之一动，其实祁灵只是气这人说话太不客气，才故意作难他一番。如今一听大厅已开晚宴，心里不禁想道：“既然大厅群雄宴会，我岂不是照样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么？何必在这里寻找呢？”

想罢当时拱手称谢，便随着来人，向大厅上走去。

十二

祁灵随在引导者身后，目触之下，俱是古树、丛竹、秋柳、残荷、篱菊、小桥、流溪……在朦胧浮云掩月，黯淡星光之下，在闪烁不定若隐若现的灯光之中，越发增加了一种凄迷的美。

沿途赞叹，遇景留连。等祁灵走到大厅门外的时候，已经是宴席将开，宾客就坐。祁灵悄然而入，拣着紧靠门口的一桌下首坐下，大厅上人声喧哗，谈笑风生，祁灵如此悄然而入的。不仅主人陆天成没有注意到，就是靠近门口的人，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悄然即入的人。

祁灵刚一坐定之后，便留神向四下打量，大厅是够得上宽大二字，满满摆了将近三十桌酒席，坐满了三山五岳黑白两道的各色人物。

在正中一席的主位上，坐着一位秃顶苍鬓，满脸红光，两眼炯然有光的老者，正含着笑容，向四下招呼宾客。不用说，这位秃顶苍鬓的老者，就是这里的主人金钩陆天成。可是，在这许多高矮胖瘦，僧道儒俗各色人物之中，祁灵一个也不认识。

而且最使祁灵感到奇怪的，在这许多人当中，不但没有看见他所要找的丛慕白姑娘，竟而连一位女客都没有。

祁灵心里暗自忖道：“我明明看见在宾客留名的绢簿上，写有丛慕白三个字，为何此刻没有见着她的人影？”

正在祁灵如此纳闷不解之际，坐在当中一席主位的那秃顶苍鬓老者，站起身来，向四周拱手，轻轻地咳嗽一声。

这一声咳嗽，说是他轻轻的，是一点也不过甚其词。可是在这人声喧哗，嘈杂非常的大厅上，却是令人听来有如击铜声，清亮入耳，动人心弦。偌大的一个厅房，数十席谈笑风生的人，竟然在这一声轻轻的咳嗽之下，顿时一齐默然无声，原本是嘈杂喧哗，而今一变而为寂静无边，连掉一根针到地上，都能听得清楚。

祁灵这时候不由地心里称异，断没有想到一个黑道上的金钩老六，临老归隐，还有这份功力。虽然说是，在座的众人，一听咳嗽，都知道陆天成有话讲，不管在座的人，各抱来意如何，陆天成毕竟是主位，所以众人都闭嘴凝神，细心聆听。

陆天成等待人声宁静之后，一双老眼，迷起深刻的鱼尾纹，向周围环视一圈，然后拱手当胸，含着微笑，但是神情却不失为庄严地说道：“老朽陆天成，以垂老之年，冒然发柬敬邀各位前辈各位同道，光临小庄，竟然蒙庞应邀，老朽衷心感激莫名，谨以水酒一杯，略致谢忱。”

说着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捧手照杯。

周围的人，除了和陆天成同席的几位宽袍大袖的老和尚以外，其余的人都一齐举杯倾饮而干。

陆天成放下酒杯，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各位想必业已知闻，老朽无事不敢惊动各位远途跋涉，只因为不久以前，老朽无意中巧敬一株整只千年灵芝。”

话一转入本题，客厅上众人顿时一阵议论纷纷，互相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陆天成依然含着微笑，拈髭不语，注视周围，直待人议论的，渐渐低沉下去，才又开口说道：“在座的各位均在武林先进，当今高手，见多识广，

才学渊博，毋庸老朽饶舌，必能道出千年灵芝，其价值为何。”

陆天成若有所感地叹了一口气，慨然地说下去：“老朽早已告隐江不胡，但愿老死山林，陪伴清风明月，度此余生，故这整只千年灵芝，若存于老朽处，暴殄天物，有负天生灵物奇珍之意。老朽若将此物私相授受，亦未尽妥当，而有失公平。老朽不才，却也相交天下，究应转赠与何人为是？煞费周章，百思不得之余，乃决定按我武林惯例，柬邀各位前来小庄，当众公为意，决定谁属。”

陆天成沉着颜色说到此处，又露出一丝笑容，神色转变而为祥和无边地，接着说下去：“以各位知人之深，察人人微，必能选一位德高望重，功力绝伦的高人，作为这株千年灵芝的维护者，则武林幸甚，老朽陆天成亦感幸甚！”

陆天成说完话，又举起酒杯敬酒致意。

酒过三巡，突然有一个人站起身来，向陆天成拱手说道：“陆老庄主！在下有一事请教，可否容在下一言？”

陆天成一看，站起一人，年纪约有四十余岁，生得长眉细目，润口大耳，神情飞扬，气宇昂藏，当时便拱手笑道：“青城十八剑，武林闻名，熊大侠今日光临，小庄蓬筦生辉，熊大侠有何高见，老朽焉有不洗耳恭听之理。”

这位青城十八剑中的老一熊宇，当时也人笑拱手说道：“陆庄主方才所言中切，开诚布公，用心甚为至善，使此千年灵芝，能得一德高望重、功力绝伦的高人保管，确为武林之幸！在下弟兄数人，自知德薄能鲜，不配为这灵物奇珍的主人，绝不作此妄想，只是在下有一不情之请，陆老庄主可否在这酒席筵前将千年灵芝捧出来，使在下一开眼界，而在座各位，亦可先睹为快，以不负千里迢迢，幕阜山之行。”

青城十八剑老二熊宇这一席话，言犹未了，立即获得大厅内黑白两道纷纷的赞同。

大家本来的心意，武林之中，决定一宗物事谁属，自然是各凭本领的高低，虽然在座的人也都明了本身的功力，要想独步黑白两道，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各人也都藏有几手绝技秘功，在这种人多才众的场合，常常会有两强相争，旁人得利的现象，未尝不可以拣到一个便宜。

但是，没有想到这位昔日纵横黑道的金钩老六，竟提出“德高望重，功力绝伦”八个字，作为互相遴选的标准，这就自然使得在场的人，大多数都寒了半截心。

至于“功力绝伦”当有可说，因为武林之中谁也不敢自己断定，是功力盖世，当前无敌，所以要在功力上分高下，就必须动手相搏，才能分晓，这与众人来时的心意，一学是相合无间。但是，要谈到“德高望重”，就截然不同了。

陆天成当时不禁一双寿眉微皱，颇有难意地看着大家。

熊宇立即又接着说道：“陆老庄主莫非有所顾忌，而不便拿出来么？其实老庄主既有标准说明在先，即使在场各位，存心抢得这株千年奇珍，当诸天下高人在此，也不便逐一下手，老庄主可否采纳在下请求，而一助酒兴。”

熊宇如此坦然说明，言语一激之下，陆天成原想不拿出来，也碍于情面，万难出口。但是，千年灵芝毕竟是举世罕见的奇珍，异宝当面，万一有人干冒众怒，贸然下手，岂非立即促成一场纷乱么？

陆天成之所以要柬邀天下能人，前来幕阜山，共同决断这件事，主要还是不愿意让这株灵芝落于存心不善者之手，明日场中，陆天成早有安排，不

虞意外，但是此时此地冒然捧出这株千年灵芝，万一那人此时出现，岂非一切用意，俱都落空么？”

陆天成心情沉重地向四周看了一遍，心意一决，正待挥手招呼手下，将千年灵芝取来，让众人过目。突然一声沉重的佛号，音若金铜，迥彻厅内，就在陆天成那一席上，缓缓地站起来一位老和尚。

陆天成当时神情一振，立即拱手说道：“本因大师有何教言，老朽敬聆。”

老和尚站在那里，左手单掌立胸，右手拄着一根黝黑的禅杖，打着问讯，缓缓地说道：“老衲有一言，烦诸位施主清听。”

众人一见本因大师起身说话，少林寺达摩院首座高僧，大家多少都还敬仰几分，渐渐都停下说话，看着本因大师。

老和尚仍旧是缓缓地说道：“老衲路过此间，闻听陆老主施主大邀天下高人，自觉盛会难逢，乃不请自来，参与盛会，故老衲首先说明，此行无意于千年灵芝。”

在座的只有祁灵相信，本因老和尚必然是奉了掌门人之命，走访天下，武林既传出金钩陆天成得到千年灵芝，而又被人要挟，迫使毁去，这个惊人而奇怪的消息，本因老和尚焉能不为之立起疑心。老和尚此来，恐怕主要在访察要挟之人为谁，用心不在千年灵芝，是属实情。

本因老和尚忽然含着微笑，静等四周人声渐渐平静下去以后，又接着说道：“老衲说明无意千年灵芝在先，故而斗胆多言于后，以老衲度之，陆老施主恐有难言之隐，不便将千年灵芝，于此时此地呈现于各位之前。各位俱是客位，当不便使主人为难，好在明日便是九月十五日，灵芝大会上，千年灵芝定然出现于众目睽睽之前。”

本因老和尚这几句话，说得在情在理，在座的众人，原是趁着熊字提出此事，才一哄而起，如今本因老和尚如此一说，也就不再有人坚持己见。

大家众议既平，金钩陆天成站在那里，恢复了脸上的笑容，拱着手说道：“本因大师佛恩普照，各位同道能体念下情，老朽感之不尽……”

刚一说到此地，陆天成脸上颜色遽然一变，微张着嘴，说不上话来，两只眼睛，凝望着大厅门口，神色变得极其难看。

大厅上坐满着数十席各色人物，各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一见陆天成突然如此一怔，大家顿时都知道是发生了意外，不由地一齐转头向大厅门外看去。

这近百双眼睛刚一转到大厅门外，大家也随之一齐愕然了。

大厅门外，站着一位五十余岁的老者，一身宽大的黑衣，益发增加了神秘气氛。不僧不道，非儒非商，又不像是一位武林中的人物，浓眉细目，颌下微见胡须，屹然稳立在大厅门外，一双眼睛有意无意地向大厅里的不住的打量。

从陆天成顿时话头一怔，到在场众人如此互相用眼色一探视，这大厅里面的空气，顿时一落千丈，冰冷无声。

陆天成稍一回神，才定下心情，离开席面，向前走了几步，站在大厅之中，向门外拱手说道：“尊驾不是说过，要到九月十五日才来么？为何提早来临，难道你我约言有所变动么？”

那黑衣老者没有等到陆天成说完，便冷呵呵地一阵狂笑，仰首拈须，完全是一付目中无人的样子。一阵笑罢，突然又冷下面孔，对陆天成说道：“陆天成！你说得丝毫不差，你我的约言，是有所变动。”

说着一双细目突然圆睁，向周围一看，然后厉声说道：“我问你，当初

你和我如何约定？如今你如此大邀宾客，来到你这幕阜山麓，究竟是何存心？”

这几句话，问得真是声色俱厉，寒如三九玄冰，在场的众人一时都为这严厉的声势，所震慑住了。大家面面相觑，摸不清这位黑衣老者，与陆天成有何约定。

黑衣老者冷冷地破颜一笑，指点着陆天成说道：“金钩老六！你枉身闯荡江湖数十年，老夫若是在乎你仗人多势众，当初也就容不得宽限许久。”

陆天成点头笑道：“如此陆天成少不得直言无隐了。”

说着掉头转身，挥手对待立旁边的一位中年人说道：“去将千年灵芝取来。”

这一句话刚出口，陆天成忽又转身向门外那位黑衣老者说道：“尊驾是否要关照贵属一声，在千年灵芝尚未取到大厅上来以前，暂请不要动手，以免真相未曾说明，立即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黑衣老者不屑地冷笑说道：“陆天成！你休要鬼计疑心，老夫来到幕阜山办事，对付你陆天成还要动用手下，施行抢夺么？老夫要你千年灵芝，只是举手之间。不过，你既然大费周章，用尽心机，邀人助势，老夫少不得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功。”

这几句话，说得大厅里顿时哄然，这位黑衣老者，不仅将陆天成说得一文不值，连在座的黑白两道好手，都没有看在眼里，这股闷气，立即叫人忍受不了。

当时大厅里有人一声叱喝，立即一条人影一闪，势如旋风，微一闪扑之间，已经落身到大厅中间，厉声叱道：“老匹夫说话不知死活，你敢藐视天下人，让我来教训你一顿。”

说着话一撤腰问皮鞘，刷地一声，两把乌铮铮的峨嵋纯铜分水刺，左右一抄，立即向门口扑去。陆天成当时一闪身，疾如闪电地掩到这人前面，双手一伸，拦住去势，含笑说道：“仇帮主！请暂息怒，待老夫说明其中原委，当众公断，此事定有合理解决。”

陆天成如此一拦，对面那位黑衣老者仿佛没事一样地微微冷笑，对着手执峨嵋双刺的那人说道：“太湖帮仇冲，你稍安毋躁，你也不自忖一下，凭你那两把峨嵋分水刺，能有多少能耐？老夫劝你坐在一旁，看看热闹，开开眼界是正经。”

太湖帮帮主双角蛟仇冲威镇太湖二十余年，在黑道上是一位鼎鼎有名的人物，可是此刻在这位黑衣老者的眼里，仿佛微不足道，越发使人莫测高深。

陆天成力阻仇冲怒扑向前，这才转身向四周朗声说道：“老朽昔日闯荡江湖，虽然立身绿林，却未稍行不义，如今归隐山林，更不能稍违良知，有悖天理，基于这点原因，老朽才柬邀各位，前来小庄，公决这株千年灵芝，究竟应该归属于何人？因为……”

说到这里，陆天成转过头来，向黑衣老者深深地看了一眼，接着说道：“这位朋友突于月前光临幕阜山麓，要老朽交出千年灵芝。”

大厅上的众人一听此言，不约而同地，大家齐声“啊”了一声，一齐向门口那位黑衣老者看去。那位黑衣老者，一对眼神，依然停留在陆天成的身上，对于众人如此聚汇眼光看来，毫无所示。

陆天成轻轻咳嗽一声，接着说道：“老朽自忖德能鲜薄，不配获得这项奇珍。但是，如今这株千年灵芝，既然暂在老朽身旁，护宝有责，不容老朽

疏忽，这位老朋友至今尚不知尊姓大名，亦不肯道出派别，并非老朽以小人之心相度，只是千年灵芝关系甚大，若能所传得人，日后何止活人无数，否则老朽暴殄天物，抱憾终生。”

这时候黑衣老者却冷笑接着说道：“陆老儿！你既然如此立心可对天日，为何当时不断然拒绝呢？”

陆天成点点头，微咬牙说道：“老朽既已隐迹山林，这荣辱之事，早就置之度外，尊驾毋须如此故意折辱。”

说着又转向四周朗声说道：“当时老朽严词拒绝，并说明老朽绝无独吞此宝之心，只是不能如此冒然而托于不识之人，各位谅也深知，武林之中，穷于言词之时，必诉诸于武。”

说到此处，陆天成长叹出声，神色为之黯然。

这时候身后的少林本因大师低沉地喧声佛号，接着说道：“陆老施主言已至此，众皆了然，如今之事，但问这位老施主，此行之急为何，可否当众相告？”

陆天成转身向本因大师拱手说道：“大师用心，老朽感激！不过老朽方才已经言到，此身荣辱，早置度外，但愿将此事，说个明白。”

接着又恢复神色自如，朗声说道：“老朽这点功力，难当这位老朋友十招之敌，败阵之余，老朽只好约定，九月十五日当将千年灵芝整株交出。”

黑衣老者冷笑着接下去说道：“陆老儿！你能说到此地，便已足够，下面让老夫代你说下去便了。”

当时大袖飘拂，迈步昂然从门外走到门内，相距陆天成约有七、八丈的地方，站定身形向四周迴顾一圈。用其寒冷如水的语调道：“当时所以不取走也不毁掉，就是要等待今日。”

说着话，又得意地笑了一声，接着说道：“老夫岂不知道，展期一月，陆老儿定然要找帮手，如今不出老夫所料，幕阜山麓果然高手云集，可是，谁能阻止得了老夫取走这株千年灵芝呢？”

黑衣老者站在那里昂然不动，冷呵呵地笑道：“各位稍安勿躁，老夫既然站在此地，还愁着没有动手的机会么？各位方才不是吵着要陆老儿将千年灵芝拿未，让大家开开眼界么？此刻灵芝已到，各位先看看灵芝，开开眼界，然后再拼不迟。”

黑衣老者这份沉着神情，固然使人望之生畏，但是，千年灵芝也确是易于引人，黑衣老者如此一说，众人都不由地一齐掉转头去，顺着黑衣老者的手指，向后看去。

果然，从后面走出来两个紧身衣靠的中年人，两人一前一后，中间挟捧着一个紫檀木精制的盒子，式样古雅，光鉴可人。

陆天成站在人层中间，慢慢地用手揭开紫檀木盒的盖。

木盖一去，露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株高约五寸，枝分两朵的灵芝，乍一看去，与平常所见到的一般木灵芝，并无二致。可是，稍一留意，便立即发觉到这株灵芝，通体泛作微紫，色泽玉润，像是生长的灵芝，又像是玉石琢磨而成，根部微露乳色，间镶有数缕红线，有若经脉状。

陆天成指着这株灵芝，朗声说道：“这就是千年难得一棵的千年灵芝，我辈武林有福，天降此物。灵芝玉液，若得一滴，虽不能起死回生，却是百毒俱消，任凭天下何等剧毒，毫无所惧，此物若托付得人岂非日后可以活人无数，可是这位老朋友……”

陆天成说着又和缓缓盖上紫檀木盖，面向黑衣老者说道：“他不但要取走千年灵芝，更要毁去这株罕见奇珍，用心奇绝，老朽如何能冒然应允。”

黑衣老者等陆天成说完之后，冷笑说道：“陆老儿！如今各位已经开了眼界，心头已了，老夫就要动手毁去这株千年灵芝。”

此语一出，众人大愤，顿时扑出数人，刀剑并起，一齐向黑衣老者扑去，口里并且叱骂道：“老贼！你敢！”

扑出的五个人，都是极负盛名的好手，各自身形一闪，三把长剑，一支判官笔，一根狼牙棒，顿时搅动劲风四溢，力道如潮，疾如旋风，厉如奔雷，一齐向黑衣老者奔去。

黑衣老者觑得近处，飘然一垫双足，悠然不带一丝火气地离开数尺，脱身到几个人的招式之外，同时口里还轻松地说道：“其实各位何苦如此为人卖命，即使老夫不下手毁去这株灵芝，难道各位又能获得这株千年灵芝不成，此是老夫最后忠言，等到老夫一还手，眼前就有人要流血横尸。”

这五个人，五件兵刃，五个本门招式，一齐扑来，这个声势是何等吓人，无论是硬迎和巧认，都不是一件易事，黑衣老者竟在如此一闪身之间，悠然远去数尺，若无其事，神色自如，不仅这动手的五个人怔住了，就是在场的众人，也都为之失色。

正当这时候，一声佛号，人影溢动，衣袂飘拂，一阵铜环震动，本因大师越过五个人之前，面向黑衣老者一站，半日手打着问讯，说道：“老施主可否容老衲一言。”

黑衣老者依然冷笑刺耳，瞧着本因大师说道：“少林僧人，休要故作清高，武林早有传说，你当老夫不知道？本派清规自顾不暇，还想妄生贪婪之心，令识者不值一笑。你有何话快说，老夫不耐多听。”

本因大师为少林少数高僧之一，对于这位黑衣老者，如此故意凌辱，自然不会引动无名之火。但是，黑衣老者说到“故作清高，早有传说”使本因老和尚为之心里一动，不禁顿时想起，这句话分明是指本寺铁杖僧所为而言。

铁杖僧昔日在嵩山之麓，那一宗血案，已经久不闻人提起，而且，自从掌门人闲云和尚归来之后，此事真相已明，本因大师已经知道这是有人蓄意破坏少林清誉，以动摇少林根本。这次本因大师亲自率人，远走各地，亦即是为了察记仇人，此时一听这黑衣老者如此说话，触动心事，想到临行之时，掌门人所说的北岳之行的种种切切。

当时本因大师喧了一声佛号，沉声说道：“老施主！上天有好生之德，降奇珍以济世，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千年灵芝若能存在人间，当能挽救多少生命，老施主为何要立意毁去？岂非有悖天意？”

黑衣老者冷哼一声，说道：“休要假作慈悲，老夫不屑耳闻。”

本因大师连称“善哉！善哉！”接着说道：“老施主莫非身存毒器，不让灵芝独存人间，好让你肆意伤人么？”

黑衣老者闻言，脸上颜色微微一变，立即叱声说道：“老秃驴！你要多管闲事，就让老夫先来收拾你。”

话音一落，身形一晃，双掌并举，竟是一招劈空掌式“推山填海”，掌风凌厉，出手极速，隔空就向本因大师当胸推来。

本因大师口喧佛号，侧身一让，僧袍翻飞处，脚下一式“巧渡灵河”，让开灾一招双式的劈空掌力，当时却只听到“轰隆”一声，哗啦啦一阵乱音，顿时尘埃飞舞，碗桌四溅，这一掌隔空拳下，竟将大厅的酒席，震得遍地狼

藉，地上方砖，碎了十几块。

本因大师一经闪开，立即右手一拄禅杖，旋身飞进，高喧一声佛号，说道：“老衲破戒还手了。”

人随声至，左掌一圈，反刁而出，一式“巧搏孽龙”，十二擒拿手中的绝招，疾刁黑衣老者右腕脉门。

这十二擒龙是少林寺七十二种绝艺中，徒手搏招的精绝之技。这一式“巧搏孽龙”，一经使出，功力顿见，五指如钩，摘取如电，饶是对方如何了得，要想脱出这一招，颇非易事。

本因大师因为目睹黑衣老者功力高强，劈空掌力能练到如此地步，当然不能轻敌，所以出手便是绝招，要一举抢回机先，力擒对方。

没有料到这黑衣老者，眼见得无法避开这一招紧锁脉门的擒拿，忽然身形一沉，右手掌原式不及撤回，却竟然直迎而上，掌心以一拳之差，向本因大师抓来的手掌印去。

这种反退为进，死里求生的打法，不仅为在场众人所少见，连本因大师本人，也为之意外，就在这一闪之间，本因大师不敢曲指为抓，只好变抓为拍，手腕加二成，扣足七成真力，硬迎上去。

双掌互接，“蓬”地一声，闷声一震，黑衣老者腾！腾！一连退后七、八步，才勉强稳住身形。

本因大师虽然晃动了一下，却在原地沉身依旧，不会退后半步，这一掌互震之后，在场的众人，都明白的看出，本因大师占了上风。而且，也说明这口出狂言的黑衣老者，在功力上，要比这位少林本院达摩首座高僧，还差得相当火候。

大家都在不由鄙视这位黑衣老者，正为本因大师欢呼之际，忽然，本因大师脸上颜色渐变。刹那间，浑身骨节一阵阵吱吱作音，左臂下垂，脸上突现红光，身上袈裟，无风自动，厉声叱道：“老施主！你心地有欠光明，存心不够正大，休怪老衲念动无名，妄开杀戒。”

言犹未了，右手单臂挥动禅杖，滑步进身，掸杖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呼！呼！呼！一连三招“韦驮献杵”、“金钢振臂”、“雷声九震”，俱是少林当家绝学一百另八招降魔杖法的精绝之学。

这三招一连施出，整个大厅内，灯光昏黄，劲风怒起，但见无边杖影，齐向黑衣老者罩去。那黑衣老者互对一掌之后，虽然被震得七、八步，而且心头翻腾，气血一时为之不顺，但是，他的脸上，却微微露出一丝冷笑，颇有得意之色，这情形在场的人都未注意到，只有一个人远远地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把这黑衣老者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清清楚楚。这人是谁？便是单身独闯，不请自来的祁灵。

祁灵两道锐利的眼神，一直停在这位不知名姓、狂妄自大的黑衣老者身上，首先落在他眼里的，便是背在黑衣老者身后，形式较一般宝剑为短的怪剑，这把剑在祁灵的眼睛里、实在是太熟了，三番两次所遇到的人，都是这样一把剑，因此上眼立即认出。祁灵暗暗点头，心里不住地思付着：“这人即使不是万巧剑客，至少也是黄山天都峰下的重要人物。否则，在这种雄雄汇聚的场面，不敢单身独闯，也不会有如此气派。”

祁灵立即回想到黄盖湖畔所遇到的那位鲁姑娘，那份功力，显然不在本因大师之下，一个手下人尚且如此，何况万巧剑客鲁半班本人？

正是祁灵疑惑不定之时，本因大师突然大喝出声，抢攻三招绝着，而在

本因大师未曾出手之前，黑衣老者那一丝得意的冷笑，又到祁灵的眼里，如此一触之下，立即恍然，祁灵心里暗叫一声：“不好！”顿时从旁边掩身一掠，闪到本因大师的身后，但是，一时偏碍于无法上前插手。

这时候，但见本因大师一根禅杖，宛如一条怒龙，排云吐雾，翻江搅海，正展开少林降魔杖法，不露一丝空隙，一杖紧跟着一杖，直向黑衣老者攻去。

黑衣老者此时也撤出了背上那柄铁剑，全神贯注地穿插在无边杖影之中，闪躲腾挪，封架闭卸。

这一场舍死忘生的拼，看得在场的众人，都为之目瞪口呆，少林绝传，果然名不虚传，转眼三十招过去，本因大师的一根水磨禅杖，已经抢尽上风，每出一招，不仅快速绝伦，而且变化莫测，灵巧异常，眼看得这黑衣老者只剩下招架乏力，和无能，若照如此情形，不出十招，这黑衣老者断难逃本因大师禅杖之下。

可是，正是全场称赞本因大师功力高强之际，只有祁灵一人站在这里暗自灼急，他站在本因大师身后，明明地看到本因大师自始至终，都是单手抢杖，遁招抢攻。那条左臂，却是一直垂着不动。这是非常值得奇怪的一件事，可是，在场的众人，连随本因大师前来的两位老和尚，都没有注意到。

祁灵心里暗自思忖着，如果有意外便是方才互对一掌的结果。

正是祁灵不知如何才是上前插手的时机，替下本因大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突然，有一阵细微的声音，传音在祁灵耳畔：“本因老和尚左掌中毒，强自运用少林本门心法，闭死左臂穴道，拼力硬斗，如今毒气丝丝入侵内腑，不出十招，倒地不起的不是那黑衣老头子，而是本因老和尚。快用神州丐遂五梅棒日凤爪抓，带住老和尚禅杖，不让他真力虚脱，禅杖脱手伤人，如果你会弹指神通，不妨震开那老鬼的铁剑，剩下来的场面，让我来对付他。”

祁灵当时不禁大吃一惊，这分明是有人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和他说话。若论“传音入密”的功力，以在场的众人而言，间或有人能有这等功力，并不足以奇怪，使祁灵感到吃惊的是，这位说话的人，对他知之甚深，甚至连师门绝技“五梅棒日凤爪抓”，都能随口道出，或非关系至深之人，难能如此？

同时，更使祁灵吃惊的是，这人对眼前情形，了若指掌，不是有心人，不能如此。

祁灵赶紧掉转头，向前看去，眼前的情势，已经突然转变到令人无法置信的地步，本来眼看着本因老和尚在十招之内，便可以克敌制胜。可是眼前的情形，本因老和尚手中的禅杖，已经沉重十分，尽管每出一招，都是精奥绝伦，可是，力不从心，沉重的水磨宝铁禅杖，欲演无力，反而被黑衣老者从招式中的空隙中，从容挥剑，力抢上风。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本因老和尚如果没有意外的绝学三招之内，必然要落一个铁剑贯胸，血流当前。

祁灵一见刻不容缓，立即气纳丹田，功行全身，猛然大喝一声：“大师请让开，待在下会会这位目中无人无名少姓的人物。”

这一声断喝，真是脱口春雷，声震屋宇。祁灵就在这一声断喝之中，蹬足腾身，劲射而出。

正好此时本因老和尚水磨禅杖力演一招“天马行空”使尽全力，禅杖威势聚于一点，直向黑衣老者前胸“将台”大穴击去，可是黑衣老者却是精神百倍，双脚沉桩，铁剑当胸独推一式“力拒狂澜”，硬向本因老和尚杖上截

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祁灵身如闪电，势如猛虎，一式“天外飘云”的轻灵身式，突变“饿虎出巡”，只见他左手向前一探，五指箕张，一搭本因老和尚尚余力已衰的禅杖，右手五指齐弹，弹指神通中的绝招“五雷迸发”，五缕劲风避正就偏，击向黑衣老者的铁剑，只听得“铮”地一声，竟然火花一闪，铁剑震偏两尺开外。

这一个急转直下的情势，在场的众人也分不清楚来人是谁，不由众人齐声，暴叫一声：“好身手！”

祁灵弹开铁剑，那里还有心欣赏场外的叫好？分秒不停地，左手微微一带，疾风旋转，回身一伸右臂，挽住了本因大师的双肩，这时候少林寺同来的两位老和尚，也抢到身边，祁灵一时无暇多想，灵机一动，随口急切地说道：“大师身若有七阳丹，急服一颗，阻止毒气上侵，防借真力虚脱，要快！”

说完这几句话，祁灵怕的是黑衣老者趁隙再下毒手，或者趁乱毁去千年灵芝，连忙一松双手，疾扑回身。人快，手更快，腰间七星紫虹，已经随手而出，紫虹顿现，寒意逼人，凝神戒备，向前看去，这黑衣老者已经被一位身着青衫，身形飘逸的相公，迎面拦在那里。

这人背影落在祁灵眼里，好生眼熟，站在那里，气定神闲的子，宛如玉树临风，令人好生敬佩。

祁灵正待上前，看看这人是谁，前面那人已经掉转回头，向祁灵笑道：“祁兄！请来为小弟掠阵。”

祁灵一见之下，惊喜不置，站在前面的人，正是一张焦黄脸、脸上一搭朱砂痣痕、令人有神龙难见其尾的印象、而祁灵又极其怀念的穆仁。

祁灵断没有想到穆仁会在此地出现，一时惊喜之余，疾步上前，说道：“穆仁兄！方才是你么？”

方才那几句“传音入密”的发话，会是穆仁么？祁灵不是怀疑，而是极其自然地脱口而问，像穆仁这样的年纪，能有如此绝高的内力，惊服之余，至少有些怀疑。

穆仁微微一笑，说道：“祁灵兄！小弟深知你机智绝伦，这人交给祁兄，小弟愿为祁兄掠阵！”

祁灵一听，本来是叫他来为穆仁掠阵，如今穆仁反而让他去对付这位黑衣老者，当时心里闪电一转：“是了！我一直注意这位黑衣老者的情形，想必早就落在他的眼中。”

当时祁灵认真地拱手说道：“如此小弟有僭了！”

他们两个如此一先一后出现，黑衣老者已经深存戒心，知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就凭方才那一招五指齐弹的劲道，此人不容轻视，不过使这位黑衣老者奇怪的，这两个年龄不大的后生，究竟是何派列，为何辨认不出？

黑衣老者只不过是略一转念之际，祁灵却已经自愿地收起七星紫虹，缓缓地向前走了两步，含笑拱手。

祁灵如此一拱手，黑衣老者猛地一震，立即一掀衣襟，忽然倒退数尺，直到发觉祁灵毫无暗施突袭之意，不由地脸上一红，又缓缓地走上前来，沉声问道：“年青人！你姓什名谁？”

祁灵回顾四周，含笑说道：“在下祁灵，方才已蒙穆仁再三提及。怎么？老朋友能玩弄天下群雄于掌股之上，连当场之事，都不能注意么？”

这两句话说得凌厉讽嘲，而且还有弦外之音。

黑衣老者叱喝扬掌，说道：“娃娃！你找死！”

祁灵毫不为意地摇手说道：“老朋友！休要如此装腔作势，我看透了你那种色厉内荏的心情，你要是真能一举手把我击毙，恐怕已经等不到现在，我早已经横尸眼前了。”

祁灵这几句话，真是说到了黑衣老者的的心思，越是工于心计的人，越是不敢率先妄动，由于祁灵弹指神通震手在先，如此神情滞洒地站在当面，使他莫测高深，摸不清祁灵究竟有多大能耐，万一一击不中，只怕后果难堪，则此行的目的，就要落空了。

黑衣老者究竟是老奸巨滑，老谋深算的人物，虽然祁灵如此着意讥讽，已经引起怒火中焚，稍一冷静，便立即沉静如前，冷冷地问道：“娃娃！你是休人门下？小小年纪，竟敢如此妄自尊大？”

祁灵笑道：“老朋友！如果你不是装腔作势，难道方才你看不出在下一招一式的师承么？”

祁灵如此避不作答，任意嘲弄的态度，饶是黑衣老者如何沉住气，也不禁为之怒形于色，暗咬牙根，要准备全力一搏。

祁灵又于此时摇着手，笑着说道：“老朋友！稍安勿躁，在下有一点意见，就教于尊驾之后，如有异议，再来动手不迟。”

黑衣老者冷笑说道：“暂时饶你不死！你说。”

祁灵回头看了人丛中那株千年灵芝一眼，然后说道：“老朋友此来幕阜山，意在千年灵芝，在下有意和尊驾互赌两事，以决定这株千年灵芝的命运如何？”

黑衣老者不由呵呵笑道：“娃娃！你好大的口气，有你在幕阜山，老夫就不能任意所为么？不过……”

说着又停顿了一下，点点头说道：“你娃娃这份气概，是老夫所仅见。也罢，你说，要赌些什么事？”

祁灵笑着摇头说道：“依我看来，老朋友还是不赌为妙。”

黑衣老者忽然间仿佛消除了怒气，呵呵的笑道：“你认定老夫一定要输么？”

祁灵认真地点点头，说道：“不但是要输，而且要输得一败涂地。”

黑衣老者大笑说道：“老夫年近花甲有余，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样胆大的娃娃，老夫要不和你赌上一赌，倒是有些憾事。”

祁灵突然昂首向大厅上站着的人说道：“当着三山五岳黑白两道各路的人在此当面，祁灵谨此慎重说明，我和这位老朋友约赌两件事，如果在下输了，拍手就走，如果不幸这位老朋友输了，我也希望他实现诺言，拍手就走。”

在场的众人，本来对于祁灵开始那种狂妄的态度，颇为不满，好像除了他能阻止这位黑衣老者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在今夜保护这株千年灵芝的安全，这种说话的方式，在场的众人都有一股不平之忿。

但是，后来一看祁灵刻意尖酸，玩弄这黑衣老者于股掌之上，又不由地产生了一些好奇之心，至少觉得这位不知来历的年轻后生，这一股神气，是令人难及的。

及至此时，祁灵和黑衣老者约赌两件事，更而引起众人的兴趣，不觉之间，将争夺千年灵芝之事，丢到一边，但看他们赌约到究竟如何结果。

祁灵如此郑重一说明，当时在场众人人为之轰然，大家都抢着说道：“一诺千金，如白染皂，岂有反悔！”

众人如此一鼓噪时，黑衣老者当时脸上颜色微微一变，两道眼光冷寒如冰地朝众人丛中一扫，冷冷地说道：“如果老夫赌输在你娃娃手上，立即拍掌就走。”

说着又转向祁灵说道：“娃娃！你是要赌兵刃，赌掌力，还是赌机智？”

祁灵摇手说道：“赌兵刃掌力和内功，都难免要伤人。幕阜山鹿，陆老庄主的庄内，美景非常，又当如此良辰，若有溅血眼前，横尸五步这事，太煞风景。在下不屑为，老朋友恐怕也不屑为。若论赌机智，虽然在下自问天资不恶，但是恐怕仍难一敌老朋友你的老谋深算。知己知彼，在下不能择强者。”

黑衣老者呵呵笑道：“如此说来，你娃娃究竟要赌些什么？”

祁灵微微地笑了一笑，然后正着颜色说道：“在下要和老朋友赌的，只是两个极平常、极普通的问题，在下问老朋友两句话，如果能毫不犹豫地答复出来，算老友战胜。否则，只好请老朋友遵约离去。”

黑衣老者点点头说道：“好！你先问这第一件事。”

祁灵脸上颜色忽又一缓，微微含笑，轻轻咳嗽一声，眼睛朝四周打量一圈，这时候四周的眼光，都盯在他身上，大家都在心里猜忖，究竟会提出怎样的问题来？既是平常普通，而又使对方无可答复？

如果不是祁灵有意弄鬼，便是有意声东击西，掩人耳目。

大家正是等得心情紧张万分之际，祁灵这才朗声问道：“老朋友！在下祁灵首先要请问你的尊姓大名。”

此言甫出，顿时大厅上众声轰然，大家断没有想到祁灵会问这样的问题，这倒真是一个平常而又简单的问题，这有什么不可回答之处？

祁灵稍一等待，便朗声说道：“老朋友！这一个问题，你认输了？”

黑衣老者突然厉声问道：“姓祁的娃娃！你知道老夫姓氏么？”

祁灵含笑说道：“在下是否知道，与这次赌约无关，恕不奉告。不过，如果老朋友真要以假名假姓相对，说不定真名实姓便会由此而出。”

祁灵此言未了，黑衣老者突然霍地一叫：“好小子！你胆敢弄鬼弄到老夫夫头上来。”

手掌微扬，吐劲等发，祁灵仰面哈哈大笑，说道：“老朋友！请你保持赌约的风度，你才输一个，便要制我于死命，万一不幸你两个俱输，岂不要自毁诺言么？”

黑衣老者此时倒是有些心头惶惶，失去机智。他是真的如此重视诺言么？正如祁灵当初所言，如果他有把握一举击败祁灵，早就下了毒手，管他什么信用与诺言。但是，祁灵如今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这份气势，使他为之心怯，不敢冒然下手。

祁灵又接着说道：“如今才只一半，万一你答出了第二个问题，胜负各半，平分秋色。我们再寻另一种方式赌个高低，老朋友你又何必性急。”

黑衣老者咬牙说道：“你说！这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祁灵仍旧是含笑微微，朗声问道：“请问老朋友，你现在居住于何处？”

黑衣老者眼暴凶光，看着祁灵，祁灵此时也两眼凝神，精神如电，注视着黑衣老者如此沉默无言的过了一会，黑衣老者缓缓地垂下眼帘，脸上颜色渐渐变为死灰，神情沮丧，颓然若失。

半晌，抬起头来，对祁灵叹了一口气，说道：“娃娃！知己知彼，你赌赢了这场。娃娃！我服你，但愿老夫不死，后会有期，老夫倒要领教你其他

的功力。”

说完话，转身昂然撤下身后众人于不屑一顾，迈步走出大厅门外。

此时，弦月东升，冷露如水。大厅外间，一片深秋夜凉的情景，黑衣老者微微叹了一声，衣袖拂处，人如浮云随风，一飘而起，悠然上屋，转眼无踪。

这位黑衣老者，来也奇怪，去了突然。一身功力，能击败少林达摩院首座高僧，却让一个年怪轻轻的书生，用两个极其平常而简单的问题，打发而去，而且去得垂头丧气，叹气咳声。这是武林中前所未见的怪事，罕人听闻。祁灵目送这位黑衣老者走后，心里暗暗想道：“这人究竟是万巧剑客手下何人？是否就是万巧剑客？”

虽然祁灵巧用心计，硬生生地将这位黑衣老者逼走，心里却依然沉重十分，如果今天这黑衣老者，就是万巧剑客本人，祁灵觉得自己冒了一次生命危险，像那种阴险毒辣的人，自然一切无所不用其机。相隔如此之近，突施毒手，恐怕是难能闪开躲避的。如果今天这黑衣老者不是万巧剑客本人，祁灵觉得这万巧剑客功力必是自己目前所难于一斗。而且，这黑衣老者没有能多让他施为，以便多了解底细，未免是件憾事。

正是祁灵想到此处，忽然身后有人惊呼：“千年灵芝！千年灵芝不见了。”

这一声惊呼，顿时使祁灵为之一震，心神一敛，回身看去，只金钩陆天成的周围，正乱成一团，显然千年灵芝不见了。

祁灵在一震之余，心头的焦急，并不下于在场的任何人。

祁灵这次折道而来幕阜山，虽然是基于一点忽然所得，怀疑这位狂言要毁去千年灵芝的人，要来问一个明白。但是，主要的还是在于千年灵芝，因为北岳秀士的创伤，恩师的交待，以及自己身受毒创，三个月后的黄山约会，这种种原因，使祁灵对于千年灵芝是志在必得。

当时祁灵一急之下，一掠身形，扑到人丛中，但见陆天成满脸羞愧，汗珠直落，站在那仓惶失措，呐呐不能成言。

祁灵分开人群，走到面前，拱手说道：“陆老庄主！可否容在下对于此事，稍作请教么？”

此言甫落，立即引起四周一片喧嚷之声，大家都在纷纷议论，认为这株千年灵芝突然失踪，太令人费解。而且，大家都认为，千里迢迢应邀来此，无非是为这株千年灵芝，无论众人推辞也好，各凭武功争夺也好，总要有一个交待，才能使人心服，如果在一阵混乱之后，便宣告失踪，难缄悠悠人之口。

众人言下之意，是金钩老六做了手脚，先是受制于黑衣老者，后见黑衣老者受挫逸去，便生独吞之心。

众人如此一阵喧嚷，顿时形成众情激愤，情势紧张，大厅内人声鼎沸，大有一触即发，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之势。

祁灵一见群雄齐怒，便拱手向四周说道：“各位暂息愤怒，这千年灵芝遗失得离奇，是为事实，但是，未然是陆老庄主有意所为。在下之意，只是请陆老庄主说明经过，追寻线索，以在座天下高人俱在，当不难追得水落石出。”

如此一说，大家也都暂时抑住激愤，闭口不言，注视着陆天成。

陆天成在归隐之前，也是一位心高于天，手狠于虎的人物，想不到为了这株千年灵芝，竟被人误认是出尔反尔居心叵测的小人，使这位当年以金钩

老六驰名中原的陆天成，感慨万千，激动未已。而且在这许多误解怀疑他的人当中，尚有不少是他昔日朋友，也有不少是正派名门之高人，如今都在“重利”之前，毕露贪婪之心，令陆天成更是感触万端，把一番豪然未老之心，洗涤尽净。

当祁灵这一段说完之后，陆天成喟然长叹，怆然说道：“想不到各位竟如此不相信我这样一个临老隐归山林的人，老朽夫复何言？”

祁灵连忙拱手道：“陆老庄主请勿介意方才各位之言，如令追寻线索第一，寻找灵芝要紧。不过……”

说到此处，祁灵忽然一正颜色，严肃地说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陆老庄主见多识广，世之达人，又何必多于心无稽之言，而耿耿于怀？老庄主以在下之言，尚有可取之处否？”

陆天成闻言深深点头，拱着双手，说道：“祁小侠人中龙凤，天纵奇才，聊聊数语，暮鼓震钟。”

说着，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仰面长嘘，仿佛是胸中块垒，都在这一嘘之际，化为乌有，神情为之振夺，风采奕奕，眼神闪闪，顿时又恢复了豪迈的神态，拱手四周，朗声说道：“老朽自悔昔日作孽过多，故老隐山林，静终生，所以千年灵芝得到之日，即思寻得一位德隆功高的高人，以为奇珍之主。当时老朽认为，如能因此而有益于武林，总算老朽垂暮之年，做了一件有益于人的善事。所以，即使那位不知名的老朋友，未来要胁之先，老朽已立意如此，及至要胁俱来，老朽才决心柬邀各位，共决此物出处，用心如此，自问可对天日。”

祁灵等陆天成一口气说到此处，肃然说道：“老庄主用心如此，尚能何言？”

陆天成复又微微叹了一口气说道：“其实也怪不得各位愤怒，只能怨老朽无能，千年灵芝如此突然失去，自然难以使人信服。”

陆天成说着话，两道眉山，逐地皱起，略有沉吟地，然后说道：“不瞒各位说，老朽唯恐有人不尊武林规矩，不按公意行事，不等到明天当众公选得主，先自下手为强，老朽小庄华何能有此能力防范？所以老朽用了一点心思，在千年灵芝的木盒内，做了一点手脚。”

说着两道眼神，向四周一扫，凌厉异常，洞人肺腑，看得人群中，有不少的人心里暗叫“好险”！

祁灵奇怪地问道：“老庄主能将这木盒内设置的机关，和遗失的经过，详为一说否？”

陆天成点点头说道：“说穿了也无甚奇妙，只不过在木盒子之内，安置了一排极细，却是极为锋利的小箭，开盒子的人，如不按照规定擅自启开木盒子，小箭劲射而出，上半身几乎无一处可以幸免。而且，老朽因为箭小力微，恐怕不足以伤住偷取之人，所以每支小箭，都喂了剧毒。”

此言甫出，人丛中有不少人都轻轻地“啊”了一声。

陆天成稍微停顿了一下，摇摇头接着说下去道：“事至如今，证明老朽这些顾虑，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可惜老朽眼手迟钝，心神疏忽，就在祁小侠施展才华，折服那黑衣老者之，老朽一时忘神，前后也不过只是稍一分神的瞬间，再回头时，背在我身后的紫檀木盒，已经是无翼而飞。”

陆天成一口气说到此地，神色庄严地站在人群中，闭口不言，大有静听发落之意。

祁灵凝神听完这一段话以后，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

正是祁灵沉思未得之际，忽然有人说道：“说不定是家贼难防，自己人趁虚下手，我们何不将人数清点一下呢！”

说这话的人，正是青城十九剑中的老二熊宇。

熊宇这句话，顿时博得众人的赞同，但是，最为震动的，还是沉思良久的祁灵，霍然间的一动，顿时想到：“穆仁兄他到何处去了？”

这一念之间，祁灵浑身一阵冷汗，他不敢想这件事，但是，他越不敢想，越是觉得这件事是千真万确，不会差错。

祁灵越想越觉得着急，不管穆仁盗走这株千年灵芝，是否为了祁灵，都是祁灵心里难安的，因为穆仁对祁灵虽然失之落落寡合。却是思情不小，祁灵不愿他在这样群雄俱在的场合，做这样易引共愤，易为流传人口的事。

祁灵人在焦急中，掉头四下一看，只见大厅的一角，本因大师闭目垂眉，安然跌坐，另外两个老和尚各持禅杖，待立两旁，凝神护法。

祁灵心里一动，当时便迈步走过去。

祁灵刚一走近本因大师身前不远，左右持杖而立的两位老和尚，倏地身形而出，闪电飘身而前，双双一护禅杖，拦住祁灵，左掌立胸，打着问讯，低沉着声音，说道：“老衲等在此向祁小施主致谢顶礼，方才多承小施主出手，才免除老衲师兄遭受敌人暗算，小施主对少林一派，惠泽良多，老衲等永念难忘。”

祁灵一听这两个老和尚如此拦路致谢，知道他们都是在少林寺认识他的，而且这两个老和尚在少林寺的辈份和本因大师相同，地位不低，连忙拱手辞谢道：“不敢当大师如此谬奖，小生身受闲云老前辈恩惠如山，此生难报，今日些些小事，何劳大师如此挂齿！”

说着话眼睛向本因大师处望去问道：“本因大师……”

右边那老和尚立即抢着接口说道：“本因师兄此刻服用七阳丸，正静坐行功，祛除体内余毒，未便和小施主答话。”

祁灵点点头，知道这两个老和尚恐怕自己莽然上去和本因大师讲话，影响到本因大师调息行功，当时便低声问道：“小生当时未曾察及，不知大师于何时遭中暗算，是中了何等毒物？”

左边那老和尚低低喧了一声佛号，说道：“本因大师兄施展一招十二擒龙手之际，那人死里求生，硬接一掌，掌中带有暗器，本因师兄左掌迎个正着，满掌中了八枚畏毒暗器。”

当时从腰间，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把暗器，伸到祁灵面前。

祁灵一见老和尚掌心中的暗器，顿时忍不住失色啊呀一声，退后半步，原来这八枚暗器，正是祁灵在黄盖湖畔，祁鲁姑娘击中大腿的小形毒梭，这等剧毒暗器，本因大师一掌满中八枚，尽管当时及时闭死左臂穴道，也止不了毒气攻心。

祁灵想到这暗器的厉害，想到千年灵芝的失踪，不禁对本因大师看了两眼，心里却止不住不尽嗟叹地想道：“七阳丸也救不得如此剧毒攻心，本因大师如果不因气急，勉强提足全力，施展一百另八招降魔杖法，当不致剧毒直侵内腑，七阳丸当可护住创口，不致恶化。如今……”

祁灵不禁对这位少林高僧，感到悲戚与伤感。

两位老和尚一见祁灵面容悲愤，双双齐喧佛号，低声说道：“小施主毋庸为老衲师兄担忧，刚才穆施主已经为老衲师兄喂了一颗七阳丸，又为他助

了一掌推宫过穴，驱赶体内余毒，方才又为本师兄畏下一小撮灵药，果然灵验无比，本因师兄立即能够气纳丹田，转冲灵府。”

老和尚说到此处，回头看看本因大师说道：“小施主请看老衲师兄此刻不是宝相庄严，气色异常于寻常么？”

祁灵被老和尚一言提醒，果然觉得本因大师跌坐在对面，岂止宝相庄严更是面现紫气，这分明是内功调息已达天人会台的境界，哪里有一点中毒受创的模样？

祁灵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立即想到北岳秀士是何等深厚绝伦的功力？那岂是本因大师所能望其项背？而恩师神州丐道与少林掌门闲云大师又是何等见多识广，神功非凡，穆仁功力虽是了得，岂能与这两位武林老前辈相提并论？为何在北岳生花谷内，神州丐道，闲云大师都无能治好北岳秀士的毒创，而今日以穆仁一人之力，竟然有如此神效，其中能无异样之事？

祁灵想来想去，心里一动：“莫非是穆仁他用……”

想到这里，不由地脱口问道：“请问两位大师，可知穆仁兄何去么？”

对面两个老和尚一见祁灵怔了半晌，突然如此一问，倒是意外地惊了一跳，两人都摇摇头说道：“穆施主喂过老衲本因师兄最后一次灵药之后，便隐而不见。”

祁灵紧着追问道：“两位大师可曾留意穆仁兄最后一次喂的是什么药？”

两位老和尚不上对视了一眼各自摇摇头，说道：“老衲等不曾留意。”

祁灵此时急如星火，抢着说道：“小生欲于此时与本因大师略谈数语，不知能否获准？”

两位老和尚同声低喧佛号，说道：“小施主此言差矣！老衲师兄在大行周天调息行功，尚未下丹以前，妄自惊动，岂非导致岔血入经，走火入魔？”

祁灵不由地脸颊飞红，这种大行周天调息法，最是不能惊动，愈上功力高的人，愈是最怕此时意外，所以两位老和尚持杖左右分立，凝神以待，全神护法。这种情形一般武林中人无不知晓，祁灵当时太过焦急，才如此脱口道来，此时被两个老和尚如此一说，羞愤无限，半晌，说不上话来。

两个老和尚也觉得方才的话，说得太重了一些，不管如何，祁灵毕竟是少林寺掌门的方外小友，更是本因大师的恩人，不应该如此过于言重。

正是三个人都在之际，忽然一声沉重有力的佛号，音身两位老和尚身后，祁灵一惊，抬头看时，原来竟是本因大师，站在眼前。

祁灵大喜，连忙拱手说道：“大师……”

本因大师合掌顶礼，口喧佛号，说道：“祁小施主对老衲恩比天高，老衲铭感五腑。”

祁灵连忙抢着说道：“大师世外高人，何至拘此俗套，小生请问大师，可曾知道小生所找寻穆仁兄的下落么？”

本因大师点头说道：“穆小施主不仅功力过人，心地仁慈，且机智绝伦，鲜有人能与之相比，他与祁小施主都是天纵奇才，老衲今日才深知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句话的真实。”

祁灵正要问本因大师：“穆仁兄他现在何处？”

本因大师没等到他问话，却先他而说道：“祁小施主！那边正在为了千年灵芝的遗失，众说纷纭，千头万绪，小施主和老衲一齐一过去看看，穆小施主临行之时，对老衲虽托付，理应当前去交代一番。”

祁灵对本因大师望了一眼，他不知道穆仁搞的什么鬼？同时他也觉得这

位穆仁兄，有些神出鬼没，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不可捉摸，此刻已经不知道他将这千年灵芝，携往何处？

本因大师让祁灵先行，祁灵只有收敛住心神，随着本因大师，走过大厅这边。

大厅这边，正是闹得天翻地覆，大厅的周围，已经由青城十九剑老二为首，率领其他四剑，各亮长剑，守住前后两道门。而大厅上，正由陆天成按照请帖，核算人数。

此时，凡有正式请柬邀请的，都是一个不少，剩下来有四、五个人，站在另一边，显然这些人都是没有请柬，不请自来的人。

祁灵走到近前隔着人群，一眼就看到那几个人中间，竟然有一位白发白须，手提小提囊的老人，那人正是武林黑白两道闻而敬佩的名医，回春圣手逮雨田。

回春圣手出现在对面人丛里，真是祁灵大感意外的事，正要打招呼，回春圣手却微笑摇头，示意祁灵不必招呼。

正是这时候，陆天成满脸疲倦之色，抬头一见本因大师过来，连忙含笑拱手，隔着人丛说道：“大师气色较之以前更胜一层，七阳丸果然名不虚传。”

本因大师合掌答礼说道：“老施主请先处理要事，老衲另有一事与施主相谈。”

陆天成告罪以后，便按照那些不请自来的答名，逐次呼点。点到第三个正是回春圣手逮雨田。这位武林名医，先在开席之时，没有注意到他在何处，可是，此刻一经走出人前，不管黑白两道，都传出一遍问好道安之声，回春圣手含笑点头，向四周答礼。

紧接着回春圣手后面，陆天成呼出“丛慕白”三个字。

祁灵几乎已经忘记自己来到大厅之初，主要是在寻找丛慕白姑娘，后来接二连三发生事故，竟将此时忘却了。

此时一听陆天成呼点“丛慕白”三个字，不由地心神为之一振，眼光赶紧向四下打量，要寻找这位情比天高、怨比地厚的丛姑娘。可是，四下寻找的结果，没有伊人的芳踪。

陆天成连叫三遍，没有听到有人应声，顿时引起众人的注意，大家的眼光，也都和祁灵一样，向四下里寻找。

剩下来的两个人，一个是祁灵，自然不用呼点，另一个也在当场，自无问题，如今只有丛慕白一个人未在现场，无疑的，丛慕白不在，与千年灵芝的遗失，自然地连在一起，有着重大嫌疑。

这时候，只有祁灵一个人心里有不同的想法：“姑娘一定是看见了我，才却步不前，根本没有来到大厅，这千年灵芝的事，与她何干？倒是真正取走千年灵芝的穆仁，既没有请柬，又不在答名之列，竟出现在这大厅之上，现在又杳现形踪，反而没有人注意。”

祁灵如何处理这件事？

陆天成立即传话出来，找来负责在庄门口接待答名的人。

祁灵威严自在，沉声问道：“你是否记得，丛慕白是何等模样的人物？”

这人略一思忖，立即说道：“身材不高，举止儒雅，一袭青衫，一柄长剑，面容俊美，年龄看去大约在廿岁上下。”

陆天成听完来人叙述之后，点点头，忽然向四周众人拱手说道：“老朽久不走动江湖，对于后起之秀，不识者多矣！在座的各位，均是武林名重一

时之高入，可否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相公丛慕白，是何许人？”

此言甫出，众皆默然，半晌无人答话，显然没有一个知道这位“丛慕白”是何许人也。

陆天成眼睛向四周打量长久，长叹出声，说道：“有道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替旧人，想必如今武林中新人辈起，已经无法知道其详了，今不比昔日多矣！”

陆天成这几句有感而发的话，不仅是说他自己，也连带的说着在他四周的这许多黑白两道的高手，虽然是感触良深，却无人敢不同意。前有祁灵在先，今有丛慕白在后，一个在此地，一个不知去向，这两个年轻人，都是一等高手，有谁知道他们的出身？

如此大家一有同感，便不期而然，大家又把眼光集中到祁灵身上。

这一阵沉默，突然有人高喧“无量佛！”

陆天成立即循声看去，顿时脸上露出笑容，拱手说道：“武当宁一道长莫对这丛慕白其人，有所知晓么？”

宁一道长为武当当代掌门得意门人，常在江湖上走动，一支长剑，和一双肉掌，中原几省，极为有名，若说他能知道一些罕见的世外高人，推论出丛慕白的出身，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可是，宁一道却稽首说道：“贫道孤陋寡闻，如何能知名位不知之事？只是贫道由陆老庄主方才感慨之言，想起另一位年轻有为功力高超的后起的人物。”

陆天成脸上颜色微微一动，连忙问道：“道长所言者为谁？”

宁一道长不慌不忙说道：“方才和这位祁小侠同时出身相救少林本因大师，那位黄脸膛，脸上有朱砂痣的穆仁穆相公。”

祁灵一听，心里一紧，暗自想道：“提到了。如此追究起来，当着三山五岳各路高手在此，穆仁恐怕永远没有洗刷冤枉的时机了。”

祁灵正是如此想着，宁一道长慢慢地接下去说道：“这位穆仁贫道不认识，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和贫道一般，对于穆仁相公，毫不相识。但是，贫道不明白，这位穆仁相公既无请柬，又未曾签名，他从何处进得庄来，而得到陆老庄主的客礼款待？贫道对于此点不明，各位有何高见？”

一个丛慕白，嫌疑十足，却无人知道底细。无人知道去向，已经令人茫然无主。如今又增加了一个穆仁，又是嫌疑不轻，又是无人知道底细，无人知道去向，越发的使大家乱无所措。

宁一道长微微含着笑意，转身向祁灵说道：“祁小侠！你与穆仁相公称兄道弟，可否知道穆仁相公此刻的去处？”

祁灵没有料到宁一道长会问到他身上来，当时茫然地摇摇头，说道：“在下不知道。”

宁一道长含笑说道：“祁小侠真的不知道么？”

祁灵一听宁一道长的口气，含有揶揄之意，不由地顿时满心不快，本来祁灵一听宁一道长提到穆仁诸多疑问，也深觉有理，同时自己还深深感到不安，因为穆仁是和自己算是同阵先后而来的人，又是自己的朋友，如今行踪为人怀疑，自然情绪上感到不安。更何况他还在惦念着，甚至在埋怨着穆仁，不应该将这株千年灵芝，在此时此地，用此种方式带走。

可是，如今一听宁一道长如此揶揄，祁灵反感大起，他觉得像宁一道长这样出身名门大派的高人，不应该如此口德不修，轻率地言语伤人。

当时祁灵一沉脸色，说道：“在下方才与那位不知名的黑衣老者全神对敌，道长可曾看见？此时此地，换过道长，能否顾到身外之事？”

宁一道长点点头含笑说道：“祁小侠勿见责，因为这千年灵芝失在当场，真相不明之前，任何人都难逃嫌疑，若能有线索，大家有责，共同追究。”

宁一道长如此一说，娓娓道来，祁灵觉得他说的未尝不对，只是当时语气欠妥，想想也就气平下来，未曾再说话。

宁一道长一见祁灵没有说话，便接着说道：“祁小侠既然不知道穆仁相公的去处，可否将穆相公的师承出身，告诉贫道以及在场各派高人么？”

祁灵一听，当时一怔，按理说，要祁灵说出祁灵的师承，也不算过份要求，但是，祁灵又何尝知道穆仁的师承？

宁一道长紧跟着说道：“祁小侠与穆仁相公称兄道弟，当不会不知道他的师承！”

祁灵讨厌宁一道长那种神情和语气，仿佛捉贼拿到了脏物，故意地在那里调侃揶揄。本来祁灵可以说明其中原委，可是如今偏偏不愿意多说。

当时祁灵一扬头，漠然地对宁一道长看了一眼，淡淡地说道：“称兄道弟就应该知道师承么？如此说来，道长如果还俗，在下与道长相遇，称你一声老兄，情之常耳，在下又何尝知道阁下的师承？”

宁一道长闻言，哈哈一笑，点头说道：“祁小侠人才出众，武功了得，这口才更是不凡。不过……”

说着转向四周朗声说道：“祁小侠如此讳而不言，各位有何高见？还有比这个更有利的线索否？”

大厅上群情激愤，大家都渐渐地逼近祁灵，虽然没有马上以众凌寡，动手群斗的情势，可是在这种大家都逼问穆仁的师承，而祁灵完全不理，很可能就演变成一场惨烈的众寡之敌。因为，此时众人都以为穆仁才是真正嫌疑最大的人。宁一道长突然望了沉默半晌的陆天成一眼，含着诡谲的微笑，说道：“陆老庄主束邀天下英雄之时，恐怕未曾想到如此意外一失，贫道等千里迢迢，远涉关山前来贵庄，空走一趟，无甚紧要，只是陆老庄主恐怕无以对天下武林同道交代。”

金钩陆天成一双老眼，瞪在祁灵身上，微拂着颌下银须，沉吟不语，心里在动摇不定，陆天成自以为识人多矣，他看不出祁灵这样的人，会说谎言。但是，事实也是令人难以相信，祁灵既然与穆仁是朋友，又为何道不出穆仁的身世，这岂不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么？

陆天成也明白众情激愤的原因，他是主人，他不解决眼前这场僵局，大厅上难免就是一场流血横尸的拼斗。

正是陆天成排开众人，走向祁灵的时候，突然一声“阿弥陀佛”！沉重悠长的佛号，音彻大厅。众人不觉同时转头看去，但见本因大师一闪身形，飘进人群之中，站在祁灵之前，合掌打着问讯，拦住陆天成的去路。

陆天成拱手停身，问道：“大师是否有何指教？”

本因大师说道：“老施主！这千年灵芝确是方才穆小施主取去。”

陆天成和在场的众人，都震惊地“啊”了一声，虽然方才大家都认定穆仁是最有嫌疑的人，但是那毕竟还是嫌疑，没有谁敢肯定说是穆仁所为，料不到此刻本因大师突然如此一说，以少林寺在武林中的名声，以本因大师在武林中的地位，这句话当不会有假。

本因大师低喧一声佛号，说道：“方才老衲不幸中了那黑衣老者的毒器，行功拼斗，毒液深入肺腑，虽有老衲师门圣药，也无济于事，多亏穆小施主，慨施一滴灵芝玉液，才挽救老衲垂死之生命。”

众人一听，立即想到本因大师当时被祁灵接下来的时候，果然已是气若游丝，奄奄一息。此刻不但行动如常，而且神色更为奕奕，这千年灵芝玉液，一滴之功竟然有这等神效，越发的引起众人垂涎之心。因而，大家对于本因大师自然也有了疑惑，既然知道这千年灵芝被人取走，为何不讲？是何用心？

本因大师目睹众人脸色逐变，沉声说道：“穆小施主行动举止，矫若游龙，老衲当时又是身负重伤。直到此时，才知道穆小施主虽然取走千年灵芝，却是光明磊落，并无隐瞒之意。”

说着从黝衣大袖当中，取出一方叠笺，举在面前，接着说道：“说也惭愧，若不是方才一阵移动，老衲尚未发觉这叠留笺，老衲虽未打开一看，却深知穆小施主明人不做暗事，凭他那一身功力，必是出身世外高人，岂会如此空留给人以诟病？”

说完话，伸手将这叠纸笺，递给陆天成。

此时虽然已是深夜，大厅上灯光如昼，远近都看得分明，众人的眼睛，此时都一齐瞪在这个叠得方方小小的纸笺上。

陆天成不愧是老江湖，遇事想得周到，当他伸手从本因大师手上按过一张纸笺之后，并不忙着打开，他一面捏紧纸笺，一面向祁灵含笑说道：“祁小侠！能否不介意于老朽相求一件事？”

祁灵顿时拱手说道：“陆老庄主有何高见，只要不悖人情，不背天理，在下焉有不敬谨聆听之理？”

陆天成拱手先行称谢，然后接着说道：“千年灵芝之失，不仅老朽无颜，在场天下英雄自难容忍，而且更关乎武林幸福，所以群情难免激愤，言语行动容或有偏失之处，祁小侠如能易地相处，必能深体此种心情，未卜小侠能否无介于心，老朽深以为念。”

祁灵此时自然无气可生，当时拱拱手说道：“老庄主高见，在下岂敢不敬聆听遵命。”

陆天成含笑拱手，口中一再称谢，转而向四周众人说道：“本因大师代穆相公转来这封书笺，必然关系千年灵芝下落，老朽不敢私自拆阅，愿在此地当众启封。”

说着便当着众人炯炯眼光之下，拆开那一叠四方的纸笺。

打开信笺，只见上面极其秀气地写着几行字，虽然字迹不大，可是，在场众人都是眼力充沛，何况相隔不远，自然落眼分明，上面写道：

“从慕白字奉陆老庄主台前……

众人刚一看到这一行，大家不禁齐声惊呼，感到奇怪，明明是穆仁留的书笺，为何此刻又变成了“从慕白”？方才陆天成追问接待人的时候，言犹在耳，明明说从慕白是一位年轻英雄潇洒倜傥的书生，而穆仁却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将近中年人，这两个人如何能够混为一谈？

除非是从慕白又在本因大师身上做了手脚，将穆仁所留的纸笺掉了包，但是那是几近不能的事，穆仁留书在本因大身上，那是因为本因大师身负重伤，未能发觉，当本因大师服过一滴千年灵芝玉液之后，若要在他身上掉包，那是荒诞不可思议的事，少林寺达摩院首座高僧，若是遭人如此戏弄，被誉为武林泰山北斗的少林派，声誉扫地矣。

所以，这一行字一出现在众人的眼前，不仅是众人惊呼不置，本因大师当时也为之脸色逐变，身不由主地抢上一步。

这时候只有一个人心里明白，那便是被人尊敬在先，误解于后的祁灵。

所以，当众人惊愕未定，陆天成未及摊开手接下去看的时候，祁灵在人群中朗声说道：“老庄主！请照原文念下去，让在场的各位，一释心底之谜。”

祁灵说得人木三分，这真是一个谜，是一个耐人寻味，而且是急于知道的一个谜。

陆天成多少有些激动，他没有想到这次灵芝大会，竟会有这些难以预料的意外发生，饶是他是如何老练，此刻拿着纸笺的双手。上上不住有着一阵轻微的颤抖，他向四周看了一转之后，便拿起纸笺，朗声念道：

“丛慕白字奉陆老庄主台前：

黑衣老者虽然在祁兄面前锻羽而回，却因此而声东击西，另有同行之人，取走千年灵芝，慕白早料有此一着，是乃螳螂捕蝉无防黄雀在后，来人功力虽高，事起仓促，慕白侥幸得手矣，千年灵芝虽非慕白所有，但拦劫尚有微功，乃自行擅专，取一滴玉液，救本因大师于沉痾，虽是擅专，各位必能宥我。”

陆天成一口气念到此地，稍微停顿了一下，此时但见周围众人俱皆静黑无声，凝神倾听只有本因大师神色激动，垂眉闭目，低喧佛号。

陆天成轻嗽了一下，接着翻过背面，又接着念下去：

“千年灵芝武林至宝，慕白何敢独擅为己有，而冒此天下大不韪？自应

为有德者存而让之，为天下武林造福，是以临行之时，置于大厅正梁之上，非自炫动力，实不敢惊动各位耳，回春圣手逮老，德誉言广被黑白两道，谨荐与各位作候选之人，不知当否？慕白不能久留此间，目睹灵芝得主。临去匆匆，千祈谅我！”

陆天成音韵锵锵地念完这一张纸笺，大厅里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突然间，不知道是谁长嘘了一口气，仰起头来，向大厅正梁上看去，这一个举动，顿时引起一阵骚动，每个人都抬起头来，向上看去。

大厅正梁之上，悬着一盏极大的油灯，罩着一个雕刻得极其精致的败壳，光芒四射，将大厅顶上，照得通明。贝壳吊灯的上面，相距一丈有余，才是正梁。此刻，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正梁当中，吊着一个木盒子，正是原先捧在手上如今变在梁上的紫檀木制、盛装千年灵芝的盒子。

这个盒子出现在众人眼前，令人心里诚服不已，三丈多高的正梁，拔身上去，不是难事，难是正梁之下，俱是当今武林好手，竟然人不知鬼不觉地挂上去，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在场的众人，都在感觉到惊讶地钦佩之际，只有祁灵站在那里，感到思潮起伏，情绪万端。他觉得自己果然没有料错，丛慕白姑娘不仅是正大光明，而且为武林做了一件莫大的功德。

突然这时候一声宏亮的佛号，本因大师说道：“穆小施主功德无边，为武林造福无穷，老衲说此话，看来为时过早，故此毛遂自荐，为各位取下这株千年灵芝，验明真伪之后，才能证实穆小施主的为人。”

说着话，但见本因大师一昂首，右臂向上一伸，平地逐然而起，去势不快，却是极其悠然，飘忽之间，硬生生地拔起三丈多高，右手三指互捏，庞大的身影，就悬挂在大厅正梁之上。

这一式轻功中的妙招“林梢炊烟”，本因大师使来已臻绝境，直如一缕炊烟，袅袅飘然上升，不带一丝火气。看得当场这些行家，脱口齐声喝采，就在采声未绝之时，本因大师又宛如陨星下坠，闪电直落，直落到距地还有两尺，僧袍无风自动，身形凭空一停，复又缓缓地落下地，合手一声“阿弥陀佛”！本因大师双手捧着紫檀木的盒子，微欠着上身，递给陆天成。

本因大师在这一上一下之间，使在场的人，都由衷地觉得，少林寺的高僧，果然身手不凡，因而连想到方才那位黑衣老者，该是一个惹不起的人物，于是众人又不禁将眼光多看了祁灵几眼。

陆天成接过这个紫檀木盒子以后，谢过本因大师，朗声向四周众人说道：“这一株整株的千年灵芝，已经历劫魔手，多亏穆相公

说着又微微地一顿，摇头说道：“老朽应该正名，应该是丛相公才对，多亏他义伸援手，而又不动私心，使这株千年灵芝，仍能回到老朽手上，使老朽得偿所愿，使各位不致空自跋涉关山，一举数惠，老朽心感无涯。”

说到这里，陆天成把紫檀盒子轻轻地启开，当时“啊”一声，把一个经验老到，见多识广的陆天成吓得目瞪口呆，面色顿如死灰，双手不作地微颤，半晌说不出话来。

陆天成如此脸色一变，周围的人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家心里也都为之一沉。

原来那紫檀木盒启开以后，哪里还有千年灵芝的踪影，里面空空地，毫无一物，大家这样一怔，也不过是一瞬之间，立即回味过来，第一个心理，就是感到大家都受骗了，首先发难的是武当宁一道长，他从鼻里极其寒冷地

冷哼了一声，接着是一阵尖锐刺耳的冷笑。

就在宁一道长冷笑未了，还没有说话的时候，本因大师一声极其沉重的佛号，幽然而起，站在一旁，垂眉阖眼，不作一声，老和尚脸上的颜色，难看到了极点。

宁一道长冷笑良久，才朗声说道：“老庄主！我们都受戏弄了。贫道胆敢断言，在座的各位，虽然千里迢迢，远来嘉阜山，不是为了千年灵芝，而是冲着老庄主那一份武林飞贴而来，如今，千年灵芝遗失事小，三山五岳的英雄，在幕阜山遭人戏弄，当不是件小事，老庄主何以善其后？”

祁灵当时一见千年灵芝遗失，心头也是顿感一沉，但是，祁灵心里感到沉重不是千年灵芝的遗失，而是从慕白姑娘遭此不白冤枉。此时此地，才真是百口莫辨。这时候又听到宁一道长冷笑之后，这一段冷言冷语，心里不禁暗自忖道：“武当派当今名门大派，宁一道长想必在武当派内，也颇在地位，为何竟是这等小人，专事挑拨离间，用心可鄙已极。”

其实，祁灵哪里知道，武林中各大门派，尽管规律森严，难免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因此假冒为善的人，比比皆是。宁一道长重利当前，露出真面目，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且说宁一道长刚刚说完几句话，引起众人怒火腾腾，陆天成惶然不知所措，捧着紫檀木盒子，望看宁一道长说道：“老朽虽然对各位深表愧疚，但是，情势之变化，非老朽所能料及。”

宁一道长闻言晒笑道：“虽然事情变化，非老庄主所能料及，但是事为老庄主所起，老庄主谅来不能辞其咎吧！”

陆天成闻言，缓缓收回紫檀木盒，贴抱在胸前，慨然说道：“老朽虽然隐居多年，对于江湖规矩，未曾稍忘。一人事一人当，千年灵芝系由老朽而起如今再三遗失，老朽累及各位空自跋涉，认罪不辞，各位有任何责罚之处，老朽都甘之如饴。”

宁一道长微微笑道：“陆老庄主！事到如今老庄主虽有千刀万刮刚死赌罪的决心，贫道等却无此等兴致。”

此言刚毕，人群中立即有人叱喝道：“宁一道长你跃出尘世，顶礼一清，一个出家人不要如此口头损德。此事与天成兄何干？你要如此损他，岂不有损你武当名派的声誉么？”

宁一道长转过头来，向人群当中看了一眼，微微冷笑地说道：“三鞭断魂闻天命，横行三湘两湖你不是为了千年灵芝，你会如此来到你天成兄之处么？此刻又假惺惺做什么？”

三鞭断魂闻天命有名的火躁脾气，他和金钩陆天成，有八拜之谊，在江湖绿林中，也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物，年近花甲，鞭法不老，黑道上有名的三鞭断魂，是一个霹雳火性，当时他听不惯宁一道长那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冷嘲热讽，揶揄陆天成，这才出声喝止。

此刻一听宁一道长如此反嘴一驳，三鞭断魂怒火腾起，分开人群，金鞭在手，立即就要和宁一道长拼命。

宁一道长冷哼一声，微一侧身，身后抢出四个中年青袍道人，一式青钢长剑，拦住三鞭断魂的去路，眼前情势一变，大有一触即发，引起一场拼杀的趋势。

金钩陆天成连忙喝道：“闻老弟！请稍退一步，此事已经万绪千头，不容再生枝节。”

三鞭魂闻天命对于陆天成的话，倒是颇为听从，收鞭退后，怒目而视。

宁一道长也挥退四个持剑的青袍道人，冷冷地说道：“贫道为陆老庄主设想，闻施主横生枝节，若要再有纷扰，贫道可无法负责。”

陆天成拦住瞪眼横视的三鞭断魂，一面拱手说道：“道长有何高见，既解老朽之围，又能使在座各位不空劳跋涉？可否就听赐教当面，老朽自不洗耳恭聆。”

宁一道长微微冷笑说道：“贫道浅见，老庄主毋庸千刀万剐以赎罪孽，只须捉住目前一人，事情便有水落石出之时。”

大家都讶然地望着宁一道长，不知道他将要指出的是谁。

宁一道长转身过去，面对着祁灵，冷笑一声，突然说道：“只要抓住此人，千年灵芝自然就不愁不乖乖地送来。”

大家闻言，顿时引起一阵纷乱，互相论说纷纷。有人认为：祁灵是无辜的，也有人认为宁一道长如此冒然说话，恐怕要自取其辱，也有人认为宁一道长独具慧眼，想得周到，大家意见不一，莫衷一是。

祁灵早就料到宁一道长没怀好心，从开始就是一直挑拨离间，用心阴毒，但是他还没有想到，宁一道长居然会明明白白地指着祁灵，要捉拿于他。

祁灵不禁为之大怒，但是，他此刻要明白千年灵芝遗失的真相，他要为丛慕白姑娘洗刷不白之冤，他要为可因大师找回面子。所以，当时虽然怒火上升，却极力抑压住，淡淡地说道：“宁一道长！你凭什么说，抓住在下，便可以得到千年灵芝的下落？”

宁一道长冷笑说道：“按理推行，虽三尺之童，亦能霍然大悟，不管盗走千年灵芝的人，是穆仁也好，是丛慕白也好，是英俊也好，是丑陋也好，姓名可以变更，面容可以易换。因此，不管是两个人也好，是一个人也好，千年灵芝是他盗去，已无疑问，你说是否？”

宁一道长微微冷笑，再提高声音，朗声说道：“穆仁和丛慕白是何门何派，何帮何会？没有人知道，穆仁和丛慕白住址何处，没有人知道，要寻找他，天下之大，岂非是大海捞针么？但是，在场的只有一个人知道这期间的一切。”

说到此处，众人的眼睛，都不期而然，集中到祁灵身上来。

宁一道长望着祁灵，冷冷地说道：“只有这位祁朋友与穆仁曾经称兄弟，关系之深，由此可见，舍去这个线索，我们将从何处寻找更有力的线索？”

此言一出，众情又起波动，且渐趋激昂。

陆天成走上前一步，向祁灵说道：“祁小侠可否有所说明，以清众人视听？”

祁灵鄙视了宁一道长一眼，却转向陆天成答道：“在下与丛慕白熟识，此为无可置辩之事。”

宁一工露出得意的微笑，说道：“足见贫道之言，并非无端捏造，空穴来风。”

祁灵大喝一声“住口”，这一声脱口而出，无异是平地焦雷，震得众人耳朵里，不住嗡嗡作音。

接着万声叱道：“宁一道长！你若如此信口雌黄，休怪在下手底无情，你如此含血喷人，玷辱了你这身道袍，我都为你羞耻。”

宁一道长也自为祁灵这种气势，震得脸上颜色遂变。但是，当他回头看了一下周围的人群，他觉得他自己的势力是雄厚的，立即恢复他那种冷漠的

颜色。冷笑说道：“若怕别人说出来不好听，就应该叫你那位贵友，不要见利忘义，你以为他那一手偷天换日幼稚的手法，能欺骗得了天下英豪么？事实俱在，你尚有何辨？”

祁灵不屑地说道：“宁一道长！你才真是利令智昏，不惜含血喷人。我且问你，丛慕白如果要独吞千年灵芝，大可一走了事，为何又要自增烦扰，留柬示字，将这空盒子留在梁上？丛慕白再愚不可及，也不致如此。”

宁一道长沉吟半晌，未曾说话。

祁灵接着说道：“丛慕白能将千年灵芝取走，而众人依然浑然不觉，她若真的要远走高飞，她又何必为本因大师治疗毒创？她又何必长篇大论的书写留笺？空自为自己耽拦行程？从此足以证明，丛慕白用心光明，立意磊落，绝非你宁一道长可以妄自以己心度之。”

宁一道长突然说道：“如此请问尊驾，这株整本的千年灵芝，今将何处？”

祁灵说道：“哪是目前应该追究的事？”

宁一道长冷笑道：“放着现成的线索不找，要我们再从何处捕风捉影？”

说着话，转身向周围众人说道：“千年灵芝之失，不仅关系武林祸福，更关系在座各位毕生声誉，贫道不才，愿先稍尽绵薄。”

这几句话，说得冠冕堂皇，分明是说武当派愿意打头阵，但是，那不是武当一派的事，而是在场众人，人人切身有关，把在场的众人都拉归自己后盾，宁一道长的为人厉害，也由此可见一斑。

宁一道长说过这几句话以后，探手一拔，长剑摘在手中，只见他左手扣指轻弹剑身，铮然双音，悠越龙吟，音声未了，左右人影连闪，衣袂飘风，身形定处，四个道人，一式手捧青铜长剑，分在四周，把祁灵团团围住。

宁一道长冷笑依然，向祁灵说道：“尊驾自习武功了得，也不识得道长这样的剑阵。”

宁一道长呵呵地笑了一声，正待说话，忽然身手一阵风声，一声低沉的佛号音在耳畔。宁一道长顿时心里一紧，头都不回，便朗声说道：“本因大师有何指教？”

来人正是本因大师，此时闻言合掌，说道：“道长为了对付一位武林后进，竟不惜动用贵派五行梅花剑阵，难免令人感到有存心墨黥武之嫌，传出武林，对贵派名声有碍，道长当三思而行。”

宁一道长哈哈笑道：“大师言下之意，有相帮祁灵之心，大师可知此事与整个武林有关，少林派当不愿与整个武林为敌？”

本因大师不禁退后一步，连称善哉！

宁一道长紧接说道：“大师如无与贫道敌对之意，请退后几步。”

祁灵此时朗声叫道：“本因大师请勿与这等灵智尽蔽、贪念弥彰的人说话，像是这等什么五行梅花剑阵，尚不屑人一顾。”

宁一道长闻言微微冷笑，轻轻一声微啸，四个道人左手领着剑诀，右手微挫手中长剑，凝神敛气，屹然如定山岳。

在场的众人，俱都久闻武当五行剑阵，是群斗中最难对付的一种，与少林寺罗汉阵，齐名于武林。不过众人只是闻名，未曾目睹，今天一见由宁一道长亲自领导的五行剑阵，果然名不虚传，单看四个道人神闲的神情，便可以看得出是击剑的能手，这剑阵一旦展开，必然是奇妙无比，威力无边。

大厅上顿时又变得寂静无边，毫无声息。

祁灵虽然很少听到五行梅花剑阵的名称，但是他从本因大师那种慎重的

神情，便知道这一定是武当派中的看家本领，自己心里也立即不敢稍有轻视。

不过，祁灵心里暗暗忖道：“看来这五行梅花剑阵，必然是以宁一子老道为主，若能将宁一子制住，其余的四个人，便不足道了。”

心中思忖已定，便伸手从腰间慢慢撤出七星紫虹桃花剑，口中说道：“宁一道长！你执意如此无端为敌，就休怪祁灵下手无情

正说着“手下无情”四个字，右手一抖，七星紫虹桃花剑立即一闪而挺，顿化一道紫虹，直向宁一道长迎面落去。

这一招“佛顶三光”出手得太快，快得完全出于宁一子意料之外。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声“呛啷啷”，金铁交鸣，剑断落地上，宁一道长执着半截百炼精钢，后退到八尺开外站在那里，神魂不定。

祁灵一剑断宁一道长的长剑，还未及转身，就察觉到后劲风袭来各要害。祁灵索性炫露一招师门绝学，七星紫虹桃花剑随身一翻，转而上掠长虹，剑出一道大弧线，大喝一声：“走开些！”

当时只见七星紫虹桃花剑暴起，齐向四个道人逼去，四个人那里见过这等剑势，顾不得攻人，各自一阵暴退，退至大厅边沿，兀自心头跳个不停。

这时候人群有人怪叫一声说道：“御剑术！”

祁灵一剑挥退四个道人，顿时觉得自己内力损耗过多，心神顿有浮动现象，立即闭上眼睛，长长地吸了两口气，微定了一下心神，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人取中有人惊呼“御剑术”三个字，祁灵也不禁为之大惊，连忙睁眼睛，向人群中看去。

因为当初神州丐道传授到这一招，曾经再三告诫祁灵说：这招“天外飞鸿”，招式本身却无甚惊奇之处，但是这一招却是御剑术中招式，使动时若能驭以深厚的内功，配上手中的神兵利器，剑风所及，能伤人毁剑，不过你内力不够，切忌擅自启用这等招式。

祁灵只记得当初恩师曾经说过“御剑术”三个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人说起，不料今天乍一露手，便有人认出这是“御剑术”，祁灵岂能不为之暗暗吃惊？

祁灵只是如此微微一怔之间，只见人群里走出来一个人，正是原先发话的那位青城十九剑老二熊宇。

熊宇出来便向祁灵拱手说道：“不知者不怪罪，请问祁兄与神州丐道老前辈，怎么称呼？”

祁灵立即肃然说道：“正是家师。”

熊宇哈哈大笑，转身向宁一道长说道：“道长！我们毋庸置疑，祁兄是神州丐道老前辈的衣钵传人，岂能有勾结不当之行为？”

宁一道长被祁灵突然一招，断剑逼退，虽然羞愤不已，却是心头不服，因为他认为祁灵是偷袭于他，否则断然对在五行剑阵下，讨到好处。

可是此时一听说是神州丐道的门人，心头一凛，这才知道惹错了人，自取其辱。但是，一时气愤难平，勉强地对熊宇说道：“熊施主！如何知道他是神州丐道的门下？”

熊宇哈哈笑道：“道长！你大概是一时气糊涂了，武当派也是当今各大门派之中，用剑的名派，岂有不知御剑术的道理。”

宁一道长这才默默低头，半晌无语。

熊宇接着说道：“御剑术也有高低深浅之分，功力高的可以百步之内，御剑伤人。功力稍次的，也可以在十丈之内，御剑伤人，像方才祁兄这等挥

剑而起，剑气大励，凌厉逼人，宝剑虽未脱手，却能在数丈之内，凭剑气伤人，就是御剑术中最起码的功力。但是，这虽然是最起码的功夫，就在这一挥之下，像方才那四位道长，都是击剑高手，却无法挡住一击。”

这一段话，众人都听出了神，在座的众人，其中也不乏有武林好手，击剑名家，何曾听访问过这等御剑伤人的功力。

熊宇歇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当今之世，能够御剑百步之内伤人的，还不曾听说过，甚至有许多击剑名家，都疑血肉之躯的人，是否能做到如此地步。不过，挥剑伤人于数丈之内，剑不及人体，却能伤人于无形之中，倒是确有人，便是这位祁灵兄的令师神州丐道老前辈。”

众人这才如梦方醒，惊呼出声，大家齐又把眼光落祁灵身上。

熊宇接着说道：“所以，就凭方才祁兄那一招‘天外飞鸿’，剑芒大盛，逼退四位击剑名手，分明是御剑之术，我断定祁兄与神州丐道老前辈有关连，想不到竟是神州丐道的入室弟子，这个误会就大了。”

祁灵既然是神州丐道的入室弟子，神州丐道名震武林十年，甚至很多武林后进，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像这种人弟子，岂有不当的勾结行为？大家对祁灵的误解，却由此而水释无痕。

此时，回春圣手逮雨田也缓缓地走到人前，对祁灵点点头说道：“方才由于众怒难抑，而宁一道长又如此肯定断言，老朽才不便上前说话，其实各位早就应该知道祁小侠的出处，他手里这柄七星紫虹桃花剑，号称天下第一剑，为神州丐道老前辈的标志，凭这柄剑，也就可以认识剑的主人。”

“七星紫虹桃花剑”七个字一经出口，众人又起了一阵骚动，大家也都听说过“七星紫虹桃花剑”号称天下第一剑，想不到在这里看见，而且回春圣手名震武林，在座的黑白两道高手，直接间接地，就有不少人蒙受过回春圣手的恩泽，如今逮雨田如此当众说明，越发消除了对祁灵的芥蒂，就连宁一道长即使内心仍有余愤，表面上也无话可说。

祁灵眼见得众人由于恩师的名声，化解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杀，感到意外。但是更感到自己的行为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师门清誉，不能留给人家任何一点口实。

当时便收起七星紫虹桃花剑，先向回春圣手拱拱手，但是，他不敢多打招呼，怕引起别人的误会，随即又向四周拱手说道：“刀剑并举之时，难有好意存心，多蒙各位前辈，不以祁灵方才行动鲁莽而见责，反而给予宽恕谅解，祁灵不胜汗颜，但是……”

说到此处，祁灵眼光向宁一道长一扫，接着说道：“千年灵芝之失，敝友丛慕白难脱嫌疑，尤其她化身隐现其间，自是令人难以尽信，丛慕白嫌疑不清，祁灵也断然难自洗刷，正如宁一道长方才所言，在座各位，除去祁灵，再无他人从丛慕白相识，按情按理，祁灵涉嫌，也是意中之事。”

熊宇连忙接着说道：“祁小侠！过去之事，请勿记在心上……”

祁灵连忙拱手说道：“熊大侠快人快语，小弟心感，只是此事关系太大，即使今日在下恩师在此，也断不容许在下如此撒手而去。”

陆天成在旁边看了半晌，知道此时做主人的再不说话，下面必定是闹成僵局，当时便抢上来一步，含笑说道：“祁小侠心照日月，披肝沥胆，老朽自是钦佩无地，如果小侠能将丛朋友的住址，告诉老朽，此事自然与小侠无干，即使令师在此，也必无话可说。”

祁灵却一正颜色说道：“陆老庄主此言差矣！在下若将丛兄地址相告，

岂非说明丛兄确为窃走千年灵芝之人么？此种辱友名声，求脱自己干系，祁灵要是能做，岂会等到宁一道长持剑相逼？恐怕早就说明了。”

祁灵这一段话，顿时把陆天成说得尴尬万分，站在那里发怔。

但是，祁灵立即就转口说道：“就是由于在下断定，此事绝非敝友所为，才不愿以敝友地址相告。但是，祁灵绝不使各位为难，尤其不应使主人陆老庄主为难，祁灵愿以一身为质，留在幕阜山庄，等到千年灵芝有了下落，才能告别。”

众人起先一听祁灵断然拒绝说明丛慕白的地址，觉得他有些横蛮。但是，等到他说明理由，及至愿意以身作质，众人又无话可说。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并不能因为祁灵愿作人质而得到解决，那就是：千年灵芝究竟为何人取走？这个线索将从何处寻找？

所以，祁灵说出“愿留作人质”之后，众人都为默然，有的人甚至以为，乘兴而来，纵然不想得到千年灵芝，要看看这场别开生面的灵芝大会，没有料到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兴趣索然，便有即时离去的意思。大厅上，仍旧灯光通明，人影重重。可是，不但没有一点欢笑，而且，充满了败兴而归的情绪。使整个大厅的空气，显得沉闷得令人心烦。

突然间，陆天成长叹一声，感慨万千地说道：“我陆天成临老还出了这样一件对不起友人的事，真是无意不厚我。”

说着话，拿起手中那个紫檀木做的盒子，朝地上掼去，回里还说道：“都是这件意外飞来之物，造成今天意外的下场。”

这一掼之下，哗啦一声，紫檀木盒顿时摔成碎片，四下纷飞，虽然当时大家都为之意外的一惊，但是，立即也都能体味出陆天成的心情，这一掼之下，代表着多少积愤！几乎是一种传染感受，有不少人随着这一声破碎支离之后，也兴趣不少嗟叹之声。

就在这许多嗟叹声中，忽然青城十九剑老二熊宇，和三鞭断魂闻天命，几乎是齐声叫道：“大家看，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都是一张其极普通的白羊皮。

这张白羊皮是藏在木盒垫子底下，方才大家都没有发觉，可是这一掼之下，掼出来了。

陆天成仰天长叹之余，本已是老泪纵横，无以自处这个场面。这时候一听熊宇和闻天命如此一叫，心头一震，低头看去，那张四方端正，约有手掌大小的白羊皮，正落在他面前。

在当初取开木盒之时，里面是空无一物，如今竟摔出这张羊皮，陆天成立即觉察到，其中有异，连忙低下头去，将羊皮拣起来。

羊皮一拣上手，果然当上面还写着四行小字：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悲乎黄雀，安知有予？”

这四行字下面，还画了一个小小月牙斧的标志。

陆天成一看之下，脸上颜色顿变，额上青筋暴露，汗水立现，在场的众人，也立即发觉到陆天成的异样，等到大家看到那张羊皮上的标志，大家也不禁为之心头一震，自然都想起陆天成所以惊恐的原因。因为，这个月牙斧的标志，就是当初通知陆天成要毁去千年灵芝那张通知上面的标志。

事到如今，大家都已经明白，千年灵芝之所以失去，其罪不在丛慕白，而是另有其人，也正是羊皮上所说的：“螳螂捕蝉，孰知黄雀在后？”

于是，众人又想到了那个不透姓名的黑衣老者，想到他那一身诡谲的武功和无比的剧毒，大家心里都不由而然地，有了寒意，这人的功力太可怕了，如此神出鬼没，他要蓄意为敌，岂非令人防不胜防么？

众人正是各怀鬼胎，大家都为这个月牙斧的标志，感到有一丝恐惧的时候，忽然陆天成一声惊叫，羊皮随手摔在地上，连忙运气行功，闭住一双手臂通往心脏的穴道。

这一阵奇怪的动作，使得众人更加惊奇不已，尤其使人感到奇怪的，陆天成在行功闭穴的时候，不是用手，而是运用双肘，运续在两臂之间，不断地点撞。

等到陆天成这一阵自行闭穴之后，众人才发现陆天成的双手，都染上了一层黑色。众人都是闯荡江湖的高手，只在此一眼之下，立即知道这是那张羊皮上沾了毒物，这一连串的遽疾变化，使得众人在心惊之余，更增加了一份由衷而发的恐惧。

武林中的事，只要是恩仇当在，自无躲避之理，定要一笔勾销。但是，众人来到幕阜山，是为了千年灵芝，如今灵芝失踪，又惹出一个不知名的魔头，何苦惹此意外麻烦？如此厅上众人等不到天明，大家去意更浓。

陆天成岂有看不出这种情形，当时便叹一口气说道：“老朽不幸既遗灵芝在先，幕阜山已成是非之地，不是老朽有意逐客，而是不愿各位沾上这无端的是非。各位如要走时，就恕老朽不能一一远送。”

陆天成这几句话，倒正是说中众人心的，如此当面揭穿，令人难免有些不好意思。但是，陆天成的话，也确是实情，何苦沾上这无端的是非？于是众人彼此互相面面相觑之后，各自向陆天成拱拱手，纷纷散去。

本是一场轰动一时的灵芝大会，竟在大会未开之前，变得云散烟消。

少林寺的本因大师不是专为灵芝而来，如今大会未成，自然携带两位师弟，告辞而去。武当派的宁一道长闷着一肚子气，无处发作，此时也只有匆匆带着四位门下，飘然离去。

偌大的厅屋，霎时间只剩下几个与陆天成昔日有老交情的黑道上朋友，另外就是站在厅之中，一动不动的祁灵，还有手提药囊，凝神注视地上那张羊皮的回春圣手逮雨田。

陆天成含着苦笑回顾大厅一周，看到了祁灵，不由地说道：“祁小侠！事到如今，真相虽然未尽大白，只是已经证明千年灵芝并非令友所为，老朽未敢多留大驾，免招误会。”

祁灵拱手说道：“在下愧无能力，相助老庄主查明此事究系何人所为，故亦不便久留，有负老庄一番送客美意，就此告辞，他日有缘，当能再见。”

其实祁灵看到月牙斧的标志之后，心里立即一惊，他如今自然会知道，月牙斧的标志，是万巧剑客鲁半班所独有。但是，苦的是他不能此时此地，有所说明。他要立即辞去，前往黄山追寻万巧剑客，不仅仅是为了千年灵芝，也是为了许多待算的老帐。

祁灵拱手告辞，正要走去，回春圣手逮雨田忽然含笑招手说道：“祁小侠请稍待一会，老朽尚有一事相烦。”

自从在大厅发现回春圣手之时起，回春圣手不令他多打招呼。他知道怕的是别人怀疑他们是串通而来的，尤其是丛慕白在留书上指明将千年灵芝交给逮雨田，自然更要远避这份嫌疑。

这时候回春圣手忽然招呼祁灵，更他稍等一会，祁灵一时会不过意来，

站在那里微微一怔，拱手说道：“逮老对祁灵有何差遣么？”

回春圣手微笑说道：“老朽要向祁小侠借用一件东西。”

说着也不等祁灵问是什么东西，便回身走到陆天成的身前，皱着眉说道：“老庄主此刻如何？”

陆天成被回春圣手一问，顿时一阵呵呵大笑，回顾他身旁那几位老友说道：“金钧老六是老了，被眼前这几件事，闹得头昏脑胀，自己手上中了毒，放着当代神医不求治，岂不是错失良机么？”

说着便转过身，向回春圣手拱手说道：“逮老！你这回春圣手，真是菩萨心肠，意然会自动留下来，为我治疗毒创，怪不得黑白两道盛传德行，今日一见，名不虚传。”

当时陆天成举起双手道：“这双手目前倒是毫无感觉，只怕是毒性缓慢，尚未到发作的时候。不过，如果要像本因大师所中的毒，只怕没有千年灵芝玉液，无法治疗得好，逮老你空有慈悲心肠，而缺少回春之药，奈何！”

回春圣手且不言语，先自低下身去，从药囊里取出一把雪亮的镊子，将地上那张皮夹子起来看了一眼，又在鼻子上闻一闻，然后含笑向陆天成说道：“老庄主大可放心，这羊皮上的毒，老朽尚能治疗，更幸福的，还有一件重要的宝物，可以助老朽一臂之力。”

陆天成闻言大喜，说道：“逮老！你说此言当真？”

回春圣手一正颜色说道：“这等事岂能和老庄主说着玩笑？不怕说来你老庄主不受听！老朽若不能治好老庄主，这回春圣手岂不是空具虚名么？”

陆天成大喜过望，连连称谢。

回春圣手立即叫人打来一盆干净水，他从囊里，取出一小包药末，倒在水盘里，然后招手对祁灵说道：“祁小侠！请你将腰间那柄武林第一剑七星紫虹，借给老朽一用。”

当初回春圣手叫住祁灵的时候，祁灵以为有何要事相商，后来他只顾为陆天成治疗毒创，不曾和自己说话，已是感到奇怪，此刻回春圣手要他七星紫虹，越发使这位七窍玲珑的祁灵感到糊涂。

祁灵愕然地将七星紫虹撤出腰间，拔出鞘来，双手递交给回春圣手。

逮雨田接着宝剑，赞誉几句之后，便将七星紫虹放进水盆里，搅和了数下，仍旧还给祁灵。

这一切动作，在祁灵看来，都是事出奇怪。可是，回春圣手逮雨田，却是做得非常认真，神严肃异常。

等到祁灵收起宝剑之后，回春圣手站起身来，对陆天成说道：“老庄主！你且在水里洗下手，看看效果如何。”

回春圣手在江湖上的声誉，遐迩皆知，不仅医道高明，医德尤其久为人所传诵，所以陆天成毫不犹豫将一双变得乌黑的手，放进水盆里，洗涤了一会，突然出现了奇迹，手的颜色渐渐在变，乌黑的颜色，逐渐在褪，陆天成感激地看了回春圣手一眼，怀着惊喜的心情，继续在洗。约莫洗了一盏茶辰光，陆天成的一双手，已经和平常毫无二样。

回春圣手含笑摆手说道：“老庄主！你已经万安无碍了，老朽侥幸投药，但是，也多亏祁小侠的七星紫虹桃花剑，不是这柄神剑助长了药力，恐怕不易如此见效神速。”

陆忝擦干双手，对回春圣手一躬到地，对祁灵也是深深一揖，说道：“二位再造之恩，重生之德，老朽陆天成不敢轻言报答，但愿有生之年，永志不

忘。”

回春圣手拱手还礼，说道：“老庄主如此言重，令人难安，此乃老朽份内之事，何足挂齿？”

说着又从药囊里找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一粒白色丸药，交给陆天成，说道：“老庄主截脉得快，毒未深入体内，方才一阵洗涤，已经毒力全消，为了万全之计，老朽再留下这粒丸药，老庄主回头用酒服下，可得无事了。”

陆天成接过丸药，惊讶地问道：“逮老难道就要离去么？老朽正要挽留两位，在小庄盘桓几天，稍表敬意。”

回春圣手微笑说道：“老朽劳碌成性，不克我留，祁小侠想来方才被老朽叫住，已经搁不少行程，此刻就要告别庄主，天色已明，正好赶路，他日容或有暇道经幕阜山，少不得还要叨扰老庄主几天。”

说罢拱手作别，和祁灵双双离开这座村庄，迎着朝霞，直奔上道。

这一老一少如此默默无言，脚下一阵疾奔，电掣风驰，流星劲矢，一口气年了二十余里。

赶上大道，已见行人，两个人自然慢下脚步，慢慢地走着。

祁灵按捺不住，转身向回春圣手叫了一声：“逮老……”

回春圣手呵呵笑道：“祁小侠！你一定有满腹疑问，要老朽说明，你能随老朽一口气奔驰到此，才开始问话，你这份忍耐，已是到了相当火候。不过一时说来话长，路上也不便畅所欲言。我们一老一少，赶到前面，找一客客店，慢慢地从头说起。”

祁灵此时确是有满腹疑问，一听回春圣手如此一说，也知道在这通衢大道，确是不便畅谈，默默地随着回春圣手，一直向前走去。

两人如此去不久，便到了离幕阜山不远的上塔。

回春圣手打量了一下日正当中的太阳，笑着说道：“在前面的市镇，找一家客店，打尖歇脚，昨天闹了一晚上，今天应该有个充足午觉。”

祁灵此时已是满腹疑难，使他心头沉重，自然是无可不可。进得上塔镇，两人找了一家干净客店，要了一间上房，叫店主送来一壶酒，几样小菜，这一老二少便在房里，浅斟起来。

三杯酒下肚之后，祁灵已经有了微醺之意，便按住酒杯问道：“逮老！我现在可以问你几个疑难不解之事么？”

回春圣手点点头，但是，却又含笑说道：“若不是极为棘手的事，当不致使祁小友如此重压心头，所以你那几个问题，还是等一会从长计议，此刻老朽先要和小友谈几件别的事。”

回春圣手干了一杯酒之后，便问道：“记得在黄盖湖畔，你我告别之时，小友是说兼程前往南岳。你是从何处得到消息，赶到幕阜山来，赶上这场热闹？”

祁灵便将黄盖湖畔的经过，一一说来，如何遇上鲁姑娘，身中毒棱，相约三个月之后再会，又如何遇上穆仁，在长安驿深夜传讯，这才赶来幕阜山，这中间的经过，除了黄山天都峰地址，祁灵遵诺未曾说出外，其余的都一字不漏的，详细的说明。

最后，祁灵还说道：“我到幕阜山的用意固然希望得到千年灵芝。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使我抱着极大的希望而去，就是希望能在幕阜山遇见万巧剑客鲁半班。”

回春圣手惊讶地“啊”了一声，旋即又点点头说道：“是了！传书通知

陆天成，勒索千年灵芝，并要毁去此一武林奇珍的人，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有千年灵芝出现，万巧剑客鲁半班的无名毒梭，便毫无所用，小友用心精细，怀疑得不无道理。”

祁灵微微苦笑，接着说道：“可是幕阜山之行，两件事都落得空手而回，那位黑衣老者我敢断言，绝不是万巧剑客本人，所以，我也不愿与之生死相拼，另一方面千年灵芝已徒落人手，只怕……”

祁灵说了半截话，又咽了回去，回春圣手接着说道：“黑衣老者敌不住本因大师一轮禅杖，若不是毒梭发作，三、五十招隆魔杖法，必可置之于死地。以功力而言，黑衣老者自然不是万巧剑客本人，如果老朽猜得不错，祁小友所以心事沉重，这千年灵芝的失去，是其一。”

祁灵点点头，正待说明什么，回春圣手又摇手说道：“我知道这不系祁小友本身的生死，而是关系着另一位武林高人的生命，和一对夫妇的破镜重圆，还有就是小友恩师之命未能达成。”

祁灵点头说道：“千年灵芝若不出现，尚有决心寻找，如今现而复失，而且又是被万巧剑客下人得去，只怕天下之大，不易寻得第二株整株的千年灵芝了。”

回春圣手逮雨田忽然笑道：“祁小友何以知道这株千年灵芝，是被万巧剑客手下人得去？”

这一问，问得祁灵之愕然，在陆天成的厅上，明明是一张羊皮上说明，而且印着有月牙斧的标志，回春圣手也在当场，看得清清楚楚，并且还曾经为陆天成治疗毒创，事隔不久，难道回春圣手真的如此忘得一干二净么？”

不过祁灵毕竟是聪明人，他相信回春圣手如此一问，必有其用意，当时心里一转，便说道：“逮老之意，莫非认为这月牙斧的标志，不是万巧剑客本人的么？”

回春圣手笑道：“万巧剑客的标志究竟是什么，老朽也不知道，不过依照陆天成所接到的通牒，以及黑衣老者被你两个问题逼得无法回答，铩羽而去，这种情形看来，月牙斧的标志，确是万巧剑客所有。”

祁灵不禁皱眉说道：“如此说来，这月牙斧标志，是被人假借冒充，盗走千年灵芝的，又是另有其人了。”

说着又摇摇头，难以置信的说道：“万巧剑客鲁半班至今能知道他的姓号的人，也不巡逮老与我，难道穆仁……”

祁灵忽然想到，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的，还有丛慕白，难道是她故弄玄虚，移人耳目，取走千年灵芝的？

回春圣手笑道：“知道万巧剑客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月牙斧的标志从陆天成处传出以后，何止千千万万人知道？”

祁灵闻言心里又不禁稍有振奋，抢着问道：“如此说来，月牙斧标志确是为人所假借，逮老能否知道这人是谁么？”

祁灵问出这句话以后，立即感到后悔，回春圣手他如何知道是何人假冒万巧剑客，前来盗取千年灵芝？这句话岂不是问得有些不知轻重么？

回春圣手却毫不以为然地笑了一笑，接着向祁灵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他说道：“祁小友！老朽在陆天成庄上，向小友借用七星紫虹搅水疗毒的事，小友还能记得否？”

祁灵当时异常奇怪，难道这借剑疗毒的事，也与千年灵芝有关么？不过，当时祁灵对于回春圣手突然借剑的事，确实感到惊奇，印象特别深刻，所以

便点点头说道：“借剑疗毒的事，为我生平所仅见，记得清楚。”

回春圣手闻言当时一阵呵呵大笑，说道：“借剑疗的事，不仅是祁小友主平仅见，老朽行医江湖，已达数十年岁月，又几曾听过借剑疗毒的事？也是生平仅见啊！”

祁灵目瞪口呆了，这样一说，这借剑疗毒的事，完全是无稽之谈了？为何回春圣手故意如此装作疗毒模样？说不上话来。

回春圣手一阵大笑之后，又是一阵慨叹，说道：“老朽只知肝胆待人，生平不知谎言，这一次在陆天成的大厅上，老朽撒了一次大谎言，虽然事非行己，但也感到内疚难安。”

回春圣手坦白说出，在大厅上疗毒是一个谎言，祁灵心里才稍感感到吃惊。但是，他仍然不愿意多想，因为只要多想的结果，就难免将回春圣手想到坏的地方去。这时候，祁灵只紧紧地闭着嘴，静静地听着下文。

回春圣手有着不少感慨地饮了一大口酒，叠着两个指头说道：“祁小友！你记得陆天成愤然掳碎紫檀木盒之后，有一项出人意料的发现否？”

祁灵点头说道：“记得！在空盒子里掳出了一小张羊破上面写了四行字，后面还作了一个月牙斧的标志。”

回春圣手说道：“对了！就是由于这张羊皮的出现，众人才肯相信，千年灵芝的遗失，不仅是与你祁灵无关，与穆仁化身的丛慕白也无关，而是让黑衣老者来了一次黄雀在后，取走了这件武林奇珍。”

祁灵也分明记得，月牙斧的标志，为最有力的证据。可是，他没有想到回春圣手却接着说道：“在场的每个人，都如此相信，连你祁小友也如此相信，因为前后对证，自然使人相信，但是，当时只有老朽不相信。”

祁灵一听之下，不禁惊呼出声，心里止不住在想道：“怪不得方才逮老言下之意，月牙斧的标志是有人冒充，原来他在当时便看出毛病。”

然而祁灵仍旧止不住奇怪：“逮老他也没有见过万巧剑客鲁半班真正的标志，他如何知道羊皮上的标志是假的？”

想到这里，祁灵不由地脱口说道：“逮老当时断然不相信这张羊皮，是真的出于万巧剑客之后么？”

回春圣手点点头，说道：“至少在当时我有怀疑。”

这句话比方才所说的，更能引起祁灵的兴趣，如果是肯定的不相信，那自然有确切可靠的证据。如果仅仅是怀疑，那就不同了，因为怀疑必然是根据道理的推测，或者由于某一个迹象的可疑。

回春圣手是根据什么道理，或者是根据什么可疑的迹象，而来推测的呢？

祁灵一声不响地望着回春圣手，回春圣手却一变含着微笑，说道：“老朽当时怀疑的理由，其一，别人不知道万巧剑客，老朽和你，是略知大端，鲁半班不致轻易出来走动，当初那一封通知，只不过其手下人代他投进而已，月牙斧自然是代表鲁半班的标志，因此这个标志，如同其人亲临，其他人不得越俎代庖，这也是必然之理，既然万巧剑客本人没有前来，这第二次出现的月牙斧，如何会出现？假的成份太多了。”

听完回春圣手这第一点分析。祁灵脸红了，在当时陆天成的大厅上，别人只知道月牙斧的标志，而不知道这个标志是代表谁？只有祁灵和回春圣手知道是万巧剑客的，别人想不到这一步，情有可原，祁灵想不到这一点，那是说明祁灵用心不细。可见一人机智固然重要，而丰富的经验，更是重要，像这种情形之下，聪明绝顶的祁灵，就未见得有经验丰富的逮雨田想得周到。

祁灵红着脸问道：“逮老！第二点理由呢？”

回春圣手微微地笑了一笑，说道：“第二个理由说起来非常简单，那是由于那几句话是写在羊皮上。”

祁灵闻言不住点头，佩服地说道：“逮老明察秋毫，点滴不遗，武林中用羊皮当纸来写字的，极少听说，而且羊皮上那几句话，如果我记得不错，那是用火烧成的字迹而不是用笔墨写的。”

回春圣手点头说道：“祁小友所见极是，这是一个令人易怀疑的地方，所以老朽当时心里一转之间，想起一个久不见面的人物。”

祁灵一听，大感兴趣，连忙问道：“逮老！你想起了是哪位武林前辈？”

正说着话，祁灵突然颜色一变，立即站起身来，正待拉门出去，回春圣手却微笑摇手止住，这时候就听到门外不远有人笑呵呵的说道：“说曹操，曹操就到，我要是再不赶来，也不知道你这位江湖郎中，要怎样在背后编排我的坏话呢！”

说着话，就听到一阵脚步声，踢踏而来。

回春圣手一听，拉开门，也笑着说道：“老朽知道除了你这位妙手空空，谁有这等能耐？当着那么多武林高手，来一个顺手牵羊。”

随着一阵打哈哈，从门外进来一个人。进得门来，也不客气，坐下来端起酒过来就喝，回春圣手一把夺过酒过来，笑着骂道：“老偷儿！一辈子也改不了这份德性，当着祁小友这样年轻后生，你也检点些。”

来人呵呵笑道：“祁老弟才不像你老儿那样假冒为善呢。用不着介绍，我老古知道他是神州巧道的衣钵传人。”

祁灵趁来人一进门时，便打量清楚了这位不速怪客，头上光秃秃的没有一根头发，两只眼睛倒是又大又亮，闪着亮光，直透人心底，满脸红光，看不出一丝老像，嘴上却又留了几根稀稀朗朗的胡子，身上空季一件翻毛皮袄，可是毛已经脱落净尽，只剩下光板。九月天气，虽然秋风厉害，但是翻穿皮袄，总是有些不合时候，令人看了以后，替他流汗，下面也是一条翻毛扎脚皮裤，也是一根毛都不剩，脚上也是一双光皮靴，从头到脚，给人一个字的印象，那就是“光”。头上亮光光，衣服油光光。

祁灵一见回春圣手和他如此熟识，知道是一位武林奇人，而且人家对他，倒是那么知道底细，可是，祁灵却苦于不知如何称呼，站在那里发怔。

回春圣手笑着对祁灵说道：“这就是驰名关外，常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老偷儿古长青，因为他那两手本领，本美妙手空空儿，所以武林中索性称他妙手空空。”

这位妙手空空古长青呵呵笑道：“逮老儿！我这两手是偷，你那两手是骗，谁也别谁说。”

祁灵虽然没有听过这位妙手空空，但是他自然可以断定这位妙手空空，必然是个侠义名传的神偷，否则，回春圣手也不曾如此和他熟识无拘。

同时祁灵心中灵机一动，立即体察出方才回春圣手所说的话，其中所人指为谁了，当时便拱手说道：“古老前辈……”

妙手空空正好喝了一满口酒，一听祁灵一叫，当时两眼一翻，咕呼一声，将酒咽下去，紧接着一阵乱摇双手，说道：“老弟！可千万别叫我古老前辈，我最后人叫我老，只要一叫老，我这一切动作，都要束手无策，你几时见地一个老前辈，是一个偷鸡摸狗的人？咱们打个平辈交，我叫你一声老弟台？你若是高兴，叫我一声老哥哥，或者叫我古老偷儿，都可以。”

妙手空空古长青这一阵如同连珠泡，说得口沫四飞，脖子都涨得老粗。

回春圣手一听祁灵竟开头说出，便也笑道：“老偷儿这一招，可把三山五岳黑白两道冤透了。”

古长青一翻那对牛眼，一本正经地说道：“谁让他们没有一个存好心的。”

说着又转面向祁灵说道：“老古最讨厌那些假冒为善人，嘴里说不要，其实心里个个想，所以我才来一个顺手牵羊。刚才你说到那里了？”

祁灵说道：“逮老正说到看羊皮，想起一个人，那自然是说，想起了老哥哥。”

妙手空空呵呵笑道：“真亏他，我们已经有多多年不见面了，近十数年以来，我老古没有南下中原一趟，逮老儿怎么会想到我老古？”

回春圣手说道：“当老朽看到那一张羊皮，再看到烧成的几行字，虽然是用火烧的，却是龙飞凤舞，使我想起了老偷，你那件随身不离的法宝。”

说着伸手从古长青衣襟底下一掀，取出一根紫红溜滑的旱烟袋，长约两尺，光可照人，祁灵这才明白那些字，是烟火烧的。不用说，那块羊皮也是从衣襟上扯下来的。

回春圣手接着说道：“当时我还不肯确定，因为老偷儿已经多年不入中原，那里会那样巧，就在此时此地出现在幕阜山？及至报来发觉陆天成双手变黑，遂然以为中毒时，我就有九成把握断定，是你老偷儿的把戏。易容药末，洒在羊皮上，吓了陆天成一跳。”

妙手空空听说吓了陆天成一大跳，不由地得意地呵呵大笑起来。

祁灵这才知道陆天成并不是中毒，怪不得回春圣手说是撒谎，原来他已经知道了底细，故意说是治疗，好不让这易容药末，漏出马脚。

祁灵这时心里放了一块大石头，千年灵芝既然是妙手空空取得，至少两滴灵芝玉液必无问题。

但是，另一块石头仍旧是压在心头，令人感到如此沉重，祁灵知道当前两位，都是武林高人，见多识广，说不定自己的事，可以得到一个解答。但是，祁灵如何开口呢？

回春圣手笑着说道：“剩下来的，该让你老偷儿说了，别让我们祁小友直纳闷。”

妙手空空看了祁灵一眼，说道：“老弟台！你有什么心事，咱们回头再谈，你先听听老哥哥这一次妙手空空的杰作。”

祁灵脸上一红，知道自己分心驰神，想得呆了，连忙一敛心神，说道：“老哥哥是怎样进入大厅的，在场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发觉到。”

妙手空空笑道：“这话说起来可长着啦！可是，咱们长话短说，十数年不会入关，一时心动，想入关来看望几位老朋友，可是没有想到入关不久，就听到千年灵芝的消息。”

回春圣手接着说道：“于是就引起了你这个老偷儿的贼心，是么？”

妙手空空笑着骂道：“谁像你老儿江湖郎中，听说有了千年灵芝，就恨不得削尖头，来谋取到手。”

祁灵知道这两个老朋友是玩笑惯了，便也接着说道：“千年灵芝是自古难逢的灵药，逮老行医武林，倒是很需要的。”

妙手空空也笑说道：“我一听这个消息，就决定到幕阜山来，先和逮老儿见见面，我就知道一定少不了他，来到幕阜山，正是晚上，一眼就看见一个女扮男装的年轻姑娘，正将一个盒子塞在大梁上。”

此言一出，回春圣手一惊，说道：“什么？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年轻姑娘？”

说着话眼睛便看看祁灵，祁灵顿时脸上飞红，嗫嚅地说道：“穆仁就是从慕白，而从慕白是一位姑娘。”

回春圣手意味深长地“啊”了一声，说道：“祁小友！方才你可没有说明白呀！”

祁灵涨红了脸，说不上话来，倒是妙手空空笑呵呵地说道：“你这个江湖郎中，真是欠通之至。做医生的讲究是：望、闻、问、切，你连男女阴阳都分不清，还做什么骗人的郎中？”

妙手空空打趣了回春圣手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一时好奇，反正贼不空手，就过去顺手牵羊，取来一看，啊哟！不但是千年灵芝，而且还留了一张纸条，看完纸条之后，我老古对于这位丛姑娘，钦佩无地，这样千年灵芝，无论如何，我不能带走，何况她还指明交给我的老友呢？”

逮雨田啊了一下，笑道：“是了！那张纸条，就是本因大师袖中取出的那张。好啊！少林寺达摩首座高僧，都被你戏弄了。”

妙手空空摇手说道：“逮老儿休要向我老古脸上贴金、少林寺的老和尚若不是在暗自行动之时，要贴身送上这叠纸笺，还不是件容易的事。”

祁灵紧张地问道：“既然老哥哥不打算取走千年灵芝，这千年灵芝又是何人取走了呢？”

回春圣手笑道：“祁小友！你休要听老古满口能言，他不是说贼不空手么？”

妙手空空点点头说道：“老弟台！你休要焦急，这株千年灵芝后来我老古仔细想想，还是来了一个顺手牵羊，末了还来一个移花接木的嫁祸江东。”

古长青说着话指着回春圣手笑道：“说穿了还不是为了这位江湖郎中。你试想，在场的那些牛蛇鬼神，谁不是想独吞这株千年灵芝？虽然丛姑娘临走留笺推荐，谁又肯将这株千年罕见的奇珍，平白地交给逮老儿？到头来还是少不了一场流血拼打，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为了株灵芝横尸当场。”

祁灵点点头，也深以为是。

妙手空空接着说道：“这样一来，逮老儿得不到灵芝，也辜负了丛姑娘那一份大公无私的用心，说不定还会落到坏人的手里，那才真是暴殄天物呢！”

回春圣手接着说道：“老偷儿！那最后移花接木嫁祸江东，总是有欠高明。”

妙手空空击掌说道：“腐迂之见！那位以月牙斧为标志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对这种人还有何道理可言？事由他起，归结到他身上，天衣无缝，从此风平浪静。不过，我对你老儿最后那一招装模作样，倒是佩服得紧！”

回春圣手叹道：“为了怕你老偷儿露出马脚，我撒了生平唯一的谎言，祁小友当时又要离去，他在失望之余，又将奔往何处？老朽又不便明言相留，只好一并拉进谎言圈套。老偷儿！你害人不浅！”

妙手空空大笑道：“逮老儿！休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老古平白地奉送你一株千年灵芝，也不知道要为你多积多少阴德，你谢我还来不及，还说我害你。”

事到如今，祁灵心里一切疑窦，均已启开。

回春圣手说道：“老偷儿！此刻可否称将千年灵芝取出来……”

妙手空空嗤地笑道：“瞧你老儿那份猴急相。”

回春圣手摇手说道：“老偷儿！你不要胡搅，老朽目前急着要千年灵芝，不是为我，而是为了祁小友。”

妙手空空一听之下，一双大牛眼，对祁灵上下打量一遍这后，摇头说道：“你休要蒙我老古眼力不够，祁老弟台神清气和，天神交泰，那里有一点病态？而急需千年灵芝治疗？”

回春圣手便祁灵的经过，约略的说了一遍。

妙手空空点点头，沉思了半晌，忽然说道：“逮老儿！你是否说漏了一件重要的事。”

逮雨田当时也为之一愕，他已经把祁灵受伤的经过，都大略说过了，即使稍有遗漏，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古老偷儿如此神色紧张的做什么？

古长青又将眼光停在祁灵身上，沉声说道：“老弟台！方才逮老儿说的没有一点遗失么？”

祁灵也为妙手空空这种突然的神情，感到诧异，当时只好说道：“逮老说的并无什么遗漏。”

妙手空空嗯了一声，想了一会，说道：“那么就是你老弟台没有说清楚。”

祁灵想一想，黄盖湖畔的事，没有一点隐瞒，还有什么没有说清楚？

妙手空空突然含着不解的神色，问道：“老弟台！你和鲁姑娘订约三个月以后，再拼个高低上下。三个月以后，你们将在何处见面？这个地址你可曾说明么？”

祁灵闻言一听，觉得这位妙手空空老偷儿的确是位厉害的人物，看上去是嘻嘻哈哈，实际上是心细如发。

但是，这个问题使祁为难了，他应该如何说明其中的原委？本来这件事不说明，也无甚紧要，但是，如今古长青既然问起，至少应该有个回答。

祁灵如此一沉吟，妙手空空早就叹气说道：“老弟台！你有难言之隐，老古不便追问你，你一定是答应了那位鲁姑娘，不对任何人透露，信之一字，非常重要，老古不能逼你于不信之地。但是，老弟台！从方才逮老儿那一段说明当中，已经约略的提到，万巧剑客野心很大，暗中处心积虑，只怕将来少不了一场石破天惊的正邪之争，如果这时候能够先知道鲁半班的地址，趁他羽毛未丰，防患于未然，不但问题小了许多，也可以减少许多人流血。”

妙手空空这一段话，是说得人木三分，句句落地有声，针针见血，祁灵默默地听在心里，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才好。

如果说出“黄山天都峰”的地址，这“信”之一字，荡然无存，祁灵不仅无颜以对那位鲁姑娘，一旦传出武林，祁灵也无以对天下人。人无信不立，祁灵尔后如何在武林中立足？

如果不说出“黄山天都峰”的地址，眼前将用何种言语去对妙手空空古长青？

十四

妙手空空古长青是何等机灵人物？当时一见祁灵脸上飞红，半晌讷不能成言，便知道祁灵必有难言之隐，如果是说话时无心疏漏，岂能如果尴尬不能成言？

老偷儿立即脸色一变，笑呵呵地说道：“祁老弟！一牵扯到姑娘的事，你们年轻人，难免就要羞人答答，说不出话来。”

祁灵当初说不上话，就是不知是否应该说出，而左右为难。另一方面，更怕的是引起二老在其他方面的误会，没有想到妙手空空果然如此一说，越发使得祁灵脸上发烧，不知如何说明才好。

回春圣手在旁边笑着说道：“老偷儿！你不要尽找祁小友打趣！年轻人脸皮嫩，经不起你老偷儿疯言疯语的。据我看来，祁小友并非有意隐瞒，想必当初与那位姑娘互有约定，不能任意对人透露。武林之中，一诺千金，祁小友这点难言之隐，你老偷儿还不能体谅么？”

祁灵一面静静的听着，一面心里对回春圣手有着无限的感激。照回春圣手方才的说法，他也早已经发觉了祁灵说话的漏洞。不过，他顾及祁灵的面嫩，没有说穿罢了。

由这件事，祁灵对眼前这两位老人，有了个不同的比较，若论起侠肝义胆的胸襟，回春圣手和妙手空空，都是别无一致，可是要比较性起的涵养，回春圣手是慈祥的老人，而妙手空空却仍旧有着年轻人那股霹雳火的味道。

妙手空空打了一阵哈哈之后，忽然转面又对祁灵说道：“祁老弟！你身中剧毒，纵然三月无妨。但是，你可曾想到，身怀毒创前去比武，既有嫌受挟于人，更有些讨解药的意味么？”

祁灵当时脸上又是一红，提到身受毒创，他就忍不住有种难以忍受的羞愧和无以压抑的愤怒，不管怎么解释，这总是一次难堪的失手。当时祁灵说道：“不瞒你老哥哥，小弟此次追到此地，就是为了这件事。”

妙手空空伸手一拍回春圣手的肩头，笑道：“逮老儿！现成的一笔生意，你老儿还不赶快将千年灵芝拿出来，给老弟治病，难道你还要望、问、闻、切么？”

回春圣手闻言一愣，立即指着妙手空空笑道：“老偷儿！你又捣什么鬼？千年灵芝再不马上拿出来，小心老朽要搜藏。”

妙手空空大笑而起，一牵回春圣手的长袍，说道：“逮老儿！拿贼拿脏，你看看这是什么？”

回春圣手闻言一怔，但是，立即他就晓得这是怎样一回事。站起身来，直摇头说道：“老偷儿！我领教了你这位大名鼎鼎关外神偷妙手空空绝技。”

原来不知何时，妙手空空已经将这株千年灵芝，不声不响地放在妙逮老空所坐的椅子上，还用回春圣手的长袍下襟，盖个密不透风。祁灵坐在一旁，也为这位关外神偷的妙技，心里折服不已，深觉得这“妙手空空”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

回春圣手顺手拿起千年灵芝，轻轻地托在手掌上，送到灯前，仔细地端详了一会。一阵清香沁人心脾。逮雨田看了一阵之后，对妙手空空叹道：“老偷儿！你这次顺手牵羊，也不知道积了多少功德。这等天生灵物，设若当初毁在幕阜山麓，那真是武林之中，无可挽回的损失。”

妙手空空仍旧是笑嘻嘻地说道：“好了！好了！逮老儿别尽向我老古脸

上贴金。留毒在身，如同家中养虎，你老儿还等什么？还不尽快的替我老兄弟治疗毒创，等他做甚。”

回春圣手慢条斯理地，放下手中千年灵芝，从身边取来那双时刻不离的小药囊，在灯下打开之后，取出一柄玲珑可爱，暗蕴润泽，通体作乳色的小刀，和一把乌油油，紫溜溜的小竹夹子，在手里扬了一扬，说道：“并不是老朽夸口，这株千年灵芝如果不是落在老朽之手，到头来，也是暴殄天生，稀世奇珍，变得一无所用。”

妙手空空接着说道：“逮老儿！别卖关子，八成是千年灵芝有几点忌讳，瞧你手上那把小刀和夹子，我老古就料到几分，说出来听听，也好让人长长见识。”

回春圣手点头称赞道：“老偷儿！不愧是老江湖，认得清，看得准，千年灵芝的忌讳不多，但是一经触犯，便告枯萎而死，那就是不能沾到金银铜铁之类的东西，若要想获得一滴灵芝玉液，妄自动用普通刀剑，刺破灵芝，不但玉液不可得，而且要使这株千年罕见的奇珍，毁之于当时。”

说到此地，回春圣手示意手中的玉刀和竹夹子，继续着说道：“玉刀竹夹，刺破灵芝，流得一滴玉液，以玉瓶盛之，才能神效，否则……”

祁灵坐在一旁，已经有半晌没有讲话，此时突然插嘴说道：“逮老！请恕我无礼插话，这千年灵芝的忌讳，除去逮老之外，还有多少人知道？”

回春圣手微笑摇头半晌才说道：“知道这件事的人，武林之中，并非没有，但是，说来老朽有夸口之嫌，知道的人，为数的确是不多，至多也不过一、二人而已。”

妙手空空止不住嚷道：“逮老儿！乱夸海口，往自己脸上贴金，当着祁老弟，也不觉得难为情。”

回春圣手微微一笑，随即正色说道：“老偷儿！你休要嚷嚷，常言道是隔行如隔山，你老偷儿闯荡江湖数十年，见多识广，听闻渊博，可是在老朽未说明之前，你可知道千年灵芝有这项忌讳？”

妙手空空脸上一红，抓起酒壶，胡乱地喝了一大口，支吾着说道：“老儿！我老古算得什么？你不要拿我老古作譬喻，就算是隔行如隔山，你们学医的这一行，天下也不知道有多少，我老古不相信只有一、二人可以知道。”

回春圣手点头说道：“老偷儿！你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这千年灵芝虽是医药上的圣品，功能起死回生，但是，毕竟是千年罕见的天生奇珍，一般人连闻都未曾有过，老朽行医数十载，也只是今日一见，而这灵芝忌讳，也是先师在日，偶然谈及，所以老朽才敢断言，能知道这千年灵之忌讳的人，武林之中，虽然不是绝无，却也是仅有的几个人。”

回春圣手一口气说到此地，祁灵坐在那里，先点点头，然后指着摆在桌上的千年灵芝说道：“逮老明察秋毫，请看看这本灵芝之上，有否伤痕，或有枯萎之象。”

回春圣手闻言一惊，果然依言对桌上的千年灵芝，仔细地察看一番，然后说道：“这本千年灵芝，主枝确有人为痕。”

妙手空空抢着说道：“对了！在金钩老陆的庄上，那姓丛的小姐儿，曾经用它救了少林寺老和尚性命。逮老儿快看看，这点伤痕是否铁器所伤，要是普通刀剑所伤，这本灵芝只怕等于是废物了。要不然，逮老儿只怕是……”

回春圣手笑着说道：“老偷儿！大概你是不服老朽方才那番话。但请放心，逮雨田的话，尚不致当场出丑，我已经看得清楚，这千年灵芝的伤痕，

已然逐渐弥合，断然不是铁器所伤。”

祁灵显然有些沉不住气，紧接说道：“如果这本灵芝，仅有丛姑娘这一个伤痕，当时金钩老陵的庄上，群雄俱在，且又有大敌当前，丛姑娘她急忙之中，能获得玉刀竹夹瓶么？”

祁灵说到此地，觉得自己的口气，迹近质询，顿时又改变口气，缓和地说道：“逮老能否解释此点令人难解之处，以增祁灵见识。”

妙手空空一听祁灵如此一问，立即抚掌大笑，说道：“逮老儿！姓丛的小妞儿不能像你这个郎中，随身带着玉刀竹夹这些零碎，这件事够你老儿说的了。”

回春圣手微笑依然，静静地望着桌上的千年灵芝，霍然抬起头来，望着祁灵和妙手空空说道：“丛姑娘仓促之间，未有玉刀竹夹，确为实性。但是，依老朽看来，姑娘深谙个中三昧，断然没有用普通铁器，伤及灵芝丝毫。”

妙手空空抢着说道：“她究竟用什么方法获得这滴玉液，救活少林寺的老和尚？”

回春圣手说道：“只要能谙个中三昧，这方法一项便无法难人，如果老朽在场，定然用指尖轻轻划破一丝，让一滴灵芝玉液，直接流入本因在师口中，此事便迎刃而解。”

祁灵神情诚恳地问道：“逮老！请恕晚辈再三追问，有缺礼数。这千年灵芝之忌讳，既如逮老方才所言，当今要人之中，能知晓者，也不过寥寥可数几人，丛姑娘为一武林后辈，必然出自师承，才获此罕闻之学，请问逮老当今武林，医道名手，除去逮老之外，尚有何人？逮老有否相告？”

妙手空空点头恍然大悟，连声说道：“祁老弟！敢情你问了半天，绕了半天的弯子，用意是在这里呀！”

祁灵红着脸说道：“小弟本想直问，怕的是自己所料不实，让逮老费神。”

回春圣手点点头，说道：“祁小友！你是要找丛姑娘去，是么？”

妙手空空呵呵笑道：“老兄弟！你和丛小妞儿，既然是情谊深厚，同至幕阜山，为何又让她单身先你而走？这中间一定有着不少曲折迂迴，老兄弟！我老古就爱管个闲事，你说来听听，说不定我老古还能帮上一点小忙。”

祁灵依然红着脸，讷讷地说道：“小弟和她并非同去幕阜山麓。”

回春圣手嗯了一声说道：“祁小友莫非与这位丛姑娘有何不快之处，致生口角，老偷儿他虽然久在门外，对于中原武林，却是了若指掌，而且他又闲得无事，说不定可以帮你一个大忙。”

妙手空空连忙接着说道：“我老古爱管闲事是实，只怕目前这个忙，还帮不上。祁老弟方才之意，分明要打听丛小妞儿的下落，打算从她熟谙医道，这方面着手。这些江湖郎中，还是你逮老儿熟悉，要先找线索，才是道理。”

祁灵便将自己前往南岳的经过，说了一遍，一直说到枫林山庄，解剑桥畔，丛慕白姑娘含怒而去。复又说起黄盖湖畔乍遇穆仁，长安驿中，夜传消息。

说到最后，祁灵郑重地说道：“小弟意欲追寻丛慕白姑娘，并非基于一私情，而是求得心安。丛慕白姑娘一身血海深仇，至今不知仇家为谁，如此茫茫人海，何处找寻？如今我可以断定，当年血染三峡，移祸华山剑派的，一定是万巧剑客鲁半班，我能知这项消息，却不能告知丛姑娘，心实难安，逮老找老哥哥，亦能想见。”

妙手空空和回春圣手，都沉重点头。

祁灵接着又说道：“至于丛姑娘对我的一番深情……”

说到此处，祁灵又讷讷地说不下去。

妙手空空此刻倒是没有嘻笑，皱着眉头，问道：“老兄弟既然如此，何不追至南岳，见过紫盖隐儒，岂不能易于获得这小妞儿的下落了么？”

回春圣手也说道：“祁小友为何就根据千年灵芝这一点医药见解，舍去南岳不寻，反而追寻另一个不可捉摸的线索？”

祁灵沉吟着说道：“说来这也是我一点私见，当年离开南岳之时，丛姑娘的武功，较之今日，相差甚远。”

回春圣手点头说道：“短短月余，若能功力大进，药力相助是其原因之一，于是祁小友就从这名医高人这方面去寻找了。”

祁灵说道：“若论一般医治创伤，紫盖隐儒乃武林高人，岂有不知之理，丛姑娘能获得传授，自是意中之事。但是，涉及其中专精之处，不是医道高人，焉能如此？”

妙手空空击掌叹道：“对了！方才祁老弟说到，在黄盖湖畔，那小妞儿一眼便看出毒创的种类，而且对于千年灵芝，又是内行，没有受过高人传授，她那里能够如此博学？”

祁灵说道：“逮老行医武林数十年，对于武林之中，医道高人，必然知之甚多，就逮老记忆所及，当今武林，除去逮老尚有何人精谙医道，且又精通武功？”

回春圣手沉吟半晌，突又一拍桌子，说道：“有了！老朽想到一人，如果此人仍在世间，丛姑娘能得他一月传授，何愁武功不为之再加进益？医道何悉不为之精湛？”

祁灵闻之大喜，连忙说道：“您老知道这位高人是谁？”

回春圣手没有立即回答祁灵的话，却向祁灵说道：“祁小友是否还记得你那位穆仁兄的面容么？”

祁灵一时会不过意来，只好说道：“穆仁脸色焦黄，其貌不扬，脸上还有一颗朱砂痣，年纪看去约有二十五、六岁，那是丛姑娘故意假装的容貌。”

回春圣手点头说道：“对极了！丛姑娘虽然老朽未谋一面，但是，老朽可以断言，她是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和穆仁一定有着截然不同的容貌，武林中易容化装能躲过老朽的眼神，那只有一个人。”

回春圣手言犹未了，妙手空空抢着说道：“逮老儿！你是说千面狐狸靳一原？”

回春圣手点头说道：“除了千面狐狸，谁还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内，便丛姑娘的武功，陡然增加如许火候，而且使丛姑娘精请医道，熟知易容之术？”

祁灵一听也不觉抢着问道：“逮老！这千面狐狸是何许人？”

回春圣手自然是听得出祁灵言下之意，这“狐狸”二字，极为难听，一个立身正大，存心光明之人，岂会用这种匪号？丛慕白投身于这种人门下，岂非自陷泥沼么？祁灵想到这些，能不为之急于形色？

回春圣手沉缓地说道：“千面狐狸靳一原早在五、六十年前，是江湖上无恶不作的大魔头，黑白两道，闻名生畏，他不仅一身功力高深，而且悟性极强，与人交手，不出百招，便能谙习别人武功精髓，用以对敌。”

妙手空空也接着说道：“千面狐狸一手医道，不用作救人济世，却专门用在钻研毒物，配制毒器，他的暗器中人之后，除之他的解药，便毫无可救。”

祁灵听了这两段话，脸上颜色渐变，坐在那里浑身止不住一阵发自内心的冷颤。

回春圣手又接着说道：“千面狐狸满腹经纶，不仅医道高明，而且擅长易容之术，千面狐狸之名，便由此而起，若论医道高明，千面狐狸若能立志行医，老朽这回春圣手之名，非他莫属。若论易容之术，由丛姑娘到穆仁，就可小见一斑。人是聪明绝顶，心阳毒辣无边，这个人在黑道上面言，是近百年来少见的奇才。”

祁灵心头沉重万分，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假若丛慕白姑娘果然投入千面狐狸门下，何异于一匹素绢沉入染缸之中，虽然不是祁灵使之而然，但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道义良心，祁灵自然无法消除心头重负。

所以，祁灵没有等到回春圣手说完，便抢着说道“逮老，你觉得丛姑娘是出于千面狐狸新一原的调教么？”

妙手空空点点头说道：“论医道，论易容，乃至论及那丛妞儿的武功，千面狐狸的成分，是占着多数。”

回春圣手却摇手说道：“祁小友！你不必心急，老朽这下半段尚未说完。”

妙手空空瞪眼说道：“逮老儿之意，即使千面狐狸仍在人间，莫非已经改邪归正放下屠刀了么？”

说着又摇头说道：“如果是真有其事，那是太令人难以置信，老狐狸能够苦海回头，洗手向善，那真为一大奇迹。”

回春圣手说道：“老偷儿！你久耽关外，竟然对中原武林少作留心，你忘了甘余年以前，千面狐狸突然隐迹武林的事么？”

妙手空空微笑说道：“二十余年以前，老狐狸突然失踪，我老古何尝役有听闻。逮老儿！不是老古故意驳你，老狐狸若是活到今天，至少也有百余岁，二十年以前，他突然隐迹不见，不许他命竭寿终，业已死去么？”

回春圣手望着祁灵，摇摇头说道：“老偷儿！没有听到另一段传闻，你若听到另一段传闻，你便相信千面狐狸已洗手江湖，告老山林。”

祁灵抢着说道：“逮老！究竟是哪一段传闻？可否说来以长晚辈见识？”

回春圣手此时却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人或为善为恶，往往都是一念之间，像千面狐狸新一原这种人，若说他能悔过向善，说来确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往往一件重大的转变，却是一件不能忍受的挫折使然。”

妙手空空哦了一声，然后说道：“照你老儿的说法，老狐狸是受了某种重大的挫折，而使之灰心懒意，才洗手归山的么？”

回春圣手点头说道：“如果听到的传说是真，千年狸狸确是由于此事，而灰心江湖。”

说到正题，妙手空空和祁灵一样，静静地坐于一旁，来听回春圣手说出一段武林往事，而且几近秘闻。

回春圣手遂说道：“二十年前，老朽为人医治眼伤，束手无策，无意听到有人说到，千面狐狸也是因为双眼成残，而洗手归隐。”

祁灵当时为之一惊，说道：“照逮老和古老哥哥说来，千面狐狸武功超绝，独步武林，这是何人，能伤他的双眼，致令他成残废？”

大凡武林中高手，纵然遇上另一高手，不敌身亡，常有此事，若说被人伤及双眼，而尚留性命，则少听闻，故而祁灵震惊得何人竟能伤得千面狐狸

之双眼。

回春圣手接着说道：“若论当今武林高人，仅就武功一项，能制服千面狐狸的，不是无人，祁小友令师神州丐道老前辈一身绝艺当可超出千面狐狸一筹。但是，若要伤及千面狐狸的双眼，那是几近不能。”

祁灵点点头，他也深知道，武林中稍有名气的人，都讲究宁为玉碎不瓦全宁死不屈的。何况千面狐狸这等大名头的人，那究竟是谁伤了千面狐狸的双眼？

回春圣手说道：“千面狐狸的双眼，是伤在自己一个徒弟的手上。”

这一句话一出口，不仅祁灵意外地一惊，就连妙手空空也为之在感意外，这真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传闻。

回春圣手略有叹息之意，深沉地说道：“千面狐狸生平不传门人，不知于何时，突然收了一位门徒，据说这门人机智灵活，心肠狠毒，一如乃师。大约深得衣钵之后，不知何故，突下毒手，伤害千面狐狸的双眼。”

回春圣手说到此地，似乎也是为那人这种狠毒的手段，感到心寒，独自摇摇头叹息了一会，才又接着说道：“按说当时千面狐狸要下手还击，只要一举手之间、那个忤逆的门人，断然难逃生命，因为千面狐狸不仅一身功力，已臻化境，而且浑身俱是毒器，举手抬脚，见血封喉。但是，千面狐狸当时没有还手，任令那忤逆门人从容逃去。”

祁灵听说屋此地，愈觉得事情神奇，武林之中，真是无奇不有，出人决料。

妙手空空却在旁，不住地点点头，说道：“因果循环，天理报应，老狐狸一生，也不知道伤害了多少人，到头来，难免自食其果。”

回春圣手却接着说道：“想必这千面狐狸也感觉到自己得到报应，突然无比灰心，从此归隐深山，埋名不闻于世。”

祁灵忽然站起身来，问道：“逮老！你知道这千面狐狸，他现在住居于何处？”

回春圣手说道：“安徽境内，有一座高山，名曰蔓山，又曰天柱。崇山峻岭，极少人烟，千面狐狸曾经数次被人发现在天柱山之麓，想必隐居在天柱山内。”

祁灵闻言，站在那里踌躇不定，沉思不语，仿佛是拿不定主意。

妙手空空见状呵呵笑道：“老兄弟！你莫非是要前往天柱山，寻找千面狐狸，追查丛姑娘的下落么？”

祁灵点点头，低头说道：“老哥哥！祁灵生平不愿意负人，丛慕白对小弟仁尽义至，而我负人良多……”

妙手空空呵呵笑道：“老兄弟多情种子，不负佳人，我老古岂有不赞同这这理，不过，依我老古之意，天柱山暂缓前往。”

妙手空空前两句话，说得祁灵脸上飞红，后两句话，祁灵又为之讶然不止。

回春圣手点头接着说道：“老偷儿心细如发，料事如神，说得极有道理。”

妙手空空望着祁灵说道：“我说祁老弟是多情种子，那是因为老弟只急于找丛姑娘，忘记了你此行的大事。南岳衡山和东岳泰山，才是你急于应该前去的地方，至于天柱山，稍缓以后再去，并不误事，纵然你此刻赶到天柱山，见到了老狐狸，也未尽然就能知道丛妞儿的下落，你说是不是？”

祁灵被妙手空空古长青一顿话，说得满脸通红。

祁灵自然记得此行主要任务，是往南岳谒见紫盖隐儒，说明北岳秀士的内情，好让这一对夫妇，破镜重圆，再还要赶回泰山如期谒见恩师，回复师命。这两件事都是大事，祁灵为何竟一时忘记，而要急于赶往天桩山？祁灵不是那种轻忽师命的人，而是一时情急，感到对丛姑娘的内存疚意，便急而要去会见伊人，说明心意。

回春圣手此时含笑说道：“祁小友！只要知道可寻之处，只要此心不渝，日久自有重逢再见之日，此时不必为此事烦神。来！待老朽先以一滴灵芝玉液，清除小友体内余毒，再定尔之行程。”

妙手空空也笑道：“老兄弟休怪我老古说话太重，存芥蒂于心。”

祁灵连忙道：“老哥哥金玉良言，不啻暮鼓晨钟，小弟感之不尽，岂有芥蒂于心？”

回春圣手笑道：“老偷儿几时也学会了客套酸文，别耽搁时间，一切等得事后再谈。”

说着便凝神注视，凝视着眼前的千年灵芝，用右手的玉刀，略作比划之后，便转面向祁灵说道：“祁小友！一滴玉液入腹，兴驻可以祛除余毒，更能增进功力，益寿延年。小友此刻可先行坐于床上，稍作调息引导之功，等到灵芝玉液入口，顿时功效立见。”

祁灵依言静坐床上，暗行功力，回春圣手又从药囊拿出一个小白玉盏儿，递到妙手空空的手里，笑着说道：“老偷儿！九月飞霜，露水不易得。但是，能得一小盏山泉，比起一般河井之水，又要珍贵得多。”

妙手空空伸手接过小白玉盏，笑道：“为了老兄弟的事，你老儿这个差遣，我老古只有应命。”

转身蹭过房门，展身直上屋顶，转身郊外奔去，回春圣手这才拿起紫竹夹子，轻轻地夹住千年灵芝，再用玉刀照着方才比剑的位置，暗用阴劲，点刺下去，顿时将千年灵芝刺破一道小口，立即就有乳白色的玉液，珠涌而出。

回春圣手不稍怠慢，右手玉刀一翻，接住流出来的玉液，约莫等到流出碗豆大小一滴，回春圣手这才用玉刀趁势一托，将那一滴玉液刮在刀上，左手又赶紧用竹夹将千年灵芝创口夹住。

这几个小动作，都是极其轻而快，回春圣手想到丛慕白姑娘，在纷乱之中，能取得一滴灵芝玉液，救了少林寺的本因老和尚，而没有伤及灵芝本身，这点小动作，已经足使人敬佩，因而联想到那位未曾谋面的传奇人物，如今双目俱瞽的千面狐狸靳一原，该又是如何了不得的人物。

想到这里，回春圣手忽然想起一件事，不由地自语地说道：“若能使此人双目复明，未尝不是武林之福。”

言犹未了，闪外人影一闪，妙手空空手捧白玉盏，飘身房内笑道：“逮老儿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

回春圣手脸上一红，当时微笑未曾作答，只是接过妙手空空找到的山泉，将灵芝玉液倾在盏中。他虽然没有回答妙手空空的问题，方才心里那一个念头，却由此深植不移，有了一个决定。

千年灵芝一滴玉液滴在大半盏冷冽的山泉之中，半盏山泉顿作乳白色，一股不心人心脾的清香，充溢室内，连妙手空空方才那一阵狂饮所留下的酒味，都为之荡然无存。

回春圣手端着这一小盏灵芝玉液，走到床前，祁灵微微睁开眼睛，迸射出感激的光芒，正待张口说话。回春圣手摇摇头说道：“不必说话，尽快的

喝下去，运用师门吐纳调息心法，运行周天，小友内力深厚，定然受益无穷。”

祁灵依言一饮而尽，顿时引接上业已提动的真气，不到顷刻时分，进入天人会合，返虚入浑的境地。

这一大周天的运行结果，祁灵一睁开眼睛，但见阳光满室，日高三丈。刚一翻身下床，便觉察到神和心泰，真气充溢，而且口有余香，虽然祁灵还不知道这一滴千年灵芝，究竟对他有多大益处，但是，就凭此刻真气充沛，元补充足的现象看来，确是有异于平常的情形。

祁灵自方一思忖之际，忽然想到回春圣手逮雨田和妙手空空古长青，这两个老友何处去了？正是心里一动，转眼便看到桌上压着一张纸，上面书写着两行大字：

“北岳归来再见！

前往南岳再见！”

前面一行字，写得铁剑银钩，笔力苍劲，看来是回春圣手的大笔。后面一行，写得龙飞凤舞，纵横不羁，分明是妙手空空的留言。

祁灵知道回春圣手前往北岳，是为北岳秀士疗毒治疗。妙手空空要往南岳，却是为何？祁灵收起字条，轻轻说道：“后会有期。”便离开店家，启程上道，直赴南岳衡山。

南下衡山，路程不远，祁灵一路上也不愿意多生枝节，他希望早日到达南岳，见过紫盖隐儒之后，他要以腾下来的时间，赶一趟天柱山，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理由，觉得丛慕白姑娘，已经回到千面狐狸身边。

可是，等他越过洞庭，穿衡阳、翻岳麓、过涓水，到达衡山之麓，祁灵脚步自然地沉重下来，站在南岳之麓，眺望紫盖峰，祁灵把原本满腔急于要见到紫盖隐儒的心，慢慢地冷却下来。

祁灵站在人山之径，眺望凝思，良久不得结论，只是缓缓而行，漫步沿山径而上。如此信步而上，不觉已是数越峻峰，几折险峰。

此时，日已正中，秋阳乏力，山中阵风呼啸，湿雾未消，俨然有冬日初阳未暖，寒风凛冽侵入之势，祁灵衣薄生寒，忽然豪气大起，一提神功，振袂疾起，直朝紫盖峰翠柳谷奔去。

祁灵如此一阵急剧奔驰，功行四达，寒意毫无，转眼间紫盖峰业已在望，而翠柳谷却无绿新意迎人，只剩下一片疏黄，垂丝千万缕。二次重临此地，祁灵真是感慨万千，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长嘘而叹，凝视不前。

正是祁灵如此一停下身形之际，忽然眼前不远，约在十余丈左右的地方，正是翠柳谷的边沿，有条人影一晃。

这条人影身法太快，如此一闪之间，宛如一缕轻烟，在翠柳谷边缘，稍露即逝，如果不是祁灵的眼快，也不过只当他是风吹落叶而已。可是，此刻祁灵虽然没有看清楚来人的模样，却看出了那是一个身穿青衫的人。

在南岳紫盖峰，翠柳谷前，突如其来这样二个人，而且又是身形如此神速，不容祁灵有怀疑之处，除了紫盖隐儒，尚有何人？

既然紫盖隐儒现身，必定早已发现了祁灵的行踪，当时祁灵再也不敢任意施展身形，只朗声说道：“晚辈祁灵，二次前来翠柳谷前，负荆领罪，拜见老前辈。”

祁灵言犹未了，只听得翠柳谷的边缘，轻轻地有人笑了一声，就是笑声未落之前，一人悠然有如一双大鸟，从翠柳枝头，弹然而起，复又一落而下，直飘到祁灵面前不远的一块岩石上站住，朗朗地笑道：“你是拜见我的么？”

祁灵一看眼前这人，当时不禁脸上一红，臊个浑身发热，原来站在眼前的，哪里是什么紫盖隐儒，却是一个未曾相识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年龄只有二十上下，容貌清秀，两道剑眉，斜飞入鬓，一双星眼，顾盼有神，身上的青衫，瞧不出是什么质地，摆镶着猩红润边，站在那里迎风飘然。

祁灵始而一惊，继而脸上一红，两道眉头锁起，朗声问道：“尊驾何人？”

那英俊潇洒的年轻人，微微一笑，说道：“我叫鲁沂，方才你不是叫我么？”

祁灵想到自己方才称呼人家为“老前辈”，不由地脸上又是一红，尴尬地说道：“在下一时眼误，错认尊驾。”

说着当时拱拱手，便转身一旁向翠柳谷内走去，鲁沂轻轻笑了一声，身形一闪，拦住祁灵的去路。祁灵这时候才真正看清楚了鲁沂，在这一闪之际的功力，轻盈已极，而且身形美妙，就凭这一着轻功，已经说明鲁沂的功力，不在他之下。

祁灵退后一步，沉声说道：“尊驾如此拦住在下去路，意欲何为？”

鲁沂轻轻地笑道：“南岳深山，静寂无人，你到此地有何贵干？”

祁灵一听他彬彬有礼问来，而且谈吐颇为不俗，便应声说道：“在下前来拜见一位武林前辈。”

鲁沂星目迴转，略一思忖，说道：“紫盖峰，翠柳谷，没有别人在此隐居，你莫非是前来谒见紫盖隐儒的？”

祁灵不禁为之一愕，紫盖隐儒隐居翠柳谷内，武林之中，鲜有人能知道，这鲁沂是何许人？他为何知道如此详细？祁灵如此微微一怔，鲁沂却又接着哈哈笑道：“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位负心薄幸，自命不凡，莫名其妙的祁灵，你还来到衡山这紫盖峰前作什么？”

鲁沂如此极其失刻的一骂，把祁灵骂个满头雾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瞪大着眼睛看着鲁沂，说道：“鲁兄！你为何如此破口伤人，你我萍水相逢，毫无积怨，尊驾可否说明理由，一开祁灵茅塞。”

祁灵如此心平气和，婉言相问，满以为对方一定可以平心静气地解说明白，说不定其中是一件误会。

可是，鲁沂却反而脸色愈加严厉，沉声骂道：“花言巧语，人面兽心，你也配和我称兄道弟么？”

祁灵如此连连被他痛责，也不由地心头火起，厉声说道：“祁灵有何不当行为，尊驾尽管明言，只要有悖天理，有背人情，祁灵立即伏剑横尸，流血当面，如若尊驾不问真伪，不分青白，如此一味辱骂，休怪祁灵涵养不够，开罪于尊驾。”

祁灵如此颜色，理直气壮一说，顿时眼前气势一变，大有山雨欲来之势，眼看着这鲁沂若再有辱骂之言词，立即就是一场兵刃相见的场面。

鲁沂站在对面，一见祁灵如此一动真气，当时眼睛一转，立即又鄙夷地笑了一笑，接着说道：“如果你言行一致倒还不失为是一个男子汉。我且问你，你是否认识丛慕白姑娘？”

祁灵一听“丛慕白”三个字，宛如平地焦雷，连忙抢着问道：“丛姑娘她现在何处？鲁兄！你是在何处见到丛姑娘？”

鲁沂没有理会祁灵的话，只是鄙夷地笑道：“你是否有意捉弄过丛姑娘的感情？你是否污辱过丛姑娘师徒间的情份？你是否……”

祁灵没等鲁沂说下去，便厉声叫道：“住嘴！你不能如此任意侮辱我。”

鲁沂一见祁灵已经引逗得五神暴躁，大失常情，似乎感觉到有些满意。但是，他仍然鄙夷地说道：“我侮辱你？你回答我方才所问的问题看看，你说，你敢照直说？”

祁灵此时灵智大失，心神纷乱，当时只变得神情黯然地说道：“那是误会，那是一次巧合的误会。”

鲁沂冷笑道：“误会两个字，就可以了结一切么？”

祁灵忽然神情一振，眼神眼着鲁沂，说道：“你在何处见过丛姑娘？她和你说些什么？你能说出丛姑娘的下落，祁灵愿承担一切罪名。”

鲁沂冷笑着说道，“你要见丛姑娘么？且随我来。”

说着话，转身一拔，好俊的身法，只见他微一晃之际，横飞三丈有余，正好落在翠柳谷前，祁灵此时已无心顾到鲁沂是如何施展身形奔去的，只是随在鲁沂的身后，直扑翠柳谷。

祁灵刚一落下身形，顿时目瞪口呆，一时怔住说不出话来。

原来在翠柳谷前，鲁沂的身边，正躺着一位素衣如雪的姑娘，两眼紧闭，双眉微蹙，躺于地上，一动不动。那正是祁灵日夜索怀，耿耿在心的丛慕白姑娘。

鲁沂指着地上丛姑娘，冷冷地说道：“这就是你所要见到的丛姑娘。”

祁灵这才心神一凛，机伶伶地打了个寒颤，不由地抢上前去，高叫道：“丛姊姊……！”

祁灵前扑的身形，刚刚起步，这呼声未了，突然“呼”的一阵劲风，迎面直撞过来，事出仓促，祁灵一时未曾是料到，闪避不及，只好一收身形，双足驻椿，两手上番，迎着胸前硬挡一着。

当时只听得蓬地一震，祁灵被震得身形摇晃，椿步浮动，只见对方鲁沂站在那里，怒目横视，叱道：“你敢冒犯丛姑娘？我就要你出丑当场。”

祁灵硬接一掌之后，心里反倒平静不少，把刚才那一阵烦躁与冲动，渐渐冷静下来，对于鲁沂方才突施一掌，便没有放在心上，静静地站在那里，平静问道：“丛姑娘为何如此模样，可容在下一问么？”

鲁沂冷笑着说道：“让你明白之后，看你如何自处？”

说着从身上取出一幅绢布，抖手掷向祁灵，祁灵伸手接过这一幅绢布，只见上面写着满幅字迹，而且龙飞凤舞，笔力挺秀。上面写的是：

“字留慕白知悉：

“汝离去后，为师深自省察，祁灵之所以不辞而别，必然有所误会之处，如果为师所料不差，罪在为师，而不在旁人，呜呼！本应静居深山，不涉时世，未料命不由人，累及一对姻缘，内疚难安，乃出而远游，何处青山不埋骨？师徒情份，将或至此而终，善自为之。”

祁灵看完了这一幅绢布上，紫盖隐儒所留的字，心里不禁为之沉重万分，想必是自己当初不辞而别，丛慕白姑娘也随之出走，紫盖隐儒思忖之余，已经料到关键所在。紫盖隐儒本是在情感上，饱尝痛苦的人，自然能想到丛慕白姑娘的内心痛楚，推己及人，归而自咎。于是，她含歉意出走，在紫盖隐儒的心里，也许是认为，她如果不是易钗为弃，就不会引起这一场情海风波。

祁灵一经恢复冷静，灵智复明，对于鲁沂的话，已经引不起怒火，当时只沉静地说道：“请问鲁兄！丛姑娘为何如此模样？能否告知在下。”

鲁沂满脸表情仿佛异常悲愤地说道：“姑娘回得紫盖峰，目睹紫盖隐儒

留示，一时悲愤失常，悬崖失足，险至粉身碎骨，若不是我适时赶至，丛姑娘早就魂归黄泉，香消玉殒，这不都是你一人的罪过么？”

祁灵闻言心头为之一震，但是，表面上仍旧是沉静异常。接着问道：“鲁兄你为何来到紫盖？你为何知道其中情形详细之事？”

鲁沂大概没有想到祁灵此时此地，突然问起他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也为之一愕，脸上也为之一红，但是立即就恢复怒容满面，厉声叱道：“你如此顾左右而言他，便可以抹去你的罪行么？”

祁灵此时心里已有所得，便泰然说道：“鲁兄是一个局外人，谅也无法知道其中曲折，丛姑娘究竟是病是伤，待在下治好丛姑娘以后，一切罪名由丛姑娘说来，在下自然俯首认罪。”

说着便举步上前，要察看丛姑娘情形。鲁沂忽然一言不发，右手骈指如戟，运用如闪电，径取祁灵前胸各大穴道。

祁灵一吸胸，原式不动，不闪不躲，右手连刁带缠，左手疾拍一招“惊涛拍岸”，推向鲁沂的左肩。一守一攻，不仅快速非常，而且配合得天衣无缝。

鲁沂一挫右腕，一侧身，美妙无比地闪开祁灵一击，紧接着双手齐翻，一连拍出数掌，每出一掌，都是毒辣异常，专攻祁灵致命穴道。祁灵此时也展开全身功力，抢攻紧守，分毫不让。一时间，掌风呼呼，劲道四溢，两个年轻的好手，一转眼对拆了三十余招，彼此不相上下，难分高低。

祁灵一顿身形，双掌环抱胸前，凝神注视着鲁沂，朗声说道：“你早就应该说明其中详情，何必如此破相向？”

鲁沂微微冷笑，飘然走上前两步，他站的地方，正好是从慕白姑娘横躺的地方。祁灵忽然有一个奇妙的感觉，每看到鲁沂冷笑无言的时候，他那一张俊美的面孔，便使人感觉到有一股阴森森的煞气，破坏了他原有的英俊和潇洒。此时一见鲁沂走近丛慕白姑娘身边，心里突然有一种愀然之意，连忙也跨上前两步。

鲁沂冷笑点点头说道：“我此时已无兴趣和你动手，丛姑娘昏厥过久，我要带她移往别处医治。”

祁灵一听立即上前欺身，朗声笑道：“黔驴技穷，图穷匕现，我就料到你有此一着，你还想逃去么？”

说着话，右手疾探上前，猛抓鲁沂左肩，此时两人相隔甚近，一探手之间，便可抓住对方身体，如此近身相搏，而且祁灵这一招又是出手极快，鲁沂要想躲闪，似乎已属不能。

眼看着鲁沂的一个左肩，就要落进祁灵掌下，忽然鲁沂不退反进，左肩微微一塌，争取了一瞬的时间，右手食中两指，骈指直戳祁灵前胸“七坎”如此以攻为守，虽然是挺而走险，却是贴身近门，最厉害的一种打法，如此双扑各以分毫一瞬的时间，权衡轻重，决定进退。

祁灵抓的鲁沂左肩，得手之下，也不过皮绽骨折，可是鲁沂一指之下，只要点中“七坎”大穴，祁灵当时就要咳血入肺，倒地不起。

所以，祁灵当时一见鲁沂不顾左肩，抢身进招，便知道他是准备以一条左臂，换自己的残废终生，甚至于当场死于非命，几乎是与鲁沂进身的同时，右手改抓为拍，五指劲拍鲁沂脑后对口，左手曲指如钩，硬撮鲁沂点来的两指，脚下左腿式作顶天立地，右腿直飞，踢出一式“独挑华山”，挑向鲁沂左腰眼。

祁灵这一连两掌一脚，呵成一气的三招，凌厉快速，干净利落。

鲁沂自然不是弱者，躬身手，旋腿挫腰，好不容易把祁灵这一抢先攻势，消除过去，已经轮不到有还手的机会。

祁灵抢得这一着极先，丝毫不放松，一口气连攻六掌，踢出三脚。

眼前这样大的场地，双方都不愿意长展身手，偏偏一步也不肯让脚，就在方圆不到数尺的地方，转眼拆招十余着，而且双方都是以毫发之差，决胜性命于呼吸之间。

尤其鲁沂此刻已落于下风，即能还手，他也不肯闪身退让，而是竭尽全力，就在那一小块地方，躲闪腾挪，间或还要攻出一两招辣招。

两个人的身手，都是当今一流功力，如此贴身递招，不仅惊险万分，而且令人眼花缭乱，精彩绝伦。但是，在这样惊险万状当中，如果有人旁观，一定可以发现一个原因，双方所以如此各不相让，偏要贴身近门，那是为了在两个人之间，地上躺了一个丛慕白姑娘。

很显然地，两个人都不愿意多退一步，而让给对方有可趁之机，而移动丛慕白姑娘。

两人出手愈来愈慢，而出一招，都是凝神贯注，全力施为，较之原先那种疾如闪电的攻招气势，完全不同。

忽然，鲁沂一挫身腰，稳坐椿步，右手内圈外翻，呼地向外硬推一掌，祁灵微微一侧身，右手横敲，疾施一式“闲数落花”，敲向鲁沂的右臂“曲池”，就在祁灵避招攻着的瞬间，鲁沂椿步不动，左手却趁机下掠，飞快地在丛慕白姑娘身上，连击两掌。

这情形一落到祁灵眼里，怒火腾然而起，杀气顿生，右手收招不攻，疾探腰间，取出七星紫虹桃花剑，一抖而起，紫芒大盛，挺剑上前。刷、刷、刷，一连三剑，逼得鲁沂步步后退，翠柳谷前，砂石齐飞，饶是鲁沂身手如何了得，祁灵如此全力拼，顿时落得险象环生，危机百出，在闪躲腾挪之余，只有步步后退。

祁灵城还肯容他逃去，一面全力挥剑，极力抢攻，一面痛叱道：“无耻恶贼！早就知你不怀好意，今天要让你逃走，我算不得神州歪道的门人。”

虽然祁灵说话分神，影响功力，但是，他此时确是动了真气，全力使剑，而且，七星紫虹桃花剑又是利物神兵，威势不同凡音。一时间只见剑光宛如紫光乱闪，剑气宛如劲风四溢，整个将鲁沂罩在剑光之内。

但是，最奇怪的是，鲁沂处在如此危机当头，而且有些手足无措之际，他却没有拔出宝剑的意思，只是一味地在祁灵剑光之内，极力闪躲腾挪。

正在这时候，忽然祁灵身后，一声娇叱，极其严厉地叫道：“住手！住手！”

祁灵一听这一声娇叱，当时为之一怔，剑式一收，拧身回旋，七星紫虹桃花剑护住前胸面门要穴，凝神看时，原来是丛慕白姑娘站在当面，丛姑娘玉面铁青，柳眉倒竖，对着祁灵厉声说道：“祁灵！手仗利器神兵，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也算得是光明正大的行径么？”

祁灵自认识丛慕白姑娘以来，虽然时间不长，相见时间不多，但是，丛姑娘留在祁灵的心里印象，极为深刻，他在自己所及之中，从未见过丛姑娘如此厉颜发怒的情形，此时一见丛姑娘如此勃然大怒，当时心情一愕，只叫一声：“丛姊姊！……”

下面的话，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丛慕白仿佛没有听到祁灵的叫唤，掉头

向鲁沂问道：“你们为何在此动手？你也为何还手呢？”

丛慕白问的语气，极为凌厉，但是，刚一问完这两句话，立即又缓下语气，接着说道：“鲁兄弟！你认识他么？”

这一声“鲁兄弟”，听到祁灵耳里，何异是晴天霹雳，平地焦雷，他心里止不住地暗自忖道：“怎么？丛姊姊和他熟悉么？”

再抬头看时，鲁沂正含着微笑，对丛慕白说道：“丛姊姊！他不就是那位存心薄幸，没肝没心，累及令师含愤远走，累及妹妹险坠断岩的祁灵么？我一看他对你如此轻薄无礼，我就认出了他的真面目。”

祁灵本是思虑起伏，千头万绪，此时一听鲁沂如此说他，不由地一凛，心里顿时想到“这是阴谋，这是挑拨！”想到这里，当时脱口厉喝道：“鲁沂！你无耻已极！你敢血口喷人，我就叫你血流五步”

言犹未了，丛慕白嗔目叱道：“你敢！你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力么？”

祁灵没有想到丛慕白一变如此，这与他印象中的丛姊姊，几乎完全是两个人，禁不住心头一冷，颤声说道：“丛姊姊！我有话要和你说。”

